# 民國叢書

第二編

·96·

綜合類

吳虞文錄　　吳虞著

吳虞文續錄·別錄　　吳虞著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新潮社編

上海書店



初任北大校長時之蔡先生

(一九一七年一月)



蔡先生最近肖像
（一九二〇年六月）

# 凡例

一 蔡先生的道德學問和事業，用不著我們標榜。不過我們知道國內外尚有許多急欲明白先生言行的人，極希望一部有系統的先生言行錄：這便是我們編印本書的一點微意。

一 本書內容共計先生傳略一篇；言論八十四篇，附錄三篇。言論大別為六類。分類本是不容易的事；歸入甲類的，同時也與乙丙有關。故本書沒有標明分類的名目。不過我們可以在這裏略為說明的：第一類大約關于最重大普遍的問題；第二類關於教育；第三類關於北京大學；第四類關於中西文化的溝通；第五類為普通的問題；第六類為範圍較小，關係較輕的問題。附錄第一篇內華工學校講義四十小篇，在法國曾有單行本，

# 目錄

頁數

以上第一類共十八篇

以上第二類共十六篇

以上第五類共十一篇

附錄



▲注意　二百九十一頁起爲下冊，下冊末頁（即五百八十頁）有先生著述一覽。　編者識。

# 蔡孑民

都昌　黃世暉記

## 其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蔡氏以明季自諸暨遷山陰，其初以藝山售薪爲業，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爲商。孑民之祖名嘉謨，字佳木，爲某典經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爲錢莊經理，以長厚稱，家中人至以「愛無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賢而能。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七）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孑民。方孑民喪父時，僅十一歲。有一兄，十三歲。又有一弟，九歲。其父素寬於處友，有貸必應，欠者不忍索，故歿後幾無積蓄。世交中有欲集欵以贍其遺孤者，周氏不肯承認。質衣飾，克勤克儉，撫諸兒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賴」勉之。常自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豫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

以是鮮債事。」故子民之寬厚，爲其父之遺傳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焉。

子民有叔父，名銘恩，字茗珊，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下頗盛。亦治詩古文辭。藏書亦不少。子民十餘歲，即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子民自十三歲以後，受業於同縣王子莊君。王君名懋脩，亦以工制藝名。而好談明季掌故，尤服膺劉蕺山先生，自號其齋曰仰蕺山房。故子民二十歲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湯藥，曾刲臂和藥以進。（子民有叔父曰純山，曾因母病而刲臂，家中傳說其母得延壽十二年，故子民仿爲之。其後三年，母病危，子民之弟元堅又刲臂以進，卒無效。）居母喪，必欲行寢苫枕塊之制，爲家人所阻，於夜深人靜後，忽挾枕席赴棺側，

其兄弟聞之，知不可阻，乃設床於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喪既除而未葬，其兄爲之訂婚，孑民聞之，痛哭，要求取銷，自以爲大不孝。其拘迂之舉動，類此者甚多。

舊學時代　孑民以十七歲補諸生，自此不治舉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爲駢體文。偶於書院中爲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院長錢振常王繼香諸君轉以是賞之。其於鄉會試所作亦然。蓋其好奇而淡於祿利如此。然已丑庚寅鄉會試聯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在孑民亦自以爲出於意外云。

孑民二十歲，讀書於同鄉徐氏，兼爲校所刻書。徐氏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

子民之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爲戰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据。蓋其尙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於舊學時代，已見其端矣。

子民二十四歲，被聘爲上虞縣志局總纂。因所定條例，爲分纂所反對，卽辭職。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時代**　自甲午以後，朝士競言西學，子民始涉獵譯本書。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子民與梁卓如君有已丑同年關係，而於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復生君。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直至民國七年，爲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間，康黨失敗，

而子民卽於九月間請假出京，其鄕人因以康黨疑之，彼亦不與辨也。

子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云。

是時紹興紳士徐君方經營一中學校，名曰紹興中西學堂。徐君自爲堂董，而薦子民爲監督。校中有英法兩外國語，然無關於思想。子民與教員馬用錫君杜亞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馬君教授文辭，提倡民權女權。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均不免與舊思想衝突。教員中稍舊者，日與辨論，子民常右新派。舊者恨之，訴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諭送學堂，屬子民恭書而懸諸禮堂。子民憤而辭職。

子民爲中西學堂監督時，喪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紛集。子民提出條件曰：（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媒者無一合格，且以後兩條爲可駭。後一年，始訪得江西黃爾軒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書畫，且孝於親。（曾因父病封臂）。乃請江西葉祖薌君媒介，始訂婚焉。是時，子民雖治新學，然崇拜孔子之舊習守之甚篤。與黃女士行婚禮時，不循浙俗掛三星畫軸，而以一紅幛子綴「孔子」兩大字。又於午後開演說會，以代鬧房。

其時子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又嘗爲三綱五倫辨護。曰：「綱者，目之對，三綱，爲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爲綱，臣爲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爲綱，而婦子爲目。此爲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

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其時子民之見解蓋如此。

庚子辛丑之間，子民與童亦韓君至臨安縣，爲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爲師範學校，未成。

辛丑，膺澄衷學堂總理劉君之請，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學開特班，招生二十餘人，皆能爲古文辭者。擬授以經世之學，而拔其尤，保送經濟特科。以江西趙從蕃君爲管理，而子民爲教授。由學生

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教授批改。每月課文一次，由教授評改。孑民又教諸生以讀和文之法，使自譯和文書，亦爲之改定云。是時，孑民於日記及課文評語中，多提倡民權之說。學生中最爲孑民所賞識者，邵聞泰洪允祥王莪孫胡仁源殷祖伊諸君，其次則謝沈（无量）李同（叔恫）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

是年之冬，蔣觀雲君與烏目山僧發起女學校，孑民與陳夢坡君林少泉君贊成之。羅迦陵女士任每月經費之一部。建設後，名曰愛國女學校。由蔣君管理。及蔣君赴日本，由孑民管理之。

是時留寓上海之教育家葉浩吾君，蔣觀雲君，鍾憲鬯君等，發起一會，名曰中國教育會，舉孑民爲會長。

南洋公學自開辦以來，有一部分之教員及管理員，不爲學生所喜。吳稚

輝君任公學教員時，爲組織衞學會已起衝突。學生被開除者十餘人。吳君亦以是辭職，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員，則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誤置墨水瓶於講桌上，爲教員所責。同學不平，要求總理去教員，總理不允，欲懲戒學生。於是激而爲全體退學之舉。特班生亦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之資格，而相率退學。論者謂爲孑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

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謀自立學校，乃由孑民爲介紹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沿女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以孑民爲代表，請吳稚輝君章太炎君等，爲教員。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孑民及吳章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週而遍。）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爲酬。於是蘇報

館遂爲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吳君又發起張園演說會，昌言革命。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亦來學社，章行嚴君其一也。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孑民亦剪髮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無何，留日學生爲東三省俄兵不撤事，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是時愛國學社幾爲國內惟一之革命機關矣。

方愛國學社之初設也，經費極支絀。其後名譽大起，捐款者漸多，而其中高材生，別招小學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學費，亦足充社費之一部。於是學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國教育會經理，社員有以是爲不便者，爲學社獨立之計畫，布其意見於學社之月刊。是時會中已改舉烏目山僧爲會長，而孑民爲副會長與評議長。於是開評議會議之。孑民主張聽學社獨立，謂鑒於梁卓如

與汪穰卿爭時務報，卒之兩方面均無結果，而徒授反對黨以口實。烏木山僧贊成之，揭一文於蘇報，賀愛國學社獨立，而社員亦布「敬謝中國教育會」一文以答之。此問題已解決矣。而章太炎君不以爲然，以前次評議會爲少數者之意見，則以函電招離滬之評議員來重行提議，多數反對學社獨立。子民以是辭副會長及評議長，而會員卽舉章君以代之。於是子民不與聞愛國學社事矣。

方子民盡力於愛國學社時，其兄鑑清亦在上海，甚危之，與戚友商議，務使子民離上海。然子民對於學社，方興高采烈，計無所出。及其決計脫離學社，於是由沈乙齋君從容勸其遊學，子民言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然費安從出。沈謂吾當爲君籌之。其後告以湯張劉徐等，均每月貸款若干，可以

成行。於是採行程於陳敬如君，則謂是時啓行，將以夏季抵紅海，熱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島習德語。於是有青島之行。

當子民任南洋公學教員時，曾於暑假中遊歷日本，到東京未久，適吳稚輝君以陸軍學生事，與駐日公使蔡鈞衝突，由日警强迫上船。是時，陸仲芬君等將伴送至長崎。相與議曰：「萬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則甚危，誰可偕去？」子民以在日本無甚要事，且津京均舊遊地，則曰，「我偕去。」於是偕吳君歸國。或疑子民曾在日本留學者，誤也。

張園之演說會，本合革命與排滿爲一談。而是時鄒蔚丹君作革命軍一書，尤持「殺盡胡人」之見解。子民不甚贊同。曾於蘇報中揭釋仇滿一文，謂「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爲漢語漢文所淘汰。所

可爲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從前坊間所印之「黃帝魂」曾選之）當時注意者甚尠。及辛亥革命，則成爲輿論矣。

孑民到青島不及一月，而上海蘇報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爲遊學之說，不過誘孑民離上海耳。今上海已無事，無遊學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貸款之議。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電，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島，而爲外交報館譯日文以自給。

孑民在青島不及三月，由日文譯德國科培氏哲學要領一册，售稿於商務印書館。其時無參考書，又心緒不甚寧，所譯人名多詰屈。而一時筆誤，竟以空間爲宙，時間爲宇。常欲於再版時修正之。

承認後，決難實行故傳播此等主義者，萬不可自失信用。爾時中國人持此主義者己既不名一錢，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財以供其揮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狹邪遊，且誘惑良家女子，而有時且與人妒爭，自相矛盾。以是益爲人所姍笑。子民嘗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苟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對於此輩而發也。

自東京同盟會成立後，楊篤生君何海樵君蘇鳳初君等，立志從暗殺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學製造炸藥法於某日人，立互相監察之例，甚嚴。何君到上海訪子民密談數次。先介紹入同盟會，次介紹入暗殺團，並告以蘇君將來上海轉授所學於其他同志。其後蘇君偕同志數人至，投子民，子民爲賃屋，並介紹鍾憲鬯君入會，以鍾君精化學，且可於科學儀器館購儀器藥品也。開會時，

設黃帝位，寫誓言若干紙，如人數，各簽名每紙上，宰一雞，灑血於紙，跪而宣誓，並和雞血於酒而飲之。其誓言，則每人各藏一紙。乃教授製炸藥法，若干日而畢。然能造藥矣，而苦無彈殼。未幾，黃克强蒯若木段口書諸君，先後自東京來，携彈殼十餘枚。是時王小徐君孫少侯君已介紹入會，乃由孫君携彈藥至南京隱僻處，試之，不適用。其後楊篤生君來，於此事尤極熱心，乃又別賃屋作機關，日與王鍾諸君研究彈殼之改良。其時費用，多由孫君擔任，而經營機關，則孑民與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紹入會，則更介紹其同鄉王子餘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蓀諸君。徐君是時已聯絡嵊天台諸會黨，而金衢嚴處諸府會黨，則爲陶煥卿君所運動。孑民既介紹陶君入會，則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機會，由孑民與元康介紹陶君於徐君，而浙江會黨始聯合焉。製

彈久不成，楊君奮然北行。抵保定識吳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紹入會。並爲吳君介紹於孑民，言吳君將送其妹來上海進愛國女學校。吳君後來函，言有事不能即來。未久而中國第一炸彈，發於考察憲政五大臣車上。孑民等旣知發者爲吳君，則彈必出楊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孫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訪楊君於譯學館。知已被嫌疑，有監察者。其後楊君卒以計，得充李木齋君隨員而南下。

孑民旣卸警鐘編輯之任，則又爲愛國女學校校長。其時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識外，年長一班，則爲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主義等，且尤注重化學。然此等教授法，其成效亦未易速就。其後，遂由中國教育會中他會員主持，漸改爲普通中學

在柏林一年，習德語外，並編書又由孫君介紹，以國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幣百馬克）第二年，遷居來比錫進大學，聽講，凡三年。於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之講義，凡時間不衝突者，皆聽之。尤注重於實驗心理學及美學，曾進實驗心理學研究所，於教員指導之下，試驗各官能感覺之遲速，視後遺象，發音顫動狀，比較表等。進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較文明史。又於課餘，別延講師，到寓所講授德國文學。此四年中，編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譯包爾生倫理學原理一冊。

中國倫理學史，謂「孟子之楊朱即莊周，爲我即全己之義，莊子中說此義者甚多；至列子楊朱篇乃魏晉間頹廢心理之產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黃梨洲戴東原俞理初三氏學說，以爲合於民權女權之新說。黃

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說，則孑民始拈出之。

孑民在來比錫時，聞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讀俄國托爾斯泰氏著作，描寫田獵慘狀。遂不食肉。嘗函告其友壽孝天君謂「蔬食有三義：（一）衛生，（二）戒殺，（三）節用，然我之蔬食實偏重戒殺一義。因人之好生惡死，是否迷惑，現尚未能斷定。故衛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斷之。至節用，則在外國飯莊肉食者有長票可購，改爲蔬食而特飪，未見便宜。（是時尚未覓得蔬食飯館，故云爾）。故可謂專是戒殺主義也。」壽君復函述杜亞泉君說：「植物未嘗無生命，戒殺義不能成立。」孑民復致函謂「戒殺者，非論理學問題，而感情問題。感情及於動物，故不食動物。他日，若感情又及於植物，則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絕對不殺動物，一葉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數動物，既非

人目所能見，而爲感情所未及，則姑聽之而已。不能以論理學繩之也。」

**敎育總長時代**　辛亥武昌起義，孑民受柏林同學之招，赴柏林助爲鼓吹。未幾，回國，於同盟光復兩會間，頗盡調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敎育總長。是時，陸伯鴻君方主任商務印書館之敎育雜誌，曾語孑民謂「近時敎育界，或提倡軍國民主義，或提倡實利主義，此兩者實不可偏廢。」然孑民意以爲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對於敎育方針之意見」謂「敎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爲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敎育爲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illegible]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而願出[illegible]倡之者也。

孑民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揭櫫之自由平等友愛爲綱，而以古義證明之。謂「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孫中山旣辭總統職，欲派員迎袁項成來南京就職，其資格須同盟會會員而又現任閣員者，以孑民爲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達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須有此一舉，遂往迎。及北京兵變，知袁氏决無南來之望，乃承認其在北京就總統職。孑民有宣言，見當時北京各報。

唐少川君在北京，擬南北混合內閣名單，仍以敎育總長屬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薦范靜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時適在南京聞訊，卽行，並言决不承

認。而外間不知因由者，且謂中山怪子民不能迎袁來南，故褫其職。於是唐君仍商於子民，子民不能不承認矣。混合內閣中，總理已入同盟會，其他閣員，則自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會員也。同盟會員主用內閣制，以爲事事皆當取決於國務院。而非同盟會員，主用總統制，以爲事事須承旨於總統。於是最當衝之財政軍政大問題，皆直接由總統府處理，并不報告於國務會議。子民憤然，謂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乃邀王亮疇宋遯初王儒堂三君密議，謂宜辭職，儻由彼等組織一純粹非同盟會之內閣。均贊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贊成。其後，唐君辭職，子民等雖備受挽留，決不反顧。人或疑其何以固執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約，且子民爲倡議人，決無唐去而獨留之理也。子民有宣言一篇，當時各報均載之。

子民在教育總長任，於普通教育司專門教育司外，特設社會教育司，以爲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謂教育普及。又改大學之八科爲七科，以經科併入文科，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門，詩爾雅已入文學門，尙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門，無庸別爲一科。又以大學爲研究學理之機關，宜特別注重文理兩科，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爲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爲大學云。

第二游學時代　民國元年夏子民既辭職，秋，遂偕眷屬再赴德國，仍至來比錫，仍在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電，以宋案促歸國，遂歸。奔走調停，亦無効果，卒有贛甯之戰。是年，秋子民復偕眷屬赴法國，住巴黎近郊一年。歐戰開始，遂遷居法國西南境，於習法語外，編書，且助李

石曾汪精衛諸君，辦理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不能如留德時之專一矣。

在法與李汪諸君初擬出民德報，後又擬出學風雜誌，均不果。其時編哲學大綱一册，多採取德國哲學家之言。惟於宗教思想一節，謂「眞正之宗教，不過信仰心。所信仰之對象，隨哲學之進化而改變，亦卽因各人哲學觀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謂信仰自由。凡現在有儀式有信條之宗教，將來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創之說也。

孑民深信徐時棟君所謂石頭記中十二金釵，皆明珠食客之說。隨時考檢，頗有所得。是時應小說月報之要求，整理舊稿，爲石頭記索隱一册，附月報分期印之。後又印爲單行本。然此後尙有繼續考出者，於再版三版時，均未及

增入也。

其時又欲編歐洲美學叢述，已成康德美學術一卷，未印。編歐洲美術小史，成賴斐爾一卷，已在東方雜誌印行。

爲華工學校編修身講義數十首，旅歐雜誌中，次第印行。

大學校長時代　五年秋，子民在法，得教育部電，促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遂於冬間回國。六年一月，始任事於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學生，頗爲社會所非薄。子民推求其故，以爲由學生之入大學，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爲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故對於教員之專任者，不甚歡迎。其稍稍認眞者，且反對之。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爲有此師生關係，可爲畢業後奥援也。故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

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理，毫無興會。而講堂以外，又無高尚之娛樂，與學生自動之組織。故學生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爲不正當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墮落也。乃於第一日，對學生演說時，卽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爲天責，不當以大學爲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推廣進德會，以挽奔競及游蕩之習。並延積學之教授，提倡研究學問之興會。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以供正當之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講演團，及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從前大學預科，自爲組織，不求與本科第一年相銜接。於是第一步，解散獨立組織，使分遞各科。第二步，改爲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課程，通盤計畫，不使複重。

理科之門類既未全設，備亦甚單簡，教室實驗室，又無可擴張。而工科所設之門，與北洋大學全同，爲國立大學，京津相去又近，無取重設。於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學，以工科歸併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歸併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經費，供擴張理科之用。

舊有商科，毫無設備，而講授普通商業學。於是第一步，并入法科，爲商業學門。第二步，則並商業門亦截止，而議由教育部別設完備之商科大學。

孑民之意，以爲大學實止須文理科，以其專研學理也。而其他醫工農法諸科，皆爲應用起見，皆偏於術，可仿德國理工農商高等學校之制，而謂之高等學校。其年限及畢業生資格，皆可與大學齊等。惟社會上已有大學醫科大學工科之習慣，改之則必啓爭端。故提議以文理科爲本科大學。以醫，工，農，法，

商，爲分科大學。所謂分科者，以其可獨立而爲醫科大學工科大學等，非如文理科必須並設也。（比較元年之見解，又進一層。）又現行之專門學校四年制，於適當時期截止。因日本並設各科大學與專門兩種，流弊已見，我國不必蹈其覆轍也。在校務討論會通過，教育部則承認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發見文理分科之流弊，卽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爲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爲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爲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爲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的儀

器及方法。進化學爲現代哲學之中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爲根抵。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理合爲一科。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及教育調查會之贊成，由北京大學試辦。

又發現年級制之流弊，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復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渴睡偸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適教員中有自美國留學回者，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遂提議改年級制爲單位制，亦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通過，由北京大學試辦。

右皆子民長北京大學博採衆議勵行革新之犖犖大端也。

國史館停辦後，仿各國例，附入北京大學史學門。子民所規畫者，分設徵

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通史，先從長編及辭典入手。長編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兩部。政治史，先編記事本末及書志，以時代爲次，分期任編，凡各書有異同者，悉依原文採錄之，如馬驌繹史之例。俟長編竣事，乃付專門史學家，以一手修之爲通史，而長編則亦將印行，以備考也。文明史長編，分科學，哲學，文學，美術，宗教等部，分部任編，亦將俟編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編定之。辭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雜史，以次及於各書，分書輯錄，一見再見，第幾卷第幾葉，皆記之。每一書輯錄竟，則先整理之爲本書檢目。俟各書輯錄俱竣，乃編爲辭典云。兩年以來，所徵集之材料及纂輯之稿，已粲然可觀矣。

子民以大學爲囊括大典包羅衆家之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者，兼容並包，聽其自由發展。曾於北京大學月刊之發刊詞中詳言之。然中國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執持成見，加釀嘲辭，遂有林琴南君詰問之函，子民據理答之。其往復之函，具見各報，國人自有公評也。

## 言行雜錄（已分見各節補記數條於下）

子民最不贊成中國合食之法，而亦不贊成西洋菜，以爲烹飪之法，中國最爲進步，惟改合食爲分食可矣。於管理愛國女學校時，於辦紹興學務公所時，於長教育部時，皆提倡之。於北京大學，特備西洋食具，宴外賓時，均用中國酒菜。

子民最不喜坐轎，以爲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兩人或三四人代一人

之步，亦太不經濟也。人力車較爲經濟矣，然目視其傴僂喘汗之狀，實大不忍。故有船則乘船。有公車則乘公車。彼以爲脚踏車及摩託車，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馬車。以兩人一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較轎爲經濟。能不竭馬力，亦尙留愛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車，則先問需錢若干，到則付之，從不與之計較也。

孑民於應用文極端贊成用國語。對於美術文，則以爲新舊體均有美學上價值。新文學如西洋之建築，雕刻，圖畫，隨科學哲學而進化。舊文學，注重於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

孑民對於歐戰之觀察，謂國民實力，不外科學美術之結果。又謂此戰爲

强權論與互助論之競爭。同盟方面，代表强權論。協約方面，代表互助論。最後之勝利，必歸互助論。曾於浙江教育會，及北京政學會演說之，時爲五年之冬，兩方勝負未决也。

孑民對於宗教，既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故以爲無傳教之必要。或以爲宗教之儀式及信條，可以涵養德性，孑民反對之，以爲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若爲涵養德性，則莫如提倡美育。蓋人類之惡，率起於自私自利。美術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於度外。又有普遍性，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曾於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

出爲體力，爲腦力，皆謂之勞工。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於勞工之格。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曾於勤工儉學傳序，及天安門演說時暢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時，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鶴卿。及孑民治小學，慕古人名字相關之習，且以鶴卿二字爲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號曰隺廎。及在愛國學社時，自號曰民友。至警鐘時代，則曰：「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乃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二句中字，而號曰孑民，以至於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則因彼嘗爲麥鼎華君序倫理學，謂「四書五經，不合教科書體裁」，適爲張南皮所見，既不滿麥書，而謂蔡序尤謬妄。商務印書館，恐所印書題蔡元培名，或爲政府所反對，商請改署，故孑民於所譯包爾

生倫理學原理，及所編中國倫理學史，皆假其妻黃女士之名而署蔡振云。

近時蔣夢麐博士於到北京時，對於北京大學學生演說，講到蔡先生的精神。謂「（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裏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聞者均以爲確當。

# 世界觀與人生觀

世界無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數尺之地位；世界無終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數十年之壽命；世界之遷流如是其繁變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許之歷史。以吾人之一生較之世界，其大小久暫之相去既不可以數量計，而吾人一生又決不能有幾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則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觀，決無所容喙于人生觀。

雖然，吾人既爲世界之一分子，決不能超出世界以外，而考察一客觀之世界，則所謂完全之世界觀何自而得之乎？曰凡分子必具有全體之本性，而既爲分子則因其所值之時地而發生種種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則即全體之本性矣。吾人爲世界一分子，凡吾人意識所能接觸者無一

非世界之分子。研究吾人之意識而求其最後之原素爲物質及形式，猶相對待也。超物質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惟有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爲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爲世界之本性。

本體世界之意志，無所謂鵠的也。何則？一有鵠的，則懸之有其所，達之有其時，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爲達之之方法，是仍落于形式之中，含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爲本體。故說者以本體世界爲黑暗之意志，或謂之盲瞽之意志，皆所以形容其異于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則以回向本體爲最後之大鵠的，其間接以達于此大鵠的者又有無量數之小鵠的，各以其間接于最後大鵠的之遠近爲其大小之差。

最後之大鵠的何在？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關，無復有彼此之差別，

達于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相交之一點是也。自宗教家言之，吾人固未嘗不可一瞬間超軼現象世界種種差別之關係，而完全成立爲本體世界之大我。然吾人于此時期既尚有語言文字之交通，則已受範于漸法之中，而不以頓法，于是不得不有所謂種種間接之作用。綴輯此等間接作用，使釐然有系統可尋者，進化史也。

統大地之進化史而觀之，無機物之各質點，自自然引力外，殆無特別相互之關係；進而爲有機之植物，則能以質點集合之機關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傳種之作用；進而爲動物，則又于同種類間爲親子朋友之關係，而其分職通功之例視植物爲繁。及進而爲人類，則由家庭而宗族，而社會，而國家，而國際，其互相關係之形式，既日趨于博大，而成績所留，隨舉一端，皆有自閡而通，

自別而同之趨勢。例如昔之工藝，自造之，而自用之耳。今則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經若干人之手而後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昔之知識，取材于鄉土志耳。今則自然界之記錄，無遠弗屆；遠之星體之運行，小之原子之變化，皆爲科學所管領。由考古學人類學之互證，而知開明人之祖先與未開化人無異；由進化學之研究，而知人類之祖先與動物無異。是以語言風俗宗教美術之屬，無不合大地之人類以相比較。而動物心理，動物言語之屬，亦漸爲學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類，或狀貌稍異，即痛癢不復相關，而甚至于相食；其次則死之，奴之。今則四海兄弟之觀念爲人類所公認，而肉食之戒，虐待動物之禁，以漸流布；所謂仁民而愛物者，已成爲常識焉。夫已往之世界，經其各分子經營而進步者其成績固已如此，過此以往，

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歟?

道家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進化史考之,則人類精神之趨勢乃適與相反。人滿之患雖自昔藉爲口實,而自昔探險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爲飢寒所迫。南北極苦寒之所,未必于吾儕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資料,而冒險探極者踵相接。由推輪而大輅,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濟不通矣,乃必進而爲汽車汽船及自動車之屬。近則飛艇飛機更爲競爭之的。其構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試驗者供其犧性,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學家美

術家最高尙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後，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輟業。用以知爲將來而犧牲現在者，又人類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謀生之事，至爲繁重，無暇爲高尙之思想。自機械發明，交通迅速，資生之具，日趨于便利。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類不復爲口腹所累，而得專致力于精神之修養。今雖尙非其時，而純理之科學，高尙之美術，篤嗜者固已有甚于飢渴，是即他日普及之朕兆也。科學者，所以祛現象世界之障礙，而引致于光明。美術者，所以寫本體世界之現象，而提醒其覺性。人類精神之趨向，既毗于是，則其所到達之點，蓋可知矣。

然則進化史所以詔吾人者：人類之義務，爲群倫不爲小己；爲將來不爲現在；爲精神之愉快，而非爲體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較著矣。而世之誤讀進

化史者，乃以人類之大鵠的爲不外乎具一身與種性之生存，而遂以强者權利爲無上之道德。夫使人類果以一身之生存爲最大之鵠的，則將如神仙家所主張，而又何有于種姓？如曰人類固以綿延其種姓爲最後之鵠的，則必以保持其單純之種姓爲第一義，而同姓相婚，其生不蕃，古今開明民族，往往有幾許之混合者。是兩者何足以爲究竟之鵠的乎？孔子曰：「生無所息。」莊子曰：「造物勞我以生。」諸葛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吾身之所以欲生存也。北山愚公之言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是種姓之所以欲生存也。人類以在此世界有當盡之義務，不得不生存其身體。又以此義務者非數十年之壽命所能竣，而不得不謀其種姓之生存，以圖其身體若種姓之生存而不能不

有所資以營養，于是有吸收之權利。又或吾人所以盡務之身體若種姓，及夫所資以生存之具，無端受外界之侵害，將坐是而失其所以盡務之自由，于是有抵抗之權利。此正負兩式之權利，由義務而演出者也。今曰吾人無所謂義務，而權利則可以無限，是猶同舟共濟，非合力不足以達彼岸，乃强有力者以進行爲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爲己有，豈非顚倒之尤者乎？

昔之哲人有見于大鵠的之所在，而于其他無量之小鵠的，又準其距離于大鵠的之遠近以爲大小之差。于其常也，大小鵠的並行而不悖。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好樂，好色，好貨，與人同之。」是其義也。于其變也，絀小以申大。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

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禹治洪水，十年不窺其家。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曰：「生與義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范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是其義也。循是以往，則所謂人生者，始合于世界進化之公例，而有眞正之價値。否則，莊生所謂天地之委形委蛻已耳，何足選也。

## 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

鄙人今日因信教自由會新年俱樂會之機會，得與國會及學界報界諸君相聚一堂，誠爲鄙人之幸。竊聞今日論者往往有請定孔教爲國教之議。鄙人對茲問題，深致駭異。据鄙人觀察，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國家是國家，各有範圍，不能并作一談。

請言宗敎。上古之世，草昧初開。其民智識淺陋，所見驚奇疑異之事，皆以爲出於神意。如人之生也從何來，人之死也從何去，萬物之生生而代謝也爲之者何人，高山之崔巍，大海之汪洋，雨露之恩澤，雷霆之威嚴，日月之光華，即下至一草一木，一勺水，一撮土，凡不知其理由者，皆以爲有神寓乎其間而崇拜之。此多神敎所由起也。其後於經驗上發明統一之理，則又以爲天地間有大主宰焉：雖大至無外，小至微塵，莫不由其意匠之所造。此一神敎之所由起也。既有宗敎，而天地間一切疑難勿可解決之問題，皆得藉敎義以解答之。且推之於感情方面，而人類疾病死亡痛苦一切不能滿足之心慮，皆得於良心上有所慰藉，與之以新生之希望。又推之於行爲方面，而福善禍淫，使人人有天堂之歆羨與地獄之恐怖，以去惡而從善。此皆半開化人所信仰之主義，而

無不求其主宰於冥冥之中者也。其後人智日開，科學發達：以星雲說明天地之始，以進化論明人類之由來，以引力說原子論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創造世界之說破；以歸納法組織倫理學社會學等，而上帝監理人類行爲之說破。於是舊宗教之主義不足以博信仰。其所餘者，祈禱之儀式，僧侶之酬應而已。而人之信仰心，乃漸移於哲學家之所主張。所以各國憲法，均有信仰自由一條，所以解除宗教之束縛也。

不意我國當此時代，轉欲取孔子之說以建設宗教。夫孔子之說，教育耳，政治耳，道德耳。其所以不廢古來近乎宗教之禮制者，特其從宜從俗之作用，非本意也。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本身對於宗教已不啻自劃界限。且宗教之成也，必由其教主自

稱天使，創立儀式，又以攻擊異教爲惟一之義務。——孔子寧有是耶？——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兩不相關。「孔教」二字，當能成一名詞耶？

至於國家，乃一政治的團體，以政治爲其界限；換言之，即發源於某一土地之人民，於一定土地範圍之內，集成一大團體，設立機關，確認相互遵守之約，舉任共同信望之人，利行其團體之任務，克達生存之目的云耳。然所謂達其生存之目的云者，乃謂關於身體的，非關於靈魂的；關於世間的，非關於出世間的：關於人類既生以後未死以前之一段的，非關於人類未生以前既死以後的。其與宗教，可謂相反。所以一國之中，不妨有各種宗教；而一宗教之中，可以包含多數國家之人民。既以國家爲界，即不復能以宗教爲界；既以宗教爲界，即不能復以國家爲界。換言之，既論國界，即不論教界，故國家不干涉宗

教；既論教界，即不論國界，故宗教亦不能干涉國家。國家自國家，宗教自宗教：「國教」二字，尙能成一名詞耶？

孔教不成名詞，國教亦不成名詞，然則所謂「以孔教爲國教」者，實不可通之語。鄙見如是，幸諸君教正之。

## 我之歐戰觀 八年十二月三日改定

（在政學會歡迎會演說）

今日貴會開懇親會，鄙人得隨諸君子之後，躬逢其盛，歡欣莫名。鄙人對於政治方面，毫無經驗，對於創造共和亦未稍盡血汗之勞。歡迎兩字，實不敢當。今日承貴會相招，命鄙人略述歐戰之情形。鄙人近從歐洲歸國，自應略有見聞。但鄙人並無軍事上之知識，對於此次戰爭，自不能發揮其眞諦。又此次

戰爭，一方係同盟國，一方係協約國。鄙人來自法國，對於同盟國一方面，自必大有隔閡。茲以管窺所及，略爲諸君子陳之。

歐戰持久之原因。　此次歐洲戰爭，牽連之國甚多，除歐洲一二小國外，其餘各國，盡牽連在內。至戰爭最激烈者，則屬德法俄三國，而尤以德法之戰爲最久。故鄙人所欲言者，爲德法二國所以能持久之原因。

科學之發達。　據鄙人觀察，以爲第一因科學之發達，第二因美術之發達。驟聆此論，似近迂腐，然其中却有眞理。何以謂由於科學發達也？戰爭要品，厥惟軍械；世界日近文明，軍械亦日新月異。比利時之列日（Liege）砲台，爲世界最著名者，當造此時，以爲無論何種砲彈，皆能抵禦，而德國秘製之巨砲，竟攻破之。是其戰勝實由軍械進步；而軍械進步，實由科學進步。又糧餉尤爲

軍事上要品。然爲地力所限，不能爲無已之加增。德國慮粮精缺乏，恃科學之力，製造種種代用品以濟之。又戰爭之初，德軍得勢，半亦由於交通之便利。德國之交通計畫，於無事時預備已極周到；一値開戰，則即爲運輸軍隊之用。其工程之完堅，組織之精密，無不源於科學。法爲民主國，其軍備不能如德之强。故開戰之初，不免失敗。然以科學發達之故，軍械之製造，餉糈之調度，交通之設備，尙足與德抗衡；故能持久不敝，與德互有勝負。至俄國則版圖雖較德法二國爲大，而科學比較的不發達，軍械不足，交通不便，遂一蹶而不振矣。

國民道德。然進而求之，戰爭以軍人爲主體。軍備雖完，交通雖便，苟軍人無舍身爲國之公德，亦自無效。德國取侵略主義，法國取防禦主義；主義雖不同，而爲軍人者，俱能奮勇前進。此由於國民之道德。俄國官吏有貪贓納賄

者；軍官有私扣兵餉者；政治之腐敗，已達極點；而國民教育，亦未普及。雖以德法二國之精兵與之，亦萬不能操必勝之權。

道德與宗教。 至道德之養成，有謂倚賴宗教者，其實不然。以此三國比較之，俄國最重宗教。莫斯科一市，即有教堂千餘所。國家以希臘教爲正教，對於異教之人，不禁虐待。猶太人因保守猶太舊教，屢受俄人虐遇。可見信仰宗教，實以俄人程度爲最高。德國北方，多奉耶教；南方多奉天主教。而德人對於宗教，並不極端信仰。即如星期日，各教堂雖均有教士演講，而普通人不皆往聽。至於大學生，則對於教士多非笑之。一元論哲學家如海開爾(Hecker)等，尤攻擊宗教。法國人對於宗教，較之德人尤爲淺薄；即如聖誕日，德國尙停市數日，飾樹綴燈。法國則開市如常，並無何等點綴。至於教堂中常常涉足者，不

過守舊黨而已。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國厲行政教分離之制，凡教士均不得在國立學校爲教員，自小學以至大學皆然。此外反對宗教之學說，自服爾得爾（Voltaire）以來，不知有若干人。可見法國人對於宗教之態度矣。俄人宗教上之信仰，較德法人爲高，而戰爭中之國民道德，乃遠不如德法可以見宗教與道德無大關係矣。

美術之作用。然則法德兩國不甚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有道德心？此即美術之作用。大凡生物之行動，無不由於意志。意志不能離知識與情感而單獨進行。凡道德之關係功利者，伴乎知識，恃有科學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術之作用，美術作用有兩方面：美與高是。

美與高。美者，都麗之狀態；高者，剛大之狀態。假如光風霽月，柳暗光明

在自然界本爲好景。傳之詩歌，寫諸圖畫，亦使讀者觀者有蕭灑絕塵之趣，是美之效用也。又如大海風濤，火山爆發，苟非身受其禍，罕不歎爲壯觀。美術中偉大雄強一類，其初雖使人驚怖，而神游其中，轉足以引出偉大雄強之人生觀。此高之效用也。

德法之民性。現今世界各國，拉丁民族之性質偏於美，而日耳曼民族之性質偏於高。德國鞠台(Goethe)之戲曲，都雷(Dürer)與呵爾拜因(Holbein)之圖畫，克林格(Klinger)之造象，皆於雄強之中帶神秘性質。此偏於高者也。法國語調之溫雅，羅科科(Rococo)時代建築與器具之華麗，大衛(David)與英格爾(Ingres)等圖畫之清秀，皆偏於美者也。凡民族性質偏於高者，認定目的，即盡力以達之，無所謂勞苦，無所謂危險。觀德軍猛攻凡爾登之役，積尸

如山，猛進不已：其毅力爲何如！凡民族性質偏於美者，遇事均能從容應付，雖當顛沛流離之際，決不改其常度。觀法人自開戰以來，明知兵隊之數，預備之周，均不及德而臨機應變，毫不張皇，當退則退，可進則進，若握有最後勝利之預算，而決不以目前之小利害動其心者：其雍容爲何如！如此可以見美術與國民性之關係。而戰爭持久之能力，源於美術之作用者，亦必非淺鮮矣。

帝國主義與人道主義。　又有一層：此次戰爭，與帝國主義及人道主義之消長，有密切關係。使戰爭結果，同盟方面果占勝利，則必以德國爲歐洲盟主，亦即爲世界盟主，且將以軍國主義支配全世界。又使協約方面而勝利，則必主張人道主義而消滅軍國主義，使世界永久和平，何以言之？在昔生物學者有物競爭存優勝劣敗之說，德國大文學家尼采（Nietsche）遂應用其說

於人羣，以爲汰弱存强爲人類進化公理，而以强者之憐閔弱者爲奴隸道德。德國主戰派遂應用其說於國際間，此軍國主義之所以盛行也。然生物學者又有一派發見生物進化公例不在競爭而在互助。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巴特金（Kropodkin）親王集其大成，而作互助論。其出版時本用英文，亦有他國文譯本，然未爲多數人所歡迎也。自此次戰爭開始，協約國一方面深信非互助無以敵德。既於協約各國間實驗之，而互助論之銷數乃大增。此即應用互助主義於國際而爲人道主義昌明之見端也。吾人既反對帝國主義，而渴望人道主義，則希望協約國之勝利也，又復何疑？

## 北京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册序

人類之進化，所以遠速於他種動物者，以其有歷史。歷史者，能縮若干人

若干時之記憶爲一組，因得以是爲基礎，而更求進步，要不外乎人羣之紀念册耳。最久之紀念得畫數百年或千年爲一時期，如歷史家所謂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是也。其較短者，則自一年，十年，二十五年，以至百年，均可畫爲紀念之一期。吾國自虞夏時已有大學之制，見陳教授漢章所作中國歷代大學學制述。然往昔大學國學，其性質範圍，均與北京大學不可同年而語。然則往昔之太學國學，直當以高曾祖禰視之，而北京大學本體，則不得不認爲二十歲之青年也。吾人當二十歲時，尙未出預備時期，一言一動，影響於社會者無多；至五十以後，業經服務社會，則始有較爲重要之關係。故世人之作壽序者，率在五十以上，從未有以二十歲而爲之者。社會則不然，往往有一二年間成績大著，足爲紀念；故如各學校各學會，爲一週年之紀念者，常有之。本校已歷二

十年，其間制度之沿革，人才之聚散，在在與吾國進化之程度有關，幾有非此小册所能盡：此吾人讀之而聊以自慰者。然使以此二十年中歐美各國大學之成績與吾校相較，則吾人之自慙將如何！往者已矣，伏願自此以後，本此二十年之成績而奮進不已，使他日爲二十五年紀念時，頓增重大之關係，畧可以減吾人之慚而益其慰，則此紀念册之編輯爲不虛耳。願與吾校同人共勉之。

## 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眞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眞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作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

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紀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禀有「漢學」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眞僞，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現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爲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

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所以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迹，便是從老子到韓

非，古人畫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眞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眞是我們的幸福了！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三日。

## 哲學與科學（八年一月）

哲學與科學同爲有系統之學說。其所異者：科學偏重歸納法，故亦謂之自下而上之學；哲學偏重演繹法，故亦謂之自上而下之學。古代演繹法盛行

之時，但有哲學之名，今之所謂科學者，悉包于哲學之中焉。

蓋人智之萌芽，本爲神話。拜物之習，擬人之神，雷公電母，迎虎祭貓，皆自然科學之對象也。世界原始之說，人類生死之解，中國之盤古及感生帝，印度之梵天及輪廻說，舊約之上帝創造世界記，皆哲學之對象也。然以偏于科學對象者爲多。本此等神話而組成不完全之系統，引以切近人事，於是有宗教。中國之喪祭等禮，印度之婆羅門，波斯之火教，猶太人之舊約皆是也。其理論亦大抵包於近世科學之對象，而關於哲學者爲多。其後人類又迫於科學思想之衝動，不饜於此等獨斷之宗教，乃各以觀察所得者立說，是爲哲學之始。如中國之八卦說，五行說，印度之六派哲學(數論勝論等)希臘之宇宙論，皆毗於自然界之獨斷論也。及其說爲時人所厭，而懷疑派之哲學繼之而起，於

是有中國之少正卯一流，（荀子宥坐篇「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衆，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非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正與希臘詭辨派相類。）印度之六師外道，希臘之詭辨派。此等懷疑之論，不足以久維人心，於是有道德論之哲學繼之。如中國之孔子，印度之佛，希臘之蘇格拉底是也。佛氏以宗教之形式，闡揭玄學，其後循此發展，永爲宗教性之哲學，遂與科學無何等之關係。孔子之後有莊子，蘇格拉底之後有柏拉圖，皆偏於玄學者也。孔子同時有墨子，蘇格拉底之後有雅里士多德，則皆兼治科學者也。莊子之哲學爲神仙家所依託而有道教，柏拉圖之哲學爲基督教所攀援而立新柏拉圖派，則又由哲學而轉爲宗教矣。中國墨

學中絕、故以後科學永不發達，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漢以來，不能出煩瑣哲學之範圍。西洋之宗教，引雅里士多德學派以自振，故中古之煩瑣哲學，雖爲人智之障礙，而科學之脈未絕。及文藝中興以後，思想界以漸革新，自然科學次第成立，於是哲學與科學之關係緣之而起焉。

其在古代所謂哲學者，常兼今日之所謂科學而言之。如柏拉圖分哲學爲三大類：一曰辨學，二曰物理，三曰論理，而以辨學爲綱。雅里士多德則分哲學爲理論實際二大類。其屬於理論者，爲分析術（論理學）玄學，數學，物理學，心理學；其屬於實際者，爲倫理學，政治學，辨論學，詩學。此種觀念，至近世哲學家如培根特嘉爾輩亦尚仍之。培根分學術爲三大類：一曰記憶之學，史學是也；二曰想象之學，詩學是也；三曰思想之學，哲學是也。哲學之中，分爲自然宗

敎，宇宙論，人類學三綱。於宇宙論中，分爲自然學（物理）及自然鵠的論（玄學）二門。又於自然學中，分爲記述學（具體的物理學）及自然說明學（抽象的物理學即物理學及化學）其於人類學中分爲各人及社會二綱。屬於各人者，爲生理學（其應用爲醫學）及心理學（包論理學及倫理學）；其屬於社會者，爲政治學。特嘉爾著哲學綱要一書，其第一編爲認識論及玄學之概論，第二編爲機械的物理學要旨，第三編爲宇宙論，第四編爲物理學化學生理學之說明。說者謂等於學術叢編焉。而特嘉爾自序謂哲學即人類知識之綜合，其主要者，（一）玄學，（二）物理學，（三）機械的科學，包有醫學機械學及倫理學云。皆以哲學之名包一切科學也。

又有以哲學與科學爲同義者。如霍布斯分哲學爲三部分：曰物理學，曰

人類學，曰政治學；又謂不屬於哲學者爲神學及歷史（自然史及政治學）。何也？以其非科學也。洛克分哲學爲二部：一曰物理（亦謂之自然哲學），二曰應用（如倫理學論理學等）。一千六百九十六年英國著名算學家韋里斯（Wallis）於皇家科學會成立式演說曰：本會者，超乎宗教及政治之外而專爲哲學之研究者也。研究之對象，曰物理學，曰解剖術，曰形學，曰天文，曰航海術，曰統計學，曰磁學，曰化學，曰機械學，曰實驗之自然科學。我等所討論者，曰血之流行，曰靜脈，曰哥白尼學說，曰彗星及新星之性質，曰木星之衛星，曰遠鏡之改良，曰空氣之重量，曰眞空之能否，要之所謂一切新哲學者皆包之而已。曰科學，曰哲學，曰新哲學，初未爲界別也。伏爾弗（Wolff）者，於十八世紀中組織通俗哲學者也，分哲學爲三部：曰自然神學，曰心理學，曰物理學，此模

範科學也，爲第一部；曰論理學，曰與心理學相應之實用哲學，曰與物理學相應之機械學，爲第二部；曰本體學，爲綜合一切現象而考定之之科學，爲第三部。是亦以哲學包科學者也。至康德作純粹理性批判，別人之認識爲先天後天二類。先天者出於固有，後天者本於經驗，前者爲感想而後者爲分析法，前者構成玄學（即哲學）而後者構成科學。於是哲學與科學始有晝然之界限。

然由是而康德以後之理想派哲學家遂有排斥科學之說，如菲屑脫云：「哲學者不必顧何等經驗而純然從事於先天之認識者也。」賽零則又進一步，謂「自然學研究者之方法盲者也，無理想者也。故哲學破壞於培根，而科學則破壞於波埃爾（Boyle）及牛頓」至於海該爾爲懸想派哲學之完成者，則以科學爲不外乎各種零碎知識之集合，而實在之知識惟有哲學耳。既

有此排斥科學之哲學家，而科學發展以後，遂有排斥哲學之科學家。大率謂哲學者，嚴格言之，本不得爲科學，是乃一種之詭辯術，据一種官能或理性之現象，以說明一切事物；或爲一種之魔術，以深晦之神意，雜入最普通之概念而宣佈之，要皆以震駭庸俗已耳。凡此等互相菲薄之言，其非眞理，可不待言。惟有一種事實不可不注意者，則自科學發展以後，哲學之範圍以漸縮是也。

自十六世紀以後，學術界之觀念，漸與中古時代不同。其最著者：(一)培根於論理學極力提倡歸納法，因得凌駕雅里士多德之演繹法，而凡事基礎於實地之觀察。(二)自一千五百九十年發明顯微鏡，千六百零九年發明遠鏡，其後寒暑風雨電氣等表次第發明，而實驗之具漸備。(三)分工之理大明，漸由博綜之哲學而趨於專精之科學。此皆各種科學特別成立之原因也。哥

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唱地動說，加伯爾(Kepler; 1571-1630)發見行星繞日之規則，加里勒(Galileo; 1564-1642)附加以地球繞日之時間，牛頓(Newton; 1642-1727)更發見引力之公例，而天文學成立。自梅斯納(Mersenne 1588-1648)斯耐爾(Snell; 1591-1628)發明聲學光學之公例，齊貝爾(Gilbert)發見磁學公例，而物理學以漸成立。波埃爾(Robert Boyle; 1627-1691)規定原子之概念而化學以漸成立。哈爾佛(Harvey; 1578-1657)發見血液循環之系統，而生理學以漸成立。李奈(Linne; 1707-1778)新定植物系統而植物學成立。屈維野(Cuvier 1769-1832)創比較解剖學，研求動物自然系統，而動物學成立。凡自然現象，自昔爲哲學所包含者，皆已建立爲科學矣。而精神現象之學，如心理學者，近已用實驗之法，組織爲科學，發起

於韋貝爾(F. H. Weber 1795-1878)費希納(Fechner; 1801-1887)而成立於馮德(Wundt)由是而演出者，則有費希納之歸納法美學，及馬曼(Menmanr)之實驗教育學，亦將離哲學而獨立。其他若社會學，若倫理學，若人類學，若比較宗教學，若比較言語學等，凡昔日之附麗於哲學而以演繹法治之者，至於今日，悉爲歸納法治之，而將自成爲科學。然則所遺留而爲哲學之範圍者何耶？

於是郎革(Albert Lange)以爲將來之哲學，有思想的文學而已；而海該爾之徒，則以爲將來之哲學，不過哲學史耳。夫文學必含哲理，在今日已爲顯著之事實；新哲學之發生，必胚胎於思想的歷史之總和，不能不以哲學史爲哲學之大本營，亦事實也。然哲學之各部分，雖已分演而爲各科學，而哲學

之任務，則尙不止於前述之二端。約舉之有三。一曰各科哲學：如應用數學之公例以言哲理，謂之數理哲學；應用生理學之公例以言哲學，則爲生理哲學等是也。二曰綜合各種科學：如合各種自然科學之公例而去其齟齬，通其隔閡，以構爲哲學者，是爲自然哲學；又各以自然科學所得之公例，應用於精神科學，又合自然科學及精神科學之公例而論定爲最高之原理，如孔德（Auguste Comte）之實證哲學，斯賓賽爾（Herbert Spencer）之綜合哲學原理是也。三曰玄學：一方面基礎於種種科學所綜合之原理，一方面又基礎於哲學史所包含之漸進的思想，而對於此方面所未解決之各問題，以新說解答之，如別格遜（Henri Bergson）之創造的進化論其例也。夫各科哲理與綜合各種科學，尙介乎科學與哲學之間；惟玄學始超乎科學之上。然科學發達

以後之玄學與科學幼稚時代之玄學較然不同，是亦可以觀哲學與科學之相得而益彰矣。

## 大戰與哲學

七年六月間作

現在歐洲的大戰爭，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狠受盧梭伏爾得孟德斯鳩諸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一方面，全仗向來佔踞的地盤，並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辯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三方面的政策來證明他：

第一是尼采（Nietzsche）的強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託爾斯泰（Tolstoj）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

金(Kropotkin)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證明他。考尼氏託氏克氏的學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現在却爲各國政府所利用。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呵！

古今學者，沒有不把克己愛人當美德的。希臘時代的詭辨派，雖對於普通人的道德有懷疑的論調，但也是消極的批評罷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有一德國人約翰加派斯密德 (Johon karpor schmidt) 發行一書叫作個人與他的所有 (Der Emjige und seiuEigentun)，專說「利己論」。他說，「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呵，惡呵，與我有什麼相干？神的是神的；人類的是人類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類的。也沒有什麼眞的，苦的，正義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單獨的。」他又說，「於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沒有什麼正的。就是於別人覺得有點不狠正的，那是別人

應注意的事，於我何干？設有一事，於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於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就我也不去問那全世界了。」這眞是大膽的判斷呵！到了十九紀的後半紀，尼采始漸漸發布他個性强權論，有察拉都斯遺語（Also sprach Zarathustra）善惡的那一面（Jenseits von gut und Dose）意志向著威權（Der wille zur macht）等著作。他把人類行爲，分作兩類。凡陰柔的，如謙遜，憐愛等，都叫作奴隷的道德；凡陽剛的，如勇敢，矜貴，活潑等，都叫作主人的道德。他最反對的是憐愛小弱，所以說，「憐愛是大愚，」「上帝死了，因爲他憐愛人，所以死了。」他的理論，以爲進化的例，在乎汰弱留强。强的中間有更强的，也被淘汰。逐層淘汰，便能進步。若强的要保護弱的，弱的就分了强的生活力，强的便變了弱的。弱的愈多，强的愈少，便漸漸的退化了。所以他提出「超人」的

名目，又舉出模範的人物，如雅典的亞爾西巴德（Alcibiades）羅馬的該撒（Caesar）意大利的該撒波爾惹亞（Cesare borgia）德國的鞠台（Goethe）與畢斯麥克（Bismarch）他又說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發生，還是屬於亞利安人種的。他所說的超人，既然是强中的强，所以主張奮鬬。他說，「沒有工作，止有戰鬬；沒有和平，止有勝利。」他的世界觀，所以完全是個意志，又完全是個向著威權的意志。所以他說，「沒有法律，沒有秩序。」他的主義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爲德國貴族的政府所利用，實做軍國主義。又大唱「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sche uber alles）就是超人的主義。侵略比利時，勒索巨款；殺戮婦女，防他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於退兵時拔盡地力，焚毁村落，叫他不易恢復：就是不憐愛的主義。條約就是廢紙，便是沒有法律

的主義。統觀戰爭時代的德國政策，幾沒有不與尼氏學說相應的。不過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說「上帝在我們」，又說「上帝應罰英國」，一小小的不同罷了。

與尼氏極端相反的學說，便是託氏。託氏是篤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儀式，完全不要，單提倡那精神不滅的主義。他編有福音簡說十二章，把基督所說五戒反復說明。第一是絕對不許殺人；第四是受人侮時不許效尤報復；第五是博受人類，沒有國界與種界。他的意思，以爲人侮我，不過侮及我的肉體，並沒有侮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汙點，我很憐惜他罷了。若是我用著用眼報眼，用手報手的手段去對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汙蔑了。所以有一條說，「有人侮你，你就自己

勸他；勸了不聽，你就請兩三個人同勸他；勸了又不聽，就再請公衆勸他；勸了又不聽，你只好恕他了。」這是何等寬容呵！新約福音書中曾說道，「有人掌你右頰，你就把左頰向著他。有人奪你外衣，你就把裏衣給他。」這幾句話，有「成人之惡」的嫌疑，所以託氏沒有採入簡說中。託氏抱定這個主義，所以絕對的反對戰爭；不但反對侵略的戰，並且反對防禦的戰。所以他絕對的勸人不要當兵。他曾與中國一個保守派學者通訊，大意說中國人忍耐的許久了忽然要學歐洲人的暴行，實在可惜云云。所以照託氏的眼光看來，此次大戰爭，不但德國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國人，也都沒有是處。託氏的主義，在歐洲流行頗廣，俄境尤甚。過激派首領列甯（Lenine）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託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

作戰了。在協商國方面的人，恨他背約。在俄國他黨的人，恨他不愛國，所以詆他爲德探。但列甯意中，本沒有國界，本不能責他愛國。至於他受德國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說，「軍事上雖爲德人所勝，主義上終勝德人。」就說是他的主義既在俄國實演，德國人必不能不受影響。這是他的眞心話。但我想，託氏的主義，專爲個人自由行動而設，若一國的人，信仰不同，有權的人把國家當作個人去試他的主義，這與託氏本義衝突。過激派實是誤用託氏主義；後來又用兵力來壓制異黨，乃更犯了託氏所反復說明之第一第四兩戒了。

現在誤用託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互助主義，是進化論的一條公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本兼有競存與互助兩條假定義。

但他所列的證據，是競存一方面較多。繼達氏的學者，遂多說互競的必要。如前舉尼氏的學說，就是專以互競爲進化條件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頃，俄國聖彼得堡著名動物學敎授開勒氏（Kesster）於俄國自然科學討論會提出「互助法」以爲自然法中，久存與進步，並不在互競而實在互助。從此以後，愛斯彼奈（Espinas）賴耐桑（L. L. Lanessan）布斯耐（Lovis buchner）沙克爾（Huxley）德普蒙（Henry Drummond）蘇退隆（Sutherland）諸氏，都有著作，可以證明互助的公例。克氏集衆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布動物的互助，於九十一年公布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布新時代之互助，於一千九百零二年成書。於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

證據。此後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於最後一章，列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爲繁密了。在克氏本是無政府黨，於國家主義，本非絕對贊同，但互助的公例，並非不可應用於國際。歐戰開始，法比等國，平日抱反對軍備主義的都願服兵役以禦德人。克氏亦嘗宣言主張以羣力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後來德國運動俄法等國單獨講和，克氏又與他的同志，叫作「開明的無政府黨」的聯合宣言，主張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可講和。可見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衆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卽國與國亦如是了。現今歐戰的結果，就給互助主義增了最大的證據。德國四十年中，擴張軍備，廣布間諜，他的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國，均自知單獨與

德國開戰，必難幸勝，所以早有英法協商，俄法協商等預備，就是互助的基本。到開戰時，德國首先破壞比國的中立。那時比國要是用託氏的無抵抗主義，竟讓德兵過去攻擊法國，英法等國，難免措手不及了。幸而比國竟敢與德國抵抗，使英法等國，有從容預備的時期。俄國從與國與東普魯士方面竭力進攻，給德國不能用全力攻法。這就是互助的起點。後來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更有美國加入，輸軍隊，輸糧食，東亞方面，有日本艦隊，巡弋海面，有中國工人到法國助製軍火。靠這些互助的事實，總能把德人的軍國主義逐漸打破。現在德人已經承認美總統所提議的十四條，又允撤退比法境內的軍隊。互助主義的成効已經彰明較著了。此次平和以後，各國必能減殺軍備，自由貿易，把一切互競的準備撤消，將合全世界實行互助的主義。克氏當尚能目睹的。

照此看來，歐戰的結果，就使我們對於尼氏託氏克氏三種哲學，很容易辨別了。我國舊哲學中，與尼氏相類的，止有列子的楊朱篇，但並非楊氏「爲我」的本意。（拙作中國倫理學史中曾辨過的。）託氏主義，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說的三「自反，」老子說的「三寶，」是很相近的。人人都說我們民族的積弱，都是中了受這種學說毒，也是「持之有故」我們尙不到全體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止可用「各尊所聞」之例罷了。至於互助的條件，如孟子說的「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普通人常說的「家不和，被隣欺，」「羣策羣力，」「衆擎易舉，」都是很對的。此後就望大家照這主義進行，自不愁不進化了。

# 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我們爲什麼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爲大學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的教育。在外國叫作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但我們的演說大會，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都高興的了不得。請教爲什麼要這樣高興?怕有許多人答不上來。所以我們趁此機會，同大家說說高興的緣故。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的起原麼?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占勝利。這眞是世界進化的狀態。但是黑暗與光明，程度有淺

深，範圍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從前沒有路燈，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紙燈，那時候光明的程度很淺，範圍很小；後來有公設的煤油燈，就進一步了；近來有電燈汽燈，光明的程度更高了，範圍更廣了。世界的進化也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奧的貴族以外，沒有不高興的。請提出幾個交換的主義作個例證：

第一是黑暗的强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從陸謨克達爾文等發明生物進化論後，就演出兩種主義：一是說生物的進化全恃互競，弱的競不過，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止有强權，沒有公理；一是說

生物的進化全恃互助，無論甚麼强，要是孤立了沒有不失敗的。但看地底發見的大鳥大獸的骨，他們生存時何嘗不强，但久已滅種了；無論甚麼弱，要是合羣互助，沒有不能支持，但看蜂蟻也算比較的弱極了，現在全世界都有這兩種動物。可見生物進化，恃互助不恃强權。此次大戰，德國是强權論代表；協商國互相協商抵抗德國，是互助論的代表。德國失敗了。協商國勝利了。此後人人都信仰互助論，排斥强權論了。

第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德國從拿破崙時受軍備限制，創爲更番操練的方法，得了全國皆兵的效果；一戰勝奧，再戰勝法。這是已往時代，彼此都恃陰謀，不恃正義，自然陰謀程度較高的占勝了。但德國竟因此抱了個陰謀萬能的迷信，遍布密探。凡德國人在他國作商人的，都負有偵探的義

務。旅館的侍者，閨闈的裝置，是最著名的了。德國特有此等偵探，把各國政策軍備，都知道詳細，隨時密製那相當的大砲，潛艇，飛艇，飛機等。自以爲所向無敵了，遂敢唾棄正義，斥條約爲廢紙，橫行無忌。不意破壞比利時中立後，英國立刻與之宣戰；宣告無限制潛艇政策後，美國又與之宣戰；其他中立等國，也陸續加入協商國中。德國因寡助的缺點，空費了四十年的預備，終歸失敗。從此人人知道陰謀的時代早已過去，正義的力量眞是萬能了。

第三是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從美國獨立，法國革命後，世界已增了許多共和國。國民雖知道共和國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很嫌他不便。他們看着各共和國中，法美兩國最大，但是這兩國的軍備，都不及德國的強盛，兩國的外交，又不及俄國的活潑，遂杜撰一個開明專制的名詞，說是「

國際間存立的要素，全恃軍備與外交軍備與外交，全恃武斷的政府。此後世界全在德系俄系的掌握，共和國的首領者法若美且站不住，別的更不容說了。」不意開戰以後，俄國的戰鬥力乃遠不及法國轉因外交狡猾的緣故，貌親英法陰實親德激成國民的反動，推倒皇室，改爲共和國了。德國雖然多撑了幾年，現在因軍事的失敗，喝破國民崇拜皇室的迷信，也起革命，要改共和國了。法國是大戰爭的當衝，美國是最新的後援。共和國的軍隊，便是勝利的要素。法國美國，都說是爲正義人道而戰，所以能結合十個協商的國。自俄國外，雖受了德國種種的誘惑，從沒有單獨講和的。共和國的外交，也是這一回勝利的要素。現在美總統提出的十四條，有限制軍備，公開外交等項，就要把德系俄系的政策根本取消。這就是武斷主義的末日，平民主義的新紀元了。

第四是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野蠻人止知有自己的家族，見異族的人同禽獸一樣，所以有食人的風俗。文化漸進，眼界漸寬，始有人類平等的觀念。但是劣根性尚未消盡。德國人尤甚。他們看黑色人種不能與白色人種平等，所以唱黃禍論，行鐵拳政策，看猶太波蘭等民族不能與亞利安民族平等，所以限制他人權。彼等又看拉丁民族，盎格魯撒遜民族又不能與日耳曼民族平等，所以唱「德意志超過一切」想先管理全歐，然後管理全世界。此次大戰爭，便是這等迷信釀成的。現今不是已經失敗了麼？更看協商國一方面，不但白種的各民族團結一致，便是黃人黑人也都加入戰團，或盡力戰爭需要的工作。義務平等，所以權利也漸漸平等。如愛蘭的自治，波蘭的恢復，印度民權的申張，美境黑人權利的提高，都已成了問題。美總統所

提出的民族自決主義，更可包括一切。現今不是已占勝利了麼？這豈不是大同主義發展的機會麼？

世界的大勢，已到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强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 洪水與猛獸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

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爲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氾濫岸上，把田廬都揚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漑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廐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帮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 美術的起原

美術有狹義的，廣義的。狹義的，是專指建築，造象（雕刻），圖畫與工藝美術（包裝飾品等）等。廣義的，是於上列各種美術外，又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等。西洋人著的美術史，用狹義；美學或美術學，用廣義。現在所講的也用廣義。

美術的分類，各家不同。今用 Fechner 與 Grosse 等說，分作動靜兩類：靜的是空間的關係；動的是時間的關係。靜的美術，普通也用圖象美術的名詞作範圍。他的託始，是一種裝飾品。最早的在身體上；其次在用具上，就是圖案；又其次乃有獨立的圖象，就是造象與繪畫。由靜的美術，過渡到動的美術，是舞蹈，可算是活的圖象。在低級民族，舞蹈時候，都有唱歌與器樂；我們就不免聯想到詩韻與音樂。舞蹈，詩歌，音樂，都是動的美術。

我們要考求這些美術的起原，從那裏下手呢？照進化學的結論，人類是從他種動物進化的。我們一定要考究動物，是否有創造美術的能力？我們知道：植物有美麗的花，可以引誘蟲類，助他播種。我們知道：動物界有雌雄淘汰的公例：雄的動物，往往有特別美麗的毛羽，可以誘導雌的，纔能傳種。動物已

有美感，是無可疑的。但是這些動物，果有自己製造美術的能力麼？有些美學家，說美術的衝動，起於游戲的衝動。動物有游戲衝動，可以公認。但是說到美術上的創造力，卻與游戲不同。動物果有創造力麼？有多數能歌的鳥，如黃鶯等，很可以比我們的音樂。中國古書，如呂氏春秋等，還說「伶倫取竹製十二筒，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云云，似乎音樂與歌鳥，很有關係。但他們是否是有意識的歌？無從證明。圖象美術裏面，造象繪畫，是動物界絕對沒有的。惟有造巢的能力，很可以與我們的建築術競勝。近來如 I. Rennie 著的 Die Baukunst der Tiere 如 T. Harting 著的 De Bouwkunstder Dieren，如 I. G. Wood 著的 Homes Without Hands 如 L. Büchner 著的 Aus dem Geistesleben der Tiere，如 G. Romanes 著的 Animal Intelligence，都對於動物

造巢的技術，很多記述。就中最特別的，如蜜蜂的造窠，多數六角形小舍，合成圓穹形。蟻的垤，造成三十層到四十層的樓房，每層用十寸多長的支柱支起來；大廳的頂，於中央構成螺旋式，用十字式木材撐住。非洲的白蟻，有垤上構塔，高至五六邁當的；垤內分作堂，室，甬道等。美洲有一種海貍，在水濱造巢，兩方入口都深入嚴冬不凍的水際；要巢旁的水，保持常度，掘一小池洩過量的水；並設有水門與溝渠。印度與南非都有一種織鳥，他們的巢是用木莖織成的。有一種縫鳥用植物的纖維，或偶然拾得人類所棄的線，縫大葉作巢；線的首尾都打一個結。在東印度與意大利，都有一種縫鳥，所用的線，是採了棉花，用喙紡成的。澳洲的葉鳥（造巢如葉）在住所以外，別設一個舞蹈廳。地基與各面，都用樹枝交互織成；爲免內面的不平坦，把那兩端相交的叉形都向着

外面。又搜集了許多陳列品，都是選那色彩鮮明的，如別的鳥類的毛羽，人用布帛的零片，閃光的小石與螺殼；或用樹枝分架起來；或散布在入口的地面。這些都不能不認爲一種的技術。但嚴格的考核起來，造巢的本能，恐還是生存上需要的條件。就是平齊，圓穹等等，雖很合美的形式，未必不是爲便於出入迴旋起見。要是動物果有創造美術的能力，必能一代一代的進步；今既絕對不然，所以說到美術，不能不說是人類獨占的了。

考求人類最早的美術，從兩方面着手：一，是古代未開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學的材料。二，是現代未開化民族所造的，是人類學的材料。人類學所得的材料，包動靜兩類。古物學是偏於靜的；且往往有脫節處，不是借助人類學，不容易了解。所以考求美術的原始，要用現代未開化民族的作品作主要材

料。

現代未開化的民族，除歐洲外，各洲都還有。在亞洲有Andamanen羣島的Mincopie人，錫蘭東部的Veddha人，與西伯利亞北部的Tchuktschen人。在非洲有Kalahari的Buschmänner。在美洲，北有Arkisch的Eskimo人，Ale-uten的土人；南有Feuerländer羣島的土人，Brasilien民國的Botokuden人。在澳洲有各地的土人。都是供給材料給我們的。

現在講初民的美術，從靜的美術起，先講裝飾。

從前達爾文遇着一個Feuerländer人，送他一方紅布，看他作什麼用。他並不製衣服，把這布撕成細條兒，送給同族，作身上的裝飾。後來遇着澳洲土人，試試他，也是這個樣子。除了Eskimo人，非衣服不能禦寒外，其餘初民，大抵

看裝飾，比衣服要緊得多。

裝飾可分固着的活動的兩種：固着的，是身上刻文，及穿耳，鑲唇等。活動的，是巾，帶，環，鐲等。活動的裝飾裏面，最簡單的，是畫身。這又與幾種固着的裝飾有關係，恐是最早的裝飾。

除了Eskimo人，非全身蓋護，不能禦寒外，其餘未開化民族，沒有不畫身的。澳洲土人旅行時，攜一個袋鼠皮的行囊，裏面必有紅黃白三種顏料。每日必要在面部，肩部，胸部，點幾點。最特除的，是Botokuden人：有時除面部，臂部，脛部外，全身塗成黑色，用紅色畫一條界線在邊上。或自頂至踵，平分左右；一半畫黑色，一半不畫。其餘各民族畫身的習慣，大略如左。

畫上去的顏色：是紅，黃，白，黑，四種；紅，黃，最多。

所畫的花樣：是點，直線，曲線，十字，交叉紋等；眼邊多用白色畫圓圈。
所畫的部位：是在額，面，項，肩，背，胸，四肢等；或全身。
畫的時期：除前述澳洲土人每日略畫外，童子成丁祝典，舞蹈會，喪期，均特別注意；如文明人着禮服的樣子。也有在死人身上畫的。
現在婦女用脂粉，外國馬戲的小丑抹臉；中國唱戲的講究臉譜，怕都是野蠻人畫身的習慣遺傳下來的。

他們爲畫的容易脫去，所以又有瘢痕與彫紋兩種。暗色的澳洲土人，與Mincopie人，是專用瘢痕的。黃色的Buschmänner，古銅色的Eskimo是專用彫紋的。

瘢痕是用火石，蚌殼，或最古的刀類，在皮膚上或肉際，割破。等他收口了，

用一種灰白色顏料塗上去。有幾處土人，要他瘢痕大一點，就從新創時起，時時把顏料塡上去；或用一種植物的質滲進去。

瘢痕的式樣：是點，直線，曲線，馬蹄形，半月形等。

所在的地位：是而胸，背，臂，股等。

時期：澳人自童子成丁的節日割起；隨年歲加增。Mincopie人，自八歲起；十六歲或十八歲就完了。

彫紋是在彫過的部位，用一種研碎的顏料滲上去；也有用烟煤或火藥的。經一次發炎，等全愈了，就現出永不褪的深藍色。

彫紋的花樣：在Buschmänner還簡單，不過刻幾條短的直線。Eskimo人的就複雜了。有曲線；有交叉紋；或用多數平行線作扇面式；或作平行線與平

列點，並在其間，作屈曲線，或多數正方形。

所彫的部位，是在面，肩，胸，腰，臂，脛等。

彫紋的流行，比瘢痕廣而且久。禮記王制篇：「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疏說：「題，額也。謂以丹青彫題其額。」是當時東南兩方的蠻人，都有彫文的習慣。又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應劭說：「常在水中，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墨子說：「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莊子說：「宋人資章甫以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似乎自商季至周季，越人總是有彫文的。水滸傳裏的史進，身上繡成九條龍。是宋元時代還有用彫文的。聽說日本人至今還有。歐洲充水手的人，也有臂上彫紋的。我於一九〇八年，在德國Leipzig的年市場，見

兩個德國女子，用身上彫紋，售票縱觀。我還藏着他們兩人的攝影片。可見這種裝飾，文明民族裏面，也還不免呢。

Botokuden人沒有瘢痕，也沒有彫紋；却有一種性質相近的固着裝飾：就是唇耳上的木塞子。這就叫作 Botopue，怕就是他們族名的緣起。他們小孩子七八歲，就在下唇與耳端穿一個釦狀的孔，鑲了軟木的圓片。過多少時，漸漸兒擴大，直到直徑四寸爲止。就是有瘢痕或彫紋的民族，也有這一類的裝飾：如 Buschmänner 的唇下鑲木片，或象牙，或蛤殼，或石塊；澳人鼻端穿小棍或環子；Eskimo人耳端挂環子。耳環的裝飾，一直到文明社會，也還不免。

從固定的裝飾過渡到活動的，是髮飾。各民族有剪去一部分的；有編成辮子，用象牙環，古銅環，束起來的；有編成髮束，用兎尾，鳥羽，或金屬釦作飾的；

有用赭石和了油或用蠟塗上，堆成餅狀的。現在滿洲人的垂辮，全世界女子的梳髻，都是初民髮飾的遺傳。

頭上活動的裝飾：是頭巾。凡是游獵民族，除Eskimo外，沒有不裹頭巾的。最簡單的用Pandance的葉卷成。別種或用皮條，或用袋鼠毛，植物纖維，編成。或用鴕鳥羽，鷹羽，七絃琴尾鳥羽，熊耳毛，束成。或用新鮮的木料，刻作鳥羽形，帶起來。或用繩子穿黑的漿果與白的猴牙相間；或用草帶綴一個鴕鳥蛋的殼，又插上鳥羽。或用袋鼠牙兩小串，分挂兩額。或用麻縷編成網式的頭巾，又從左耳至右耳，插上黃色或白色鸚鵡羽編成的扇。且有頭上戴一隻鷺鳥，或一隻鳥鴉的。各種民族的冠巾，與現今歐美婦女冠上的鳥羽或鳥的外廓，都是從初民的頭巾演成的。

其次頸飾有木葉捲成的，或海狗皮切成的帶子。有用植物纖維織成的，或獸毛織成的繩子。繩子上串的是Mangrove樹的子，紅珊瑚，螺殼，玳瑁，鳥羽，獸骨，獸牙等；也有用人指骨的。滿洲人所用的朝珠，與歐美婦女所用的頸飾，都是這一類。

其次腰飾：也有帶子，用樹葉，獸皮製成的。或是繩子，用植物纖維或人髮編成的。繩子上往往繫有腰袽：有用樹葉編成的；有用鴕鳥羽，或蝙蝠毛，或松鼠毛，束成的；有用短絲一排的；有用羚羊皮碎條一排，並綴上珠子或卵殼的。吾國周時有大帶素帶等，唐以後，且有金帶銀帶玉帶等，現今軍服也用革帶，都起於初民的帶子。又古人解說市字（即韍字），說人類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似是起於羞恥的意識。但觀未開化民族所用的腰袽，多用碎條，並沒有遮蔽

的作用。且澳洲男女合組的舞蹈會，未婚的女子有腰褂，已婚的不用。遇着一種不純潔的會，婦人也繫鳥羽編成的腰褂。有許多旅行家，說此等飾物，實因平日裸體，恬不爲怪，正借飾物爲刺激；與羞恥意識的說明恰相反。

至於四肢的裝飾，是在臂上脛上，繫著與頸飾同樣的帶子，或繩子。後來稍稍進化一點的民族，纔帶鐲子。

上頭所說的頸飾腰飾等等，Eskimo 都是沒有的。他們的裝飾品，是衣服：有裘；有衣縫上綴著的皮條，獸牙，骨類金類製成的珠子，古銅的小鐘。男子有一種上衣，在後面特別加長，狠像獸尾。

綜觀初民身上的裝飾，他們最認爲有價值的，就是光彩。所以 Feuerländer 人見了玻片，就拿去作頸飾。Buschmänner 得了銅鐵的環，算是幸福。他

們沒有工藝，得不到文明民族最光彩的裝飾品。但是自然界有許多供給：如海灘上的螺殼，林木上的果實與枝莖，動物的毛羽與齒牙，他們也很滿足了。

他們所用的顏色：第一是紅。Goethe曾說，紅色爲最能激動感情，所以初民很喜歡他。就是中國人古代尙緋衣，清朝尊紅頂，也是這個緣故。其次是黃；又其次是白是黑；大約冷色是很少選用。止有Eskimo人的唇鈕，用綠色寶石，是很難得的。他們的選用顏色，與膚色很有關係。膚色黑暗的，喜用鮮明的色：所以澳人與Mincopie人用白色畫身；澳人又用袋鼠白牙作頸飾。膚色鮮明的，喜用黑暗之色：所以Feuerländer人用黑色畫身；Buschmänner人用暗色珠子作飾品。

用鳥羽作飾品，不但取他的光彩與顏色，又取他的形式。因爲他在靜止

的時候，仍有流動的感態。自原人時代，直到現在的文明社會，永遠占着飾品的資格。其次螺殼；因爲他的自然形式，狠像用精細人工製成的，所以初民很喜歡他。但在文明社會，祇作陳列品的加飾了。

初民的飾品，都是自然界供給，因爲他們還沒有製造美術品的能力。但是他們已不是純任自然，他們也根据着美的觀念，加過一番工夫。他們把毛皮切成條子，把獸牙木果等排成串子，把鳥羽編成束子，或扇形，結在頭上，都含有美術的條件：就是均齊與節奏。第一條件，是從官肢的性質上來的。第二條件，是從飾品的性質上得來的。因爲人的官肢，是左右均齊，所以遇著飾品，也愛均齊。要是例外的不均齊，就覺得可笑或可驚了。身上的瘢痕與彫紋，偶有不均齊的，這不是他們不愛均齊；是他們美術思想最幼稚的時代，還沒有

見到均齊的美處。節奏也不是開始就見到的；是他們把獸牙或螺殼等在一條繩子上串起來，漸漸兒看出節奏的關係了。Botokuden人用黑的漿果與白的獸牙相間的串上，就是表示節奏的美麗。不過還是兩種原質的更換；別種獸牙與螺殼的排列法，或利用質料的差別，或利用顏色與大小的差別，也有很複雜的。

身上刻畫的花紋，與頸飾腰飾上獸牙螺殼的排列法，都是圖案一類；但都是附屬在身上的。到他們的心量漸廣，美的觀念寄託在身外的物品，才有器具上的圖案。

他們有圖案的器具，是盾，棍，刀，鎗，弓，投射器，舟，櫓，陶器，桶柄，箭袋，針袋等。圖案有用紅，黃，白，黑，櫻，藍等顏料畫的；有刻出的。

圖案的花樣：是點，直線，曲屈線，波紋線，十字，交叉線，三角形，方形，斜方形，卍字紋，圓形，或圓形中加點等。也有寫蝙蝠，蜴蜥，蛇，魚，鹿，海豹等全形的。寫動物全形，自是摹擬自然。就是形學式的圖案，也是用自然物或工藝品作模範：譬如十字是一種蜴蜥的花紋；梳形是一種蜂窠的凸紋；曲屈線相聯中狹旁廣的，是一種蝙蝠的花紋；雙層曲屈線中有直線的，是蝮蛇的花紋；雙鈎卍字，是 Cassinauhe 蛇的花紋；浪紋參黑點的，是 Anaconda 蛇的花紋；菱形參塡黑的四角形的，是 Lagunen 魚的花紋。其餘可以類推。因爲他們所摹擬的，是動物的一部分，所以不容易推求。至於所摹擬的工藝品，是編物：最簡單的陶器，勒出平形線，斜方線，都像編紋；有時在長槍上摹擬草籃的花紋，在盾上棍上摹擬帶紋結紋。也有人說，陶器上的花紋，是怕他過於光滑，不易把持，所以

刻上的。又有聯想的關係，因陶器的發明，在編物以後，所以瓶甕一類，用筐籃作模範。軍器的鋒刃，最早是用繩或帶繫縛在柄上；後來有膠法嵌法了，但是繩帶的聯想仍在，所以畫起來或刻起來了。Freiburg 的博物院中，有兩條澳人的鎗。他們的鋒，一是用繩縛住的；一是用樹膠黏住的。但是黏住的一條，也畫上繩的樣子，與那一條很相像。這就是聯想作用的證据。但不論爲把持的便利，或爲聯想的關係，他們既然刻畫得很精緻，那就是美術的作用。

初民的圖案，又很容易與幾種實用的記號相混：如文字，如所有權標誌，如家族徽章，如宗教上或魔術上的符號，都是。但是排列得很匀稱的，就不見得是文字與標誌。描畫得詳細，不是單有輪廓的，就不見得是符號。不是一家族的在一種器具上同有的，就不見得是徽章。又參考他們土人的說明，自然

容易辨別了。

圖案上美的條件，第一是節奏。單簡的，是用一種花樣，重複了若干次。複雜的，是用兩種以上的花樣，重複了若干次。就是文明民族的圖案，也是這樣。第二是均齊。初民的圖案，均齊的固然很多，不均齊的也很不少。例如澳人的三個狹盾，一個是在雙弧線中間塡曲屈線，左右同數，是均齊的。他一個，是兩方均用雙鈎的曲屈線，但一端三數，一端四數。又一個，是兩方均用Y紋，但一方二數，一方三數。爲什麼兩方不同數？因爲有一種動物的體紋是這樣，他們純粹是摹擬主義，所以不求均齊了。

圖案的取材，全是人與動物，沒有兼及植物。因爲游獵民族，用獵得的動物作經濟上的主要品。他們婦女雖亦捃拾植物，但作爲副品，並不十分注意。

所以刻畫的時候，竟沒有想到。

圖案裏面有描出動物全體的，這就是圖畫的發端。Eskimo人骨製的箭袋，竟彫成鹿形。又有兩個針袋：一個是魚形，又一個是海豹形。這就是造象的發端。

造象術是寒帶的民族擅長一點兒。如Hyperborä人有骨製的人形，魚形，海狗形等；Aleuten人有魚形，狐形等；Eskimo人有海狗形等：都彫得頗精工，不是別種游獵民族所有的。

圖畫是各民族都很發達。但寒帶的人，是刻在海象牙上；或用油調了紅的粘工，黑的煤，畫在海象皮上。所畫的除動物形外，多是人生的狀況：如雪舍，皮幕，行皮船，乘狗橇，用杈獵熊與海象等。據Hildebrand氏說，Tshuktschen

人，曾畫月球裏的人因爲他畫了一個戴厚帽的人，在一個圓圈的中心點。

別種游獵民族，如澳人，Buschmänner 人，都有摩崖的大幅。在鮮明的巖石上，就用各種顏色畫上。在黑暗的巖壁上，先用堅石劃紋，再塡上鮮明的顏色。也有先用一種顏色塡了底，再用別種顏色畫上去的。澳人有在木製屋頂上，塗上烟煤，再用指甲作畫的。又有在木製墓碑上，刻出圖象的。

澳人用的顏色，以紅，黃，白三種爲主。黑的用木炭，藍的不知出何等材料。調色用油。畫好了，又用樹膠塗上，叫他不褪。Buschmänner 人多用紅，黃，櫻，黑等色，間用綠色。調色用油，或血。

圖畫的內容，動物形象最多；如袋鼠，象，犀，麒麟，水牛，各種羚羊，鬣狗，馬，猿猴，鴕鳥，吐綬鷄，蛇，魚，蟹，蜴蜥，甲蟲等。也畫人生狀況：如獵獸，刺魚，逐鴕鳥，及舞

蹈會等。間亦畫樹，並畫屋，船等。

澳人的圖畫，最特別的，是西北方，上Glenelg山洞裏面的人物畫。第一洞中，在斜面黑壁上，用白色畫一個人的上半截。頭上有帽，帶著紅色的短線。面上畫的眼鼻很淸楚，其餘都缺了。口是澳人從來不畫的。面白，眼圈黑。又用紅線黃線，描他的外廓。兩隻垂下的手，畫出指形。身上有許多細紋，或者是瘢痕，或是皮衣。在他的右邊，又畫了四個女子，都注視這個人。頭上都帶着深藍色的首飾，有兩個帶髮束。第二洞中，有一個側面人頭的畫，長二尺，寬十六寸。第三洞中，有一個人的像，長十尺六寸。自頷以下，全用紅色外套裹着，僅露手足。頭向外面，用圈形的巾子圍着。這個像是用紅，黃，白三色畫的。面上止畫兩眼。頭巾外圈，界作許多紅線；又仿彿寫上幾個字似的。

Buschmänner的圖畫，最特別的是Hemon相近山洞中的盜牛圖。圖中一個Buschmänner的村落，藏着盜來的牛。被盜的Kaffern人追來了。一部分的Buschmänner人，驅着牛逃往他處；多數的拿了弓箭來對抗敵人。最可注意的，是Buschmänner人軀幹雖小，畫的筋力很强；Kaffern人雖然長大，但筋力是弱的。畫中對於實物的形狀的動作，很能表現出來。

這些游獵民族，雖然不知道現在的直線配景與空氣映景等法，但他們己注意於遠近不同的排列法，大約用上下相次來表明前後相次，與埃及人一樣。他們的寫象實物，很有可驚的技能。(一)因爲他們有銳利的觀察，與確實的印象。(二)因爲他們的主動機關，與感覺機關，適當的應用。這兩種，都是游獵時代生存競爭上所必需的。

在圖畫與彫象兩種以外，又有一種類似彫象的美術，是假面。是西北海濱紅印度人的製品。是出於不羈的想象力與上面所述寫實派的彫象與圖畫很有點不同。動物樣子最多，作人面的，也很不自然，故作妖魔的形狀。與西藏黃教的假面差不多。

初民的美術，最有大影響的是舞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操練式（體操式）；一種是游戲式（演劇式）。操練式舞蹈，最普及的是澳人的Corroboris。Mincopie人與Eskimo人，也都有類此的舞蹈。他們的舉行，最重要的是在兩族間戰後講和的時候。其他如果蓏成熟，牡蠣收獲，獵收豐多，兒童成丁，新年，病愈，喪畢，軍隊出發，與別族開始聯歡等，也隨時舉行。舉行的地方，或叢林中空地，或在村舍；Eskimo人有時在雪舍中間。他們的時間，總在月夜，又點上火

炬，與月光相映。舞蹈的總是男子；女子別組歌隊。別有看客。有一個指揮人，或用雙棍相擊，或足蹴發音盤，作舞蹈的節拍。他們的舞蹈，總是由緩到急。雖然到了最急烈的時候，但沒有不按著節拍的。

別有女子的舞蹈，大約排成行列，用上身搖曳；或兩脛展縮作姿勢。比男子的舞蹈，靜細得多了。

游戲式舞蹈，多有摹擬動物的，如袋鼠式，野犬式，鴕鳥式，蝶式，蛙式等。也有摹擬人生的：以愛情與戰鬥爲最普通。—澳人並有搖船式，死人復活式等。

無蹈的快樂，是用一種運動發表他感情的衝刺。要是內部衝刺得非常，外部還要拘束；就覺得不快。所以不能不爲適應感情的運動。但是這種運動，過度放任；很容易疲乏，由快感變爲不快感了。所以不能不有一種規則。初民

的舞蹈，無論活動到何等激烈，總是按著節奏；這是很合于美感上條件的。

舞蹈的快樂，一方面是舞人，又一方面是看客。舞人的快樂，從筋骨活動上發生。看客的快樂，從感情移入上發生。因看客有一種快樂，推想到擬人的鬼神也有這種感情，於是有宗教式舞蹈。宗教式舞蹈，大約各民族都是有的；但見諸記載的，現在還止有澳人。他們供奉的魔鬼，叫作 Mindi 常有人在供奉他的地方，舉行舞蹈。又有一種，在舞蹈的中間，擎出一個魔像的。總之舞蹈的起原，是專爲娛樂，後來纔組入宗教儀式；是可以推想出來的。

初民的舞蹈，多兼歌唱；歌唱的詞句，就是詩。但他們獨立的詩歌，也就不少。詩歌是一種語言，把個人內界或外界的感觸，向著美的目標，用美的形式表示出來。所以詩歌可分作兩大類：一是主觀的，表示內界的感情與觀念，就

是表情詩（Lyrik）。一是客觀的，表示外界的狀況與事變，就是史詩與劇本。這兩類都是用感情作要素；是從感情出來，仍影響到感情上去。

人類發表感情，最近的材料，與最自然的形式，是表情詩。他與語言最相近，用一種表情的語言，按著節奏慢慢兒念起來，就變爲歌詞了。尚書說：「歌永言。」禮記說：「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嘆之。」就是這個意思。Ehrenreich氏曾說Botokuden人，在晚上，把晝間的感想咏嘆起來，很有詩歌的意味。或說今日獵得很好；或說我們的首領是無畏的。他們每個人把這些話按著節奏的念起來；且再三的念起來。澳洲戰士的歌，不是說刺他那裏，就說我有什麼武器。竟把這種同式的語，疊到若干句。均與普通語言，相去不遠。

他們的歌詞，多局於下等官能的範圍，如大食大飲等。關於男女間的歌，也很少說到愛情的。很可以看出利己的特性。他總是爲自己的命運發感想；若是與他人表同情的，除了惜別與輓詞，就沒有了。他們的同情，也限於親屬；一涉外人，便帶有注意或仇視的意思。他們最喜歡嘲謔，有幸災樂禍的習慣；對於殘廢的人，也要用詩詞嘲謔他。偶然有出於好奇心的：如澳人初見瀛軍的噴烟，與商船的鷁首，都隨口編作歌詞。他們對於自然界的偉大與美麗，很少感觸；這是他們過受自然壓制的緣故。惟 Eskimo 人，有一首詩，描寫山頂層雲的狀況，是很難得的。他的大意如左：

「這很大的 Koonak 山在南方——我看見他；——這很大的 Koonak 山在南方——我眺望他；——這很亮的閃光，從南方起來，——我很驚訝。——在 Koo

nak 山的那面，——他擴充開來，——仍是 Koonak 山——但用海包護起來了。——看呵！他（雲）在南方什麼樣？——滾動而且變化；——看呵！他在南方什麼樣；——交互的演成美觀。——他（山頂）所受包護的海，——是變化的雲；——包護的海，交互的演成美觀。」

有些人，說詩歌是從史詩起的。這不過因爲歐洲的文學史，從 Homer 的兩首史詩起。不知道 Homer 以前，已經有許多非史的詩；不過不傳罷了。大約史詩、的發起，總在表情詩以後。澳洲人與 Mincopie 人的史詩，不過參雜節奏的散文；惟有 Eskimo 的童話，是完全按着節奏編的。

普通游獵民族的史詩，多說動物生活與神話；Eskimo 多說人生。他們的著作，都是單量的，（Ein Dimension）是線的樣子。他們描寫動物的性質，

往往說到副品爲止；很少能表示他特別性質，與奇異行爲的。說人生也是這樣，總是說好的壞的這些普通話；沒有說到特性的。說年長未婚的人，總是可笑的。說婦女，總是能持家的。說寡婦，總是慈善的。說幾個兄弟的社會，總是驕矜的，粗暴的，猜忌的。

Eskimo 有一篇小 Kagsagsuk 的史詩，算是程度較高的。他的大意如左：

「Kagsagsuk 是一個孤兒，寄養在一個窮的老嫗家裏。這老嫗是住在別家門口的一個小窖，不能容 K.。K. 就在門口偎着狗睡；時時受大人與男女孩童的欺侮。他有一日獨自出遊，越過一重山，忽然有求强的志願；想起老嫗所授魔術的咒語，就照式念着。有一神獸來了，用尾拂他；由他的身上排出許多海狗骨來，說這些就是阻礙他身體發展的。排了幾

次，愈排愈少，後來就沒有了。回去的時候，覺的很有力了。但是遇着別的孩童欺侮他，他還是忍耐着。又日日去訪神獸，覺得一日一日的强起來。有一回，神獸說道：「現在夠了！但是要忍耐着。等到冬季，海凍了，有大熊來，你去捕他。」他回去，有欺侮他的，他仍舊忍耐着。冬季到了，有人來報告：「有三個大熊，在冰山上，沒有人敢近他。」K.——聽到了，告他的養母要去看看。養母嘲笑他道：「好，你給我帶兩張熊皮來，可作褥子同蓋被。」他出去的時候，大家都笑看他。他跑到冰山上，把一隻熊打死了，擲給衆人，讓他們分配去。又把那兩隻都打死了，剝了皮，帶回家去，送給養母，說是褥子與蓋被來了。那時候鄰近的人，平日輕蔑他的，都備了酒肉，請他飲食，待他很懇切。他有點醉了，向一個替他取水的女孩子道謝的時候，

忽然把這個女孩子捋死了。女孩子的父母不敢露出恨他的意思。忽然一羣男孩子來了，他剛同他們說應該去獵海狗的話，忽然逼進隊裏，把一羣孩子都打死了。他們這些父母都不敢露出恨他的意思。他忽然復仇心大發了，把從前欺侮他的人，不管男女壯少，統統打死了。瞞了一部分苦人，向來不欺侮他的，他同他們很要好，同消受那冬期的儲蓄品。他挑了一隻最好的船，很勤的練習航海術；常常作遠遊，有時往南，有時往北。他心裏覺得很自矜了，他那武勇的名譽也傳遍全地方了。」

多數美術史家與美學家，都當劇本是詩歌最後的；這卻不然。演劇的要素；就是語言與姿態同時發表。要是用這個定義，那初民的講演，就是演劇了。初民講演一段故事，從沒有單純口講的，一定隨着語言，做出種種相當的姿勢。如

Buschmänner 遇着代何種動物說語，就把口做成那一個動物的口式。Eskimo的講演，述那一種人的話，就學那一種人的音調；學得很像。我們只要看兒童們講故事，沒有不連着神情與姿態的，就知道演劇的形式是很自然，很原始的了。所以純粹的史詩，倒是詩歌三式中最後的一式。

普通人對於演劇的觀念，或不在兼有姿態的講演，反重在不止一人的演作。就這個狹義上觀察，也覺得在低級民族，早已開始了。第一層，在Grönland有兩人對唱的詩，並不單是口唱，各做出許多姿態；就是演劇的樣子。而且這種對唱，在澳洲也是常見的。第二層，游戲式舞蹈，也是演劇的初步。由對唱到演劇，是添上地位的轉動。由舞蹈到演劇，是添上適合姿態的語言。講到內部的關係，就很不容易區別了。

Aleuten人有一齣啞戲。他的內容，是一個人帶着弓，作獵人的樣子；別一個人扮了一隻鳥。獵人見了鳥，做出很愛他，不願害他的樣子。但是鳥要跳了；獵人很著急，自己計較了許久，到底張起弓來，把鳥射死了。獵人高興得跳舞起來。忽然，他不安了，悔了，於是乎哭起來了。那隻死鳥又活了，化了一個美女，與獵人挽着臂走了。

澳洲人也有一齣啞戲；但有一個全劇指揮人，於每幕中助以很高的歌聲。第一幕，是羣牛從林中出來，在草地上游戲。這些牛，都是土人扮演的，畫出相當的花紋。每一牛的姿態，都很合自然。第二幕，是一羣人向這牧羣中來，用鎗刺兩牛：剝皮切肉，都做得很詳細。第三幕，是聽著林中有馬蹄聲起來了；不多時，現出白人的馬隊，放了鎗把黑人打退了；不多時，黑人又集合起來，衝過

白人一面來把白人打退了逐出去了。

這些啞戲，雖然沒有相當的詩詞，但他們編製，很有詩的意境。

在文明社會，詩歌勢力的伸張，半亦是印刷術發明以後，傳播便利的緣故。初民既沒有印刷，又沒有文字，專靠口耳相傳，已經不能很廣了。他們語音相同的範圍又是很狹。他們的詩歌，除了本族以外，傳到鄰近，就同音樂譜一樣了。

文明社會，受詩歌的影響，有很大的：如希臘人與Homer，意大利人與Dante，德意志人與Goethe，是最著的例。初民對於詩歌，自然沒有這麼大影響；但是他們的需要，也覺得同生活的器具一樣。Stokes氏曾說，他的同伴土人Aliago遇著何等對象，都很容易，很敏捷的構成歌詞。而且說，不是他一人

有特別的天才，凡澳人普通如此。Eskimo人，也是各有各的詩。所以他們並不什麼樣的崇拜詩人；但是對於詩歌的價值，是普通承認的。

與舞蹈詩歌相連的，是音樂。初民的舞蹈，幾乎沒有不兼音樂的。彷彿還偏重音樂一點兒。Eskimo舞蹈的地方，叫作歌場（Quaggi）；Mincopie 人的舞蹈節，叫作音樂節。

初民的唱歌，偏重節奏，不用和聲。他們的音程也很簡單，有用三聲的，有用四聲的，有用六聲的；對於音程，常不免隨意出入。Buschmänner 的音樂天才，算是最高；歐人把歐洲的歌，教他們，他們很能仿傚。Lichtenstein 氏還說很願意聽他們的單音歌。

他們所以偏重節奏的原故：一，是因他本用在舞蹈會上；二，是樂器的關

係。

初民的樂器，大部分是爲拍子設的。最重要的是鼓，惟 Botokuden 人沒有這個；其餘都是有一種，或有好幾種。最早的形式，怕就是澳洲女子在舞蹈會上所用的，是一種綳緊過的袋鼠皮，平日還可以披在肩上作外套的；有時候把土捲在裡面。至於用獸皮綳在木頭上面的作法，是在 Melanesier 見到的。澳北 Queenländer 有一種最早的形式，是一根堅木製成的粗棍；打起來聲音很强。這種聲杖，恰可以過渡到 Mincopie 人的聲盤。聲盤是舞蹈會中指揮人用的，是一種盾狀的片子，用堅木製成的；長五尺，寬二尺；一面凸起，一面凹下；凹下的一面，用白堊畫成花紋。用的時候，凹面向下；把窄的一端嵌入地平，指揮人把一足踏住了；爲加增嘈音起見，在寬的一端，墊上一塊石頭。Eskimo

人用一種有柄的扁鼓：他的箍與柄，都是木製，或用狠的腿骨製他的皮，是用海狗的，或馴鹿的；直徑三尺；用長十寸粗一寸的棍子打的。Buschmänner 的鼓，荷蘭人叫作 Rommelpott，是用一張皮繃在開口的土瓶，或木桶上面，用指頭打的。

Eskimo人，Mincopie人，與一部分的澳洲人，除了鼓，差不多沒有別的樂器了。獨有澳北Port Essington土人有一種簫，用竹管製的；長二三尺；用鼻孔吹他。Botokuden人沒有鼓，有兩種吹的樂器：一是簫，用 Taquara 管製的，管底穿幾個孔；是婦女吹的。一是角，用大帶獸的尾皮製的。

Buschmanner 有用絃的樂器。有幾種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一種叫 Guitare，是從非洲黑人得來。一種壺盧琴，從Hottentotten得來。壺盧琴是木製

的底子，綴上一個壺盧，可以加添反響；有一條絃，又加上一個環，可以申縮他顫聲的部分。止有Gora，可信是Buschmänner固有的，最早的絃器：他是弓的變形。他有一絃，在絃端與木槽的中間，有一根切成薄片的羽莖插入，這個羽莖，由奏樂的用脣扣着，憑着呼吸去生出顫動來，如吹洞簫的樣子。這種由口氣發生的諧聲，一定很弱；他那拿這樂器的右手特將第二指插在耳孔，給自己的聲覺強一點兒。他們奏起來，竟可到一點鐘的長久。

總之初民的音樂，唱歌比器樂發達一點。兩種都不過小調子；又是偏重節奏，那諧聲是不注意的。他那音程，一，是比較的簡單；二，是高度不能確定。

至於音樂的起原，依達爾文說，是我們祖先在動物時代，借這個刺激的作用，去引誘異性的。凡是雄的動物，當生殖慾發動的時候，鳴聲常特別發展：

不但用以自娛，且用以求媚於異性。所以音樂上的主動與受動，全是雌雄淘汰的結果。但誘導異性的作用，並非專尙柔媚，也有表示勇敢的。譬如雄鳥的美翅，固是柔媚的；牡獅的長鬣，卻是勇敢的。所以音樂上遺傳的，也有激昂一派，可以催起戰爭的興會。現在行軍的沒有不奏軍樂；据Buckler與Thomas所記，澳洲土人將要戰鬥的時候，也是把唱歌與舞蹈激起他們的勇氣來。

又如叔本華說各種美術，都有摹倣自然的痕迹，獨有音樂不是這樣；所以音樂是最高尙的美術。但据Abbé Dubos的研究，音樂也與他種美術一樣，有摹倣自然的。照歷史上及我們經驗上的證明，卻不能說音樂是絕對沒有摹倣性的。

要之音樂的發端，不外乎感情的表出。有快樂的感情，就演出快樂的聲

調。有悲慘的感情，就演出悲慘的聲調。這種快樂或悲慘的聲調，又能引起聽衆同樣的感情。還有他種鬱憤恬淡等等感情，都是這樣。可以說是人類交通感情的工具。——斯賓塞爾說：「最初的音樂，是感情激動時候加重的語調。」是最近理的。如初民的音樂，聲音的高度，還沒有確定，也是與語調相近的一端。

現在綜合起來，覺得文明人所有的美術，初民都有一點兒。就是詩歌三體，也已經不是混合的初型，早已分道進行了。止有建築術，游獵民族的天幕，小舍，完全爲避風雨起見，還沒有美術的形式。

我們一看他們的美術品，自然覺得同文明人的著作比較，不但範圍窄得多，而且程度也淺得多了。但是細細一考較，覺得他們所包含美術的條件：如節奏，均齊，對比，增高調和等等，與文明人的美術一樣。所以把他們的美術

與現代美術比較，是數量的差別，比種類的差別大一點兒；他們的感情是窄一點兒，粗一點兒；材料是貧乏一點兒；形式是簡單一點兒，粗野一點兒；理想的寄託，是幼稚一點兒。但是美術的動機，作用，與目的，是完全與別的時代一樣。

凡是美術的作爲，最初是美術的衝動。（這種衝動，是各別的：如音樂的衝動，圖畫的衝動，往往各不相干；不過文辭上可以用「美術的衝動」的共名罷了）。這種衝動，與游戲的衝動相件，因爲都沒有外加的目的。又有幾分與摹擬自然的衝動相件，因而美術上都有點摹擬的痕迹。這種衝動，不必到什麼樣的文化程度，纔能發生；但是那幾種美術的衝動，發展到什麼一種程度，卻與文化程度有關。因爲考察各種游獵民族，他們的美術，竟相類似：例如裝

飾，圖象，舞蹈，詩歌，音樂等，無論最不相關的民族，如澳洲土人與 Eskimo 竟也看不出差別的性質來。所以 Taine 的「民族特性」理論在初民還沒有顯著的痕迹。

這種彼此類似的原因，與他們的生活，很有關係。除了音樂以外，各種美術的材料與形式，都受他們游獵生活的影響。看他們的圖案，止摹擬動物與人形，還沒有採及植物，就可以證明了。

Herder 與 Taine 二氏，斷定文明人的美術，與氣候很有關係。初民美術，未必不受氣候的影響，但是從物產上間接來的。在文明人，交通便利，物產上已經不受氣候的限制；所以他們美術上所受氣候的影響，是精神上直接的。精神上直接的影響，在初民美術上，還沒有顯著的痕迹。

初民美術的開始，差不多都含有一種實際上目的：例如圖案是應用的便利；裝飾與舞蹈，是兩性的媒介；詩歌舞蹈與音樂，是激起奮鬥精神的作用；尤如家族的徽誌，平和會的歌舞，與社會結合有重要的關係。但各種美術的關係，卻不是同等；大約那時候舞蹈是最重要的。看西洋美術史：希臘的人生觀，寄在造象；中古時代的宗教觀念，寄在寺院建築；文藝中興時代的新思潮，寄在圖畫；現在人的文化，寄在文學；都有一種偏重的傾向。總之，美術與社會的關係，是無論何等時代，都是顯著的了。從柏拉圖提出美育主義後，多少教育家都認美術是改進社會的工具。但文明時代，分工的結果，不是美術專家，幾乎沒有兼營美術的餘地。那些工匠，日日營機械的工作，一點沒有美術的作用參在裏面，就覺枯燥的了不得；遠不及初民工作的有趣。近如 Morris 痛

恨於美術與工藝的隔離，提倡藝術化的勞動，倒是與初民美術的境象，有點相近。這是很可以研究的問題。

## 義務與權利

（在女子師範學校演講 八年十二月七日改定）

貴校成立於茲十載；畢業生之服務於社會者，甚有聲譽。鄙人甚所欽佩。今日承方校長屬以演講。鄙人以諸君在此受教，是諸君之權利，而畢業以後卽當任若干年教員，卽諸君之義務，故願爲諸君說義務與權利之關係。權利者，爲所有權自衛權等，凡有利於己者，皆屬之。義務則凡盡吾力而有益於社會者皆屬之。

普通之見，每以兩者爲互相對待，以爲旣盡某種義務，則可以要求某種權利，旣享某種權利，則不可不盡某種義務。如買賣然，貨物與金錢，其值相當

是也。然社會上每有例外之狀况，兩者或不能兼得，則勢必偏重其一。如楊朱爲我，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德國之斯梯納（Stirne）及尼采（Nietsche）等，主張惟我獨尊，而以利他主義爲奴隸之道德。此偏重權利之說也。墨子之道，節用而兼愛；孟子曰，生與義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此偏重義務之說也。今欲比較兩者之輕重，以三者爲衡。

（一）以意識之程度衡之。下等動物，求食物，衛生命，權利之意識已具；而互助之行爲，則於較爲高等之動物始見之。昆蟲之中，蜂蟻最爲進化。其中雄者能傳種而不能作工。傳種既畢，則工蜂工蟻刺殺之，以其義務無可再盡，即不認其有何等權利也。人之初生，即知吮乳，稍長則飢而求食，寒而求衣，權利之意識具，而義務之意識未萌。及其長也，始知有對於權利之義務。且進而有公

爾忘私，國而忘家之意識。是權利之意識，較爲幼稚，而義務之意識，較爲高尚也。

（二）以範圍之廣狹衡之。無論何種權利，享受者以一身爲限；至於義務，則如振興實業推行教育之類，享其利益者其人數可以無限。是權利之範圍狹而義務之範圍廣也。

（三）以時效之久暫衡之。無論何種權利，享受者以一生爲限。即如名譽，雖未嘗不可認爲權利之一種，而其人既死，則名譽雖存而所含個人權利之性質，不得不隨之而消滅。至於義務，如禹之治水，雷綏佛（Lessevs）之鑿蘇彝士河，汽機電機之發明，文學家美術家之著作，則其人雖死而効力常存。是權利之時効短而義務之時効長也。

由是觀之。權利輕而義務重。且人類實爲義務而生存。例如人有子女。卽生命之派分，似卽生命權之一部。然除孝養父母之舊法而外，曾何權利之可言？至於今日，父母已無責備子女以孝養之權利，而飲食之教誨之，乃爲父母不可逃之義務。且列子稱愚公之移山也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雖爲寓言，實含至理。蓋人之所以有子孫者，爲夫生年有盡，而義務無窮，不得不以子孫爲延續生命之方法，而於權利無關。是卽人之生存爲義務而不爲權利之證也。

惟人之生存，既爲義務，則何以又有權利？曰，盡義務者在有身，而所以保持此身使有以盡義務者，曰權利。如汽機然，非有燃料，則不能作工。權利者，人身之燃料也。故義務爲主而權利爲從。

義務爲主，則以多爲貴。故人不可以不勤。權利爲從，則適可而止。故人不可以不儉。至於捐所有財產以助文化之發展，或冒生命之危險而探南北極試航空術，則皆可爲善盡義務者。其他若厭世而自殺，實爲放棄義務之行爲，故倫理學家常非之。然若其人既自知無再盡義務之能力，而坐享權利，或反以其特別之疾病若罪惡，貽害於社會，則以自由意志而決然自殺，亦有可諒者。獨身主義亦然，與謂爲放棄權利，毋甯謂爲放棄義務。然若有重大之義務，將竭畢生之精力以達之，而不願爲室家所累，又或自忖體魄在優種學上者不適於遺傳之理由，而決然抱獨身主義，亦有未可厚非者。

今欲進而言諸君之義務矣。聞諸君中頗有以畢業後必盡教員之義務爲苦者。然此等義務，實爲校章所定。諸君入校之初，既承認此校章矣。若於校

中既享有種種之權利，而竟放棄其義務，如負債不償然，於心安乎？畢業以後，固亦有因結婚之故而家務校務不能兼顧者。然胡彬夏女士不云乎？「女子盡力社會之暇，能整理家事，斯爲可貴。」是在善於調度而已。我國家庭之狀況，煩瑣已極，誠有使人應接不暇之苦。然使改良組織，日就簡單，亦未嘗不可分出時間以服務於社會。又或約集同志組織公育兒童之機關，使有終身從事教育之機會，亦無不可。在諸君勉之而已。

## 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之關係（在北京高等師範國文部演說）

今天承諸君邀來演講；但是這幾日很忙，沒有時候預備，恐怕說來沒有系統，先請諸君原諒。今日既是國文學會開會，我提出三個問題：第一，高等師範國文部的國文是什麼性質？第二，國文和外國文有什麼關係？第三，國文和

各科學有什麼關係？

國文分二種：一種實用文，在沒有開化的時候，因生活上的必要發生的；一種美術文，沒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時候不能不有的。

實用文又分兩種：一種是說明的。譬如對於一樣道理，我的見解與人不同，我就發表出來，好給大家知道。或者遇見一件事情，大家討論討論，求一個較好的辦法。或者有一種道理，我已知道，別人還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發表出來，如學校的講義就是。一種是敍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會的現象，我已見到，他人還沒有見到的，因用文章敍述出來，如科學的記述和一切記事的文章皆是。

美術文又分兩種：一種有情的，一種無情的。有情的文章，是自然而然。野

蠻人唱的歌，有自然的音調，同說話截然不同；並且混了多少比喻形容的詞，決不能拿邏輯去範圍他的。後來慢慢發達，就變作詩詞曲等等了。無情的又分數種：一種是客套的。我和那個人實在沒有什麼感情，可是在同一社會，不能不表示同情。如初遇見一個人，不能不說幾句客氣話。遇見人家有婚喪的事，不能不賀弔幾句。中國尺牘上什麼「辰維……」「敬請……」等等，就是此類。一種是賣錢的，如壽序，墓誌銘等，作的人同那生的死的都沒有什麼關係，可是爲自己生活問題，不能不說幾句好話。蔡中郎韓昌黎和現代古文大家的文集裏，就有許多是這類的文章。又如書契師爺的筆墨，也是此類。一種是技巧的。作一篇文章，滿紙的奇字奧句故意叫人不認得，不理會。我聽人說：「有人作文章，作好了以後，拿說文上本字去改他。」我有一時作八股文

很喜歡用經傳釋詞上的古字，古書疑義舉例上的古句，好像同人開頑笑一樣。又譬如作「五言八韻」的律詩，故意用些不容易對的聯子取巧，其實一句同一句全不相聯。如「月到中秋分外明，」只許用一個「月」一個「中秋，」又拉了多少「月」和「中秋」的典故塡進去。又譬如詩鐘，出一個「粉筆」和「袁世凱」一個「菊」字和一個「靜」字，或則分詠，或則嵌字。這種並不是應酬文章，實在不過一種技巧。好像象牙上刻得狠精細的花紋，或者一個圖章上刻一篇蘭亭序，實在沒有什麼好看，不過知道他不容易就是了。

以上所說種種，那一種合於高等師範國文部的國文性質呢？國文部的畢業生，是教中學校或師範學校學生的，這些學生若是專要做文學家的，我

們就教他有情的美術文。若是要做技巧家的，我們就教他技巧的文章。若是要學文章賣錢的，我們就教他諛墓文怎麼做，壽序怎麼做。可是這些學生都是研究學問的，是將來到社會上做事的。因研究學問的必要，社會生活上的必要，我們不能不教他實用文。

學生的國文既應以實用爲主，可是文體應該用白話呢？或則用文言呢？有許多原因，我們不能不主張白話。

譬如現在作一篇壽序，自然要做文言，并且要作駢文纔好。不然就覺得不容易敷衍了。若是要發表自己的思想敘述科學的現象那就是白話有什麼不可呢？吳稚暉先生說：「文言比白話容易。白話一定要聯絡，要有條理。若文言，因有一種讀慣的腔調，只要讀得順口，便有一種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

覺得是了。」譬如「五言八韻」的試帖詩，可以說是不通的文章；但是我們按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念去不覺不通了。又譬如用人名對人名，顏色對顏色的文章，好像美術上圖案一樣，我們撇蘭畫竹不能一筆挨一筆或者二三筆相同。若是圖案就不然，如窗戶兩扇，一定相同；這邊有一盆花，那邊一定也要一盆花。北方糊房子的花紙外國製的地氈，不都是重複的麼？從前有一個考試的笑話；一篇文章，從頭至尾，都寫「之」字。圖案的文章，就同這個差不多，所以他沒有內容。若是我們要發表自己的意見敍述科學的現象，那自然不能用沒有內容的圖案文章了。

并且文學用白話不是現在中國才發生的。歐洲十六世紀以前都用拉丁文。就是主張實用科學的培根也還用拉丁文著書，其他可想而知了。徐宗

教改革時代，路德等用國語翻譯新舊約，後來又有多數國民文學家主張國民文學，便一概用國語了。又如德國十八世紀以前，崇尚法語，幾乎不認德語有文學上價值；後來雷興等提倡用德語著書，居然自成一種文學了。所以現在科學，就只有動植物醫術上的名詞，是拉丁文，其餘一概不用。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卽如我們中國的司馬遷是人人很崇拜的。假使現在有一個司馬遷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記不抄襲尚書，尚書上「欽」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他的句調。因爲他作史記是給當時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當時的白話。後來如程朱陸王的語錄，完全用白話，不像揚雄模仿論語的樣子。因爲白話實在能夠發表他自己正確的意見。又如後來施耐菴的水滸，曹雪芹的紅樓夢，都

不模仿唐人小說，可是他的價值還是不錯。所以我們現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種圖案的文章；凡是記述說明必要用白話纔對。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了這個趨勢。現在高等師範聯合會通過「用國語」一條；這邊高師亦有國語班；聽說教育部決定中學國文兼采白話文；將來白話文的發達，狠有希望了。

第二問題，是國文和外國文的關係。嚴又陵作天演論的序，曾說道；「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文字語言者不能也。」這可見研究外國語，是很有益於國文的。治國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試問文字都是從簡單的起，爲甚麼「一」「二」「三」的古文反作「弌」「弍」「弎」呢？我從前也很不明白。後來在法國貝爾慈所著

的古代文字史中看見秘魯的繩文，纔恍然大悟。他摹了兩種繩文：一是在一根木棍上掛了許多平行的繩子。其中幾根是有結的，結有大有小，（原注參看第一圖茲從略。）我國易經說，「上古結繩而治」，鄭康成的註證是「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就是這個繩文的樣子了。一是在一根帶着粗枝的木棍上掛了許多絲束。絲有紅黃藍綠紫各種顏色，也有一束中用兩種顏色的。有掛在棍上的，也有掛在枝上的，（原注參看第二圖茲從略。）這帶着粗枝的木棍我們叫作「弋」。「弌」「弍」「弎」等字，就是弋上掛一束兩束三束的樣子，這就是我國的繩文。那時候或者也有畫到十幾束的，和秘魯一樣。但流傳到許叔重時代，止有這三個，所以「四」字下止有古文「𦉭」和籒文「亖」，便沒有从「弋」的了。又如治國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但是國

文的第一部文法書，便是二十年前馬眉叔先生著的文通，以前是沒有的。馬先生因學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種文法應用在國文上，纔能著這文通。要是學國文的人永遠不學外國文，怕就永遠沒有文法書。這不是國文和外國文狠有密切的關係麼？

第三問題，是國文和科學的關係。我知道高等師範學校，除國文和外國語外，尚有史地，數理，化學，博物等部，這都是科學，都是和國文有重要關係的。我不是說實用文，有記述和說明兩種麼？記述什麼？就是科學的現象。說明什麼？就是科學的理論。照舊法學國文的人，若是單讀幾本唐宋八大家文鈔，便只能作幾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讀了史記一類的史書，水經注一類的地理書，周髀一類的數學書，考工記一類的理學書，爾雅釋草木鳥獸蟲魚等篇和

本草綱目一類的博物書，便能作內容豐富的文了。何況新出的科學書和研究科學的方法，比古書豐富得多，豈不更有益於國文麼？況科學的作用，不但可以擴充國文的內容，並且可以鍛鍊國文家的頭腦。近代文學家查拉（Zola）主張科學的文學。他因爲科學本有兩種：一是觀察的，如星學等；一是實驗的，如化學等。而斷定文藝的性質與實驗的科學一樣。又如英國最有名的文學家，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但有人考出這些戲劇，全是實驗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作的。德國最有名的文學家是鞠台（Goethe），他是治哲學，和植物學，動物學，發明生物進化公例的。文學和科學的關係，不是狠有證据麼？

高等師範學校分了國文，外國語，科學等部，是分工的意義，也是通力合

作的意義。既不是互有高下。譬如眼，耳，鼻，舌，各有各的能力，血脈自相貫通，價值也是平等。若說會了國文，就可以菲薄外國文和科學，難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麼？我想國文部諸君必不如此，我不過說個笑話罷了。

## 國文之將來——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演說

今日是貴校毛校長與國文部陳主任代表國文部諸君要我演說，我願意把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尤願意把高等師範學校應當注意那一種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所以預擬了「國文之將來」的題目。

國文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白話與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占優勝的。

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

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譯的工夫，這是何苦來？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不覺得好笑麼？

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很像。現在應學的科學很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麼來得及呢？而且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的，他的境遇，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寫能讀，那能叫人人都費這許多時間呢？歐洲十六世紀以前，寫的讀的都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範圍擴張了，沒有許多時間來摹仿古人的話，漸漸兒都用本國文了。他們的中學校，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後來創設了一種

中學，不用希臘文。後來又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維新的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文。到近來，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見由間接的趨向直接的，是無可抵抗的，我們怎麼能抵抗他呢？

有人說：文言比白話有一種長處，就是簡短，可以省寫讀的時間。但是腦子裏繙譯的時間，可以不算麼？

有人說：文言是統一中國的利器，換了白話，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話，中國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並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來幫助他，那裏會分裂呢？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言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以外麼？

所以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尙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應用文，不過記載與說明兩種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見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經歷給別人看。後的是要把所見的眞僞善惡美醜的道理與別人討論。都止要明白與確實，不必加新的色彩，所以宜於白話。譬如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他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餘改的字很多，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難道記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麼？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後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宋儒也是如此。

可見記載與說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術文，大約可分爲詩歌，小說，劇本三類。小說從元朝起，多用白話。劇本，元時也有用白話的，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更不必說了。詩歌，如擊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話，現在有幾個人，能做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可以用白話的。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象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圖畫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七言律詩，與駢文，音調鏗鏘，合乎調適的原則，對仗工整，合乎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

至於高等師範的學生，是預備畢業後，作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的教習的。中學校的學生，雖然也許讀幾篇美術文，但練習的文，不外記載與說明兩種。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小學校教習的預備，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照這麼看起來，高等師範學校的國文，應該把白話文作為主要，至於文言的美術文，應作為隨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學了。

## 在國語講習所的演說 九年六月十三日

為什麼要有國語？一是對于國外的防禦；一是求國內的統一。現在世界主義漸盛，似無國外防禦的必要，但我們是弱國，且有強鄰，不能不注意。國內的不統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響。

也有人說，我們語言雖然不統一，文字是統一的。但言文不一致的流弊

很多。

用那一種語言作國語？有人主張用北京語。但北京也有許多土語，不是大多數通行的。有主張用漢口話的（章太炎）。有主張用河南話的，說洛陽是全國的中心點。有主張用南京話的，說是現在普通話就是南京話，俗語有「藍青官話」的成語。藍青就是南京。也有主張用廣東話的，說是廣東話聲音比較的多。但我們現在還沒有一種方言比較表，可以指出那一地方的話是確占大多數，就不能武斷用那一地方的。且標準地方最易起爭執，即如北京是現在的首都，以地方論，比較的可占勢力，但首都的話，不能一定有國語的資格。德國的語言，是以漢堡一帶為準；柏林話算是土話。北京話沒有入聲，是必受大多數反對的。

所以國語的標準，決不能指定一種方言，還是用吳稚暉先生「近文的語」作標準，是妥當一點。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就是這一體。

提倡國語的次序　我們想造成一種國語，從那裡下手呢？第一是語音，第二是語法，第三是國語的文章。

語音　近三十年有許多人造簡字，或仿日本假名，或仿歐洲速記法，最流行的，要算是王照君的字母；但同時並立的很多。民國元年，教育部特開了一個讀音統一會，議決注音字母三十九個。在我個人意見：國音標記，最好是兩種方法：一是完全革新的，就是仍用拉丁字母，從前教會中人已經用過了，日本也有這一種拼音法。一是爲接近古音起見，簡直用形聲字上聲的偏旁，來替代一切合體的字，大約至多用一千字，也就足了。第一法是有許多人主

張的。第二法是我的私見；因爲用這個方法，教授時有的便利，可以從古篆學起，學一字就懂這一字的所以這樣寫法，又許多字所以同一個音，覺得很有趣味，一定容易記得。但後來讀音統一會議定的，却是這兩法中間的一法。既然經過什麼正式的會議議決的，比較的容納多數意見，總勝于私人閉門造車的了。這三十九母雖然以北音爲主，但是有入聲有濁音，可算是南北音都有的。他所收不進的音，還可以加閏音，這也算很便當了。

這些字母所以名「注音字母」的緣故，是不許獨立的，因爲中國異義同音的字太多，怕得容易含混。但既有了簡字，還要人人學那很複雜的字，也是不合人情，只要在不致誤會的範圍內去行用，也是自然而然的。現在如國語統一籌備會所議定「詞的區號」，曾彝進君設旗語時所加傍旁的記號，左貫

文君錢玄同君所研究舊字的省筆，都是救際的方法。

我想現在先可應用在譯名上。歐文的固有名詞，向來用舊字譯的，很繁很不畫一。若照日本人用假名譯西音的辦法，規定用國音某字母代西文某字母；有缺的，在音近的字母上加一點記號，如國語統一籌備會所議決已母加，讀若厄的辦法，是最便當不過的了。

這種辦法不必經部定的手續，也不必公約，儘可自由試驗。我若譯音，一定要用這個方法；但附一個國音簡字與西文字母對照表就比許多中國字的譯名，或直寫西文，或於中字譯名下又注西文的都簡便一點。

語法　中國人本來不大講文法。古文的文法，只有馬氏文通一部；白話的文法，現在還沒有成書的。但是白話的文法，比古文簡一點兒，比西文更簡

一點兒。懂得古文法的人，應用他在國語上，不怕不夠；懂得西文法的人，應用他在國語上，更不患不夠。先講詞品。西文的冠詞名詞代名詞與靜詞，都分陰陽中三性，一多兩數。我們的語言，是除了代名詞有一多的分別外，其他是沒有這種分別的。近來有人對于第三位的代名詞，一定要分別，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覺得這種分別的是沒有必要。譬如說一男一女的事，如用他字與她字才分別他們，固然恰好。若遇著兩男或兩女的，這種分別還有什麼用呢？歐語的數詞，十三到十九，單數都在十數前，二十一起英法是單數在十數後，德語仍是單數在前，但是百數仍在十數後，千數仍在百數後，就不一律了。最奇怪的法文從七十起，沒有獨立的名：七十就叫六十同十，七十一七十二等等就叫六十同十一，六十同十二等等。到了八十，就叫作四個二十；到了

九十一九十二，就叫作四個二十同十一，四個二十同十二等等。何等累贅！我們所用的數詞，一切都按著十進，簡便多了。靜詞的級數，動詞的時間，止要加上更，最，或已，將等字，沒有語尾變化。句法止主詞在前，賓詞在後，語詞在中間，差不多沒有例外。文言上還有倒句，如「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等，語言並這個都沒有。要是動詞在名詞後，定要加一個將字在名詞前，彷彿日本語的遠字，西文的有字。又文言中天圓地方山高水長等，名字與靜詞間不加字，在白話上總有一個是字，與西文相像。胡君適之曾作「國語的進化」一篇，載在第七卷三號的新青年上，很舉了幾種白話勝過文言的例。聽說他著的國語法，不久可以出板，一定可以作語法的標準。

語體文　文章的開始，必是語體；後來為要便于記誦，變作整齊的句讀，

抑揚的音韻，這就是文言了。古人沒有印刷，抄寫也苦繁重，不得不然。孔子說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就是這個緣故。但是這種句調音調，是與人類審美的性情相投的，所以愈演愈精，一直到六朝人駢文，算是登峰造極了。物極必反，有韓昌黎柳柳州等提倡古文，這也算文學上一次革命，與歐洲的文藝中興一樣。看韓柳的傳誌，很看得出表示特性的眼光與手段，比東漢到唐初的碑文進步得多了。這一次進步，彷彿由圖案畫進爲山水畫實物畫的樣子；從前是拘定均齊節奏，與顏色的映照，現在不拘拘此等，要按著實物實景，來安排了。但是這種文體，傳到宋元時代，又覺得與人類的性情不能適應。所以又有水滸三國演義等語體小說與演義。羅貫中的思想與所描寫的模範人物，雖然不見得高妙；但把他所描寫的，同陳承祚的原文或裴注所引的各書對照，覺

得他的文體是顯豁得多。把水滸同唐人的文言小說比較，那描寫的技能，更顯出大有進步。這彷彿西洋美術，從古典主義進到寫實主義的樣子：繪影繪光，不像從前單寫通式的習慣了。但是許多語體小說裡面，要算石頭記是第一部。他的成書總在二百年以前。他那表面上反對父母强制婚姻，主强自由結婚。他反對肉慾，提倡眞摯的愛情，又用悲劇的哲學的思想來打破愛情的纏縛。他反對祿蠹，提倡純粹美感的文學。他反對歷代陽尊陰卑男尊女卑的習慣，說男汚女潔，又說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習氣，就壞了。他反對主奴的分別，貴公子與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對富貴人家的生活，提倡莊家人的生活。他反對厚貌深情，贊成天眞爛縵。他描寫鬼怪，都從迷信的心理上描寫，自己却立在迷信的外面。照這幾層看來，他的價值已經了不得了。這種表面的

長處還都是假象。他實在把前清康熙朝的種種傷心慘目的事實，寄託在美人香草的文字；所以說「滿紙荒唐言，一把酸心淚。」他還把當時許多瑣碎的事，都改變面目，穿插在裡面。這是何等才情！何等筆力！我看過的書，只有德國第一詩人鞠台所著的缶斯脫（Faust）可與比擬。缶斯脫是鞠台費了六十餘年的光陰漫漫兒著成的。表面上也講愛情，講宗教，講思想行爲的變遷，裡面寄託他的文化觀宇宙觀。成書後到此刻是九十年了，注釋的已經有數十家。大大學文學科教授，差不多都有講這個劇本的講義，還沒有定論，不是與我們那些紅樓夢索隱釋眞等等紛雜相像麼？石頭記是北京語，雖不能算是折衷的語體，但是他在文學上的價値，是沒有別的書比得上他，又是我平日間研究過的，所以特別介紹一回。

## 勞工神聖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甚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尅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

要羨慕那領乾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 工學互助團的大希望

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爲他的言論，他的舉動，都質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度。這個學會的會員，現又發起一個工讀互助團，他的宗旨與組織法，都非常質實。要是本著這個宗旨推行起來，不但中國青年求學問題有法解決，就是全中國最重大問題，全世界最重大問題，也不難解決。這眞是大有希望的。不過我覺得讀字不如學字的好，所以用學字。

請先講工字；西人有句格言，「人不是爲食而生，是爲生而食的。」我彷

他的語調造一句，「人不是爲生而工，是爲工而生的。」有一種作工的人，自己說是「謀生，」彷彿是爲生而工的憑據。但這是經濟界病的現狀，決非全部的人生觀。要是人僅僅爲生而工，那末，石器時代的工作很可以謀生，何必進而作銅器作鐵器呢？游獵的民族至今尚存，何必進而爲農業工業呢？就說是實業的工作都是有益於生存的，何必又進而爲純粹的科學哲學與美術呢？且如古語「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人到能工的時候，斷沒有再活百年的，爲什麼要作「百年之計」呢？文學家美術家的著作往往受同時人的揶揄，非笑，直到死後幾十年幾百年，纔受人崇拜。他們爲什麼要作這種工呢？試驗藥品，試驗飛艇飛機，探南北極，到荒僻地方採集博物標本，到野蠻社會考察野蠻民族狀況，往往失了生命；科學家的新發明，哲

學家的新主義，受舊社會反對，也往往失了生命。他們爲什麼要冒險作工呢？所以知道工是人生的天責，出於自然的衝動，決非是爲生活的慾望强迫而成的。

人類以外的動物都能作工，昆蟲中蜂蟻的工作是程度最高的。但他們一代傳一代總是這樣，是全靠本能的緣故。又如鸚鵡鴝鵒也能仿效人言，但他們聽一句說一句，不能變化，這還是本能的作用。人的作工是一時有一時的變化，一代有一代的進步。因爲人能學，所以學是工的預備，但是學與工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間接而又間接的。譬如學洗衣，學編織，學烹飯，學刷印，學製造小工藝，學販賣報紙及坐櫃，（這都是工讀互助團先擬試作的工，）是直接的。因這種工作上材料的關係，想研究礦物學與生物學；因動作的關係，

想研究力學因熱度色彩與化合化分的關係想研究熱學光學化學因計算的關係想研究數學經濟學因視覺味覺的關係想研究心理學因美觀的關係想研究美學因交際的關係想研究社會學這是間接的又如爲滿足求眞的志趣與預備高深的工作想研究純粹的科學哲學爲滿足審美的興味與調劑機械性工作的厭倦想研究文學及圖畫雕刻音樂等美術是間接而又間接的在工學互助團中除每日作工四時外均可來學是很方便的

小工業的時代各作各的工成績總是有限後來分工細了工業大大的進步這是互助的效果從前勞工與資本家反對勞工總是失敗後來同業的勞工連合起來一國中各業的勞工聯合起來各國各業的勞工聯合起來資本家不能不讓步了這也是互助的效果但是資本家與勞工還是對待還是

互競，所以工業上還免不了苦況。也有人說，貧富不平等的原因，就在教育不平等。一部分的人可以受高等教育，在學術上有點兒貢獻，但不是獨學便能成功，是靠多少師友的助力。況且學術爲公，政治上雖然有國界，學術研究沒有國界，所以能達到現在的程度；這是互助的效果。但是研究學術竟還是少數；有許多人進了小學不能進中學，進了中學不能進大學；少了許多人研究、學術的發展自然也受了限制了。要是經濟的組織大大改變，全世界做成一個互助團體，全世界的人沒有不是勞工，那工作的時間，一定都可以減少，那求學的機會，一定都可以平等，豈不是現在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一切解決，成了最幸福的世界麼？

凡事空話總不如實行，大的要從小的做起。要是我們空談世界主義，一

點沒有實行的預備，柏拉圖的「共和國」已經發表了三千年，不是至今還沒有實現麼？現在少年中國學會的工學互助團，是從小團體腳踏實地的做起。要是感動了全國各團體都照這樣做起來，全中國的最重大問題也可解決。要是與世界各團體連合起來，統統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問題也統統解決了。這豈不是最大的希望麼？

## 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

我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盡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勞力，是勞心，凡是有益於人類的生存，文化的進步的，都是。所需有兩種：一是體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學術是。現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

當的工;所以正當的工人，不能不特別勞苦，延長他工作時間。而且除了正當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勢力，把人類所需的過量攫取，過量的消耗。所以正當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體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點都沒有。這不是文化的大障礙麼？我們要除去這個障礙，就要先來實行工學並進的生活。

我的朋友李石曾君在法國時，曾同豆腐公司的幾位工人，發起一個勤工儉學會，每月印一篇勤工儉學傳，我也作過一首序。那時候，世界大戰，沒有結束，法國的工廠，很要工人。儉學會的學生，因爲家款匯不到，也加上了勤工的性質，到工廠去作工，試驗得也很有成效。所以李君回國後，約集同志，又設了幾處勤工儉學的預備學校。招中學畢業生，給他預備法語同工藝上的知

識，一年畢業畢業後送到法國去，很受法國工廠的歡迎。後來得了一個消息，說他們還有五百多工作的學生，可以安插，兼且與郵船公司商定，這五百學生的船票，可以減價。從此各地方苦學生，都想出去。好多是沒有預備過的，到了那邊，或是腦力太弱，或是法語太淺，或是工藝上知識太缺乏，一時沒有適宜的工作，或在法國預備，或別要籌學費，改爲純粹的儉學生，不免生出困難。所以那邊又來了幾個電報，說是送去的學生，要體力相當，與預備恰好的，纔是穩妥。因而華法教育會，重訂了勤工儉學生預備赴法章程幾條：

(一)凡勤工儉學生願赴法者，須在中國華法教育會所立之預備學校，至少肄業一年。

(二)在各預備學校肄業一年以上之學生，其畢業試驗時，各種科目及

格，且曾在工廠實習者，須在北京或上海由本會醫生檢驗身體，是否可以工作？檢驗合格者，得向本會報名赴法。

(三)報名時，須繳整裝費，川費及到法後度日費用等，共銀六百元。

這種條件，都是從新得的經驗上發生，是不得不然。但是照這種情形看來，留法的勤工儉學生，無論如何盡力擴張，那人數總有限的。(一)因法國工廠不能無限的收容。(二)因一年預備與六百元的費，也不是人人能出。不能不想出彌補此缺陷的方法。

到法國後，可以半工半學，難道在中國不能這樣辦麼？少年中國學會的王光祈君又想了一個「工讀互助團」的辦法，(我的意思想提議改讀字為學字，)在北京已經組織了三處。他的優點是：(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

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廠。(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時，有許多時間，可以求學。(三)設在學校左近，可以到校聽講；不能到校的，專請教員來講。(四)收入的，消費的，都由團體支配。各人於工作求學以外，不必分心，全憑自己的力量，用極少經費，極簡的方法，可以盡作工的責任，達求學的志願，實行互助的主義。這種便宜的事，恐尋不到第二件啊！我希望全國的苦學生，都在各地方組織起來。我希望全國作工的人，也能用這種方法，達他工餘求學的目的。我希望全國有力的人，助成學生工人組織這種團體。

自發明這個組織以後，可以到外國去的，就用勤工儉學會辦法；不能到外國去的，就用工學互助團辦法。勞動神聖，教育普及，眞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我所以特在九年一月一日的時事新報增刊篇幅上，用極誠懇的意

思，爲這兩團體介紹。

## 克卡撲氏社會主義史（Kirkup: History of Socialism）序

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如論語記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就是對內主均貧富，對外不取黷武主義，與殖民政策。禮運記孔子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孟子記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就是「汎勞動」主義。

中國又本有一種社會政策；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孟子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漢書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女修蠶織。」「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雖是偏着農業一方面，但不能不認爲社會政策的一種。後來宋儒常常想恢復井田，但總沒有什麼機會。

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纔輸入中國。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譯有「近世社會主義」等書。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

入的,載在新世紀日刊上。後來有心聲週刊簡單的介紹一點。俄國多數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關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用的書了。

克氏此書成於一八九二年,於社會主義的學說,敘述得頗詳。但是社會主義派最近的運動,自然有遺漏的,經關司於一九一三年增訂一回,加入的不少。雖然大戰以後,俄國新政府的設施,國際聯盟條約中勞工規約的討議,各國同盟罷工的勃起,礦山鐵道國有問題的要求,這些重大事變還沒有包在裏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實,很可以資考證了。

克氏關氏都是英國人，自然是穩健派。所以對於以前的社會主義，很有消極的批評。又如辯護家庭；辯護宗教；辯護中央與地方政府；甚且辯護英國的殖民政策；讀的人一定有嫌他們不徹底的。但是他們所敍述的，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很多。

在這部書裏面說，「現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認歷史——經濟的歷史在內——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之連續體，凡在連續線內的各種情形，都有種種特別的事實和傾向標明出來。」「一個時代的失敗，常指出以後一個時代成功的路道。」「我們討論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不獨當以歷史和人類爲準則，還須特別參考現在流行的各種勢力——工業的，政治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勢力。」很可以令我們猛省，知要實行這種主義，必要有各種的研

究。不是隨便拈出幾句話頭，鼓吹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說：「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苦痛。從前比國工人毫無知識，作工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既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常被壓制。」這不是我們工界的縮影麼？但是「最近幾十年來，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從英國採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採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則；從法國採入種種理想的趨向。」他的特點「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外，沒有能和他相比較的。」這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方法麼？

他敘工團主義的起源，說：「法國人發生三種觀念：一，工人階級在政治

上得不到救助；二，國會是一羣自謀私利的空談家，他們只要有官做或有賄得，他們就會犧牲他們向來的主義；三，中央政府是一個仇敵。」因而工團主義的觀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衆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團體，而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做鑛工，工程師，或製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工團主義是純粹工界的產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許多不著名的人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總是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很該注意的麼？

他說：「人類發展之中有兩種要素：是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

」又說「從現代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一定是漸進的，必先做一番預備功夫，使大多數人民的知識，道德，習慣，和組織，都合於一種更高的社會經濟的生活。」這就是工人教育問題。第一是學者加入；如「美國各大學校學生中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在德國各大學得過學位的。當一九一〇年，各校社會主義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國「費邊會在各地方組織支部……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別的大學裏面，都有支部。……近來聯合成一個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第二是特別的教育；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教育委員會，「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對於經濟學，歷史，文學，美術，社會主義，哲學，協作運動，工聯主義，政治學，和各種專門學科，共講演三千五百次。此外公開無數的音樂

會，歡迎會和演戲等。」「又有一種活動影片，也是用作傳播社會主義之用的。」「柏林有一個社會主義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每年有三十一個當選的年齡不同之男子和婦女教授普通史；社會史；憲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社會和工業的法律；演說術和作文法；新聞事業；和別的學科。」「設一個婦女部……預備各種小册子和別種印刷品，在婦女中分發。」「設法使青年和社會主義相接觸，組織六百五十五個地方委員專辦這一類事務。還辦一種特別的新聞紙，名爲勞働少年。在二百七十四處地方，設有少年圖書館。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舉行演講會四千五百次；開音樂會和歡迎會二千四百零五次；舉行旅行會博物院參觀會等等共一萬四千三百次。他又刊布小册子八十二萬五千份，分發國內各青年。」這不是我

# 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

（民國元年南京政府教育總長任內）

近日在教育部，與諸同人新草學校法令，以爲徵集高等教育會議之預備，頗承同志餉以讜論。顧關于教育方針者殊寡。輒先述鄙見以爲喤引，幸海內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別：曰隸屬於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爲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淸之季世，隸屬政治之教育，騰于敎育家之口者，曰軍國民教育。夫軍國民教育者，與社會主義僢馳，在他國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國則强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藉武力，勢難恢復。且軍人革命以後，難保

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將使軍人社會，永爲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者也。

雖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財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隸屬政治者，曰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爲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于普通學術，悉寓于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於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歐陸。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者也。

是二者，所謂强兵富國之主義也。顧兵可强也，然或溢而爲私鬭，爲侵略，

則奈何？國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強欺弱，而演貧富懸絕，資本家與勞動家血戰之慘劇，則奈何？曰敎之以公民道德。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揭者，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謂也。古者蓋謂之義。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禮大學記曰，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謂也。古者蓋謂之恕。自由者，就主觀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則亦當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觀。平等者，就客觀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則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觀。二者相對而實相成，要皆由消極一方面言之。苟不進之以積極之道德，則式吾同胞中，

固有因生稟之不齊，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與人平等而不能者。將一切恝置之，而所謂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無缺陷。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張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禹謂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謂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親愛之謂也。古者蓋謂之仁。三者誠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教育而至於公民道德，宜若可爲最終之鵠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猶未能超軼乎政治者也。世所謂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鵠的。最大多數者，積最少數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豐衣足食也，無災無害也，不外乎現世之幸福。積一人幸福而

爲最大多數其鵠的猶是。立法部之所評議，行政部之所執行，司法部之所保護，如是而已矣。卽進而達禮運之所謂大道爲公，社會主義家所謂未來之黃金時代，人各盡其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要亦不外乎現世之幸福。蓋政法之鵠的，如是而已矣；一切隸屬政法之敎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雖然，人不能有生而無死。現世之幸福，臨死而消滅。人而僅僅以臨死消滅之幸福爲鵠的，則所謂人生者有何等價值乎？國不能有存而無亡，世界不能有成而無毁，全國之民，全世界之人類，世世相傳，以此不能不消滅之幸福爲鵠的，則所謂國民若人類者，有何等價値乎？且如是，則就一人而言之，殺身成仁也，舍生取義也，舍己而爲羣也，有何等意義乎？就一社會而言之，與我以自由乎，否則與我以死，爭一民族之自由，不至瀝全民族最後之一滴血不已，

不至全國爲一大塚不已，有何等意義乎？且人既無一死生破利害之觀念，則必無冒險之精神，無遠大之計畫，見小利，急近功，則又能保其不爲失節墮行身敗名裂之人乎？諺曰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非有出世間之思想者，不能善處世間事，吾人卽僅僅以現世幸福爲鵠的，猶不可無超軼現世之觀念，況鵠的不止于此者乎？

以現世幸福爲鵠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則否。蓋世界二方面，如一紙之有表裏：一爲現象，一爲實體。現象世界之事，爲政治，故以造成現世幸福爲鵠的；實體世界之事，爲宗教，故以擺脫現世幸福爲作用。而教育者則立于現象世界，而有事于實體世界者也。故以實體世界之觀念，爲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爲其達于實體觀念之作用。

然則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區別何在耶？曰，前者相對而後者絕對；前者範圍于因果律，而後者超軼乎因果律；前者與空間時間有不可離之關係，而後者無空間時間之可言；前者可以經驗，而後者全恃直觀。故實體世界者，不可名言者也。然而既以是爲觀念之一種矣，則不得不強爲之名，是以或謂之道，或謂之太極，或謂之神，或謂之黑暗之意識，或謂之無識之意志。其名可以萬殊，而觀念則一。雖哲學之流派不同，宗教家之儀式不同，而其所到達之最高觀念皆如是。（最淺薄之唯物論哲學及最幼稚之宗教祈長生求福利者，不在此例。）

然則教育家何以不結合于宗教，而必以現象世界之幸福爲作用？曰，世固有厭世派之宗教若哲學，以提撕實體世界之故，而排斥現象世界。因以現

象世界之文明，爲罪惡之源，而一切排斥之者。吾以爲不然。現象實體，僅一世界之兩方面，非截然爲互相衝突之兩世界。吾人之感覺，旣託于現象世界，則所謂實體者，卽在現象之中，而必非滅乙而後生甲。其現象世界間，所以爲實體世界之障礙者，不外二種意識：一，人我之差別，二，幸福之營求是也，人以自衞力不平等而生强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貧富。有强弱貧富，而彼我差別之見起。弱者貧者，苦于幸福之不足，而營求之意識起。有人我則于現象中有種種之界畫，而與實體違。有營求則當其未遂爲無已之苦痛，及其旣遂，爲過量之要索，循環于現象之中，而與實體隔。能劑其平，則肉體之享受，純任自然，而意識界之營求泯，人我之見亦化。合現象世界各別之意識爲渾同，而得與實體吻合焉。故現世幸福，爲不幸福之人類到達于實體世界之一種作用，

蓋無可疑者。軍國民實利兩主義，所以補自衛自存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皆所以泯營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進以提撕實體觀念之教育。

提撕實體觀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極方面，使對于現象世界，無厭棄而亦無執著；積極方面，使對于實體世界，非常渴慕而漸進于領悟。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爲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

雖然，世界觀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與現象世界之關係，又非可以枯槁單簡之言說，襲而取之也。然則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爲津梁。此爲康德所

創造而嗣後哲學家未有反對之者也。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隨離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美術則即以此等現象爲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例如采蓮煮豆，飲食之事也，而一入詩歌，則別成興趣。火山赤舌，大風破舟，可駭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圖畫，則轉堪展玩。是則對于現象世界，無厭棄而亦無執著也。既脫離一切現象相對之感情，而爲渾然之美感，則即所謂與造物爲友，而已接觸于實體世界之觀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現象世界而引以到達于實體世界之觀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者也。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三者，爲隸屬于政治之教育。（吾國古代之道德教育，則間有兼涉世界觀者，

當分別論之。）世界觀美育主義二者，爲超軼政治之教育。

以中國古代之教育証之，虞之時，夔典樂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與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卿三物教萬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藝之射御，軍國民主義也。書數，實利主義也。禮爲德育，而樂爲美育。以西洋之教育証之，希臘人之教育爲體操與美術，即軍國民主義與美育也。歐洲近世教育家，如海爾巴德氏純持美育主義。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則純持實利主義者也。

以心理學各方面衡之，軍國民主義毗于意志；實利主義毗于知識；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觀則統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軍國民主義爲體育；實利主義爲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毗于德育；而世界觀則統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軍國民主義，世界觀，美育，皆為形式主義；實利主義，為實質主義；德育則二者兼之。

譬之人身：軍國民主義，筋肉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系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于神經系，而無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本此五主義而分配于各教科，則視各教科性質之不同，而各主義所占之分數，亦隨之而異。國語國文之形式，其依準文法者，屬于實利，而依準美詞學者，屬于美感。其內容則軍國民主義當占百分之十，實利主義當占其四十，德育當占其二十，美育當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觀則占其五。

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觀參之。

歷史，地理，實利主義也；其所敍述，得并存各主義。歷史之英雄，地理之險要及戰績軍國民主義也，記美術家及美術沿革，寫各地風景及所出美術品，美育也；記聖賢述風俗，德育也；因歷史之有時期，而推之于無終始，因地理之有涯涘，而推之于無方體，及夫烈士哲人宗教家之故事及遺蹟，皆可以爲世界觀之導線也。

算學，實利主義也，而數爲純然抽象者。希臘哲人畢達哥拉士以數爲萬物之原，是亦世界觀之一方面；而幾何學各種線體，可以資美育。

物理化學，實利主義也，原子電子，小莫能破，愛耐而幾，(Energy)範圍萬物，而莫知其所由來，莫窮其所究竟，皆世界觀之導線也；視官聽官之所觸，可以資美感者尤多。

博物學，在應用一方面，爲實利主義；而在觀感一方面多爲美感；研究進化之階級，可以養道德；體驗造物之萬能，可以導世界觀。

圖畫，美育也；而其內容得包含各種主義；如實物畫之於實利主義，歷史畫之於德育是也。其至美麗至尊嚴之對象，則可以得世界觀。

唱歌，美育也；而其內容，亦可以包含種種主義。

手工，實利主義也，亦可以興美感。

遊戲，美育也；兵式體操，軍國民主義也；普通體操，則兼美育與軍國民主義二者。

右之所著，僅具辜較，神而明之，在心知其意者。

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尙公，曰尙武，曰尙

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茲不贅。）可以不論。尙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尙實，卽實利主義也；尙公，與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有廣狹之異，而要爲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爲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証明之，以質于當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討論焉。

# 以美育代宗教說

（在北京神洲學會演講）

兄弟於學問界未曾爲系統的研究，在學會中本無可以表示之意見。惟既承學會諸君子責以講演，則以無可如何中，擇一於我國有研究價值之問

題，爲到會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說是也。夫宗教之爲物，在彼歐西各國，已爲過去問題。蓋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學者以科學的研究解決之矣。吾人遊歷歐洲，雖見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禮拜，此則一種歷史上之習慣。譬如前清時代之袍褂，在民國本不適用，然因其存積甚多，毀之可惜，則定爲乙種禮服而沿用之，未嘗不可。又如祝壽會葬之儀，在學理上了無價值，然戚友中既以請帖訃聞相招，勢不能不循例參加，藉通情愫。歐人之沿習宗教儀式，亦猶是耳。所可怪者，我中國既無歐人此種特別之習慣，乃以彼邦過去之事實作爲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討論。此則由於留學外國之學生，見彼國社會之進化，而誤聽教士之言，一切歸功於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勸導國人。而一部分之沿習舊思想者，則承前說而稍變之，以孔子爲我國之基督，遂欲組

織孔教，奔走呼號，視爲今日重要問題。自兄弟觀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構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爲三種：一曰知識；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蓋以吾人當未開化時代，腦力簡單，視吾人一身與世界萬物，均爲一種不可思議之事。生自何來？死將何往？創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術？凡此種種，皆當時之人所提出之問題，以求解答者也。於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於上帝；印度舊教則歸之梵天；我國神話則歸之盤古。其他各種現象，亦皆以神道爲惟一之理由。此知識作用之附麗於宗教者也。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慾望；由此慾望而發生一種利己之心。其初以爲非損人不能利己，故恃强凌弱，掠奪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後經驗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於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義。此意志作用

之附麗於宗教者也。又如跳舞唱歌，雖野蠻人亦皆樂此不疲；而對於居室雕刻圖畫等事，雖石器時代之遺蹟，皆足以考見其愛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爲誘人信仰之方法。於是未開化人之美術，無一不與宗教相關聯。此又情感作用之附麗於宗教者也。天演之例，由渾而畫。當時精神作用至爲渾沌，遂結合而爲宗教。又並無他種學術與之對，故宗教在社會上遂具有特別之勢力焉。迨後社會文化，日漸進步，科學發達，學者遂舉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學。日星之現象，地球之緣起，動植物之分布，人種之差別，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種古物諸科學證明之。而宗教家所謂吾人爲上帝所創造者，從生物進化論觀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實爲一種極小之動物，後始日漸進化爲人耳。此知識作用離宗教而獨立之證也。宗教家對於

人群之規則，以爲神之所定，可以永久不變，然希臘詭辯家，因巡遊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謂道德往往互相抵觸，已懷疑於一成不變之原則。近世學者據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之公例以應用於倫理，則知具體之道德不能不隨時隨地而變遷；而道德之原理，則可由種種不同之具體者而歸納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繹法，全不適用。此意志作用離宗教而獨立之證也。知識意志兩作用，既皆脫離宗教以外，於是宗教所最有密切關係者，惟有情感作用，卽所謂美感。凡宗教之建築，多擇山水最勝之處，吾國人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卽其例也。其間恆有古木名花，傳播於詩人之筆，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築也，恒有峻秀之塔，崇閎幽邃之殿堂，飾以精緻之造象，瑰麗之壁畫，構成黯淡之光線，佐以微妙之音樂。讚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詞，演說者必有雄辯

之素養，凡此種種，皆爲美術作用，故能引人入勝。苟舉以上種種設施而屏棄之，恐無能爲役矣。然而美術之進化史，實亦有脫離宗教之趨勢。例如吾國南北朝著名之建築，則伽藍耳；其雕刻，則造像耳；圖畫，則佛像及地獄變相之屬爲多；文學之一部分，亦與佛教爲緣。而唐以後詩文，遂多以風景人情世事爲對象；宋元以後之圖畫，多寫山水花鳥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諸祭祀。漢唐之吉金，宋元以來之名瓷，則專供把玩。野蠻時代之跳舞，專以娛神，而今則以之自娛。歐洲中古時代留遺之建築，其最著者率爲教堂；其雕刻圖畫之資料，多取諸新舊約；其音樂則附麗於讚美歌；其演劇亦排演耶蘇故事，與我國舊劇「目蓮救母」相類。及「文藝復興」以後，各種美術，漸離宗教而尙人文。至於今日，宏麗之建築，多爲學校，劇院，博物院；而新設之教堂，有美學

上價値者，幾無可指數。其他美術，亦多取資於自然現象及社會狀態。於是以美育論，已有與宗教分合之兩派。以此兩派相較，美育之附麗於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養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蓋無論何等宗教，無不有擴張己教，攻擊異教之條件。回教之謨罕默德，左手持可蘭經而右手持劍，不從其教者殺之。基督教與回教衝突，而有十字軍之戰，幾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舊教之戰，亦亘數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學佛者苟有拘牽教義之成見，則崇拜舍利受持經懺之陋習，雖通人亦肯爲之。甚至爲護法起見，不惜於共和時代，附和帝制。宗教之爲累，一至於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爲之也。鑒激刺感情之弊，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

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爲普遍性，決無人我差別之見能參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則不然。卽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遊之，人亦遊之；我無損於人，人亦無損於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與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園之花石，農事試驗場之水木，人人得而賞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臘之神祠，羅馬之劇場，瞻望賞歎者若干人，且歷若干年而價値如故。各國之博物院，無不公開者，卽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時供同志之賞覽。各地方之音樂會，演劇場，均以容多數人爲快。所謂獨樂樂不如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以齊宣王之惽，尙能承認之。美之爲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評，雖間亦因人而異，然不曰是於我爲美而曰是爲美。是亦以普遍性爲標準之一證也。美以

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畫之牛，韓幹所畫之馬，決無對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獅虎，人之所畏也；而蘆溝橋之石獅，神虎橋之石虎，決無對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實也，而吾人賞花，決非作果實可食之想。善歌之鳥，恆非食品。燦爛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審美之觀念對之，其價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對希臘之裸像，決不敢作龍陽之想；對拉飛爾若魯濱司之裸體畫，決不敢有周昉秘戲圖之想。蓋美之超絕實際也如是。且於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別之美而觀察之，則其義益顯。例如崇宏之美，有至大至剛兩種。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見天水相連，茫無涯涘。又如夜中仰數恆星，知一星爲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頓覺吾身之小雖微塵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爲所有。其至剛者，如疾風震霆，

覆舟傾屋，洪水橫流，火山噴薄，雖拔山蓋世之氣力，亦無所施，而不知何者爲好勝。夫所謂大也，剛也，皆對待之名也。今既自以爲無大之可言，無剛之可恃，則且忽然超出乎對待之境，而與前所謂至大至剛者肸合而爲一體，其愉快遂無限量。當斯時也，又豈尙有利害得喪之見能參入其間耶？其他美育中如悲劇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貪戀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離憂，均能特別感人。西廂記若終於崔張團圓，則平淡無奇；惟如原本之終於草橋一夢，始足發人深省。石頭記若如紅樓後夢等必寶黛成婚，則此書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動人者，正以寶黛之結果一死一亡，與吾人之所謂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之美，以不與事實相應爲條件。如人物之狀態，各部分互有比例。而滑稽畫中之人物，則故使一部分特別長大或特別短小。作詩則故爲不諧之

聲調。用字則取資於同音異義者。方朔割肉以遺細君，不自責而反自誇。優旃諫漆城不言其無益而反謂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皆與實際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要之美學之中其大別爲都麗之美，崇宏之美。（日本人譯言優美壯美。）而附麗於崇閎之悲劇，附麗於都麗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則其所以陶養性靈，使之日進於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陰騭，攻擊異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漸喪其純粹之美感爲耶？

## 讀周春嶽君「大學改制之商榷」

周君所引定案二條，爲校務討論會所提出者。其後經教育部改定，而於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頒修正之大學令，則第一條雖如舊（今之第八條，）而第二條則更定爲左之第二條第三條。

第二條。 大學分爲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

第三條。 設二科以上者，得稱爲大學；其但設一科者，稱爲某科大學。

周君主張加增中學年限，而不以大學設預科爲然，固亦持之有故。然吾國中學雖止四年，而合以前之小學四年，高等小學三年計之，實已爲十一年。德國之中學雖曰九年，而小學畢三年級者，可直入中學，合計實十二年，較我國多一年。法國之中學七年，而小學畢三年級者，亦可直入中學，合計實止十年，較我國乃少一年。其他英美日本各國，合中學小學年級計之，亦大抵不出十二年以上。而德國中學，分爲三種，實爲大學及高等學校之預備。法國中學，於後三年分四班，亦卽此意。是皆於中學中含兩種作用。（一）高等普通學，（二）高等專門教育之預備是也。德法之中學制，皆兼此兩種作用，故年限

較長。而我國及日本制，則偏重高等普通學，故年限較短；於大學則特設預科，（日本之高等學校，亦即大學之預科。）兩者各有所長。鄙意則以後者爲最便。蓋一國之中中學之數，必遠過於大學。入中學者，初不必皆入大學。若編入大學預科之課程於中學，則不便於不入大學之中學生。一也。我國教育，尚未發達，各地方之中學，程度至爲不齊。編入大學預科課程，畢業後亦往往不能直入大學，反不如設一預科以消息之。二也。中學之經費，出於各地方。大學之經費出於中央。（其私立者，亦必財力較厚。）於各地方驟增中學延長年限之經費，其縻費較多；而實行之期，不免參差。若在大學保存預科之制，則經費較少，而履行較易。三也。故預科之制，似無改革之必要。惟我國中小學年限，雖較法國多一年，而中學畢業生程度，遠不及法國學生。則（一）由我國興學未久，

教授多未合法。(二)由我國人學國文，既較西人爲難，而學外國語，則尤難於歐美各國人之互學。既於此二者倍蓰其日力，則他種科學，不免相形見絀也。若仿日本制，延長中學爲五年，當能較善。然如德國制，自小學以至大學畢業，不過十六年，而彼國學者，如阿斯佛爾等，尙病其過長，以爲於機械的學校中耗費青年服務社會之日力，至爲可惜。而我國現行學制自小學至大學畢業，已占十七年。若又增一年，則十八年矣。是否過長，此亦不可不研究者也。

周君又以通常大學專設文理二科爲不然。案此條爲鄙人所提議。鄙人之意，學與術雖關係至爲密切，而習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學也。雖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眞理爲的，終身以之。所兼營者，不過教授著述之業，不出學理範圍。法，商，醫，工，術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可有永久研究之興趣，而

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務於社會；轉以服務時之所經驗，促其術之進步。與治學者之極深研幾，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學爲基本，術爲支幹，不可不求其相應。故民國元年，修改學制時，主張設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設文科，設醫農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設理科。是年十月所頒之大學令第三條曰：「大學以文理二科爲主。須合於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爲大學。一，文理二科並設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醫農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即鄙人所草也。六年以來，除國立北京大學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爲法商等科。間亦兼設法科工科，均無議及文理二科者。足爲吾國人重術而輕學之證。至於兼設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學，則又以吾國人科舉之毒太深，陞官發財之興味本易傳染。故文理諸生，亦漸漬於法商各科之陋習。（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學術上之

興會，其專以陞官發財爲的者，本是陋習。）而全校之風氣，不易澄淸。於是有學術分校之議。鄙人以爲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兩者有性質之別，而不必有年限與程度之差。在大學則必擇其以終身硏究學問者爲之師，而希望學生於硏究學問以外，別無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專門則爲歸集資料，實地練習起見，方且於學校中設法庭商場等雛形，則大延現任之法吏技師以敎之，亦無不可。卽學生日日懸畢業後之法吏技師以爲的，亦無不可。以此等性質之差列，而一謂之「大，」一謂之「高，」取其易於識別，無他意也。然我國曾仿日本制，以高等學堂爲大學堂之預備。又現制高等專門學校之年限，少於大學三年或四年。社會上對於「大」字「高」字，顯存階級之見，不免誤會。故鄙人所提於校務討論會者，不持前說

而持一切皆爲大學之說。惟於分合之間調劑之。此則以文理兩科爲普通大學，而其他各科別稱某科大學之主張也。周君主張綜合不在一處之各科以爲大學，此不獨倫敦大學爲然，法國之大學亦多如此。在鄙人以爲無甚理由。若取其敎科之互相補充耶，則如德制之高等工商學校，並不組入大學，而其中有若干科目，任學生互聽。蓋各校自可有聯絡之作用，初不在乎綜合。若以爲增機關增經費耶，則未知各科不在一處之組合，有何等經費可省也。故鄙人以爲此皆無慮。惟鄙人雖有前議，且亦得校務討論會全體之贊同，而敎育部終不以爲然。故修正大學令，並不指定何科，而僅爲「專設一科」若「兩科以上」之規定，對於各方面無不可通。或如周君之意合六科七科而爲一大學，可也。或如元年舊令，設文理二科，或文法商三科，或理工理醫等二科，可

也。或如鄙人之議，專設文理二科，及別設工科法科等一科，亦可也。或如各種私立大學之專設法商二科，亦無不可也。使周君見此令，當釋然矣。

附錄周君原文如左：

大學改制之商榷（致太平洋雜誌記者）

記者足下：貴雜誌第六期附錄載有大學改制紀事。摘其定案，略如左之兩層。

一，大學年限定爲預科二年，本科四年。

二，通常大學專設文理二科，此外如法醫農工商各科，則別爲獨立之大學。其名爲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

大學教育之振興，本爲當務之急。吾人對於此次改制之舉，具有無限同情。特關於改革之方案，私衷尙難苟同。爰列抒所見，就正於時賢。

一，一國教育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有連接之關係者。故立學制，必具系統，以言改革，必察

全體。今吾國教育制度之全體，果稱完全而不應改革乎？僅改大學制度，而不通盤籌算學制全體，局部的改革果能收實效而應時代之要求乎？吾不能無疑。即以中學而論，大學教育，不能不賴中學根柢。使予所憶而不誤，則吾國今日中學年限，僅爲四年。此其於大學教育之基礎，不亦太薄弱乎？德國中學修業年限，甚至九年。英國制度，雖未劃一，大抵亦不下六年。日本中學五年，而進大學必須再經過三年之高等學校，總計可曰八年。雖以彼此小學修業年限大學程度之各有不同，其間不無有需酌量之處。然究未有如吾國中學年限之短至四年者。以四年之修業程度，而望其進受大學教育，不謂其根抵太淺，不可得矣。此則吾國學制上之缺陷，當亦留心教育之士所共認也。然當局明知四年中學之不足爲大學教育基礎，不思於修正全體學制系統，圖改良於中學本身，而別就大學上設備，爲補苴之計。於是而大學有預科二年之設。夫大學而設預科，以授預備教育，果爲得計乎？以予之所知，則英德法諸國大學，未聞設有所謂預科。日本今僅私立大學有此，而官立大學皆無此制。近年來大學改革，盛倡於日本，有主廢高等而於大

學設預科者，其議極少贊同。而以帝國大學當局反對尤甚。蘇格蘭從前中學教育不完備之時代，大學初年亦授預科教育。現在美國大學中，亦有所謂 College 者，是亦一種預科。英國教育界大家之前任大法官哈爾典卿，於其所著國民教育論（Afterway Problems, National Education, by Haldane）引其例以爲遺憾，而促英國之極力注重中學教育焉。蓋大學別設預科，多一番設備，卽增一重負擔。學課性質，參差組織複雜。以一大學專注心力於大學專門教育，猶虞不及，今復委以預備學科，以分其力，不亦大違分功之原則乎。而此外經費之增加，與夫學生多數收容之種種實際上困難問題，猶其次也。

爲之說者曰，預科之設，所以救各處送入大學學生程度不齊之弊，而免學生多費時間心力於該科非要之課也。能達此二層重要目的，則預科之得正可償其所失。則應之曰，以吾國土之大，教育行政之不劃一，各地中學卒業生之程度自多參差，實則此項現象在東西先進之國，亦所不免。然豈除設預科以外，卽別無法以維持大學教育基礎之標準乎？對於各地中學生之

授學者，而施以劃一之入學考試，卽可達此目的。至若第二層，則予以爲大學教育基礎之各項普通學科，無論於何科大學，皆有同等之必要。卽令欲於中稍示區別，則於中學之最後二年，各依所志分科授課，亦一簡便之變通辦法，並無俟於大學別設預科也。

二、通常大學專設文理二科。以外各科，別爲獨立大學。果爲良制乎？吾亦不能無疑。西文之大學（University）原意爲教授高等學術各科之綜合體。故言大學，卽聯想分科。分科無定，多多益善，大規模的集合組織，與分功之原則，相輔而行，現代文明社會之特徵也。歐美各邦大學，罕見限於文理二科。單科大學，其例亦絕鮮。德國之各項高等專門學校，亦難引爲例證。其程度卽令與大學分科相當，彼究未正式居大學之名也。日本學界久有單科大學之運動，然其議亦罕見採行。（以予之所知，則至今僅有大坂高等醫學校，改爲獨立醫科大學之一例。）今吾國大學改制之案，不以文理二科之設，視爲大學設備之最小限度，而定爲大學分科之極限。不以承認有單科大學之例外爲足，而定單科大學爲通則。不誠過猶不及哉？各科學術，原有聯貫。一

綜合體之中各科同授便利殊多。譬如文科與法科，法科與商科，工科與理科，理科與醫科，農科，學術有密切之關係。綜合則百般便於共通，獨單則各須別爲設備。是不僅原則上於高等學術研究之利便有關，卽行政經費之實際問題，亦大有差異也。若謂「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實驗室，圖書館，植物園，動物院等種種之設備，合爲一區，已非容易。若遍設各科，而又加以醫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場，農科之試驗場等，則範圍過大，不能各擇適宜之地點。」則須知吾國地價之廉，公地之多，求一適當之大學地址，未見其爲難事，且大學綜合各科，亦不必定在一處。例如倫敦大學之所屬各科學校，散在四處。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雖集中一地，而農科獨遠在別處，不爲病也。今就北京而論，卽令原有北京大學校舍，僅辦文理二科。而以法政專門學校改爲大學法科，醫學專門學校改爲醫科，其他某項專門專校改爲某科，但使其隸於一綜合體之系中，同屬北京大學，則雖各居一隅，仍可收共同組織之效。何所取而必令其完全獨立，別成一大學？夫今日欲使大學爲一有機體，新於一大學之中，發生各科，事實上究屬困難，亦未見其必要。故就已有之

專門學校改爲大學分科，予亦極表贊同。且以爲不惟限於北京大學，即各省設立大學，亦當循此辦法，就固有之各項高等專門學校，爲機械的結合。至若更進一步而定爲單科獨立之大學，則竊以爲多立名目，增置機關，徒淆聽聞而增經費，殊可不必也。至於文理二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之說，亦殊不足爲文理二科與其他截然分立爲各獨立大學之理由。蓋學理致用兩者之偏重偏輕，文理二科與其他科之間，亦僅有程度之差，而無種類之別，集於同一大學，絕無滯礙。又況學理致用兩者，本可互有助益，相輔而行者乎？

綜而言之，大學改制，同時須改良中學。中學年限，至少當爲六年。俾普通學科根抵深厚，可以進受大學教育。如以中學畢業生，不必人人入大學。四年現制，別有維持之必要，則無妨兩種中學幷設：其一，仍舊四年，其他爲六年，前者授通常中學教育，後者程度加高，以與大學連接。如幷此制而亦以爲難行，則中學仍一律維持四年之現制，而增設兩年之補習科，以便有志入大學之卒業生，進求高等普通之學科，亦不失爲一辦法。如是，則大學僅可不設預科，而竭全力以

從事於高等專門學術之發達。凡爲大學，仍當以包有各項分科，形成綜合體制爲原則。單科獨立大學之認可僅可偶然作爲例外。但各分科不必定由一大學之中，一切從新舉辦。即由固有之各項高等專門學校擇優改進，併屬大學作爲分科可矣。復次大學分科年限，不必一律定爲四年。須視各科學術之性質需要研究時日之長短分別酌定。例如醫科無妨多至五年，至少亦非四年不爲功。商科則三年似已可以竣事是也。淺識如予，又無教育經驗，誠不敢於此重大問題，輕下解決。管見所及，摭拾以陳，冀與留心教育之時賢共商之。

周春嶽　民國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由蘇格蘭廬舍上。

##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七年十一月）

北京大學之設立，既二十年於茲，向者自規程而外，別無何等印刷品流布於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且亦藉以報告吾校現狀於全國教育界。顧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爲本校通告所占，

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有月刊之計畫。

以吾校設備之不完全，教員之忙於授課，而且或於授課以外兼任別種機關之職務，則夫月刊取材之難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發行月刊者，有三要點焉：

一曰盡吾校同人力所能盡之責任。所謂大學者，非僅爲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寔以是爲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爲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眞相。雖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學會工場之屬可無取資，求有所新發明，其難固倍蓰於歐美學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歐洲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卽吾國周秦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

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於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於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使無月刊以發表之，則將並此少許之貢獻而靳而不與吾人之愧慊當何如耶？

二曰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吾國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高才生知以科學爲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爲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爲書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恆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爲基礎；治一國文學者，恆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爲科學家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爲足用，不

耐煩於科學之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卽最超然之玄學，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於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惟心論與惟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

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爲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爲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道學，固亦爲專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講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爲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藉以資心理學論理學之印證，而初無與於宗教，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爲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發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靜俟讀者之批判而已。

# 貧兒院與貧兒教育的關係

（三月十五日在靑年會演說）

貧兒院的歷史同成効，劉景山先生已講得很詳細了。鄙人對於貧兒院，有一種特別的感想，並且有一種特別希望，所以看得這一次的募捐比較別種慈善事業尤爲重要，請與諸位男女來賓講講。

貧兒是沒有受家庭教育的機會，所以到院。這原是他們的不幸。但鄙人對於家庭教育很有點懷疑。第一層：教育是專門的事業，不是人人能擔任的。譬如有一塊美玉，要琢成佩件，必要請教玉工。又如有幾兩黃金，要鍊成首飾，必要請教金工。斷不是人人自作的。現在要把自家子女造成適當的人物，敢道比琢玉鍊金容易，人人可以自任的麼？第二層：有子女的人，不是人人有實

行教育的時間。男子呢，有一定職業，就每日有一定作工的時間。作工完畢了，還有奔走公益的，應酬親友的，隨意消遣的，請問每日中有多少時間可以在家與他的子女相見？婦人呢，或是就職業，或是操家政，也有講應酬好消遣的，請問每日中有多少時間可以專心對付他的子女？所以有錢的，就把子女交給沒有受過教育的僕婢，統統引誘壞了。沒有錢的，就聽子女在家胡鬧，或在街上亂跑；父母閒暇了，高興了，子女就有不好的事，也縱容他；忙不過來了，不高興了，子女就有好的事，也譆駡一陣，亂打幾拳。這又是大多數父母的通病了。而且現在的家庭，對於兒童可以算好的榜樣麼？正經的父母，不知道兒童性情與成人大有不同，立了很嚴規矩，要兒童仿作，已經很不相宜了。還有大多數的父母夫婦的關係，兄弟妯娌的關係，姑嫂的關係，主僕的關係，親戚鄰

居的關係，高興了就開頑笑，講別的人醜事，不高興了相罵相打；要是男子娶了妾，雇了許多男女僕，那就整日演妒忌猜疑的事，甚且什麼笑話都可以鬧出來。這可以做兒童榜樣麼？兼且成年的人愛看的書報與圖畫，愛聽的笑話與鼓詞，不免有不宜於兒童的；父母看了聽了可以不到兒童的耳目麼？有許多兒童，都是受了家庭不好的教育，進學校後很不容易改良。所以我對於家庭教育很有點懷疑。

我們古代的大教育學家，要算是孔子孟子。孔子有一個學生，叫陳亢，疑孔子教訓兒子總比教訓學生特別一點的，有一日問着孔子的兒子伯魚。照伯魚對答，他有一次遇見了他的父親，問他學了詩沒有，他說沒有學，他的父親就說了不學詩的短處；又有一次遇見了他的父親，問他學了禮沒有，他亦

說沒有學，他的父親就說了不學禮的短處。陳亢恍然大悟，知道君子是疏遠他的兒子呢。孟子有個學生叫公孫丑，有一日問道，君子爲甚麼不親自教他的兒子？孟子答道，辦不到。教他必用正道，教了不聽，必要怒，怒了便傷了父子的感情。萬一兒子想着：父親教我的，他自己也還沒有作到。這更是彼此互相責備，更壞了。所以古人用交換法，把自己的兒子請別人教，反替別人教他的兒子呵。照此看來，聖如孔子，賢如孟子，尙且不敢用家庭教育，何况平常人呢？

所以我的理想：一個地方，必須於蒙養院與中小學校以外，有幾個胎教院，幾個乳兒院，都由專門的衞生家管理。胎教院的設備，如飲食，器具，花園，運動場，裝飾的雕刻與圖畫，陳列的書報，都是有益於孕婦的身體與精神的。因爲孕婦身體上受了損害，或精神上染了汙濁，都要害及胎兒的。乳兒院的設

備，必須於乳兒的母親身體上精神上都是有益的。要是母親有了疾病，或發了邪淫憤怒悲愁的感情，都是害及乳兒的。有了這種設備，不論那個人家，要是婦人有了孕，便是進胎兒院；生了子女，便遷到乳兒院。一年以後，小兒斷乳，就送到蒙養院受教育，不用他的母親照管。他的母親就可以回家操他的家政，或營他的職業了。

現在還沒有這種組織，運動別人，別人也不肯信，我想先從貧兒院下手。要是貧兒院試辦這種事情，很有成效，那就可以推廣到不貧的兒童了。這是我的第一種希望。

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不久要來中國。他創了一種很新的教育主義，是即工即學，是要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密接，曾在雪卡哥大學附設一個試

驗學校，試驗過很有成效。我於民國元年在南京發表一篇「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曾於實利主義一節中介紹過，去年在天津青年會演講「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又介紹過一回。他的卽工卽學主義，是學生只須作工，一切學理就在作工時候指點他，用不著甚麼教科書。我但用貧兒院已設的烹飪，裁縫，木器與地氈四項工作，作個比例，就容易明白了。這四項的原料，都是動植物，便可以講生物學。這四項的工具，都是礦物作成的，便可以講礦物學，地質學。這四項工作的時候，或用熱度，或用手工，或用機械，或用電磁，就可以講物理學。食物的調和，衣服的漂白與渲染，木器的油漆，都與化學有關，便可以講化學。食物的分量，衣服的尺寸，木器各方面的比例，地氈與房屋的配合，各種原料與工具的購入，各種成績品的出售，都要計算記錄，便可以講數學

與簿記法。指明原料出產的或成績的出售的地方，比較各民族飲食衣服器具的異同，便可講地理學與人類學。比較古今飲食衣服器具的異同，便可講歷史學。作工要勤要謹慎，要有進步，要與同作的學生互相幫助；這四項工作以外，有休息有共同的運動，又有洗濯食器與整理衣服被褥，洒掃堂室，應對賓客等雜務，便可以講衛生與修身。就食物的裝置，衣服與器具的形勢與色彩，可與講美學與美術。就貧兒已往的苦痛，現在的安樂，將來的希望，也可以講點哲學。把一切經過的情形或教習的語言，叫各人寫出來，便可以練習國文或外國文。諸位看！照此辦法，還要用甚麼教科書麼？還要聚了幾十個學生，在教室裡面，各人對了一本書聽教習一句一句的猷講麼？但這種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密接的組織，不但我們中國人沒有肯辦的，就是辦了也怕沒有

人肯送他的子弟。因爲中國人現在還叫進學校作讀書，要是到校以後，止有工作，沒有讀書，就一定不贊成了。現在貧兒院既有工作，何不把上午的讀書省却，勻派在工作的時間，來試試杜威博士的新主義呢？要是試了有成効，就可以勸別個學校也來試試。這是我第二種的希望。

我國人不許男女間有朋友的關係，似乎承認「男女間止有戀愛的關係」所以很嚴的防範他。既然有此承認，所以防範不到處，就容易鬧笑話了。歐美人承認男女的交際，與單純男子的或單純女子的完全一樣；普通的交際與友誼的關係，隔得頗遠，友誼的關係與戀愛的關係，那就隔得更遠了。他們男女間看了自己的人格，同對面的人格，都非常尊重；而且爲矯正從前輕視女子的惡習，交際上男子尤特別尊重女子，斷不敢稍有輕率的舉動。卽如

跳舞會是古代傳下來的習慣，也是隨時代進化，活潑中仍含着謹嚴的規則。不是爲貧兒院籌欵，曾在迎賓館舉行一次，諸君曾經參與的麼？近來女權發展，又經了歐洲大戰爭，從前男子的職業，一大半都靠女子來擔任。此後男女間互助的關係，無論在何等方面，必與單純男子方面或單純女子方面一樣。我們國裡還能嚴守從前男女的界限，逆這世界大潮流麼？但是改良男女的關係，必要有一個養成良習慣的地方，我以爲最好是學校了。外國的小學與大學，沒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國的中學，也是大多數男女同校，我們現在除國民小學外，還沒有這種組織。若要試辦，最好從貧兒院入手。院中男女生都有，但男生專作木工氈工，女生專作烹飪裁縫，劃清界限，還不是男女同校的眞精神。最好破除界限，不論何等工作，只要於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

自由選擇，都可以讓他們共同操作。要是試驗了成績很好，那就可以推行到別的學校了。

還有一層，——中國的戲劇，不許男女合演。用男子來假裝女子，這是最不自然的，所以扭扭捏捏，不但演劇時不合女子的態度，反把平日間本人的氣概都改變了。我不喜觀舊劇，對於學生演新劇，亦不大歡迎，就是爲此。但現在男女倘不能同校，若要合男女學生試演新劇，學生的父母不是要大不答應的麼？我以爲此事也可由貧兒院先來試辦。先就譯本的西劇中，選幾種悲劇來試演，演得純熟了，要是開籌款會，就可以演給來賓看看，不專靠現在男生的唱歌女生的跳舞了。要是有幾個學生演得很好，就可以作爲改良戲劇的起點，不是很有關係麼？

以上三端，都想借貧兒院試試男女共同操作的習慣，是我第三種的希望。

我有上述的特別感想，與這三種希望，所以看得貧兒院非常重要。尤希望男女來賓竭力替他籌款，不但帮他維持還要帮他發展呵！

## 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

（在天津中華書局「直隸全省小學會議歡迎會」演說）

今日承京津中華書局代表之招，得與諸先生晤言一堂，不勝榮幸。中華書局爲供給教育資料之機關；諸君子皆有實施教育之職務；今日所相與討論者，自然爲教育問題。鄙人於小學教育，既未有經驗；又於直隸省教育情形，未有所考察，不能爲切實之貢獻；謹以平日對於教育界之普通感想質之於

諸先生。

夫新教育所以異於舊教育者，有一要點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於兒童之謂也。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爲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瑣事。於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次則學爲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會狀況，雖爲兒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闌入教科，以其與應試無關也。是教者預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問其性質之動靜，資禀之銳鈍，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獎之，不能者罰之；如吾人之處置無機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鐵之脆者煆之；如花匠編松柏爲鶴鹿焉；如技者教狗馬以舞蹈焉；如凶漢之割折幼童，而使爲奇

形怪狀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慄。新教育則否，在深知兒童身心發達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如農學家之於植物焉，乾則灌漑之，弱則支持之，畏寒則置之溫室，需食則資以肥料，好光則覆以有色之玻璃；其間種類之別，多寡之量，皆幾經實驗之結果，而後選定之；且隨時試驗，隨時改良，決不敢挾成見以從事焉。故治新教育者，必以實驗教育學爲根柢。實驗教育學者，歐美最新之科學，自實驗心理學出，而尤與實驗兒童心理學相關。其所試驗者，曰感覺之閾，曰感覺之分別界，曰空間與時間之表象，曰反射，曰判斷，曰注意力，曰同化作用，曰聯想，曰意志之閱歷，曰統覺，凡一切心理上之現象，皆具焉。其試驗之也，或以儀器，或以圖畫，或以言語，或以文字；其所爲比較者，或以年齡，或以男女之別，或以外界一切之關係，或以祖先之遺傳性，因而得種種

普通之例，亦卽因而得種種差別之點。雖今日尙未達完全之域，然研究所得，視昔之純憑臆測者，已較有把握矣。

因而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尙自然，與其求畫一，毋寧展個性。請舉新教育之合於此主義者數端。一曰託爾斯泰（Tolstoj）之自由學校。其建設也，尙在實驗教育學未起以前，乃本盧梭裴斯泰洛齊弗羅貝爾等之自然主義而推演之者；其學生無一定之位置，或坐於橙，或登於棹，或伏於窗檻，或踞於地板，惟其所欲；其課程亦無定時，惟學生之願，常以種種對象間厠而行之；其教授之形式，惟有問答。聞近年比利時亦有此種學校，鄙人欲索其章程適歐戰起，比爲德所據，不可得矣。二曰杜威（Dewey）之實用主義。杜威嘗著學校與普通生活一書，力言學校教科與社會隔絕之害；附設一學校于芝加哥

大學，即以人類所需之衣食住三者爲工事標準，畧分三部：一曰手工，如木工金工之類；二曰烹飪；三曰縫織，而描畫模型等皆屬之；即由此而授以學理，如因烹飪而授以化學，因裁縫而授以數學，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學博物學，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理學，因各時代各民族工藝若服食之不同而授以歷史學人類學等是也。三曰蒙台梭利之兒童室，即特設各種器具以啓發兒童之心理作用者，是也；吾國已有譯本，想諸君已見之。四曰某氏之以工作爲操練說。此說不憶爲何人所創，大約以能力說爲基礎。能力者，西文所謂 Energy 也。近世自然哲學，以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能力之轉移，如然煤生熱，熱能蒸水成汽，汽能運機，機能製品，即一種能力之由煤而熱而汽而機而器，遞相轉移也。惟能力之轉移，有經濟與不經濟之別，如水力可以運機發電，而我國海潮

瀑布之屬，皆置而不用，是卽不經濟之一端也。近世教育，如手工，圖畫等科，一方面爲目力手力之操練，一方面卽有成績品，此能力轉移之經濟者也。其他各種運動，大率止有操練，並無出品，則爲不經濟之轉移。若合個人生理及社會需要兩方面而研究之，設爲種種手力足力之工作，以代拍球蹴球之戲，設爲種種運輸之工作，以利用競走競漕之役，則悉於體育之中養成勤務之習慣，而一切過激之動作，凌人之虛榮心，亦可以免矣。其他類是之新說，爲鄙人所未知者，尚不知凡幾，亦足以見現代教育界之進步矣。吾國教育界，乃尙牢守幾本教科書，以强迫全班之學生，其實與往日之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實驗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員須有充分之知識，足以應兒童之請益與模範而不匱。第三，則供給教育品者，

亦當有種種參考之圖畫與儀器，以供教員之取資。如此，則始足語於新教育矣。

## 歐戰後之教育問題

（三月二十九日在天津青年會演講直隸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陳邦材筆記）

鄙人今日承青年會諸先生之邀，來此講演，適值大風揚塵，而諸先生仍惠然肯來，鄙人深感諸先生之盛意，尤恐無以副諸先生之望，謹先告罪。

今日演題爲「歐戰後之教育問題」，本青年會諸先生所預定。此番戰爭之後，世界各事，無不有所改變。教育主義自不能不隨之而改變。鄙人意見，以爲戰前教育偏於國家主義；戰後教育必當偏於世界主義：即戰前主持教育者，僅欲爲本國家造成應用之人材；而戰後主持教育者，在爲世界養成適

當之人物。此戰前戰後教育主義區別之點也。

請將各國戰前教育主義之異點分別言之。

(一)軍國民教育

軍國民教育重在整齊，嚴肅，尤在服從。持此主義者，常用軍法部勒學生，而尤時時以尊愛王室之道德勉勵之，可以德日兩國爲代表。其中最特殊者，爲德國大學之學生會。入此等會者以貴族子弟爲多。每會各有中古時遺傳之制服及徽幟。初入會者，一切受舊會員之命令，及資格較老，則亦可以命令人，直與陸軍學生之入聯隊相類。時時開會，狂飲啤酒，練習劍術。偶然甲會與乙會小有衝突，則各出選手約期決鬥，胸臂皆加保護而露其面部，以面部受傷而倒地者爲負。此等決鬥，爲警章所禁，然政府默許之。故德國大學生以面

部多有傷痕爲榮。其他平民子弟不加入貴族學生會則相約而爲自由學生會；不爲酗酒擊劍，而以研究學問，勵行公益爲目的。乃政府反恐其接近社會黨而時時干涉之。此可見軍國民主義之缺點矣。

（二）紳士教育

紳士教育以養成一部分紳士爲目的，所謂 Gentleman 是也。得以英國爲代表。如劍橋牛津諸大學，初不以科學爲重，而在養紳士之態度。此其最著者。其他各種學校，亦多有此習慣。曾聞有中國留學生出言偶失紳士體統，其友即與之絕交者。更聞有一中國官費女學生，因其冠不合時式，而受校長之責問者。其不自由如此。

（三）宗教教育

各教會所設學會，均以傳佈教會勢力爲主旨，固不待言。即歐美政府，自法國而外，亦無不承認各學校有宗教一課。如校中偶有異教徒之子弟，則許其不受此課；而家中別延本教之教員以授之。

（四）資本家教育

歐美各國，雖定有義務教育年限，亦多不收學費，以圖教育之普及；然此等制度，以初等教育爲限；其高等教育，往往學費甚昂，非素封之家，不能使其子弟受此等教育。於是高等教育遂爲資本家所專有；而其教育又大抵偏重實利主義，幾若人類爲金錢而生活者；遂使拜金主義瀰漫全國；美國其代表也。

又各國教育之實況，城市教育每較鄉村教育爲優，男子教育每較女子

教育爲完美，又一國中含有異民族者，則往往欲以一民族同化其他民族，而不許以其本族之語言施教育。如俄國之於芬蘭人，德國之於波蘭人，日本之於朝鮮人是也。是皆教育上之最不平等者也。

以上所述，均戰前之狀況也。既經此番大戰，教育界實受莫大之教訓。例如德之軍國主義，以全國人民爲機械，而供野心家之利用；其始雖若無敵於天下，而卒以寡助之故，漸至失敗；國中人民，亦漸悟政府之不良，起而革命；此後德國永無軍國民主義之教育，固可斷言；而和平會議中，且提議限制軍備，廢徵兵制；則軍國民教育之不能容於今日，可概見矣。英國於戰爭期內，所需受高等教育而有實際的技能之人，甚形不足。教育總長費休氏，遂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四日提出教育改革案，一九一八年八月已由上下兩院通過。其

主義在一面使下級人民之國民教育力求完全，一面又使下級人民之子弟得進而受高等教育。是卽改紳士教育爲平民教育之主義也。至於宗教教育，雖皆以平等博愛爲言。然其獨尊己教，排斥他教之習慣，在昔旣釀爲戰爭；而浸入靑年腦中，反與平等博愛之義相違。且各教並列，其所根據者，旣超乎經驗以上，不能以學理證明，其是非則宜循信仰自由原則，俟各人成年以後，自由選擇，不宜對未成年之學生而强以成人之所信仰者桎梏之。故法國已於一九一二年，確定教育中不得參入宗教之律。而大戰以後，瑞士敎育家亦有此種提議。他日必將普及於各國可無疑也。資本家教育之流弊，一方面促成貧富不平等之階級，一方面激成社會革命之反動。而此等未受高等教育之平民，卽畀以資產，亦不免因自由競爭而陷於劣敗之境遇。故根本解決，宜從

普及高等教育入手。戰前如法國等，雖有平民大學之制，然究居少數，而其制亦未爲完備。戰後各國，鑒於俄德兩國之階級戰爭，必將注意於此焉。

讀美國全國教育會所提出教育革新基本計劃，極言鄉村教育之不可不與都市教育並重。吾友陶孟和君，視察日本教育，謂近日趨勢注重科學教育，提高女子教育。又如準民族自決主義，若波蘭人，若捷克斯拉夫人，均有自主教育之機會。則同化異民族主義之教育，亦必以漸減殺。是誠教育平等之好現象也。

雖然，平等者，破除階級而決非減滅個性。從前行階級制度教育時，重在一級中絕對平等，如美國教育會所舉德國教育之劣點，謂「平民教育中專以種種儀節制度限止之，使養成其服從心，信仰心，與夫惟帝命是聽之惡根

性……以軋制平民之生活，工作，知力，爲一種物質的機械。」是其例也。既破壞階級制度，則卽當解放個人之束縛，而一任其自由發展。蓋世界爲有機的組織，有特長者不可强屈之以普通；世界有進化的原則，有天才者尤當利用之以爲先導。此後新敎育，必將漸改年級制，而爲選科制。又如美國普通學校之大組織，與二重學年制，亦漸近選科制，而可以採用者也。

我國昔日之敎育制度，多效德日二國，故淸季有「尙武」之條件。今軍閥派所辦學校，尙有專用軍法部勒者。學校之中，苟有敎會之人爲敎員，則往往誘導學生使之歸依宗敎。拘守舊學者，又欲定孔敎爲國敎，以規定於學校敎科之中。言義務敎育，則初級者尙未普及，何論高等？言女子敎育，則高等學校既不許男女同校，又不爲女子特設，視各國戰前之敎育尙遠不逮。然則既

受此大戰之教訓，鑒於各國教育界之革新，宜如何奮勉耶？

## 教育之對待的發展（八年二月）

吾人所處之世界，對待的世界也。磁電之流，有陽極則必有陰極，植物之生，上發枝葉，則下茁根荄；非對待的發展乎？初民數學之知識，自一至五而已；及其進步，自五而積之，以至於無窮大，抑亦自一而折之，以至於無窮小：非對待的發展乎？古人所觀察之物象，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動植水土而已；及其進步，則大之若日局之組織，恆星之光質，小之若微生物之活動，原子電子之配置，皆能推測而記錄之：非對待的發展乎？

教育之發展也亦然。在家族主義時代，所教訓者，夫婦親子兄弟間之關係，孝弟親睦而已。及其進而為家族的國家主義，則益以君臣朋友二倫，所擴

張者猶是人與人之關係。而管仲之制，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幼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李斯之制，焚詩書百家語，欲習法令者，以吏爲師。是個人職業教育之自由猶被限制也。進而爲立憲的國家，一方面認個人有思想言論集會之自由，是爲個性的發展；一方面有納稅當兵之義務，對於國家而非對於君主，是爲群性的發展。於是有所謂國民教育者。兩方面發展之現象，亦以漸分明。雖然，群性以國家爲界，個性以國民爲界：適於甲國者，不必適於乙國。於是持軍國民主義者，以軍人爲國民教育之標準；持貴族主義者，以紳士爲標準；持教會主義者，以教義爲標準；持寔利主義者，以資本家爲標準：個人所有者，爲「民」權而非「人」權；教育家所行者，爲「民權的」教育而非「人格的」教育。自人類智德進步，其群性漸溢

乎國家以外，則有所謂世界主義，若人道主義；其個性漸超乎國民以上而有所謂人權，若人格。科學研究也，工農集會也，慈善事業之進行也，旣皆爲國際之組織，推之於一切事業，將無乎不然；而個人思想之自由，則雖臨之以君父，監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種社會之習慣，亦將無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蓋群性與個性之發展，相反而適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卽新教育之標準也。持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顧群性；持極端的社會主義者，不顧個性；是爲偏畸之說，言教育者其愼之。

吾友黃郛君著「歐戰之教訓及中國之將來」，對於吾國教育之計畫有曰：「立國於二十世紀，非養成國民具體兩種相反對之性質不可：曰個人性與共同性……今次歐戰教訓，無論其國民對於國家如何忠寔，若僅能待

命而動，無獨立獨行之能力者，終不足以擔負國家之大事。年前法國教育家鈕渥曾著一論，謂『從前世人嘗有一疑問，謂教育之目的，究係爲個人乎？抑爲社會與國家乎？如爲個人也，宜助長個性之發達，是與共同組織有礙也；如爲社會與國家也，宜獎勵共同性之養成，是阻止個性之發達也。吾今敢確切答復曰，此後國家之生存，必須全體國民同時具備此兩面之資格而後可。故此後教育家之任務，在發見一種方法，能使國民內包的個性發達，同時使外延的社會與國家之共同性發達而已矣。』蓋惟此二性具備者，方得謂此後國家所需要之完全國民也。」黃君之言，足以證教育對待的發展之義矣。余惜其僅爲國民教育言，一間未達，故廣其義，以著於篇，備今之言新教育者參考焉。

# 德國分科中學之說明

（七月十月間載北京大學日刊）

近日北京大學方鑒於文理分科之流弊，提出「文理合併」之議，而中學教育界乃盛傳「文實分科」之說，異哉！原中學文實分科說之由來：——

（1）由國文教員嫌國文教授時間之不足，而欲減數學若自然科學之時間以補之。

（2）由數學教員嫌數學教授時間之不足，而欲減國文若歷史地理之時間以足之。

爲調和兩者計，乃有文實分科之說；在清季已試行之。其制蓋有數種流弊：——

（1）各省競設文科中學，而實科至少。以實科之設備較普通中學需費更鉅，其教員亦非現在高等師範之畢業生不能任。至於文科，則設備之費更簡；而科舉時代之文人皆可爲教員也。

（2）既少實科中學，則專門以上學校之屬於文，法，商諸科者，雖不患無可招之生，而理，醫，工，農諸科，則合格之生甚少。

（3）文，法，商諸科所招之中學畢業生，科學智識太缺乏，仍爲變相的舉子，而不適於科學萬能之新時代。

故民國元年，教育部取消文實分科之制，而定現行之中學制。在現行中學制所需改革之點固多，而決無恢復文實分科之理。說者動引德國文實分科制以爲憑藉；不知德之中學，本止文科；其後因時勢之需要而增設實科；未

幾又有文實合科之制。後者已出，而前者未被淘汰，且因一部分人之盡力；前者亦次第改良，有以適應乎時勢，故亦隨教育之進步而稍有增設，遂使三者得並存於教育界，初非建設之初即規定有此三種也。今先述三種中學教科差別之大略，及建設時期如左：——

| 教 | 第六級 | 第五級 | 第四級 | 第三級下 | 第三級上 |
|---|---|---|---|---|---|
| 文科 | 拉丁開始 | | 法語始 | 希臘開始 | |
| 實科 | 無希臘拉丁而注重於法語，英語，數學，自然科學，及圖繪。 | | | | |
| 文實科 | 無希臘文。注重拉丁文，如文科。注重法語，英語，數學，自然科學，如實科。 | | | | |
| 新式 | 惟有一種近世外國語，（如法國語之類。） | | | | |

| 科 | | | | | 創始時代 | 增校數 | 加率 |
|---|---|---|---|---|---|---|---|
| 第二級下 | 第二級上 | 第一級下 | 第一級上 | | | 一八九五年 | 一九〇三年 |
| | 英語始 | | | 其他歷史，地理，國語，數學，宗教，自然科學，圖繪，體操，唱歌。 | 中古時代 | 四三九 | 四六八 |
| | | | | 餘同上 | 一八六〇年 | 一九八 | 二六五 |
| | | | | 餘同上 | 未詳稍後於實科 | 一二八 | 一二三 |
| 實科無拉丁希臘<br>文科有拉丁及希臘<br>文科實科有拉丁無希臘 | | | | 餘同上 | 最近 | 未詳 | 未詳 |

方實科及文實科中學之初設也，其畢業生之資格不能與文科等。文科畢業生，得於大學之神學，哲學，醫學，法學四科自由選擇而其他兩校畢業生，僅得進哲學科之近世外國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等門。及其畢業於大學也，文科出身者，得任各種官吏而其他兩校出身者，以下級官吏爲限。文科出身者，得任各種教員而其他兩校出身者以中學校中一部分之教員爲限。及一八九八及九九年，教育會議之結果，而資格遂以平等，惟非文科畢業生欲入神學法學兩科，須受希臘文或拉丁文之特別試驗而已。在實科諸生，以先習近世外國語之故，補習古代語進步甚速。故佛郎福脫（Frankfort）之新式中學，遂規定先習近世外國語，而於第四年始習古代語；行之卓有成效，而其他都會仿行之，尙名爲佛郎福脫式也。

由是觀之，德國之中學制，由文科而趨於實科，乃有折衷之文實科；由分而合，初不足爲由合而分者之憑藉也。

且歐式中學，年限較長，含有高等普通及高等預備之兩種作用；故佛郎福脫式及法國式皆始合而後分。我國既採日本制，於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皆有預科，（日本之高等學校即大學預科）中學年限較短，而偏重高等普通一作用。若分中學爲兩科，是破壞普通教育之原則矣。今並表法國中學制於左，以備參考：——

| 小學 | 四年爲第十至第七級。 |
| --- | --- |
| 中學 | 甲種 |
|  | 乙種 |

| 第六級 | 第五級 | 第四級 | 第三級 | 第二級 | 第一級 | 哲學數學級 |
|---|---|---|---|---|---|---|
| 有拉丁或希臘。 | | | | (子)拉丁希臘 | | (天)哲學<br>(地)數學 |
| | | | | (丑)拉丁及近世外國語。 | | (元)哲學<br>(黃)數學 |
| 無拉丁，有兩種近世外國語。 | | 自是年起，國語及科學加重。 | | (寅)拉丁及較完備的科學。 | | (宇)哲學<br>(宙)數學 |
| | | | | (卯)近世外國語及較完備的科學。 | | (洪)哲學<br>(荒)數學 |

# 擬聯合同志陳請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專供吾推廣教育事業意見書

歐戰告終，世界和平會議，不日舉行，對於世界重要問題，皆將有一適當之處置。以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衆，物產之饒，可以貢獻於世界者何限？徒以新教育尙未發達，全國人民旣歉於常識，而指導提挈之才，又尙居少數，坐令貨棄於地，力不出於身，擁無量之寶藏而日憂貧弱，欲有所貢獻於世界而不能如量以相應，非特中國之憂，亦各友邦之憂也。顧吾人亦何嘗不知新教育之必要，頻年以來，吾人日日望國民學校之普設，俾學齡兒童受强迫之教育，而限於經費，未能行也。吾人日日望專門以上學校分配之適當，設備之完全，教員及畢業生有分科硏究之機關，有留學外國之準備，而限於經費，未能行

也。吾人日望平民大學之發起，圖書館之完備，科學美術陳列館，音樂院，動物植物園，民族歷史及其他種種博物院之建設，劇場演戲館之改良，而限於經費，未能行也。夫經費之不足，其原因固亦不一，而庚子賠款之負擔，不得不認爲重大原因之一。我全國歲入三萬八千五百餘萬圓，其中由教育部支出者不過四百萬圓而每年賠款自三千四百二十八萬圓（二一四四八三八〇〇兩）以至四千九百萬圓（三五三五〇一五〇兩），占現今歲入之一或一·五，而九倍或十倍於現今國家所出之教育費。此誠吾教育界所不勝惋歎者也。夫庚子賠款，原於義和團之排外。義和團者，少數未受教育者之所組織，而清政府誤用之。其時北方山東及東南各省，均保護外人，不受影響，而乃令全國人民負此巨大之賠款。且輸款已十餘年矣。而清政府亦早已遜位，民國紀元以

來，無論政象如何，而對於各友邦之親睦，則有加無已。此次參戰，雖以種種原因，不能有積極的軍事上之協助，然人工物產之供給，不無微勞。此亦足以湔雪庚子之汚點矣。考美國賠款，已自一千九百〇八年起，每年退還一部分，以充留美學生之費。日英兩國，亦有退還賠款之計畫，其他法意俄比等國，對於吾國之感情，決不讓英日美。誠能於世界平和會議中，商請應得賠款各友邦，以此後每年賠款，悉數退還吾國，專爲振興教育之用度，必得各友邦之贊同。而此後吾國教育普及，學術修明，憑藉多數之物產人工以供獻於世界。受其利益者，亦豈僅吾國而已哉？今先列此後各國賠款之數，及每年應出之總數爲二表如後：

英　一千〇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磅。

葡｜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磅。

英代理各國｜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二磅。

瑞典｜一萬三千三百二十七磅。

德｜三萬八千九百十六萬九千九百七十四馬克。

奧｜二千六百三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八克勒尼。

比｜四千四百九十九萬八千一百九十佛郎。

西班牙｜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佛郎。

法｜三萬九千五百九十一萬五千〇〇一佛郎。

意｜一萬四千一百十六萬七千八百八十五佛郎。

美｜三千四百五十六萬六千九百〇五金圓。

日本｜　六百九十二萬三千六百十一磅。

俄｜　二千七百五十二萬一千三百九十三磅。

荷蘭｜　一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十六弗樂林。

表二（每年應還本利總數）

一千九百十八年至一千九百三十二年每年各還二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兩。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至一千九百四十年每年各還三千五百三十五萬〇一百五十兩。

如右列賠款，果承各國退還，作爲總數，而通盤籌畫，以用諸敎育事業，則各類之需用略如左：

(一)最高研究學術機關之基金。

(二)國立北京大學及國立各專門學校之擴充費，及南京四川廣東三大學之創辦費。

(三)國立四大學之基金。

(四)學校派遣留學費。

(五)北京南京四川廣東四處之圖書館，博物院等費。

(六)收入較少省分普通教育開辦之補助費。

(七)同上省分社會教育建設之補助費。

(八)各國境內之華工教育費。

右列各種教育進行之程序及款項之分配，宜由專門以上學校聯合會

及各省教育會公推全國教育界有資望者三十人以上及賠款各國在華任職之人十人以上組織賠款與學董事會議定辦法以請於教育部而執行之而董事會仍負監稽核之職任。如是始足以得中外之信用而有裨於實際。

至於促成此事之方法，則當先集同志向各方面着手進行：(一)上書總統總理及教育總長等，請其提倡贊助，由吾國政府正式提出於和平會議，請求各國之核議。(二)致書吾國派往和平會之代表，請其提出於將來之和平會。(三)致書及電請美國總統及他國中有力人員或團體，請其贊助提倡。(四)在本國及外國報章中設法鼓吹，以提起吾國及彼國人民之注意，而造成主持公道之輿論此皆吾教育界所不可不致力者也。

#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呵！創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眞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單單憑那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二）

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迹敗露了，叫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聖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二)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的極端的主義；經了幾次挫折，就覺得沒有希望，發起厭世觀，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國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劇，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任心的。市中

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應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鎭，總有一個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又保存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爲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們現在除文字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爲奢侈品，不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囂雜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止見飛揚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鋪門上貼著無聊的春聯，地攤上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生活，什麼能引起活潑高尙的感情呢？所以我

很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美育。

## 復陳李杳諸生函

陳李張錢諸君及查君公鑒：來函及何以莊所作三篇均悉。昔郭林宗於旅舍中躬自掃除；美國大學生間有於晨間執洒掃之役，或午晚間爲人侍膳者；日本大學生有於課餘散報紙，或拉人力車者；爲貧而役，本非可恥。一校之中，職員與僕役，同是作工，並無貴賤之別。（法國教育家多入工會；東方人或以任教育事業者至等於官吏，誤也。）不過所任有難易，故工貲有厚薄耳。惟何以莊旣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已調入文科教務處任繕寫之務，酌增月給，藉以勵其好學之誠，而歡成諸君之美意。且本校對于校役，本有開設夜班之計畫；他日刻期開課，尙須請諸君及其他寄宿舍諸君分門教授，必爲諸君

所贊成。因何以莊事而聯想及之，並以聞。一月二十五日蔡元培白。

附陳李諸生致蔡先生函

敬稟者：第一寄宿舍丙字號齋役名何以莊，在齋服務，素稱勤謹，每於暇時以課作求正並嘗持書乞解。生等以其身爲僕役，不綴於學，因詢其家世，答稱寒困，因而廢學，情辭懇惻，聞之慨然。及觀其文稿，亦淸順通達，四書多能背誦。洵僕從中所僅見。生等仰體先生獎學惠困之心，謹特奉陳鈞座，倘蒙俯察，量才拔調，俾任相當職務，以示激勸。想君子成人之美，亦吾師所樂從焉。謹附其所作文稿三篇乞檢閱。陳寶書，李宗裕，張澤熙，錢王倬，張鑄，胡吉甫，梁國常，曹侃，邵福晉，王倬漢，藍芳，徐棫，姚惠瑄，陳邦濟，婁恩後，張傑，陳登淮，吳家象，李仲蕃，畢榮光，程體乾，保君建，邢允範，胡慶頤謹啓。

附查生致蔡先生函

復陳李查諸生函

校長先生大鑒：竊見第一寄宿舍聽差何以莊，直隸宛平人，年二十五歲，遭罹困厄，家室蕭條。老親待養，迫爲賤役。涖事以來，咸稱勤謹。二三好事，間問所由，抒詞以對，文采斐然。觀其尚志安貧，情切梁鴻之操。樂飢茹苦，事殊季布之鉗。夫以迹謝飛馳，勢居奔走，而覈其所造，頗已可觀。苟得栽培，正未可量。允宜比美鸑鳳，寗使長隨燕雀。請傳令聽差何以莊更衣進見，飭賜親諭。或假以職守，或轉令肄業，庶幾玉蘊荆山，顯於一旦，龜遊綠水，樂比長年。素仰子淵能文，諒亦難爲責此。私情憤發，貪陳所知，不勝悚惶之至。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查釗忠頓首。

## 北京大學校役夜班開學式演說

校役夜課，各學校早有行之者。本校開辦已二十年，至今日而始能開學，實爲抱歉之事。在常人之意，以學校爲學生而設，與校役何涉。不知一種社會，無論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國家，必須此一社會之各人皆與社會有休

感相關之情狀，且深知此社會之性質，而各盡其一責任。故無人不當學，而亦無時不當學也。諸位看我年紀已亦不小，事情亦頗忙，然我當有暇時，尙不廢學。本校職員，皆自勵於學，學生，則職員助之爲學。惟諸位獨無就學之機會，未免偏枯。此所以有夜課之設，而且今日特舉此鄭重之開學式也。我以爲夜課之有益於諸位者有二：(一)有益於現在之地位。諸位現在所任之事，或在教室，或在圖書館，或在庶務處。能書能算，則於送信購物等事，不致誤會；略涉理科，則於搬運儀器檢收藥品之事，可有把握；略解外國語，則於外國教員或來賓之往來，易於應對；且略知修身大義，則於衛生之道，勤勉誠實之行，皆能心知其意而切實行之，必不至有不正之行，取非分之財，亦將不至因境遇之不如人而釀成神經病。(二)有益於他種職業之預備。在校之人，既人人與本校休戚

相關，自願其永久在校任事。然事變無常，或以校務之改變，或以本人境遇之關係，有不能不離校者，若僅恃前淸時代公館中門房打雜之普通技能以應，也恐人浮於事，難得相當位置。今受此夜課之敎育，知書算則可應用於商店；知理科大意，則改習農工各業，易於見長；若於性之所近，力求進步，亦未嘗不可成爲學者，爲鄉村學校敎師。此皆有益於諸位者也。故學生諸君，特以就學之暇，爲諸位擔任敎科，他人爲諸位尚熱心如此，諸位自己對於切身之事，豈不更宜熱心？本校開辦夜課之始，不能不特設獎勵及懲戒之例，以防流弊。然終望諸位人人勤奮，使懲獎之例，竟可廢撤，則尤我之所希望也。

## 在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 九年一月十八日

今日爲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係重大，也是北

京大學准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着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閒人免入」以爲全國最高的學府，只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學第一步的改變，便是校役夜班之開辦。於是二十多年的京師大學堂裏面，聽差的也可以求學。從前京師大學堂裏面的聽差，不過賺幾個錢，喊幾聲大人老爺；現在北京大學替聽差的開個校役夜班，他們晚上不當差的時候，也可以隨便的求點學問。於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享受這種權

得不等。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於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大學生爲什麼要辦這個平民夜校呢？因爲他們自己已竟有了學問，看見旁的兄弟姊妹沒有學問，自己心中很難過！好像自己飽了，看見許多的兄弟姊妹都還餓着，自己心中就很難過一樣。「一個人不但愁着肚子餓，而且怕腦子餓。」大學生看見許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餓，固然難過；他們看見你們的腦子餓，也是很難過的。因爲人沒有學問，不認識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有寫封信還要請人去寫。要是自己會寫，還受這種苦嗎？我們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見，我們心中一定很難過；我們的腦子餓了，看個電影也不

科才好。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從前只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

能懂得，又何嘗不是一樣的苦呢？譬如大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現在又到大學，彷彿已竟吃的很多。要是看見旁人沒有學問，沒有知識，常常受「腦餓」的痛苦，他們自己一定很難過，很不爽快——因爲不平——所以願爲大家盡力，開辦這個平民夜校。大學生一方面既有這種好意思；住在大學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學，現在竟有四百多人，彷彿肚子餓了要去求食一樣。這種意思，實在好極；也算不負了辦平民夜校的熱心。

辦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熱心；我對於夜校的學生同家長，還有兩層希望：

一教職員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們，我們進去一兩天後，覺得沒有什麼新奇，於是就不去了。要是這樣，彷彿也對不起教員的一番熱心。

二住在大學附近的，纔有這種特別權利，那些住得較遠的，不能享着這種

權利的，你們應該覺得很難過，把你們所已知的傳達給他們—你們的親戚或朋友—使他們的子弟也入他們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學。這都是很要緊的；這也是我所望於辦平民夜校的與你們的。

## 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九年五月作）

去年五月四日，是學生界發生絕大變化的第一日。一轉瞬間，已經過了一年了。我們回想自去年五四運動以後，一般青年學生，抱着一種空前的奮鬬精神，犧牲他們的可寶貴的光陰，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種種警覺國人的工夫；這些努力，已有成效可觀。維爾賽對德和約，我國大多數有知識的國民，本來多認我國爲不應當屈服，但是因爲學生界先有明顯的表示，所以各界纔繼續加入，一直促成拒絕簽字的結果。政府應付外交問題，利用國民公意作

後援，這是第一次。到去年年底的時候，日本人要求我們政府同他直接交涉山東問題，也是一半靠着學生界運動拒絕，所以直接交涉，到今日還沒有成了事實。一年以來，因爲學生有了這種運動，各界人士也都漸漸知道注意國家的重要問題，這個影響實在不小。學生界除了對於政治的表示以外，對於社會也有根本的覺悟。他們知道政治問題的後面，還有較重要的社會問題，所以他們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如平民學校平民講演，都一天比一天發達。這些事業，實在是救濟中國的一種要着。況且他們從事這種事業，可以時時不忘作人表率的責任，因此求學更要勉力。他們和平民社會直接接觸，更是增進閱歷的一個好機會。這是於公於私，兩有益的。但是學生界的運動，雖然得了這樣的效果，他們的損失，却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

學術上的效能，當有幾何？要是從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損失，還好計算麼？況且有了罷課的話柄，就有嬾得用工的學生常常把這句話作爲運動的目的，就是不罷課的時候除了若干眞好學的學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從罷課的問題提出以後，學術上的損失實已不可限量。至於因羣衆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倚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小。然總沒有比罷課問題的重要。

就上頭所舉的功效和損失比較起來，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依我看來，學生對於政治的運動，祇是喚醒國民注意；他們運動所能收的效果，不過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們的責任已經盡了。現在一般社會也都知

道政治問題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時候他們也會對付的，不必要學生獨擔其任。現在學生方面最要緊的是專心研究學問。試問現在一切政治社會的大問題，沒有學問，怎麼解決？有了學問還恐怕解決不了嗎？所以我希望自這週年紀念日起，前程遠大的學生，要澈底覺悟：以前的成效萬不要引以爲功。以前的損失，也不必再作無益的愧悔。「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打定主義，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專心增進學識，修養道德，鍛鍊身體。如有餘暇，可以服務社會，擔負指導平民的責任，預備將來解決中國的——現在不能解決的——大問題，這就是我對於今年五月四日以後學生界的希望了。

## 北京大學授與班樂衛氏等名譽學位禮開會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今日爲本校第一次授與名譽學位之期。承中外來賓惠然臨會，至爲榮幸。本校教務會議議決現在應授與名譽學位者爲班樂衞芮恩施儒班杜威四位先生。但芮恩施先生已經離京。杜威先生在北戴河須於本校開學後來京。儒班先生去年曾到本校參觀一次，不知何時再來。惟班樂衞先生正在北京。今日之會，實專爲班樂衞先生而設。儒班先生與班樂衞先生有同國關係，而且班樂衞先生願爲代表，所以亦於今日舉行授與式。至芮恩施與杜威兩位先生，當俟杜威先生回京後，再定期舉行。

北京大學第一次授與學位，而受者爲班樂衞先生，可爲特別紀念者有兩點：第一，大學宗旨，凡治哲學文學及應用科學者，都要從純粹科學入手。治純粹科學者，都要從數學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數學爲第一系。班樂衞先生

爲世界數學大家，可以代表此義。第二，科學爲公，各大學自然有共通研究之對象。但大學所在地，對於其地之社會歷史，不得不有特別注重之任務，就是分工之理。北京大學既設在中國，於世界學者共通研究之對象外，對於中國特有之對象，尤負特別責任。班樂衛先生最提倡中國學問的研究，又可以代表此義。所以我以爲本校第一次授與學位屬於班樂衛先生，不但是北京大學至重要之記念，實可爲我國教育界之大記念。

# 致汪精衛君書

（前略）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爲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時受拿破崙蹂躪時，大學教授非希脫爲數次愛國主義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羣歸功於小學校教員；小學校所以有此等小學校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先生卽我國今日之非希脫也。弟深願先生惠然肯來，主持國文類教科，以眞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中略）弟進京後，受各政團招待時，竟老實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彼等不特不加反對，且有表同情者，亦可見今之政客，其頭腦亦似較前幾年爲淸晰矣。（後略）

#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演說詞（六年一月）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爲本校校長時，予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爲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爲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爲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爲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

國精於政治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任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爲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爲做官，入商科者非爲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爲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顧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卽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過，學問毫

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所以革命因淸廷官吏之腐敗。卽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胥。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偸，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爲劣惡：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爲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爲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已

且爲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爲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塡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敎員之敎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之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余見歐人購物者，每至店肆，店夥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薄物細故，猶懇摯如此；況學術傳習之大端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任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前所計畫者二事：

一曰改良講義。諸君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祇列綱要，其詳細節目，由教師口授後學者自行筆記，並隨時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

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備教員與學生之參考。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爲商榷可也。

## 北京大學開學式之演說（七年九月二十日）

大學爲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爲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爲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本校一年以來，設研究所，增參考書，均爲提起研究學問興趣起見。又如設進德會，書法

畫法樂理研究會，開校役夜班，助成學生銀行，消費公社等，均爲養成學生人格起見。此皆諸生所當注意者。且諸生須知既名大學，則萬不可有專己守殘之習。一年以來，於英語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國語，及世界語；於舊文學外，兼提倡本國近世文學，及世界新文學；於數理化等學外，兼徵集全國生物標本，並與法京「巴斯德生物學院」協商設立分院。近並鑒於文科學生輕忽自然科學，理科學生輕忽文學哲學之弊，爲溝通文理兩科之計畫。望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專己守殘之習也。

## 北京大學二十週年紀念會演說詞

本校有二十五週年紀念會之預備，擬出大叢刊三種，業已宣布於日刊。至此次二十週年之紀念會，則臨時由學生數人發起，不能多有所點綴。惟有

今日之演說會，及預備補刊一紀念册而已。憶鄙人游學德國時，曾遇大學紀念會兩次：一，來比錫大學之五百年紀念會，二，柏林大學之百年紀念會也。其間布置，大同小異，不外乎印刷品，演講會，爨演大學歷史之巡游隊，晚餐會等而已。而時過境遷，所遺留者亦僅有印刷品，及記述之演說詞耳。然則本校此次以演說會及紀念册爲點綴，亦不必有何等不滿足之感也。抑鄙人猶有感者，進化之例，愈後而速率愈增。柏林大學之歷史，視來比錫大學不過五分一之時間，而發達乃過之。蓋德國二十餘大學中，以教員資格（偶有例外）學生人數及設備完密等事序次之，柏林大學第一，門興大學第二，而來比錫大學第三也。柏林爲全國政治之中心，門興爲全國文學美術之中心，故學校之發達較易也。本校二十年之歷史，僅及柏林大學五分之一，來比錫大學二十五

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嘗不可與爲平行之發展。惜我國百事停滯不進，未能有此好現象耳。惟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頗與德國大學相類。蓋德國初立大學時，本以神學法學醫學三科爲主，以其應用最廣，而所謂哲學者，包有吾校文理兩科及法科中政治經濟等學，實爲前三科之預備科。蓋與學之初，目光短淺，重實用而輕學理，人情大抵如此也。十八世紀以後，學問家輩出，學理一方面逐漸發達。於是哲學一科，遂駕於其他三科之上，而爲大學中最重要之部分。近年弗朗福脫新設之大學，遂不設神學科矣。本校當二十年前創設時，僅有仕學師範兩館，專爲應用起見。其後屢屢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卽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選科農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國元年，始併經科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本年改組，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

學哲學科之發達相類。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今日承前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蒞會范先生爲本校創立時之職員，而本年對於大學改組之議，極端贊同，今日已允演說，必能餉吾等以宏論。又本校王長信學長及胡千之章行嚴陶孟和三教授，均有演說，而學生諸君，亦有代表一人，發布其意見，必皆有紀念之價值，謹先爲介紹。

## 北京大學二十二週年開學式之訓詞（八年九月）

今日爲北京大學第二十二年的開學日。新到諸生，差不多占四分之一；本來舊生所知道的，也當爲新生申說大概。況此次學潮以後，外邊頗有謂北京大學學生專爲政治運動，能動不能靜的。不知道本校學生，這次的加入學潮，是激於一時的愛國熱誠，爲特別活動，一到研究學問的機會，仍是非常鎭

靜的。外邊流言，實是誤會。但是我們也不可不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打算。所以我現在把北京大學的教育方針說說，不但給新生指示趨向，也是爲舊生提醒一番的意思。

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爲要達上文所說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他。這種標準，雖不是一時就能完全適合，但我們總是向這方面進行。又如圖書雜誌儀器標本，研究學理上所必不可少的，我們

限於經費，雖不能一時購置完善，但也是逐年增加的。且既然認定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對於純粹學理的文理科，自當先作完全的建設。我們因文理科尚有許多門類，爲經費與地位所限，不能一時並設，所以乘北洋大學同是國立，同有土木工科採礦冶金科的關係，把工科歸併北洋，即用工科的經費與教室實驗室，來擴充理科的一部分。研究學理，不可不屏除紛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進德會，對於嫖賭的惡習，官吏議員的運動，是懸爲戒律的。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體育會音樂會書畫研究會等，來涵養心靈。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儻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

平民講演，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望諸君特別注意。

抑本校很願多延各國碩學來校講授；惜機會很不易得；今年適值杜威博士來華游歷，本校得博士及哥侖比亞大學校長的允許，得請博士留華一年，在本校講授哲學，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今日特請博士演說，並先為紹介。

## 北京大學之進德會旨趣書

今人恆言西方尚公德而東方尚私德；又以為能盡公德則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是誤會也。吾人既為社會之一分子，分子之腐敗，不能無影響於全體。如疾疫然，其傳染之廣，往往出人意表。昔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

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司馬遷曰，「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子反湎於酒而楚以敗。拿破侖惑於色而普魯士之軍國主義以萌。私德不修，禍及社會，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又如吾國五六年來，政治界實業界之腐敗，達於極端。而禍變紛乘，浸至亡國者，寧非由於少數當局驕奢淫佚之餘，不得已而出奇策以自救，遂不惜以國家爲犧牲與？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勿以小惡爲無傷而爲之。」鄙人二十年前，鑒於吾國談社會主義者之因以自便，名爲提倡，實增阻力，因言「惟於交際之間一介不苟者，夫然後可以言共產；又惟男女之間一毫不苟者，夫然後可以言廢婚姻。」（見民國野史乙編蔡子民事略。）正此意也。民國元年，吳稚輝，李石曾，汪精衞諸君，發起進德會於上海。會

員別爲三等：持不賭，不嫖，不娶妾三戒者，爲甲等會員；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煙，不飲酒三戒，爲乙等會員；又加以不作議員，不食肉，爲丙等會員。當時論者頗以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條爲疑。然題名入會爲甲等會員者踵相接矣。未幾，鄙人以事由海道北行，同行者三十餘人，李汪二君亦與焉。舟中或提議進德會事，自李汪二君外，同行者率皆當時之官吏若議員，羣以官吏議員兩戒爲不便。乃去此兩戒，別組一會，卽以同舟之三十餘人爲發起人，而宋遯初君提議名爲「六不會」，衆贊成之。又同時發起一「社會改良社」，所揭著者凡三十六條，第一曰不狎妓，第二曰不置婢妾，第十九曰不賭博，第二十九條曰戒除傷生耗財之嗜好，猶六不會意也。其後爲政潮所激盪，「六不會」若「社會改良社」之發起人次第星散，未及進行；而進德會之新分子則閒見於

上海之報紙，為北京自袁政府時代，買收議員，運動帝制，攫全國之公款，用之如泥沙，無所顧惜，則狂賭狂嫖，一方而驅於徼倖之心，一方而且用為鑽營之術。謬種流傳，迄今未已。鄙人歸國以後，先至江浙各省，見夫教育實業各界，凡嶄然現頭角者，幾無不以嫖賭為應酬之具，心竊傷之。比抵北京，此風尤甚。尤可駭者，往昔昏濁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與敝俗奮鬭，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今則衆濁獨清之士，亦且踽踽獨行，不敢集同志以矯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現象也。曾於南洋公學同學會（中央公園）及譯學館校友會（江西會館）中，提議以嫖賭娶妾三戒編入會章，聞者未之注意也。其後見社會實進會規則，有此三戒；而雍君所發起之社會改良會，則專以此三者為條件。吾道不孤，助以張目。惜其影響偏於一隅。既

承乏北京大學，常欲以南洋同學會譯學館校友會所提議而未行者，試之於此二千人之社會。會一年來鞅掌於大體之改革，未遑及此。今改組之議，業已實行。而內部各方面之組織：若研究所，若教授會之屬；體育會，書畫研究會之屬；銀行，消費公社之屬：皆次第進行。而進德會之問題，遂亦應時勢之要求，而不能不從事矣。會中戒律，如嫖賭娶妾三事，無中外，無新舊，莫不認爲不德，懸爲厲禁，誰曰不然。官吏議員二戒，在普通社會或以爲疑，而大學則當然有此，（法科畢業生例外。）教育者專門之業，學問者終身之事。委身學校而縈情部院，用志不紛之謂何？且或在學生時代，營營於文官考試，律師資格，而要求提前保送，此其躁進與科舉時代之通關節何異？言之可爲痛心！古諺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加特力教之神父，佛教之僧侶，例不婚娶；西洋大學問家，

亦有持獨身主義者：不婚尙可，不宦何難？至於煙，酒，肉食三戒，其貽害之大，雖不及嫖賭娶妾，其紛心之重，亦不及官吏議員，然而衞生味道之樂，亦恒受其障礙，故並存之。春秋三世之義，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觕，及歷升平而至太平，用心乃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今仿其例而重定進德會之等第如左：

甲種會員　不嫖，不賭，不娶妾。

乙種會員　於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　於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入會之條件：

（一）題名於册，幷註明願爲某種議員。

（二）凡題名入會之人，次第布諸日刊。

(三)本會不咎既往。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袁了凡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凡本會會員，入會以前之行爲，本會均不過問。(如已娶之妾亦聽之。) 同會諸人，均不得引以爲口實。惟入會以後，於所認定之戒律有犯者罰之。

(四)本會俟成立以後，當公定罰章，並舉糾察員若干人執行之。

入會之効用：

(一)可以繩己。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吾國人在鄉里多謹飭，而一到都會租界，則有放蕩者。歐美人在本國多謹飭，而一到外國，則亦有放蕩者。社會之制裁，有及有不及也。今以本會制裁之，庶不至於自放。

(二)可以謝人。歐美之學者，官吏，商人，均視嫖，賭，娶妾爲畏途；偶有犯者，均諱

莫如深。而我則狎妓徵優，文人以爲韻事；看竹尋芳，公然著之柬帖；官吏商賈，且以是爲聯絡感情之一端。苟非畫定範圍，每苦無以謝人。今以本會爲範圍，則人有以是等相嬲者，徑行距絕，亦不致有傷感情。

(三)可以止謗。語曰：止謗莫如自修。吾北京大學之被謗也久矣。兩院一堂也，探艷團也，某某等公寓之賭窟也，俸坤角也，浮艷劇評花叢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種之團體而言之。其他攻訐個人者，更不可以摟指計。果其無之，則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然請本校同人一一自問，種種之謗，卽有言之已甚者，其皆無因而至耶？既有此因，則正賴有此謗以提撕吾人，否則淪胥以鋪耳！不去其因而求弭謗，猶急行而避影也。其又何益？今以本會爲保障，苟人人能守會約，則謗因既滅，不弭謗而自弭。其或未滅，則造因之範圍愈狹，而求之不難盡

多數之力以滅之，豈無望耶？

## 對於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參與慶祝協商戰勝提燈會之說明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人者，羣性的動物也，不能孤立而生存，動必以羣。羣有大小，小羣常包於大羣。大羣之休戚，常即爲小羣及小羣以內分子之休戚。學校羣之小者也，不能外於較大之羣之國家，尤不能外於最大之羣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國家之休戚隨之。國家之休戚，學校之休戚隨之。學校之休戚，學生之休戚隨之。

世界大戰爭開始以來，吾國之受其影響者何若？南北戰事之延長也，實業之停頓也，金融之恐慌也，皆其徵也。其在吾校，則經費之支絀也，書籍儀器之騰貴而缺乏也，游學之困難也，何一非世界大戰爭之影響，諸生固已身受

之而厭苦之。

向使德國竟占勝利，而軍國主義，橫行世界，則我國之命運將如何，其影響於我校者如何，影響於諸生者如何，諸生試以數月前全體赴總統府請願之事，比例而推想之，恐有什百倍於曩日之恐慌者。

幸而正義果勝強權，協約國竟占最後之勝利。外之既暫紓侵畧之禍，內之亦已殺主戰之燄，我國已有一綫生機。苟世界平和會議中，法國之人權宣言，美總統之媾和條件，果能實行，則限制軍備，自由通商，全世界皆有熙熙皞皞之象。以我國人工之衆，物產之饒，實業必且大興。不惟國民均受其福，而教育界之發展，寧可限量。諸生苟果有世界眼光，有國家觀念，對於此次協約國之勝利，宜如何懽欣鼓舞。即使僅爲本校前途個人學業起見，亦應抱如何樂

觀耶！

且學校之中，以課程爲第一義。敎育部之所以允放假三日者，豈眞犧牲此三日中敎室，實驗室，研究所之課程以供諸生飲食徵逐，逛市場，入劇院，作無聊之消遣已耶？夫亦願諸生獲得較深刻之印象，得以放開世界眼光，促起國家觀念，無形之訓練，有較二十餘時間之課程爲重要者，故毅然行之耳。而此無形訓練之燒點，卽以提燈會代表之。諸生對於此舉，宜如何熱心，始得不辜負此三日間之所犧牲耶？

且使一校之中，有一二人焉，明知他校全體整齊愉快之狀況，而忍使本校不免有缺點焉；又或一班之中，有一二人焉，明知他班全體整齊愉快之狀況，而忍使本班不免有缺點焉；此其人卽不屑以世界眼光國家觀念等繩之，

而第卽其對於本校及本班之無情，亦必爲同班諸生所不齒。故本校不復爲按名稽核之舉，而僅計何班是否全到。苟有規避不到者，請本班同學自檢舉之，然後施以相當之懲戒。同班諸生，決不恕此無情之同學而爲之容隱，此本校職員所深信不疑者也。

## 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函

公言報記者足下：讀本月十八日貴報，有「請看北京大學思潮變遷之近狀」一則，其中有林琴南君致鄙人一函。雖原函稱「不必示覆」，而鄙人爲表示北京大學眞相起見，不能不有所辨正。謹以答林君函抄奉，請爲照載。又貴報稱「陳胡等絕對的非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大約卽以林君之函爲據，鄙人已於致林君函辨明之。惟所云「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

文字爲國語之議，」何所據而云然？請示復。

答林琴南君函如左：

琴南先生左右，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

附錄趙體孟君來函

敬懇者。敝郡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箸。（說經史十卷，草樓詩集五卷，硯齋文集五卷。）特求台端加以品題。此書雖非一種學說。然文章之美。則上窺漢魏。下摭初唐。尙不失爲彬雅。先生諱應秋。字體元。生平甘貧樂道。杜門謝客。康熙癸未時。曾辭神木司鐸之命。郡人父老相傳顧亭林游歷至此。與先生訂爲文字交。然遺著零落。無可考究。是以爲憾。是稿原先生不能災木。後付

張鵬飛補山先生發印。曾經吳門陸儼庭先生鑒定。又未果。今原稿存補山家中一二。移散友人處五六。孟思先生一生咿唔斗室八十餘載。若不獻世。則滄海桑田。焉不煙滅。先是補山先生某日至學園。見焚字紙者。近取諦視。則先生之遺著。任焉審之則一半已付秦灰。言原著四十餘本。今所存者則二十一二耳。先生後嗣至六世而遂絕。故孟欲集梓行。而力未勝。今介紹商務書館以重價始讓版權發行。不揣冒昧。謹爲先容。尙希雅鑒。懇介紹任公太炎又林琴南諸先生代爲品題。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剷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寗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

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輒問陳，孔子行。陳恒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

次察「刱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

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尙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敎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爲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甯有剷之之理歟?

若大學敎員,既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剷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敎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爲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爲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

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唾餘者。所謂「武曌爲聖王，卓文君爲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爲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

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爲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豈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爲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

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為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儘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為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誠然，誠然。北京

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爲非博極羣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見另編）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狹妓爲韵事，以賭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爲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以

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姦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甯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强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著祺。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啓。

附錄三月十八日公言報原文

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

北京大學之新舊學派……兩種雜誌之對抗……第三者之調停派學說……三者以外之學者議論……林琴南致蔡鶴卿書

北京近日教育雖不甚發達。而大學教師各人所鼓吹之各式學說。則五花八門。頗有足紀者。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爲之一變。尤以文科爲甚。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

歎等。學生聞風興起。服膺師說。張大其辭者。亦不乏人。其主張以爲文學須順應世界思潮之趨勢。若吾中國歷代相傳者。乃爲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應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此文學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適氏主講文科哲學門後。旗鼓大張。新文學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而於其所教授之哲學講義。亦且改用白話文體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新潮之外。更有每週評論之印刷物發行。其思想議論之所及。不僅反對舊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卽於社會所傳留之思想。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而加以抨擊。蓋以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爲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爲之首。其他如黃侃馬叙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互

爲聲援者也。加以國史館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張相文之流。亦復深表同情於劉黃。劉黃之學。以研究音韵說文訓詁爲一切學問之根。以綜博考據講究古代制接跡漢代經史之軌。文章則重視八代而輕唐宋。目介甫子瞻爲淺陋寡學。其於清代所謂桐城派之古文家。則深致不滿。謂彼輩學無所根。而徒斤斤於聲調。更藉文以載道之說。假義理爲文章之面具。殊不値通人一笑。從前大學講壇。爲桐城派古文家所佔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在姚叔節林琴南輩。目擊劉黃諸後生之皋比坐擁。已不免有文藝衰微之感。然若視新文學派之所主張。更當認爲怪誕不經。似爲其禍之及於人羣。直無異於洪水猛獸。轉顧太炎新派。反若塗軌之猶能接近矣。頃者劉黃諸氏以陳胡等與學生結合。有種種印刷物發行也。乃亦組織一種雜誌。曰國故。組織之名義。出於學生。而主筆政之健將。敎員實居其多數。蓋學生中固亦分舊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也。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然有裨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

各以惡聲相報復耳。至於介乎二派者。則有海鹽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有國學。且明於世界文學進化之途徑。故於舊文學之外。兼冀組織新文學。惟彼之所謂新者。非脫却舊之範圍。蓋其手段不在於破壞。而在於改良。以記者之愚。似覺朱氏之主張較爲適當也。日前喧傳教育部有訓令達大學。令其將陳錢胡三氏辭退。但經記者之詳細調查。則知尙無其事。唯陳胡等對於新文學之提倡。不第舊文學一筆抹摋。而且絕對的非棄舊道德。毀斥倫常。詆排孔孟。並且有主張廢國語而以法蘭西文字爲國語之議。其鹵莽滅裂。實亦太過。頃林琴南氏有致蔡子民一書。洋洋千言。於學界前途。深致悲閔。茲將原書刊布於下。讀者可以知近日學風變遷之劇烈矣。林答蔡書云。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與公別十餘年。壬子一把晤。忽忽八年。未通音問。至爲歉仄。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謹謀跋

尾歸之。嗚呼。明室敎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尙新學。乃亦垂念遺播之臣。足見名敎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卽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闒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旣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邪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靡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

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趨。各衷其是。蓋今公爲民國宣力。弟仍淸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淸標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

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陣。孔子行。陳恆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懨懨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托顏回。托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勃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眞學術眞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

無爲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敎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敎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爲野老粢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鴃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鴃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於不倫。斥袁枚爲狂謬。不

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埃滅。何苦增玆口舌。可悲也。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趨怪走奇之敎育。則惟穆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敎。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淸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紛集。甚爲我公惜之。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覆。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林紓頓首。

## 復張繆子君書

繆子兄鑒：得書知林琴南君攻擊本校敎員之小說均由兄轉寄新申報。在兄

與林君有師生之誼，宜愛護林君。兄爲本校學生，宜愛護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說，意在毀壞本校名譽，兄徇林君之意而發布之，於兄愛護母校之心，安乎否乎？僕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爲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爲失德。林君詈僕，僕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諸愛護本師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後注意。此復，並候學祺。

附錄張繆子君函

孑民校長先生大鑒：新申報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說稿，悉由鄙處轉寄。近更有一篇攻擊陳胡兩先生，並有牽涉先生之處。稿發後而林先生來函，謂先生已乞彼爲劉應秋文集作序，妖夢一篇，當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難中止，不日即可登出。倘有瀆犯先生之語，務乞歸罪於生。先生大度包容，對於林先生之游戲筆墨，當亦不甚介意也。

又林先生致先生一函，先生對之有何感想，會作復函否？生以為此實研究思潮變遷最有趣味之材料，務懇先生將對於此事之態度與意見賜示，不勝企禱。專泐，敬頌敎祺。學生張厚載拜啓。

再林先生係生在中學時之教師，與生有師生之誼，合併附聞。

# 八年五月九日辭職出京啓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 附北京大學文科教授程演生答學生常惠書

「殺君馬者路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小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

之，却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

梁張士簡用此意作走馬引曰：良馬龍爲友。玉珂金作羈。馳騖宛與洛。半驟復半馳。倏忽而千里。光景不及移。九方惜未見。薛公寗所知。斂轡且歸去。吾畏路旁兒。

蔡先生用此語，大約謂已所處之地位，設不即此審備所在，徒循他人之觀快，將恐溺身於害也，與士簡詩意正相合。所以上文曰，「吾倦矣！」自傷之情，抑何深痛！（元培案引此語但取積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毛詩大雅民勞第二章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蔡先生用此語，蓋非取全章之義。所謂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已處此憂勞之餘，

庶幾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義，則不徒感歎自身，且譏執政者也。（元培案，引此語但取「勞則可休」一義，別無他意。）

常惠君足下：頃訊蔡先生，啓事中引用之語，茲已檢查明確，希即轉示同學。「殺君馬」之語，外面誤解者亦甚夥，且有望文生意者，謂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若是說去，成何意義？可發一笑。賢者雖明哲保身，抑豈忍重責於學生耶？綜觀右所條舉之書及詩，蔡先生引用此語之本心，讀者當可了解矣。足下何日南下，有暇望過我一敘。此答。餘不一一。五月十日，二古白。

## 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八年八月）

北京大學學生諸君，並請全國學生聯合會諸君公鑒：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

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瞭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社會上感於諸君喚醒之功，不能爲筌蹄之忘，於是開會發電，無在不願與諸君爲連帶之關係。此人情之常，無可非難。然諸君自身，豈亦願永羈於此等連帶關係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資預備。即以提倡國貨而言，販賣固其要務，然必有製造貨品之工廠，與培植原料之農場，以開其源。若驅工廠農場之人材而悉從事於販賣，其破產也可立而待。諸君自思，在培植製造時代乎？抑在販賣時代乎？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始知純粹

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所以對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尙未可認爲完成，不能不再爲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今若爲永久喚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尙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教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常爲一般國民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適用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識，若

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原之學力，而養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爲第一責任也。且政治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爲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於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爲畢甲不足，必畢乙而後可，豈謂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曾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滿志之一日，可以斷言。此次世界大戰，德法諸國，均有存亡關係，罄全國勝兵之人，爲最後之奮鬥，平日男子職業，大多數已由婦女補充，而自小學以至大學，維持如故，學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間或提前數月畢業，而未聞全國學生均告奮勇，舍其學業而從事於軍隊，若職業之補充。豈彼等愛國心不及諸君耶？願諸君思之。僕自出京，預備杜門譯書，重以臥

病，遂屏外緣。乃近有恢復五四以前教育原狀之呼聲，各方面遂紛加責備，迫以復出。僕遂不能不加以考慮。夫所謂教育原狀者，甯有外於諸君專研學術之狀況乎？使諸君果已抱有恢復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僕為教育前途起見，雖力疾從公，亦義不容辭。讀諸君十三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懃懃懇懇，寔獲我心。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

## 回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八年九月）

別來忽忽四個月。今日得與諸君相見，我心甚為愉快。但自我出京以後，諸君經了許多艱難危險的境遇；我臥病在鄉，不能稍効幹旋維持之勞，實在抱歉得很。我以為諸君一定恨我罵我，要與我絕交了；不意我屢次辭職，諸君

要求復職。我今勉強來了，與諸君相見，諸君又加以歡迎的名目，並陳極懇摯之歡迎詞，眞叫我感謝之餘慙愧的了不得。

諸君的愛國運動，事屬既往，全國早有公論，我不必再加批評。惟我從別方面觀察，覺得在這時期，看出諸君確有自治的能力，自動的精神，想諸君也能自信的。諸君但能在校中保持這種自治的能力，管理上就不成問題；能發展這種自動的精神，學問上除得幾個積學的教員隨時指導，有圖書儀器足供參考試驗外，沒有甚麼別的需要。至於校長一職，簡直可不必措意了。

諸君都知道德國革命以前是很專制的。但是他的大學，是極端的平民主義；他的校長與各科學長，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舉的；他的校長，由四科教授迭任，如甲年所舉是神學科教授，乙年所舉是醫學科教授，丙年

所舉是法學科教授，丁年所舉是哲學科教授，周而復始，照此遞推。諸君試想，一科的教授當然與他科的學生很少關係；至於神學科教授，尤爲他科的學生所討厭的；但是他們按年輪舉，全校學生從沒有爲校長發生問題的。

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學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並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爲不妥，所以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事；恢復學長的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合議制。並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究各種事務。照此辦法，學校的內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

卽使照德國辦法，一年換一個校長，還成問題麼？

這一次愛國運動，要是認定單純的目的，到德約決不簽字，曹陸章免職，便算目的達到，可以安心上課了。不幸牽入校長問題，又生出許多支節，這不能不算是遺憾。所望諸君此後能保持自治的能力，發展自動的精神，並且深信大學組織日臻穩固，不但一年換一個校長，就是一年換幾個校長，對於諸君研究學問的目的，是決無防碍的，諸君不要再爲校長的問題分心，這就不辜負我們今日的一番聚會了。

## 在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之演說詞

今日爲吾校音樂研究會開同樂會之日，溯自五月間，在青年會開會後，迄今已半載矣。中更停頓，無限感慨，音樂爲美術之一種，與文化演進，有密切

之關係。世界各國，爲增進文化計，無不以科學與美術並重。吾國提倡科學，現已開始，美術則尙未也。歐洲各國，除有音樂專門學校以培植專門人才外，若音樂會，則時時有之。卽小村落中，於星期日亦在公園或咖啡館內奏樂，若柏林巴黎等大都會，更無論矣。吾國音樂，在秦以前頗爲發達，此後反似退化。好音樂者，類皆個人爲自娛起見，聊循舊譜，依式演奏而已。西洋音樂家，則往往有根據學理自製新譜者。蓋創造之才，非獨科學界所需要，美術界亦如是也。吾國今日尙無音樂學校，卽吾校尙未能設正式之音樂科。然賴有學生之自動與導師之提倡，得以有此音樂研究會，未始非發展音樂之基礎，所望在會諸君，知音樂爲一種助進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尙之樂理，而養成創造新譜之人材，採西樂之特長，以補中樂之缺點，而使之以時進步，庶不負建設

此會之初意也。

## 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旨趣書（七年四月十五日）

科學美術，同為新教育之要綱，而大學設科，偏重學理，勢不能編入具體之技術，以侵專門美術學校之範圍。然使性之所近，而無實際練習之機會，則甚違提倡美育之本意。於是由教員與學生各以所嗜，特別組織之，為文學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等，既次第成立矣。而畫法研究會，因亦繼是而發起。既承本校教員李毅士、錢稻孫、貝季美、馮漢叔諸先生之贊同，復承校外名家陳師曾、賀履之、湯定之、徐悲鴻諸先生之指導，會議數次，遂成立簡單如左。所欲請諸會員注意者，畫有雅俗之別，所謂雅者，謂志趣高尚，胸襟瀟灑，則落筆自殊凡俗，非謂不循規矩，隨意塗抹，即是以標異於庸俗也。本會畫法，雖課餘之作，

不能以專門美術學校之成例相繩。然既有志研究，且承專門導師之督率，不可不以研究科學之精神貫注之。庶數年以後，成績斐然，不負今日組織斯會之本意，與諸導師熱心提倡之盛意焉。

## 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之演說詞

今日爲畫法研究會第二次始業式。人數視前加增，是極好的現象。此後對於習畫，余有二種希望，即多作實物的寫生，及持之以恆二者是也。中國畫與西洋畫，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國畫始自臨模，外國畫始自實寫。芥子園畫譜，逐步分晰，乃示人以臨模之階，此其故與文學哲學道德有同樣之關係。吾國人重文學，文學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後方可變化，不必拘擬。吾國人重哲學，哲學亦因歷史之關係，其初以前賢之思想爲思想，往往爲其成見所囿，

日後漸次發展，始於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別感觸，方成新思想。吾國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範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術上遂亦不能獨異。西洋則自然科學昌明，培根曰，人不必讀有字書，當讀自然書。希臘哲學家言物類原始，皆託於自然科學。亞里斯多德隨亞力山大王東征，即留心博物學。德國著名文學家鞠台喜研究動植物，發見植物千變萬殊，皆從葉發生。西人之重視自然科學如此，故美術亦從描寫實物入手。今世爲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採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意大利文學復古時代，人物畫後加以山水，識者謂之中國派；即法國路易十世時，有羅科科派，金碧輝煌，說者謂參用我國畫法。又法國畫家有摩耐者，其名畫寫白黑二人，惟取二色映帶，他畫亦多此類，近於吾國畫派。彼西方美術家，能採用我人之長，我

人獨不能採用西人之長乎？故甚望中國畫者，亦須採西洋畫布景實寫之佳，描寫石膏物像及田野風景，今後諸君均宜注意。此予之希望者一也。又昔人學畫，非文人名士任意塗寫，即工匠技師刻畫模仿。今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方法貫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經心之習，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見之識。用科學方法以入美術。美雖由於天才，術則必資練習。故入會後當認定主義，誓以終身不捨；興到即來，時過情遷，皆當痛戒。諸君持之以恆，始不負自已入斯會之本意。此予之希望者二也。除此以外，余欲報告者三事：(一)花卉畫導師陳師曾先生辭職，本會今後擬別請導師，俟決定後再行發表。(二)畫會會所急求擴充，俟覓得相當地點，再行遷徙，與各會聯絡一起。(三)上學年所擬向收藏家借畫辦法，本年擬實行，擬請馮漢叔先生籌之。

##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之演說

凡事皆有術而後有學。外國之新聞學，起於新聞發展以後。我國自有新聞以來，不過數十年，則至今日而始從事於新聞學，固無足怪。我國第一新聞，是爲申報。蓋以前雖有所謂邸抄若京報，是不過輯錄成文，非如新聞之有採訪有評論也。故言新聞自申報始。申報爲西人所創設，實以外國之新聞爲模範。其後乃有滬報新聞報等。戊戌以後，始有中外日報時報蘇報等。十五年前，鄙人在愛國學社辦事時，與蘇報頗有關係，其後亦嘗從事於俄事警聞警鐘日報等。其時於新聞術實毫無所研究，不過藉此以鼓吹一種主義耳。即其他新聞報申報等，雖專營新聞業，而其規模亦尚小。民國元年以後，新聞驟增；僅北京一隅，聞有八十餘種。自然淘汰之結果，其能持續至今者，較十餘年前之

規模大不同矣。惟其發展之道全恃經驗，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苟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聞學之意也。

新聞之內容，幾與各種科學無不相關。外國新聞，多有特闢科學，美術，音樂，戲曲等欄者，固非專家不能下筆。卽普通紀事，如旅行，探險，營業，犯罪，政聞，戰報等，無不與地理，歷史，經濟，法律，政治，社會等學有關。而採訪編輯之務，尤與心理學有密切之關係。至於記述辯論，則論理學及文學亦所兼資者也。根據是等科學，而應用於新聞界特別之經驗，是以有新聞學。歐美各國，科學發達，新聞界之經驗又豐富，故新聞學早已成立。而我國則尚爲斯學萌芽之期，不能不仿中報之例，先介紹歐美新聞學。是爲吾人第一目的。我國社會，與外國社會有特別不同之點。因而我國新聞界之經驗，亦與外國有特別不同之

點。吾人本特別之經驗而歸納之，以印證學理，或可使新聞學有特別之發展。是爲吾人第二目的。想到會諸君均所贊成也。

抑鄙人對於我國新聞界尙有一種特別之感想。乘今日集會之機會，報告於諸君，卽新聞中常有猥褻之紀聞若廣告是也。聞英國新聞，雖治療黴毒之廣告，亦所絕無。其他各國，雖疾病之名詞，無所謂忌諱，而春藥之揭帖，冶遊之指南，則絕對無之。新聞自有品格也。吾國新聞；於正張中無不提倡道德；而廣告中則誨淫之藥品與小說，觸目皆是；或且附印小報，特闢花國新聞等欄；且廣收妓寮之廣告。此不特新聞家自毀其品格，而其貽害於社會之罪，尤不可恕。諸君旣研究新聞學，必皆與新聞界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幸有以糾正之。

# 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第一次期滿式訓詞

今日爲本校新聞學研究會之第一次結束。本校之有新聞學研究，於中國亦實爲第一次。故今茲結束是可謂爲中國新聞學研究之第一次結束。凡一科學之成立，必先有事實，然後有學理。以無事實則無經驗可言；無經驗，則學理亦無由發生。現吾人之新聞研究會，雖無閎大之印刷機關，似與普通之報館不侔，故經驗亦不能謂之大備。但科學之起，必始於草創，始於簡單。今雖爲本會之草創時期，然他日固可由週刊進而辦日刊。且經驗之不足，又不獨吾人爲然，即外國大學之新聞科，其成績亦未能謂爲完滿。蓋新聞爲經驗之事業，非從事於新聞之人，以其經驗發爲學理，則成績終無由十分完滿也。今日本會之發給證書，故亦非謂經驗已經完備，不過謂爲經驗之始而已。新聞

事業既全恃經驗後此從事新聞事業之人，能以其一身經驗研究學理，而引進於學校中，乃吾所深望者也。至本會所辦之「新聞週刊」，五四以後，因人事倥傯，遂至停刊，余甚惋惜。蓋本週刊純重事實，提要鈎元。而且至五四以後，本校與外界接觸之機愈多，凡一問題之起，非先有事實之標準，即多費考量，亦無由解決。而吾校所出之週刊，能將一國內外之大事，提要鈎元，即示標準之意。曩保定某中學校長晤余，曾謂該校學生平時以學課關係，無暇讀報，後見本校週刊出版，能將事實鈎元提要，非常歡迎，五四停版以來，深爲本週刊抱憾不置。由此觀察，則外間表同情於週刊者，大不乏人。故吾甚希望此後週刊之能繼續出版也。

## 國立北京大學校旗圖說

各國的國旗，雖然也有采用天象動物王冠等等圖案，但是用色彩作符號的占多數。——法國三色旗，說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的符號，是最彰明較著的。我國國旗用五色，說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這一類。我們現在所定的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各種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幾色化成的。我們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種主要色化成的：現在通行三色印刷術，就是應用這個原理。科學界的關係，也是如是。世界事物，雖然複雜，總可以用科學說明他們；科學的名目，雖然也很複雜，總可以用三類包舉他們。那三類呢？第一，是現象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等等；第二，是發生的科學，如歷史學，生物進化學等等；

第三，是系統的科學，如植物，動物，生理學等等。我們現在用紅藍黃三色，作這三類科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白是七色的總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總和了。我們又都知道：有一種哲學，把種種自然科學的公例貫串起來，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學。我們又都知道：有幾派哲學，把自然科學的原理，應用到精神科學，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統統貫串起來；如英國斯賓塞爾氏的綜合哲學，法國孔德氏的實證哲學，就是這種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和；我們現在用總和七色的白來表示他。

但是人類求知的慾望，決不能以綜合哲學與實證哲學爲滿足；必要侵入玄學的範圍。但看法國當實證哲學盛行以後，還有別格遜的玄學，很受歡

迎；就可算最顯的例證了。玄學的對象，叔本華叫他作「沒有理解的意志」；斯賓塞爾叫他作「不可知」；哈特曼叫他作「無意識。」道家叫作「玄」；釋家叫作「涅槃」；總之，不能用科學的概念證明，全要用玄學的直覺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來代表他。

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研究融貫科學的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兒；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就一人經歷說；研究科學的時間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面積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

# 學風雜誌發刊詞

今之時代，其全世界大交通之時代乎？昔者，吾人以我國爲天下，而西方人亦以歐洲爲世界。今也，畛域漸化，吾人既已認有所謂西方之文明，而彼西方人者，雖以吾國勢之弱，習俗之殊特，相與鄙夷之，而不能不承認爲世界之一分子。有一世界博覽會焉，吾國之製作品必與列焉。有大學焉，苟其力足以包羅世界之學術，則吾國之語文歷史恒列爲一科焉。有大藏書樓焉，苟其不以本國之文字爲限，則吾國之圖籍恒有存焉。有博物院焉，苟其宗旨在於集殊方之珍異，揭人類之眞相，則吾國之美術品或非美術品必在所搜羅焉。此全世界大交通之証也。

雖然，全世界之交通非徒以國爲單位，爲國際間之交涉而已。在一方面，

吾人不失其爲家庭或民族或國家之一分子，而他方面則又將不爲此等種種關係所囿域，與一切人類各立於世界一分子之地位，通力合作，增進世界之文化。此今日稍稍有知識者所公認也。夫全世界之各各分子，所謂通力合作以增進世界之文化者，爲何事乎？其事固不勝舉，而其最完全不受他種社會之囿域，而合於世界主義者，其惟科學與美術乎？（科學兼哲學言之。）法與德世讎也，哲學文學之書互相傳譯，音樂圖畫之屬互相推重焉。猶太人基督教國民所賤視也，遠之若斯賓諾莎之哲學，哈納之詩篇，近之若愛里希之醫學，布格遜之玄學，羣焉推之。其他猶太人之積學而主講座于各國大學者，指不勝屈焉。波蘭人亡國之民也，遠之若哥白尼之天文學，米開維之文學，近之若居梅禮之化學，推服者無異詞焉。而近今之以文學著者尚多，未聞有外視

之者。東方各國、歐洲人素所歧視也，然而法國羅科科時代之美術參中國風，評鑒者公認之。意大利十六世紀之名畫，多襯遠景於人物之後，有參用中國宋元之筆意者，孟德堡言之。二十年來歐洲之圖畫受影響於日本，而抒情詩則受影響於中國，尤以李太白之詩爲甚，野該述之。歐十八世紀之惟物哲學受中國自然教之影響也，十九世紀之厭世哲學受印度宗教之影響也，柏魯孫言之。歐洲也，印度也，中國也，其哲學思想之與眞理也，以算學喻之，猶三座標之同繫于一中心點也，加察林演說之。其平心言之如此，故曰科學美術完全世界主義也。

方今全世界之人口號千五百兆而弱，而中國人口號四百兆而强，占四分之一；有奇其所居之地則於全球陸地五千五百萬方里中占有四百餘萬

方里，占十四分之一；其他產之豐腴，氣候之調適，風景之優秀而雄奇，其歷史之悠久，社會之複雜，古代學藝之足以爲根柢，其可以供獻于世界之科學美術者，何限？吾人試捫心而自問，其果有所供獻否？彼歐洲人所謂某學某術受中國之影響者，皆中國古代之學術，非吾人所可引以解嘲者也。且正惟吾儕之祖先在交通較隘之時期，其所作述尙能影響於今之世界，歷千百年之遺傳以底於吾人，乃僅僅求如千百年以前所盡之責任而尙不可得，吾人之無以對世界伊於胡底耶？且使吾人姑退一步，不遽責以如彼歐人能擴其學術勢力於生活地盤之外，僅卽吾人生活之地盤而核其學術之程度，則吾人益將無地以自容。例如中國之地質，吾人未之測繪也，而德人李希和爲之。中國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而荷蘭人格羅爲之。中國之古物，吾人未能爲有系統

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勞斐爲之。中國之美術史，吾人未之試爲也，而英人布綏爾愛鐙；法人白羅克德人孟德堡爲之。中國古代之飾文，吾人未之疏證也，而德人賀斯曼及瑞士人謨脫爲之。中國之地理，吾人未能準科學之律貫以記錄之也，而法人若可侶爲之。西藏之地理風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詳考也，而瑞典人海丁竭二十餘年之力，考察而記錄之。辛亥之革命，吾人尙未有原原本本之紀述也，法人法什乃爲之。其他數世界地理，通世界史，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學史，世界哲學史，莫不有中國一部分焉。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尙自命爲世界之分子者，寧得不自愧乎？

吾人徒自愧無補也。無已，則亟謀所以自盡其責任之道而已。人亦有言，先秦時代，吾人之學術，較之歐洲諸國今日之所流行，業已具體而微；老莊之

道學，非哲學乎？儒家之言道德，非倫理學乎？荀卿之正名，墨子之大取小取，以及名家者流，非今之論理學乎？墨子之經說，非今之物理學乎？爾雅本草，非今之博物學藥物學乎？樂記之言音律，考工記之言筍簴，不猶今之所謂美學乎？宋人刻象爲楮葉，三年而後成，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辨也，不猶今之雕刻乎？周客畫筴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之，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不猶今之所謂油畫乎？歸而求之有餘師，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吾儕其以復古相號召可矣。奚以輕家雞寶野鶩，行萬里路而遊學爲？

雖然，西人之學術所以達今日之程度者，自希臘以來，固已積二千餘年之進步而後得之。吾先秦之文化無以遠過於希臘，當亦吾同胞之所認許也。

吾與彼分道而馳，既二千餘年矣，而始有羨於彼等所等之一境，則循自然公例，取最短之途徑以達之可也。乃曰吾必舍此捷徑，以二千餘年前之所詣爲發足點，而奔軼絕塵以追之，則無論彼我速率之比較如何，苟使由是而彼我果有同等之一日，我等無益於世界之耗費，已非巧歷所能計矣。不觀日本之步趨歐化乎？彼固取最短之徑者也。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曰與歐人達同等之地位也。然則吾即取最短之徑以往，猶懼不及，其又堪迂道焉？且不觀歐洲諸國之互相師法乎？彼其學術，固不失爲對等矣，而學術之交通有加無已。一國之學者有新發明焉，他國之學術雜志競起而介紹之。有一學術之討論會焉，各國之學者相聚而討論之。本國之高等教育既有完備之建設，而遊學於各國者實繁有徒。檢法國本學期大學生統計，外國留學者，德國二百四十人，英

國二百十四人，意大利五百十四人，奧匈百三十五人，瑞士八十六人，俄國三千一百七十六人，北美合衆國五十四人。又觀德國本學期大學生統計，外國留學者，法國四十人，英國百五十人，意大利三十六人，奧匈八百八十七人，瑞士三百五十四人，俄國二千二百五十二人，北美合衆國三百四十八人。其在他種高等專門學校，及僅在大學旁聽者，尚不計焉。其他教員學生乘校假而爲研究學術之旅行者尚多有之。法國且設希臘文史學校於雅典；拉丁文史學校於羅馬以爲法國青年博士研究古人之所設美術學校於羅馬；俾巴黎美術學校高才生得於其間爲高生之研究，學術同等之國，其轉益多師也如此，其他則何如乎？故吾人而不認歐洲之學術爲有價值也則已耳，苟其認之，則所以急取而直追之者固有其道矣。

或曰吾人之　收外界文明也不自今始。昔者印度之哲學吾人固以至簡易之道得之矣，其高僧之渡來者，吾歡迎之，其經典之流入者，吾翻譯之。其間關跋涉親至天竺者，蔡愔蘇物法顯玄奘之屬，廖廖數人耳。然而漢唐之間，儒家道家之言均爲佛說所浸入，而建築雕塑圖畫之術，皆大行印度之風；書家之所揮寫，詩人之所諷詠，多與佛學爲緣。至於宋代，則明爲闢佛而其學術受佛氏之影響者益以深遠。蓋佛學之輸入我國也至深博，而得之之道則至簡易。今日之於歐化，亦若是則已矣。

雖然，歐洲之學術非可以佛學例之。佛氏之學非不閎深，然其範圍以哲學之理論爲限。而歐洲學術，則科目繁多，一科之中所謂專門研究者，又別爲種種之條目。其各條目之所資以研究而叅考者，非特不勝其繁，而且非淺嘗

者之所能卒爾而遂譯也。且佛氏之學，其託於語言文字者已有太涉迹象之嫌，而歐洲學術則所資以傳習者乃全恃乎實物。最近趨勢，卽精神科學亦莫不日傾於實驗。儀器之應用，不特理化學也，心理教育諸科亦用之。實物之示教不特博物學也歷史人類諸科亦尙之。實物不足，濟以標本；標本不具，濟以圖畫；圖畫不周，濟以表目。內革羅人之歌，以蓄音器傳之；羅馬之壁畫，以幻燈攝之；莎士比亞所演之臺舞，以模型表示之。其以具體者補袖象之語言如此，其他陳列所，博物院，圖書館種種參考之所，又復不勝枚舉。是皆非我國所有也。吾人卽及此時而設備之，亦不知經幾何年而始幾於同等之完備，又非吾人所敢懸揣也。然則，吾人卽欲憑多數之譯本以窺歐洲學術，較之遊學歐洲者事倍而功半，固已了然。而況純粹學術之譯本，且求之而不可得耶？然則，吾

人而無志於歐洲之學術則已，苟其有志，舍遊學以外，無他道也。

且吾人固非不勇於遊學者也。十年以前留學日本者達三萬餘人。近雖驟減，其數聞尙逾三千人。若留歐之同學，則合各國而計之，尙不及數三分之一也。豈吾人勇於東渡，而怯於西游哉？毋亦學界之通閡，旅費之豐嗇，有以致之？日本與我同種同文，兩國學者常相與結文字之因緣，而彼國書報之輸入，所謂游學指南，旅行案內之屬，不知不識之間，早留印象於腦海，一得機會，則乘輿而赴之矣。於歐洲則否。歐人之來吾國而與吾人相習熟者，外交家耳，教士耳，商人耳，學者甚少。卽有績學之士旅行於吾國者，亦非吾人之所注意。故吾人對於歐人之觀察，恒以粗鄙近利為口實，以爲彼之所長者鎗砲耳；繼則曰工藝耳，其最高者則曰政治耳。至於道德文章，則殆吾東方之專利品，非西

人之所知也。其或不囿於此類之成見，而願一窮其底蘊，則又以費絀爲言。以爲歐人生活程度之高，與日本大異，一年旅費非三倍於東游者不可，則又廢然而返矣。

方吾等之未來歐洲也，所聞亦猶是耳。至於今日則對於學海之閎深，不能不爲望洋向若之歎。而生活程度，準儉學會之所計畫，亦無以大過於日本未嘗不歎息於百聞不如一見之良言也。夫吾人今日之所見，既大殊於曩昔之所聞，則內國同胞之所聞，其有殊於吾人之所見，可推而知。鹿得革草以爲美食，則呦呦然相呼而共食之。田父負日之暄而暖，以爲人莫知者，則願舉而獻之於其君。吾儕既有所見，不能不有以報告於內國之同胞，吾儕之良心所命令也。以吾儕涉學之淺，更事之不多，歐洲學界之爭相爲吾儕所窺見者殆

不逮萬之一。以日力財力之有限，舉吾儕之所窺見所能報告於同胞者，又殆不逮百之一。然則吾儕之所報告者不能有幾何之價值，吾儕固稔知之。然而吾儕之情決不容以自己。是則吾儕之所以不自慚其弇陋，而有此學風雜志之發刊者也。

## 華法教育會之意趣（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巴黎自由教育會會所演說）

今日為華法教育會發起之日，鄙人既感無限之愉快，尤抱無限之希望。

蓋嘗思人類事業，最普遍最悠久者，莫過于教育。人類之進化，雖其間有遲速之不同，而其進行之塗轍，常相符合。則人類之教育，宜若有共同之規範。欲考察各民族之教育，常若不能不互相區別者，其障礙有二：一曰君主，二曰教會。二者各以其本國本教之人為奴隸，而以他國他教之人為仇敵者也。其所主

張之教育，烏得不互相歧異？現今世界各國之教育，能完全脫離君政及教會障礙者，以法國爲最。法國自革命成功，共和確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遺毒。自一八八六年一九零一年一九一二年，三次定律，又一掃教會之黴菌，固吾儕所公認者。其在中國，雖共和成立，不過四年有奇，然追溯共和成立以前二千餘年間，教育界所講授之學說，自孔子孟子以至黃梨洲氏，無不具有民政之精神。故君政之障礙，拔之甚易，而決不慮其復活。中國又素行信仰自由之風。道佛回耶諸教，雖得自由流布，而教育界則自昔以儒家言爲主。儒家言本非宗教，雖有祭祀之禮，然其所崇拜者，以有功德于民，及以死勤事等條件爲準，與法國哲學家孔德所提議之「人道教」相類。至今日新式之學校，則並此等儒家言而亦去之。是中國教育之不受君政教會兩障礙，固與法國爲同志

也。教育界之障礙既去，則所主張者，必爲純粹人道主義。法國自革命時代，既根本自由平等博愛三大義，以爲道德教育之中心點，至于今且益益擴張其勢力之範圍。近吾于彌羅君所著「强權嬗于强權論」中，讀去年二月間法國諸校長懇親會之宣言，有曰，「我等之提倡人權，既歷一世紀矣，我等今又爲各民族之自由而戰。」又於本年三月十五日之日報，讀歐樂君之「理想與意志競爭論，」有曰，「法人之理想，不問其爲一人，爲一民族，凡弱者亦有生存及發展之權利，與强者同。而且無論其爲各人，爲各民族，在生存期間，均有互助之義務。例如比利時塞爾維亞葡萄牙等，雖小在體魄，而大在靈魂，大在權利，不可不使占正當地位于世界以獨利而進行。」其爲人道主義之代表，所不待言。其在中國，雖自昔有閉關之號，然教育界之所傳誦，則無非人道主

義。例如孔子作春秋區人治之進化爲三世：一曰據亂世，（由亂而進于治，）二曰昇平世，（小康）三曰太平世。據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者親也，外者疏也，）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夷狄進至于爵，（與諸夏同，）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以上見何休公羊傳解詁）敎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以上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孔子又嘗告子游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與者舉也）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己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又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他如子夏言，「四海之內皆兄

弟，」張橫渠言，「民吾同胞，」尤與法人所唱之博愛主義相合。是中國以人道爲教育，亦與法國如同志也。夫人道主義之教育，所以實現正當之意志也。而意志之進行，常與知識及感情相伴。於是所以行人道主義之教育者，必有資於科學及美術。法國科學之發達，不獨在科學固有之領域，乃又奪哲學之席，而有所謂科學的哲學。法國美術之發達，即在巴黎一市，觀其博物院之宏富，劇院與音樂會之昌盛，美術家之繁多，已足証明之而有餘。至中國古代之教育，禮樂並重，亦有兼用科學與美術之意義。書云「天秩有禮。」禮之始，固以自然之法則爲本也。惟是數千年來，純以哲學之演繹法爲事，而未能爲精深之觀察，繁複之實驗，故不能組成有系統之科學。美術則自音樂以外，如圖畫書法飾文等，亦較爲發達，然不得科學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術，與夫有

系統之理論。此誠中國所深欲以法國教育爲師資，而又多得法國教育之助力，以促成其進化者也。今者承法國諸學問家之贊助，而成立此敎育會。此後之灌輸法國學術於中國敎育界，而爲開一新紀元者，實將有賴於斯會。此鄙人之所以感無限之愉快，而抱無限之希望者也。敬爲中國敎育界感謝諸君子贊助之盛意，並預祝華法敎育會之發展華法敎育會萬歲！

## 在北京留法儉學會講演會演說辭

今古留法儉學會預備學校行開學式，鄙人願爲諸君略陳同人所以組織斯會與建設斯校之用意。蓋世界動力之公例，常趨於力簡而效速之方向。自然現象兩點之間，以直線爲最短。故物體之下墜，光線之注射，苟非有特別阻力，必循直線而進行。社會之狀態亦然。取火之法，自鑽燧而擊石以至於火

柴；交通之法，由推輪而大輅以至於汽車：其用力愈簡，其收效愈速。人故樂用之。人類進化之速，率遠過於他種動物者，恃乎能學。使吾人生而在一未開闢之孤島，如魯濱遜然，則吾人雖終身勞動，亦僅僅能維持原人之生活而已。今在開化社會，前人之所經驗，悉以其成效留貽吾人，使吾人得据以爲較進之研究，而有較新之發明。如是吾人其所致力，或僅及前人，或且不及前人，而所得之效果，乃轉視前人爲勝，恃有學也。顧吾國固有學校矣，何以本會必勸人遊學於外國？是亦有故。吾國學校之數，尚不足滿願學者之需。小學畢業者，或欲受中等教育而不得；中學畢業者，或欲受高等教育而不得：一也。吾國各學校之設備，尚不完全，亦不能悉得適當之教員；畢業之學生，仍不能與外國同等學校畢業生相較：二也。學校以外之設備，如藏書樓，博物院，動植物園，農場，

工廠之屬，吾國多未建設，不足以供學者之實習而參考，有事倍功半之慮：三也。故吾人不能不勸人遊學。顧吾國遊學之風，自曾文正派遣華童百人赴美留學以來，各著名之國，幾無不有我國留學生者，同人獨提倡留法何故？曰，同人均經留法，於法國教育界適宜吾國學生之點，知之較詳，則舉所知以介紹於國人。其他留美留德諸君，各介紹其所知，並行不悖。一也。同人之意，以為紳民階級，政府萬能，宗教萬能等觀念，均足為學問進步之障礙。所留學之國，苟有此種習慣，亦未始無影響於吾國之留學生。惟法國獨無此種習慣。二也。歐美各國，生活程度均高，率非自費生所能堪。法國自巴黎以外，風氣均極儉樸，其學校之不收學費，及所取膳宿費極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儉之費用，求正當之學術，三也。吾國人恒言各國科學程度以德人為最高。同人所見，法人科

學程度，並不下於德人。科學界之大發明家，多屬於法。德人則往往取法人所發明而更爲精密之研究。故兩國學者謂之各有所長則可，謂之一優一劣則不可。吾國學者頗有研究之耐心，而特鮮發明之銳氣，尤不可不以法人之所長補之，四也。至於留學法國，何以必用儉學之法？則因普通留法學生，率循每月四百佛郎之例；而自費生中能出此費者蓋寡；即使能出此費，而用儉學法每月僅費一百佛郎，即可以其餘三百佛郎供其他三學生之用，費少而成學益多。且不儉之學者，易馳心於外務，以耗其學力；律之以儉，而學益專。此則本會提倡儉學之意也。至本會所以必設預備學校者，以到法之時，苟於最淺法語，尚未涉及，則起居飲食，諸多不便。又依入境問禁，入國問俗之義，能於未入彼國以前，略諳彼國風習，必有便利之處。又在法雖云至儉，一年尚須費五六

百元，而在本國則在三分之一以下。於預備學校中耗至少之費，而可以得入法時必需之知識，亦計之得者也。本會並已商訂同志，於預備學校課程以外，爲定期之演講，將以國語演述學理，而隨時寫示法語中之專門名詞，亦足爲到法後讀專門書之預備也。凡同人之所以組織斯會及斯校者，均以力簡而效速之主義爲準如是。至預備學校之創設，實始於民國元年。其時教育部曾撥借方家胡同一校舍二年，部中欲以校舍供京師圖書館之用，本校始遷四川會館；未幾因不堪袁政府之干涉而停辦。今幸得民國大學諸君之贊成，而得在此開學，同人深所感謝。適京師圖書館有移往午門之籌備，本會已呈請教育部仍以方家胡同校舍撥歸本會。俟遷入方家胡同後，本會並擬於預備學校以外，更組織一華法中小學校，按部定中小校令及規程辦理，而外國語

則用法語。畢業者或進本國大學，或赴法留學，均形便利。此又本會已定之計畫，可以報告於諸君者也。

## 勤工儉學傳序

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蓋吾人一身之需要，未有不借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給之者。顧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給而無愧？曰吾人所用之工，亦所以供給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農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功而弗事，則人類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作工爲吾人之天職。

洒掃，至簡單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職篇著其法；農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

子自謂不如老農老圃。工無大小，無繁簡，鮮有不學而能者。故自古有師徒傳授之制。而今之實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幾舉吾人所作之工而一一爲教授之設備，是學而後工也。且古諺有之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習於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學理。吳士德因煮水而悟蒸氣之理，福格林因售藥而窺化學之奧，比爾因織布而悟印花布之術，工之中自有學在也。然則吾人當作工時代，固已有預備之學力，而且卽工卽學，隨在卽是，似無待他求焉。雖然，學之範圍至廣大，決非一工之能賅；而吾人嗜學之性，亦決不能以學之直接隸屬於工者爲限。吾之作工，必以物質爲原料，則礦學生物學及化學之所關也；吾之作工必以力，則重學機器學之所關也；吾之工必有數量，則數理之所關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則美學之所關也；吾之工所以應他人之需要，則生

理心理人類社會學之所關也。蓋學之不屬於工而與工有密切關係者，所在皆是；吾苟擇其性之所近者而隨時研究之，其能裨益於吾工者，決非淺鮮；而且令吾人作工之時，亦增無窮之興趣。此決非吾人所可忽視也。又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飢食渴飲，可以度日矣；而其理之飢渴，或甚於飲食。好好色，惡惡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衝動，有逾於色臭。列如發拉第業訂書，而特注意於書中之電學；都耐業理髮，而好以其暇練習繪事。電學之於釘書，繪學之於理髮，若不相涉也，而好學也若是。吾國古人有以桶匠而談易者，有以餅師而吟詩者。易之於桶，詩之於餅，若不相涉也，而好學也若是。然則吾人之於即工即學以外，又不能無特別之學問，不可誣也。

雖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制，如吾人理想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者，尙未能見諸實行也。現今社會之通工易事，乃以工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價値，而後以之購吾之所需。兩者之間，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於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於是濟之以勤。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於普通，而始有餘力以求學也。顧勤之度終有際限，而學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則其道又窮。吾人於是又濟之以儉。儉儉焉者，得由兩方而實行之。一則於吾人之日用，務撙節其不甚要者，使有以應用於學而不匱。弗拉客蒙欲赴羅馬而習造像，與其妻日節衣食之費，五年而旅費乃足。律賓斯敦執業棉廠，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學醫學，所得工資，從不妄費，而悉以購書。是其例也。一則於學問之途，用其費省而事舉者。書籍學者所需也，吾力能購則購之，否則如伯律敦之借用於書肆，吳爾之借鈔於友人，可也。儀器學者所需

也。吾力能購則購之，否則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鍋兩寒暑表治熟學，弗具孫之以氈一方珠一串治星學，可也。勤於工作而儉於求學如是，而猶不足以達吾好學之鵠的，甯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齊竺山諸君之創設豆腐公司於巴黎也，設爲以工兼學之制；試之有效，乃提倡儉學會。儉學會者，專持以儉求學之主義者也。而其中有幷匱於儉學之資者，乃兼工以濟學。其與豆腐公司諸君，雖有偏重於學及偏重於工之殊，而其爲工學兼營則一也。繼豆腐公司而起者，有地浹泊（人造絲）廠諸君。人數漸增，範圍漸廣。於是李廣安張秀波齊雲卿諸君，按實定名，而有勤工儉學會之組織。由此勤於工作而儉以求學之主義，益確實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見於勤工儉學會之舉，由來已久，而其間著名之學者，各具有複雜之歷史，不朽之精神，類皆足以資吾人之則效，而鼓吾人之興會，爰采取而演述之，以爲勤工儉學傳，月刊一册，華法對照，俾讀者於修養德性之餘，兼得研尋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僅據事直書，而且於心跡醇疵之間，觀察異同之點，悉之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証明之，使勤工儉學之本義，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誤，意至善也。余既讀其所述樊克林敷來爾盧梭諸傳，甚贊同之，因以所見述勤工儉學會之緣起及其主義，以爲之序。時民國四年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

## 華法教育會叢書序

我國與歐洲之交通，雖遠在二千年以前，而交通之頻繁，則近數十年事

耳。故專學歐語機關，實權輿於清季之同文館；而廣方言館譯學館等繼之；大抵對於英法俄德各語初無所偏重也。而社會間歐語之接觸，則全以通商傳教二事為媒介；商教二科，以英語國人為最勝，故英語特為廣行；而練習英語之書，若教科書也，辭典也，文選也，雜誌也，雖或精粗不一，要皆應時勢之需要而次第行世；於是習之也易，而傳之也廣。全國各學校之有外國語者，英文殆占十之七八矣。夫使吾人僅習英語而遂可以環遊地球，遍讀世界有用之書，與當世賢豪上下其議論，則卽屏棄他語而竟以英語為我國之輔助語亦何不可？雖然，本會同人留法較久，於法語之功用，既有所窺見；而其間多有先曾留學英語德語諸國，而後至法者，於歐洲各種語言之功用，嘗平心而比較之，竊以為法語之重要，實不亞於英語。請言其畧。自其應用方面言之，略有

四要：一曰國際團體之習慣。近今各國，於外交上雖各用其本國語，而國際公法之集會，則尙有沿用法語之習慣。且十八世紀頃歐洲交際社會，幾無不以法語爲雅馴而通用之。今奥匈俄等國尙有此風也。二曰旅行之便利。吾人遊偸通民族諸國，能英語而已足。一至拉丁及斯拉夫民族之範圍，則非法語不辦。三曰移民之準備。吾國英語之廣行，英美華僑之多亦爲其一因。法國近方歡迎華工，他日僑法之華人，必不亞於英美也。四曰科學之應用。近世言科學者，率推法德兩派。法人多創見，而德人好深思，兩者並要，而創見尤爲進化之關鍵也。且語言者，輸入文化之資具。法國之文化，有特宜於我國者五。一曰道德之觀念。吾國人之言道德也，曰恕，曰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與偸通民族之功利論强權論不能相容。惟法人尊自由，尙平等，常爲人道主義而奮鬭，與我

國同也。二曰文學美術之臭味。我國文學美術，皆偏於優美一派，而鮮重神秘之風甚少。歐人中近此者爲拉丁民族，而法人尤其著者也。三曰信仰之自由。我國教育中從不參以偏重一教之主義。革命以後，持此尤堅。歐洲各國，普通教育中，有修身而無宗教者，惟法國耳。四曰習俗之類似。法國人多業小農，善儲蓄，和平寬大，無仇視外人之習，均與我國人相類。五曰儉學之機會。吾國學校，尚未遍設各種專門學術，不能不資於游學；而游學之費，公私俱絀；費數百金而於三四年間得造成一種專門學術者，以法國爲最便；詳本會會員李煜瀛君所編之法蘭西教育，可按而知也。輸入法國文化，既如此其重要，而法語之應用，又如彼其廣，是以本會同人嘗於北京保定天津上海等處，組織留法儉學會，及勤工儉學會之預備學校，法文專修班，法文夜班，及兼習法文之孔

本會同人，於是有編輯教科書之計畫，自讀本文法，辭典，以至專門科學之書，皆分門擔任之，將次第出版，以應傳習法語者之需要。冀他日習之易而傳之廣，不亞於英語而或尤逾之。則本會同人之所希望也。民國七年四月一日。

## 吾儕何故而欲歸國乎（旅法學界西南維持會之通告）

吾同學署假期間方爲種種之預備，而列强忽然宣戰；歐洲文化，暫隱於槍林彈雨之中。吾同學中遂有於此時期倡歸國之說者，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夫多聞多見，次於上智，觀賾觀動，乃知天下。此次戰局爲百年來所未有，不特影響所及，人權之消長，學說之抑揚，於世界文明史中必留一莫大之紀念；而且社會之組織，民族之心理，其緣此戰禍而呈種種之變態者，皆足以新吾

人蹈常習故之耳目，而資其研究。故使吾人稍稍蓄好奇之心，有濟勝之具，雖在閭里，猶將挾策裹糧，爲泰西之遊；而乃不先不後，會逢其適者，轉謀引避，是何故耶？其有一二修業已畢，歸計早定，不因時局而中變，則亦已耳。乃留學未久者，亦忽爲戰禍所驅而東去，是何故耶？英京安全如故；瀕於危險者，比法一隅耳。法國西南諸省，優足爲比法同學暫避之所，何所謂危險者？至於地中海之戒嚴，膠州灣之攻擊，與夫船少人擠，熏蒸致疾，及停船久待之慮：歸國者之危險，寧減於留歐者耶？將曰恐旅費之不給耶？國內之匯寄，使館之借墊，其道正多。藉曰無款，則歸國之資何自而來耶？以留法同學之經驗，共同生活月費七十佛郎而已足。至於歸國川資，其數則巨，若移爲留居之費，少則數月，多則年餘。豈猶慮戰局之不終而學費之不可以繼續耶？將爲戰端既開，恐學校不

復開課，遊學之目的終不能達，不得不廢然而返耶？近一二月，正在暑假期內，學校之停課也以此。苟暑假既畢而戰禍未竣，在逼近戰線諸地，雖未能尅期開學；而安全之地，如西南各省，則專門普通諸校，必皆開課。——法教育部言之矣。其他諸省，可以類推。若乃暑假將終，貿然返國，則即使力能再來，而入校之期，不免延誤。其繼於川資者，所不待言。所謂棄遊學之目的者，果誰任其咎耶？然則由各方面觀察之，歸國之說，言之既不成理，而持之亦非有故，殆發於一時之感情而決非審思熟慮而出之者。去留之間，關於學問之進退者甚大。願諸同學審思而熟慮之，勿遽爲一時之感情所動也。

## 歡迎柏卜先生演說詞

吾人爲集思廣益起見，對於各友邦之文化，無不歡迎；以國體相同，而對

於共和先進國之文化，尤所歡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學美術之優秀，彼此互相接近，而對於共和先進國中之法蘭西更絕對的歡迎。本校定於暑假後，開法國文學一門，並於預科中招法文生；又與保定之育德中學，天津之孔德中學協商均開中學法文班，以爲卒業後升入本校之預備：皆吾人歡迎法國文化之計畫也。今日承代表法蘭西全國之公使柏卜先生惠臨賜教，必於吾人輸入法國文化之計畫，增一強固之保證，吾人曷勝榮幸。

公使本法科學士，又畢業於政治學高等學校，歷任歐洲各國及巴爾幹諸國外交重要職務，最近爲塞爾維亞公使。公使非獨外交名家，且性情溫和，而學問亦極精博，於歷史問題，研究尤深，已多所刊布。近曾於兩世界雜志中登塞國出境記，卽記戰時出境之狀也。今日承公使允賜演詞，必有極親切之

言論，足以代表全法國之態度，而使吾人永不能忘者。

柏卜公使所預備之演詞，已由柏良材先生譯成華文，將爲未諳法語諸君宣讀之。

吾人更有一可喜之事，則公使來吾國時，其至友杜伯斯古先生，適偕之而來。杜先生亦法科學士，並曾畢業於政治學高等學校，及東方語專門學校，游歷外國者十年，於巴爾幹諸問題知之尤詳。今復游歷中國，兼爲巴黎時報記者。時報者，法國最大之報，亦世界最重要日報之一也。杜先生所著政治史學之書甚多，而尤好文學，於諸大雜誌中亦多有其著作。今日將爲吾人演說法國寫景文學最近之進化，將舉蒙派桑及比爾洛梯二家之文學以示例，對於吾人歡迎新文學之思潮，必能增無量之興會也。

抑更有進者，吾人既歡迎各友邦文化，則凡世界文化之重大問題，吾人皆有休戚相關之感情：如吾人聞德人近日破壞比法意國境之古蹟，常爲之嘆息痛恨是也。今日正值代表法國文化之諸名人在座，吾人不能不聯想及於法國學術界最近之不幸事，卽有多數著名之學者適於半年內次第去世是也。其最著者爲新孔德（Comte）學派之狄爾干穆氏（Durkham），新陸謨克（Lamarck）派之生物學家洛當台克氏（Le Dentec），裴爾納爾（Barnard）派之生理學家之達斯特氏（Dastre），巴斯德學院之生物化學家之伯爾特郎氏（Bertrand），法國學院之中國學家沙完氏（Chavin），皆於學術界有重大之供獻，而於短時期間相繼去世，豈非吾輩所至爲關切者與？且伯爾特郎氏嘗致力於中國生物學諸問題，並熱心於華法教育事業；沙完氏曾

留學中國搜集中國古物甚多，印有專書，在法國學院講授中國學術，前數月於巴黎大學開法華學會，沙完氏曾有演說，闡明中國儒術之優點；尤足引起吾人特殊之感情也。

## 中法協進公會開會詞（七年十月二十日在江西會館開會）

今日我中法學務聯合會同人所發起之中法協進會開會，承諸位男女來賓惠臨，并承法國公使及我國立法行政界諸名公蒞會，本會榮辛之至。方今世界大勢，漸由國別而進於大同，不特政治問題交涉頻繁，卽教育實業諸問題，亦無不有賴於各國人民之互助。故歐美各國，對於此種問題，常有萬國協進會之舉。我國向無此習，故同人等先從兩國國際間著手。至所以首先舉行中法協進會者，則亦有特別之原因二。其一，中法關係有特別密切之點。就

實業上觀察，中法同爲小農制。我國留學生之習農業者，留法最多；華工之赴法者，已在十萬人以上。就教育上觀察，中法哲學家美術家類似之點甚多。鄙人曾於華法教育會演詞舉其例。法國革命以前，其思想家常引中國道家儒家之言以提倡自由平等；而中國革命以前，中國學者又譯述盧梭孟德斯鳩等學說以提倡自由平等：互相爲師。阿拉教授曾言之。此非兩國間有特別之關係與？其二，中法關係有亟待促進之點。中英中美之關係，在我國業已發展。如中學校之外國語，多用英文；如青年會清華學校香港大學等，皆其例。而中法間則尚無此等好現象，有待於兩國同志之經營。同人因此有中法學務聯合會之組織。然茲事體大，決非本會少數人所能負擔。故乘此教育部召集中學及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各地方教育家同時來京之機會，特開此協

進會以討論之。所應討論各問題，已於通告中提出，深望到會諸君，各以志願分別簽名於討論會題名册。自明日起，將分組討論，而後以二十七日報告討論之結果於大會。本日承法公使梁議長，傅總長，熊督辦，張局長，及陸總長，葉次長代表魏華兩先生惠尤演說，必有崇論宏議足以指導吾人者。願到會諸君注意焉。

## 北京孔德學校二週年紀念會演說詞

今日是我們孔德學校第二週年日紀念會，兼且把兩年來學生所作的成績品陳列起來，開個展覽會。回想第一週年的紀念會，學生要少一半，成績品還不夠陳列，覺得一年來有點兒進步，是很可喜的。

今日尤可喜的，是學生的家屬同我們華法教育會會員到會的很多，而

且法國公使的代表雷銳先生，法國領事魏武達先生，上海華法教育會分會幹事高博愛先生，北京華法教育會會員貝熙業大夫，都肯到會。照法國風俗，今日是聖誕節，宗教上有一種儀式。法國朋友竟肯騰出時間到我們這個會。這種贊助的熱心，是我們很感謝的！

我們這個學校，用孔德先生的姓作標榜，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學問以外都不用注意，且並不是就用他的哲學來教授小學生。我們是取他注重科學精神，研究社會組織的主義，來作我們教育的宗旨。為注重科學精神，所以各種教科，偏重實地觀察，不單靠書本子同教室的講授，偏重圖畫手工音樂運動等科，給學生練習視覺聽覺筋覺。為研究社會組織，給學生時時有共同操作的機會。就是今日用學生所製造的物品出售，用作圖書館的基本金；而且

各室記算招待等事，都由學生若干人合力辦事，也是這個作用。即如教授國文，注重白話文，且用注音字母來畫一語音，不但給學生容易了解，也是有社會上互通情意較爲便利起見。我們這宗教法，不知道對不對，想到會諸君有了我們學生的成績品，必定有確當的批評，可以告我們。這是我們所最希望的。

## 杜威博士六十生日晚餐會演說詞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團體公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晚餐會。我以代表北京大學的資格，得與此會，深爲慶幸。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這種時間的偶合，在科學上沒有什麼關係。但正值博士留滯我國的時候，我們發見這相同的一點，我們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別的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們大學說現今大學的責任就在該東西文明作媒人麼？又不是說博士也很願分負此媒人的責任麼？博士的生日，剛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經過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十一又十個六十次。新舊的距離很遠了。博士的哲學，用十九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由孔德的實証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寔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孔子的哲學，雖不能包括中國文明的全部，却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們現在暫認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孔子說尊王，博士說平民主義；孔子說女子難養，博士說男女平權；孔子說述而不作，博士說創造。這都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孔子所處的地位時期，與博士所處的地位時期，截然不同，我們不能怪他。但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他裏面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衝突的，非

不可能。卽以敎育而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平民敎育家。他的三千個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魯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貢，有貧的如原憲；所以東郭子思說他太雜。這是他破除階級的敎育的主義。他的敎育用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作普通學；用德行，政治，言語，文學的四科作專門學。照論語所記的，問仁的有若干，他的答語不一樣；問政的有若干，他的答語也不是一樣。這叫作是「因材施敎。」可見他的敎育是重在發展個性，適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畫一的。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經驗與思想並重的意義。他說：「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這就是試驗的意義。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証據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

然後用他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纔能發生一種新義。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澈，就是証據。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決不能十分透澈，可以適用於今日的中國。所以我們覺得返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至。因而對於杜威博士的生日，覺得比較那尙友古人尤爲親切。自今以後，孔子生日的紀念，再加了幾次或幾十次，孔子已經沒有自身活動的表示；一般治孔學的人，是否於社會上有點貢獻，是一個問題。博士的生日，加了幾次以至幾十次，博士不絕的創造，對於社會上必更有多大的貢獻。這是我們用博士已往的歷史可以推想而知的。兼且我們作孔子生日的紀念，與孔子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作博士生日的慶祝，還可以直接請博士的賜教。所以

對於博士的生日，我們覺得尤爲親切一點。我敬敢代表北京大學全體舉一觴祝杜威博士萬歲！

## 文明之消化

凡生物之異於無生物者，其例證頗多，而最著之端，則爲消化作用。消化者，吸收外界適當之食料而製鍊之，使類化爲本身之分子，以助其發達。此自微生物以至人類所同具之作用也。

人類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質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爾日耳曼諸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之文明。吾國古代文明，有源出巴比侖之說，迄今尚未證實；漢以後，天方大秦之

文物，稍稍輸入矣，而影響不著；其最著者，爲印度之文明。漢季，接觸之時代也；自晉至唐，吸收之時代也；宋，消化之時代也。吾族之哲學，文學及美術得此而放一異彩。自元以來，與歐洲文明相接觸，逾六百年矣，而未嘗大有所吸收，如球莖之植物，冬蟄之動物，恃素所貯蓄者以自贍。日趣羸瘠，亦固其所。至於今日，始有吸收歐洲文明之機會；而當其衝者，寔爲我寓歐之同人。

吸收者，消化之預備。必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棄其骨，食果者棄其核，未有渾淪而吞之者也。印度文明之輸入也，其滋養果實爲哲理，而埋蘊於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渾淪而吞之，致釀成消化不良之疾。鈎稽哲理，如有宋諸儒，既不免拘牽門戶之成見；而普通社會，爲宗教臭味所熏習，迷信滋彰，至今爲梗。歐洲文明，以學術爲中堅，本視印度爲複雜；而附屬品之不

可消化者，亦隨而多歧。政潮之排盪，金力之刼持，宗敎之拘忌，率皆爲思想自由之障礙。使皆渾淪而吞之，則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將視印度文明爲尤甚。審愼於吸收之始，毋爲消化時代之障礙，此吾儕所當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卽有消化，初不必別有所期待。例如晉唐之間，雖爲吸收印度文明時代，而其時「莊」「易」之演講，建築圖畫之革新，固已顯其消化之能力，否則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於歐洲文明何獨不然。向使吾儕見彼此習俗之殊別，而不能推見其共通之公理，震新舊思想之衝突，而不能預爲根本之調和，則臭味差池，卽使强飲强食，其亦將出而哇之耳！當吸收之始，卽參以消化之作用，俾得減吸收時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

# 在清華學校高等科演說詞 二十九日 六年三月

兩種感想　鄙人今日參觀貴校，有兩種感想：一爲愛國心，一爲人道主義。溯貴校之成立，遠源於庚子之禍變。吾人對於往時國際交涉之失敗，人民排外之蠢動，不禁愧恥，而油然生愛國之心，一也。美國以正義爲天下倡，特別退還賠款，爲教育人才之用，吾人因感其誠而益信人道主義之終可實現，二也。此二感想同時湧現於吾心中。夫國家主義與人道主義，初若不相容者。如國家自衛，則不能不有常設之軍隊。而社會之事業，若交通，若商業，本以致人生之樂利。乃因國界之分，遂反生種種障礙，種種壟斷。且以圖謀國家生存國力發展之故，往往不恤以人道爲犧牲。歐洲戰爭，是其著例。吾人對於現在國家之組織，斷不能云滿意，於是學者倡無政府主義，欲破壞政府之組織，以個

人爲單位，以人道爲指歸。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之不相容，蓋如此矣。而何以在貴校所得之二感想，同時盤旋於吾心中？豈非以今日爲兩主義過渡之時代，吾人固同具此愛國心與人道觀念歟？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過渡，求之事實而可徵。今日世界慈善事業，若紅十字會等組織，已全泯國界。各國工會之集合，亦以人類爲一體。至思想學術，則世界所公本無國別。凡此皆日趨大同之明證。將來理想之世界，不難推測而知矣。蓋道德本有三級：（一）自他兩利；（二）雖不利己而不可不利他；（三）絕對利他，雖損己亦所不恤。人與人之道德有主張絕對利他；而今之國際道德，止於自他兩利。故吾人不能不同時抱愛國心與人道主義。惟其爲兩主義過渡之時代，故不能不調劑之，使不相衝突也。

**對於清華學生所希望**　吾人之教育，亦爲適應此時代之預備。清華學生，皆欲求高深之學問於國外，對於此將來之學者，尤不能無特別之希望，故更貢數言如下：

**一曰發達個性**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長，補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長，亦還以補我之所短。故人類分子，決不當盡歸於同化，而貴在各能發達其特性。吾國學生游學他國者，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所謂特性，卽地理歷史家庭社會所影響於人之性質者是已。學者言進化最高級爲各具我性，次則各具個性。能保我性，則所得於外國之思想言論學術，吸收而消化之，盡爲「我」之一部，而不爲其所同化。否則留德者爲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者留英者，爲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夫世界上能增加

此幾輩有學問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寧不甚善？無如失其我性爲可惜也。往者學生出外，深受激刺，其有毅力者，或緣之而益自發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棄捐其「我」而同化於外人。所望後之留學者，必須以我食而化之，而毋爲彼所同化。學業修畢，更徧游數邦，以盡吸收其優點，且發達我特性也。

二曰信仰自由　吾人赴外國後，見其人不但學術政事優於我，即品行風俗亦優於我。求其故而不得，則曰是宗教爲之。反觀國內，黑暗腐敗，不可救療，則曰是無信仰爲之。於是或信從基督教，或以中國不可無宗教，而又不願自附於耶教，因欲崇孔子爲教主，皆不明因果之言也。彼俗化之美，仍由於教育普及，科學發達，法律完備。人人於因果律知之甚明，何者行之而有利，何者行之而有害，辨別之甚析，故多數人率循正軌耳。於宗教何與？至於社會上一

部分之黑暗，何國蔑有，不可以觀察未周而爲懸斷也。質言之，道德與宗教，渺不相涉。故行爲不能極端自由，而信仰則不可不自由。行爲之標準，根於習慣；習慣之中，往往有並無善惡是非之可言，而社交上不能不率循之者。苟無必不可循之理由，而故與違反，則將受多數人無謂之嫌忌，而我固有之目的，將因之而不得達。故入境問禁，入國問俗，不能不有所遷就。此行爲之不能極端自由也。若夫信仰則屬之吾心，與他人毫無影響，初無遷就之必要。昔之宗教，本初民神話創造萬物末日審判諸說，不合科學。在今日信者蓋寡。而所謂與科學不相衝突之信仰，則不過玄學問題之一假定答語。不得此答語，則此問題終梗於吾心而不快。吾又窮思冥索而不得，則且於宗教哲學之中，擇吾所最契合之答語，以相慰藉焉。孔之答語可也，耶之答語可也，其他無量數之宗

教家哲學家之答語亦可也。信仰之爲用如此。既爲聊相慰藉之一假定答語，吾必取其與我最契合者，則吾之決擇有完全之自由，且亦不能限於現在少數之宗教。故曰，信仰期於自由也。明乎此，則可以勿眩於習聞之宗教說矣。

三曰服役社會　美洲有取締華工之法律，雖由工價賤，而美工人不能與之競爭，致遭擯斥，亦由我國工人知識太低，行爲太劣，而有以自取其咎。唐人街之腐敗，久爲世所詬病。留學生對於此不幸之同胞，有補救匡正之天職。歐洲留學界已有行之者，如巴黎之儉學會，對於法國召募華工，力持工價與法人平等，及工人應受教育之議。儉學會並設一華工學校授工人以簡易國文算術及法語，又刊「華工雜誌」用白話撰述，別附中法文對照之名詞短語，以牖華工之知識。英國留學生亦有同樣之事業，其所出雜誌，定名「工讀。

」是皆於求學之暇，爲同胞謀幸福者也。美洲華工，其需此種扶助尤急，而商人巨賈，不暇過問，惟待將來之學者急起圖之耳。貴校平日對於社會服役，提倡實行，不遺餘力，如校役夜課及通俗演講等，均他校所未嘗有。竊望常抱此主義，異日到美後推行於彼處之華工，則造福宏矣。

## 中國大學四週年紀念演說詞（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今日爲中國大學成立四週年紀念之期，又更名紀念會之期，及專門部中學科舉行畢業式之期；關係最爲重要。鄙人不敏，聊貢數言。今日鄙人來此地方，生有一種感想，因中國大學與他校不同，實具有一種特性。此種特性，實與社會及吾人大有關係。吾人自出生以至於死，可分三時期：第一預備時期，即幼年。第二工作時期，即壯年。第三休息時期，即老年。良以社會既予吾人以

大利益，則吾人不可不預備代價，以爲交換之具。吾人所受社會之利益，與同人締有債務契約無異。既欠人債，卽不能不想還債。故少年預備時期，亦卽爲少年欠債時期；而工作時期，卽爲中年還債時期。然吾人一至中年，卽距老年不遠，故不能不儲蓄，以爲第三期休息之預備。而老年人苟有能力，仍爲社會服務，不過不及壯年之多耳，止可謂之半息，而不能謂之全息。嘗見外國之實業家，教育家，著作家，老而治事，至死後已，卽此義也。吾人在校肄業，卽爲預備及欠債時期；畢業卽入還債時期矣。專門部諸君今日畢業，明日在社會卽擔任有還債之義務；換言之，卽是脫離第一時期，而入第二之工作時期。雖中學科畢業之後，有入大學部或專門部深造者，然亦有在社會作事者。在社會上作事，亦是入於工作時期。故吾人一生，實以第二時期爲最重要。然此種工作，

亦不能不有預備。此種預備，有二：一，材料之預備，如學生之課程是也。二，能力之預備，卽以學校爲鍛鍊吾人體力腦力之助，又以職教員之訓練及其所授於吾人之模範爲修養之助。中國大學職教員，有兩種特性，而又爲吾人模範者：一，堅忍心，如學科之編制，及經費之籌備。中國大學之成立，固已四年於茲。然此四年之中，艱難困苦，實已備嘗。在創辦者原想設立一完全大學，故有大學預科之編制。然大學年限過長，設備又須完全，而校中經費，諸多支絀，故又不能不退一步而有專門部之編制。此種事務，如在他人，必畏難而不辦矣。然中國大學之職教員，則雖艱難困苦備嘗，而其初心不少更易。暫時固因經費支絀之關係，而不能大遂所志，但總希望完全辦到。故中國大學職教員之堅忍心，可謂吾人模範也。二，卽本校職教員富有義務心，卽責任心。何以見之？各

敎職員有兼任兩校功課者，若因甲校之報酬較乙校爲厚，遂勤於甲校而怠於乙校，其鄙陋之心，影響於學生最大。而中國大學之職敎員，則絕無此狀；雖因本校經費支絀，報酬較薄，而訓導學生，勤懇無比。其義務心尤足爲吾人模範也。是以中國大學畢業諸生，多傑出之才，實校中敎職員兼有以上兩種特性有以成之。今則畢業諸生已入工作時期，以後服務社會，應守母校之模範，歷久勿失，莫懼艱難，莫憂煩瑣，一以堅忍耐勞出之，無不成者。且勿以畢業生自負，一經任事，先計報酬。試思我國經濟，困難已極，人人以報酬爲先務，勢必窮於供給，而各事將無人過問。畢業諸生，當明斯理。以後處世，卽使毫無權利，則義務亦在所應盡。以義務爲先，毋以權利爲重，庶足符母校之精神矣。鄙人際茲盛會，無任歡忻，謹竭誠祝曰：中國大學萬歲！中國大學畢業諸生萬歲！

# 國民雜誌序 八年一月

國民雜誌者，北京學生所印行也。學生惟一之義務在求學，胡以犧牲其求學之時間與心力，而從事於普通國民之業務，以營此雜誌？曰，迫於愛國之心，不得已也。向使學生而外之國民，均能愛國，而盡力於救國之事業，使爲學生者得專心求學，學成而後有以大效於國，誠學生之幸也。而我國大多數之國民，方漠然於吾國之安危，若與己無關。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喪國家爲務。其能知國家主義而竭誠以保護之者，至少數耳。求能助此少數愛國家，喚醒無意識之大多數國民，而抵制椓喪國家之行爲，非學生而誰？烏呼！學生之犧牲其時間與心力以營此救國之雜誌，誠不得已也。

學生既不得已而出此雜誌，則所出雜誌之務有以副學生之人格，其要

有三：一曰正確。有一事焉，與吾人之所豫期者相迎合，則乍接而輒認爲眞；又有一事焉，與吾人之所豫期者相抗拒，則屢聞尙疑其僞。此心理上普通作用也。言論家往往好憑藉此等作用以造成群衆心理，有因數十字之電訊而釀成絕大風潮者，當其時非不成如荼如火之觀，及事實大明而狂熱頓熄，言論家之信用蕩然矣。故愛國不可不有熱誠；而救國之計畫，則必持以冷靜之頭腦。必灼見於事實之不誣而始下判斷，則正確之謂也。二曰純潔。救國者，艱苦之業也。墨翟生勤而死薄，句踐臥薪而嘗膽，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斷未有溺情於耳目之娛，侈靡之習，而可以言救國者。近來我國雜誌，往往一部分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則雜以側艷之詩文，纏愛之小說，是一方面欲增進國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則轉以陷溺之也。願國

民雜誌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三曰博大。積小群而爲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與大群之利害相抵觸者爲標準。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國之利害爲標準。故有利於家，而又有利於國，或無害於國者，行之。苟有利於家而有害於國，則絕對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國比於世界，則亦爲較小之群。故爲國家計，亦當以有利於國，而有利於世界，或無害於世界者，爲標準。而所謂國民者，亦同時爲全世界人類之一分子。苟倡絕對的國家主義，而置人道主義於不顧，則雖以德意志之强而終不免於失敗，況其他乎？願國民雜誌勿提倡極端利己的國家主義。以上三者，皆關於內容者也。至於國民雜誌社之進行，最所希望者曰有恆。國民雜誌之醞釀，已歷半年，卒底於成，不能不佩社員之毅力。自此以前，尚爲一鼓作氣之時期。若前數期出版以後，漸漸弛其責無旁

貸之決心，則此後之困難，正不弱於醞釀時期。願社員永永保此朝氣，進行不怠，則於諸君喚醒國民之初心，始爲無負也。

## 科學之修養（八年三月）

（在北京高等師範修養會講演）

鄙人前承貴校德育部之召，曾來校演講；今又蒙修養會見召，敢略述修養與科學之關係。

查修養之目的，在使人平日有一種操練，俾臨事不致措置失宜。蓋吾人平日遇事，常有計較之餘暇，故能反復審慮，權其利害是非之輕重而定取舍。然若至倉卒之間，事變橫來，不容有審慮之餘地。此時而欲使誘惑困難不能隳其操守，非平日修養有素不可，此修養之所以不可緩也。

修養之道，在平日必有種種信條：無論其爲宗教的，或社會的，要不外使服膺者儲蓄一種抵抗之力，遇事即可憑之以定決擇。如心所欲作而禁其不作，或心所不欲而强其必行，皆依於信條之力。此種信條，無論文明野蠻民族均有之。然信條之起，乃由數千萬年習慣所養成；及行之既久，必有不適之處，則懷疑之念漸興，而信條之效力遂失。此猶就其天然者言也。乃若古聖先賢之格言嘉訓，雖屬人造，要亦不外由時代經驗歸納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隨時代之變遷而異其內容。吾人今日所見爲嘉言懿行者，在日後或成故紙；欲求其能常繫人之信仰，實不可能。由是觀之，則吾人之於修養，不可不研究其方法。在昔吾國哲人，如孔孟老莊之屬，均曾致力於修養，而宋明儒者尤專力於此。然學者提倡雖力，卒不能使天下之人盡變有良善之士，可知修養亦無一

定之必可恃者也。至於吾人居今日而言修養，則尤不能如往古道家之蟄影深山，不聞世事。蓋今日社會愈進，世務愈繁。已入社會者，固不能舍此而他從；卽未入社會之學校青年，亦必從事於種種學問，爲將來入世之準備。其責任之繁重如是，故往往易爲外務所縛，無精神休假之餘地；常易使人生觀陷於悲觀厭世之域；而在不得志之人爲尤甚。其故卽在現今社會與從前不同。欲補救此弊，須使人之精神，有張有弛。如作事之後，必繼之以睡眠；而精神之疲勞，亦必使有機會得以修養。此種團體之結合，尤爲可喜之事。但鄙人以爲修養之致力，不必專限於集會之時，卽在平時課業中亦可利用其修養。故特標此題曰科學的修養。

今卽就貴會之修養法逐條說明，以證科學的修養法之可行。如貴會簡

章有「力行校訓」一條。貴校校訓爲「誠勤勇愛」四字。此均可於科學中行之。如「誠」字之義，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爲他人所欺。蓋受人之欺而不自知，轉以此說復詔他人，其害與欺人者等也。是故吾人讀古人之書，其中所言苟非親身實驗證明者不可輕信；乃至極簡單之事實，如一加二爲三之數，亦必以實驗證明之。夫實驗之用最大者莫如科學。譬如報紙紀事，臧否不一，每使人茫無適從。科學則不然，眞是眞非，絲毫不能移易。蓋一能實驗，而一不能實驗故也。由此觀之，科學之價值，卽在實驗。是故欲力行「誠」字，非用科學的方法不可。

其次「勤」。凡實驗之事，非一次所可了。蓋吾人讀古人之書而不慊於心，乃出之實驗。然一次實驗之結果，不能卽斷其必是，故必繼之以再以三，使

有數次實驗之結果。如不誤，則可以證古人之是否；如與古人之說相刺謬，則尤必詳考其所以致誤之因，而後可以下斷案。凡此者反覆推尋，不憚周詳，可以養成勤勞之習慣。故「勤」之力行亦必依賴夫科學。

再次「勇」。勇敢之意義，固不僅限於爲國捐軀慷慨赴義之士。凡作一事能排萬難而達其目的者，皆可謂之勇。科學之事，困難最多。如古來科學家往往因試驗科學致喪其性命，如南北極及海底探險之類。又如新發明之學理，有與舊傳之說不相容者，往往遭社會之迫害，如哥白尼買利來之慘禍。可見研究學問，亦非有勇敢性質不可；而勇敢性質，卽可於科學中養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一發明新理之時，排去種種之困難阻礙；其二既發明之後，敢於持論，不懼世俗之非笑。凡此二端，均由科學所養成。

再次「愛。」愛之範圍有大小；在野蠻時代，僅知愛自己及與己最接近者，如家族之類。此外稍遠者輒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舉，往往有焉。其後人智稍進，愛之範圍漸擴，然猶不能舉人我之見而悉除之。如今日歐洲大戰，無論協約方面，或德奧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視，欲求其愛之溥及甚難。獨至於學術方面則不然：一視同人，無分畛域；平日雖屬敵國，及至論學之時，苟所言中理，無有不降心相從者。可知學術之域內，其愛最溥。又人類嫉妬之心最盛，入主出奴，互爲門戶。然此亦僅限於文學耳；若科學則均由實驗及推理所得唯一眞理，不容以私見變易一切。是故妬嫉之技無所施，而愛心容易養成焉。

以上所述，僅就力行校訓一條引申其義。再閱簡章，有靜坐一項。此法本自道家傳來。佛氏之坐禪，亦屬此類。然歷年既久，卒未普及社會；至今日日本

之提倡此道者，純以科學之理解釋之。吾國如蔣竹莊先生亦然，所以信從者多，不移時而遍於各地。此一修養之有賴於科學者也。

又如不飲酒不吸煙二項，亦非得科學之助力不易使人服行。蓋煙酒之嗜好，本由人無正當之娛樂，不得已用之以爲消遣之具，積久遂成痼疾。至今日科學發達，娛樂之具日多，自不事此無益之消遣。如科學之問題，往往使人興味加增，故不感疲勞而煙酒自無用矣。

今日所述，僅感想所及，約略陳之；惟宜注意者，鄙人非謂學生於正課科學之外，不必有特別之修養，不過正課之中，亦不妨兼事修養，俾修養之功，隨時隨地均能用力，久久純熟，則遇事自不致措置失宜矣。

## 植物大辭典序

一社會學術之消長，觀其各種辭典之有無多寡而知之。各國專門學術，無不各有其辭典，或繁或簡，不一而足。蓋當學術發展之期，專門學術之名詞與術語，孳乳寖多，學者不勝其記憶，勢不得不有資於檢閱之書。既得檢閱之書，則得以所節之心力與時間，增進其研究，而學術益以進步。學術愈進步而前此所檢閱者，又病其簡淺，而不適於用，則檢閱之書又不得不改編。互為因果，流轉無已。此學術進步之社會，所以有種種專門之辭典也。吾國舊學，說者嘗分為義理，考據，詞章三類。自義理一門不尙强記外，其屬於考據者：詁訓，則有自爾疋說文，以至字典，經籍籑詁諸書；掌故，則有通典，文獻通考，五禮通考，以至姓纂，地理韻編等書；其屬於詞章者，有北堂書抄以至駢字類編，佩文韻府諸書；至於永樂大典，圖書集成之類，則亦毗於考據者；雖其書純駁不同，體

裁雜出要皆辭典之屬也。惟自然科學一門，素未發展。其稍稍萌芽者爲博物學，如爾疋之釋草木蟲魚鳥獸及本草是也，而其中尤以植物爲詳。以本草綱目核之，所載金石百六十種，動物六百二十七種，而植物則有千九百十八種。且爾疋之釋植物也，僅分草木二種；而本草綱目則既分草穀菜菓木五，又於各部中分爲若干類。雖其分類之目部，以視今日植物分類學，不免淺陋可笑；又其書本言藥物，諸所詮釋，亦非可與今日之形態學生理學相頡頏；然其於分類之法，形態生理之關係，則既已有所考察，不可謂非科學之權輿矣。歐化輸入而始有植物學之名，各學校有博物教科，各雜誌有關乎博物學之記載；而植物學之名詞，及術語，始雜出於吾國之印刷品。於是自學校師生以至普通愛讀書報者，始有感於植物學辭典之需要；而商務印書館乃有此植物學

大辭典之計畫集十三人之力歷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餘面之巨帙。吾國近出科學辭典，詳博無逾於此者。所望植物學以外各種學術辭典繼此而起，使無論研究何種學術者，皆得有類此之大辭典以供其檢閱，而不必專乞靈於外籍，則於事誠便，而吾國學術進步之速率，亦緣是而增進矣。

## 新聞學大意序

北京大學於去年新設新聞學研究會，請文科教授徐伯軒先生爲主任。先生乃草「新聞學」一編，一年中凡四易稿而後定，並徵序於余。

余惟新聞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非猶今新聞中記某某之談話若行動乎？「不修春秋」，錄各國之報告，非猶今新聞中有專電通信若譯件乎？由是觀之，雖謂新聞之內容，無異於史可也。然則我國固早

有史學矣，何需乎特別之新聞學？

雖然，新聞之與史，又有異點。兩者雖同記已往之事，史所記不嫌其舊，而新聞所記則愈新愈善。其異一。作史者可窮年累月以成之，而新聞則成於俄頃。其異二。史者，純粹著述之業，而新聞則有營業性質。其異三。是以我國雖有史學，而不足以包新聞學。

凡學之起，常在其對象特別發展以後。烹飪裁縫運輸建築之學舊矣，積久而始有理化；樹藝畜牧之業舊矣，積久而始有生物學若農學；思想辯論信仰之事舊矣，積久而始有心理論理宗教諸學；音樂圖畫彫刻之術舊矣，積久而始有美學。以此例推，則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爲晚也。

新聞事業在歐美各國，均已非常發展，而尤以北美合衆國爲盛。自美國新聞家 Joseph Pulitzer 君創設新聞學校於哥倫比亞大學，而各大學之特設新聞科者，亦所在多有。新聞學之取資，以美爲最便矣。伯軒先生遊學北美時，對於茲學至有興會。歸國以來，亦頗究心於本國新聞事業。今根據往日所得之學理，而證以近今所見之事實，參稽互證，爲此「新聞學」一編，在我國新聞界實爲「破天荒」之作。甚願先生與新聞學研究會諸君，更爲宏深之研究，使茲會發展而成爲大學專科，則我國新聞界之進步，寧有涯涘歟。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序（七年六月四日）

西人常稱中學校中之希臘拉丁爲死語，以其不通行於今人喉舌也。吾

國之所謂國文，其與普通語之接近，尚不及拉丁語與英法等語之密切。故吾人之學國文，本已難於西人之學死語矣。而西人之學死語也，仍以治話語之法治之，有適當之讀本及文法，有適當之教授法，如解剖屍體而佐以種種之圖說，尚不難於領悟。若吾人之治國文，則教者之所授，學者之所誦，模範文若干首已耳。而此等模範文，又大率偏於文學之性質，不必悉合乎論理者。於是學者不知其所以然，而泛泛然模倣之，教者亦不言其所以然，而泛泛然評改之，直如取埃及木乃伊而相與爲表面之賞鑒，又奚怪乎中學畢業而國文尚在似通非通之境也。夏君宇衆有鑒於此，以西人治話語之法，應用於吾國之死語，作「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一編。其於教者學者之通病，既爲極精確之抉摘，而於是所提出之標準與方法，皆循自然之次序，而語語可以實行。

其他若教材排列與各科之聯絡，教授文法與外國文法取齊進主義，及中學校四年級當增授論理學大綱諸條，尤足矯專己守殘之習慣。使中學國文教員，能循是而實行之，則中學生國文之進步，決不至如今日之遲緩，可斷言也。

# 法政學報週年紀念會演說辭

今天是貴校法政學報週年紀念會，承王校長及學報諸同人招來演說。兄弟對於法政學問本外行，但對於法政學報一年的成績，頗有感想。兄弟將貴報第一期翻閱，見劉先生及高先生的發刊詞，都是對於社會上看不起法政學生發出一番感慨。社會上所以看不起法政學生，也有原故的；但觀一年來的法政學報，也可以去從前的病根了。

社會上所以看不起法政學生的是爲甚麽？中國自維新以來，知道要取

法外國，於是派留學生，辦學校，以求栽培人材。那時候到日本學法政的很多，有大部分是入私立學校或入速成科，並不認眞求學，甚有絕不到學校，也不讀書，在日本過了多少時候，就買一張文憑回國了。中國新設的法政學校，也不知多少，大半不是認眞教授，不過爲謀利而已。這種法政畢業生，既買得新招牌，便自以爲很有本領，而中國因爲從前法政之腐敗，也以爲應該用新學生。那曉得這般新學生腐敗一如舊官僚，加之學得外國鑽營的新法，就變爲「雙料官僚」因此之故，所以社會上大家就看不起他。

人在社會上，大抵有三類階級。第一，盡力多而受報酬少的，這是最好的人。自然人人都歡迎他。第二，盡力與受報酬相當的，這也算是中等好人。第三，盡力少或未嘗盡力（能力少或全無能力）而受報酬多的，這是最下等。譬如

有人向一書店買書，所出之價，比所豫想應出之價低，（以較少的報酬得較大的效用）自然很歡喜；若所出之價，雖不比豫想應出之價低，但是那店子却很老實，定價劃一不二，東西買錯也可以換的，這個店鋪當然可以得信用；如果那店家專賣假貨，或假冒招牌，像那假冒王麻子的，或映射王麻子的汪麻子旺麻子，誰肯相信他。從前那些糊裏糊塗的法政學生，並沒有一點眞實學問，却要在社會上占優勝的地位，那就和假冒王麻子招牌去圖高價的一樣；就是對於社會不盡勞力而要受報酬多的人，當然人人看不起他。千萬法政學生，雖多半是假冒招牌，但其中亦非無一二好人，不過群衆心理大抵以大半數埋沒少數，所以就一律看不起他們了。

——日本甚麼法政速成科現已無存，中國私立法政亦淘汰不少兄弟兩年

前到北京的時候，還受了外來的刺激，對於法政學生還沒有看得起他。兄弟初到大學時，接見法科學生也如此對他們說，那時兄弟聽說多數法政學生，不是抱求學的目的，不過想借此取得資格而已。譬如法科學生，對於各種教員態度，就有種種不同。有一種教員，實心研究學問的，但是在政界沒有甚麼勢力，他們就看不起他。有一種教員，在政界地位甚高的，但是爲着做官忙，時常請假，講義也老年不改的，而學生們都要去巴結他呀。他們心中還存着那時科舉時代老師照應門生的觀念呀！我當時對法科學生，已經揭穿這個話了。

後來兄弟讀了貴報的發刊詞，見得怎麼的痛心疾首，纔曉得諸君的一番自覺。兄弟以爲這就是可以一洗從前法政學生的汚點了。從前他們的心理，姑無論是正當與否，但這種學校，確確祇好算是職業學校。職業學校，是專

爲畢業以後得飯碗的確無研究學理之必要。譬如泥水匠作了幾年徒弟，曉得打牆便了，並不要求怎麼新式或怎麼纔比從前的便利，怎麼纔比從前的堅固，或怎麼纔能夠合於審美的觀念。又譬如店子裏的使用人，他並不要研究商業如何纔能夠發達，如何纔能夠迎合買者的心理，祗要整天在櫃子上做買賣，賺得碗飯吃便了，這就是我們中國職業教育的習慣。從前的法政大學，大抵都是用一種官僚教育職業教育。他們的旨趣，就是要學生不請假，把講義背得熟，分數考得好，畢業後可以謀生便罷了，用不着出學報。學報就是超於職業教育以上而研究學理的用意。所以法政學生能出學報，就是把從前的病根都除去了。

大概辦學報的利益有三：

一，可以提起學理的研究心。將來社會進步，法律政治或可以不要。但現在未到此境，也要求改良進步要求法律政治的進步，就斷非循誦條文可以了事，必要用功向學理方面研究。現在我國的專門教育，既不採英美的教授法，(由教員指定參考書，令學生先行研究，然後由教員擇要考問)反不用德法的教授法，(由教員用新發明的來講授，其他讓學生自由研究)祇是用現成的講義，按部就班的去教學生。學生得了講義，心滿意足，安有進步？如今有了學報，學生必要發布議論，斷不能抄講義，必要於人人所知的講義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學理了。

二，可以提起求新的思想。學報材料，後期應比前期好。可是每期必要有新材料，纔可以引起讀者的興味。如第十期也和第一期一樣，讀者就討厭

了。所以學報不能不求進步，决不可自滿，必要一期一期往新思想裏求去。

三，可以提起公德心。　職業教育是搶飯碗的教育。搶飯碗的結果，就分出優勝劣敗。因爲想要得勝，就不能不爭分數；因爲爭分數之故，於是自己研究所得的便要秘密起來，留在心中，待考試時出之以求多得分數，好去博個第一。有了這種惡根性，將來在社會上便生出許多嫉妒害人的事來。有了學報，有新知識的，便要公之大衆，無論同學不同學，都要告訴他。如無新知識可以告人時，還要用許多方法去求有可以告人的。這豈不是養成科學爲公的公德心麼？

由上所說，學報既可以脫職業教育的惡習，以提起人學理的研究心，又可促進進步的思想與養成非自利的公德心。兄弟對於法政學報以此意表

示歡迎。

凡辦報最困難的，是第一年編輯還沒有熟練，銷行也還沒有把握。到有了一年的經驗，基礎就可以鞏固，並且可以希望進步了。法政學報既有一年的基礎，將來必有進步可知，願以此祝法政學報之繁盛。

## 在北京高等師範學生自治會演說辭

今天是貴校第十一週的開學紀念日，又是學生自治會開始成立的第一日。紀念日是每年必有一次，每次紀念的內容不同。這第十一次的紀念，比較第十次必更有許多進步的報告，這是可喜的。我以為今日自治會的成立，更是可喜的了。

我們一聽到「治」字，就想到有治者與被治者的分別。既有這種分別，

兩方便含有敵對的意思。雖是治者方面謀被治者的利益，願意協助，但因有階級隔在那裏，好事往往也會變成壞事了。

我想學校應守的規則簡單的很，不過衛生，學業，品行等等。關係衛生的，如宿舍的清潔，整齊，臥起有一定時刻等事。關係學業的，如按時自修，不曠廢功課等。關於品行的，如在學校裏不作貶損人格的壞事，在外邊能保全自己的名譽，或保全學校團體的名譽。這都簡單，人人容易想得到做得到的。我們既自認是人，尊重自己的人格，且尊重他人的人格，本無須他人代庖。但前人總不放心，必要用人替來管理，由是學校也生了治者——如學監舍監都是——與被治者的階級。在治者既像負擔了被治者一生人格上的責任，必要一種模範人物，纔能勝任。但是這種人才從那裏來呢？凡有學校的學監，地位

既不及教員的隆重，並且他們的職務又極乾燥無味，不如教員還可以增進自己的學問。單是宿舍起臥的時刻，或考試時的監場，檢查等等瑣事，在有學問有才能在社會上能得一個地位的，必不肯來擔任。擔任的往往因知識才能較差的。請這等人來幹，或是死守規則過於嚴了，因此和學生發出惡感；或是太不守職過於寬了，樣樣通融；或僅對一部分寬了，又要開罪於他一部的學生。十餘年來學校裏鬧風潮，起因往往都很小的。

學校事情本很簡單，學生都可以管既都讓給管理員，學生便不知不覺的把一切學業自修衛生清潔種種責任，都交與管理員去做，自己一概可以不管的樣子。譬如住在旅館裏的人，公文要件交在櫃房，自己就不注意了。學生既是如此，所以種種不規則的事，層見疊出，鬧出許多的笑話。有人以爲是

管理不好的緣故，愈加注意管理，教育部也屢屢下通令。無如依然無效，這實在是有人代爲管理的原故。

現在諸君成立這個自治會，可以把治者與被治者的分別去掉，不要別人來管理了。所以我覺得今日的自治會關係是重大的很。

況在貴校的自治會，比別校更覺緊要。因爲凡人有種奇異心理，就是在一方吃了虧，要在他方去報復。如作媳婦吃了婆婆的苦，到自己作婆婆時便要報復媳婦。又如下屬在上司前吃了虧，就照樣去待他下屬，這種例很多很多。學生既是被治的，將來出去辦學校，當教習，一定也要治人。這正是流毒無窮的了。

諸君是高等師範生，實驗這種自治的制度，我想有兩方面益處：

（一）縱的方面：諸君自治比被治好的多，都自己試驗過了；將來出校傳到中學或是師範學校，提倡自治，總可以應用，斷不至把自己從前所受的弊害，向別的學生圖報復了。

（二）橫的方面：是「五四」以後，全國人以學生爲先導，都願意跟着學生的趨向走。如上海杭州等處的閉市，官廳命令置之不顧，反肯聽學生聯合會的指揮，是實在的證據。民國從前也曾掛起自治的招牌，但不久就被政府取去。國民因爲不懂自治，也就任他取去。如今學生實行自治作個先導，我們慫地做，且在平民學校平民講演中去勸別人做，平民自治雖比學校複雜些，但由簡單做到較複雜方面，由學生傳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覺得諸君的自治會成立，更可以作貴校最大的紀念。敬祝學生自

治會萬歲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萬歲！

## 燕京大學男女兩校聯歡會的演說

今日我承司徒校長招與男女兩校聯歡會；我知道這個會是爲要實行男女同校的預備；我得參與，甚爲榮幸，甚爲感謝。但秩序單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說句笑話，我似乎不好承認。爲什麼呢？因爲我有幾個關係的學校，都不是專收男生的。如在法文專修館，我是挂名的館長，館中有女生兩人。在孔德學校，我是挂名的校長；校中一百多學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數。我所專任的是國立北京大學，現在也有女生九人。這幾個學校，可以叫作男校麼？

從前常常有人來問：「大學幾時開女禁？」我就說：「大學本來沒有女

禁。」——歐美各國大學沒有不收女生的。我國教育部所定的大學規程，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不過以前中學畢業的女生，並不來要求，我們自然沒有去招尋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間，有女生來考，我們當然準考。考了程度適合，我們當然準入預科。從前沒有禁，現在也沒有開禁的事。」那時考期已過，有各處女生要求到校旁聽；我們審查資格後，允許旁聽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來應試，一定照男生一樣辦理。

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別。但燕京大學，歷史的演進，校舍的限制，尙然男女分校；就是北京的學校，事實上大多數是男女分校的；況且今日代表北京女校的毛夫人，已經演說過了。我的不肯承認男校代表，只好算一句笑話。我現在仍遵司徒校長之命，代表北京男校敬致祝賀之意。

# 我的新生活觀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舊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作工，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吃著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也沒有生產；精神上也一點沒有長進。又一部份是整日作苦工，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乏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麼？不作工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心力又逐漸委靡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委靡。豈不全是退化麼？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所作工，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日日增加。還不是豐富的麼？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出產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份講現在作工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

部分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道理，又可以改良別種的工。從簡單的工改到複雜的工；從容易的工改到繁難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以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 東西學書錄叙（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作）

自漢以來，書目存者，慮有四家：一曰藏書之目，如漢書藝文志之屬爲官書，遂初堂書目之屬爲家書是也。一曰著書之目，如通志藝文畧，焦氏國史經籍志通歷代著書之人；明史志藝文，以明爲斷；方志志藝文，以鄉人爲斷，是也。一曰買書之目，如書目答問是也。一曰譯書之目，如隋衆經目錄，開元釋敎錄是也。海禁既開，西儒踵至，官私譯本書及數百。英傅蘭雅氏所作譯書事略，嘗著其目，蓋釋敎錄之派，而參以答問之旨者也。其後或本之以爲表，別部居，補遺逸，揭精詁，系讀法，駸駸乎藍勝而冰寒矣。吾友徐子以爲未備，自删笥記之要，旁采專家之說，放四庫書簡明目錄之例以爲書錄，補兩家之漏，而續以近年新出之書，及東人之作。凡書之無謂者，複重者，互相証明者，皆有說以明之。

夫兩家之書，稗益學者，覩成效矣，得徐子之書，而詳益詳，備益備，按圖以索，毫髮無憾。蓋公理漸明，誕譎無實之作日消，而簡易有用之書遞出。廣學之倪，吾以是券之矣。

## 釋「仇滿」（民國紀元前十一年作）

吾國人一皆漢族而已，烏有所謂「滿洲人」者哉！凡種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風習。彼所謂滿洲人者，雖往昔有不與漢族通婚之制，然吾所聞見，彼族以漢人爲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婦人密通漢人及業妓而事漢人者尤多。江浙駐防，殲於洪楊之手，其招補者多習於彼族遊處之漢人，此其血液混雜之證據也。彼其言語文字起居行習，早失其從前樸鷙之氣，而爲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風習消滅之證據也。由是而言，則又烏有所謂「滿洲人

」者哉！然而「滿洲人」之名詞則嚇然揭著于吾國，則亦政略上佔有特權之一紀號焉耳。其特權有三：世襲君主，而又以少數人專行政官之半額，一也；駐防各省，二也；不治實業，而坐食多數人之所生產，三也；其二其三亦在今日既爲貧弱困，男盜女娼媒介，而亦適足爲診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觀之，要不得不謂政略上之特權。世界因果之應，不爽毫髮；諺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也。其因之動力在政略上者，其果之反動亦必在政略上。故近日紛紛「仇滿」之論，其政畧之爭，而亦種族之爭也。

夫吾亦謂最多數之漢族果無種族之見存也。所謂「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習聞之。而道咸之間刻文集者，尙時存仇滿洲之微文。粵西三點會「泗」字爲記號，示滿清無主之義，持之已二百數

十年，一洩於洪楊之事，而至今未已。此其種族之見之未泯者也。然洪楊之事，應和之者率出於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殘害無所謂滿漢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壞之者，乃實在大多數之漢族。是無足以證其種族之見之薄弱也。且往者暗於進化之理，謂中國人種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謂蠻貉夷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遺種，不可同羣，故種族之見熾焉。自歐化輸入，羣知人爲動物進化之一境，而初無貴種賤種之別，不過進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爭種之見宜爲之稍釋，而「仇滿」之論反熾於前者，則以近日政治思想之發達，而爲政略上反動之助力也。蓋世界進化，化及多數壓制少數之時期；風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於亞東社會；此其於政略上所以有「仇滿」之論也。雖然，人之神經甚爲複雜，被染於歐化者，亦能盡滌其遺傳性也；是以其動機雖在政略

上，而聯想所及不免自混於昔日種族之見。且適聞西方民族主義之說，而觸其格致古徽孔敎大同之故習，則以「仇滿」之說附麗之。故雖明揭其幷非昔日種族之見而亦不承認也。然吾細剖解之，而見其重心乃全在政略上。何則，果其注重於種族上者，則其術不外兩端：一曰暴動，二曰陰謀。暴動者，如義和團之惡洋人也，不問其爲敎士，爲商人，見洋人則殺之。使以此術而讐滿也，則今日之所謂「滿」人者，自京師及東三省外，已殄芟無遺矣。陰謀者，如周之於殷，越之於吳，聞敵之治焉而憂，聞其亂焉而喜，遣諜者以間之，貽玩好以惑之。循是而論，則彼李蓮英之惑溺，王文韶張之洞輩之貽悞；而各省官吏勒索賠欵，公行賄賂，以爲彼政府歛怨於平民者，其足以動搖滿洲人之基本而爲多數漢族之功臣！如張百熙之流，實心舉行新政者，宜斥爲助桀之民賊，而誅之！

至於滿洲人中如所謂光緒肅王醇王號聖明者，當行間而殺之！而如剛毅榮祿則惟恐天去其疾，而圖所以保護之！而漢族之稍有權力者，宜遺辨士說以帝王之業，此皆陰謀之所有事也。要之無滿不仇，無漢不親；事之有利於滿人者，雖善亦惡；而事之有害於滿人者，雖凶亦吉。此則純乎種族之見者也。而今之唱讐滿者其所指揮，所褒貶，一與吾前者云云相反。是非眞讐滿者也。

雖然，今之眞讐滿者，則有之矣，分爲二黨：甲黨出於少數號爲滿人之中，襲「漢人强，滿人亡」之論，而密圖所以壓制漢人者也。乙黨出於多數漢族之中，欲請行立憲政體，奉今之朝廷爲萬世一系之天皇，而卽滿洲人以爲貴族議院者也。乙黨資章甫以適越，其售否固未可必。甲黨之舉動多類兒戲，其甚者爲禁漢族學陸軍於日本，如曰「教一人，是一人。」是其喚起多數漢人

使之重入種族之夢者也。而兩黨相合之一點，在保守少數人固有之特權，此其讐滿之策之中心點也。世運所趨，亦以多數幸福爲目的者，無成立之理；凡少數特權，未有不摧敗者。且今日少數滿人中，同有一二開化者，然以與多數漢族中之開化者相比例，孰强孰弱，較然易睹。果率兩黨之策，是樹此少數者以爲衆射之鵠，不使蹈法國貴族之覆轍，不止也！

夫民權之趨勢，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而吾國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臂當之，以招他日慘殺之禍，此固至可憫歎者也。而甲乙兩黨又欲專其禍，以貽少數人之滿洲人，是豈亦讐滿之尤者乎！吾所謂「仇滿」，固不在彼而在此。

## 「文變」序（民國紀元前十年作）

先儒有言，「文以載道」。道不變也；而見道之識，隨世界之進化而屢變；

則載道之言，與夫載道之言之法，皆不得不隨之而變。譬之於人，自少而壯，其服食，其語言，其執業，無不隨之而變也。自唐以來，有所謂古文專集，緐矣。拔其尤而爲纂錄，評選之本，亦不尠。自今日觀之，其所謂體格，所謂義法，糾纏束縛，徒便摹擬，而不適於發揮新思想之用；其所載之道，亦不免有迂謬窒塞，貽讀者以痲木腦筋，風痺手足之效者焉。先入爲主，流弊何已！方今科舉易八股爲策論，鄉曲士流，皆將抱古文選本爲簡練揣摩之計。前者之弊，復何異八股乎？不揣固陋，搴當世名士箸譯之文，彙爲一册，而先哲所作，於新義無忤者，亦間錄焉。讀者尋其義而知世界風會之所趨，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意應變無方之效用，以無爲三家村夫子之頭巾氣所範圍，則選者之所厚望焉爾。

## 中等倫理學序（民國紀元前十年作）

西洋普通學校必有宗教一科，而東洋教育家欲代之以倫理，善哉！我國倫理之說，萌芽於契之五教。自周以來，儒者尤盡力發揮之。顧大率詳於個人與個人交涉之私德，而國家倫理闕焉。法家之言，則又偏重國家主義，而蔑視個人之權利。且其說均錯見於著述語錄之間，而雜厠以哲理政治之論，無條理，無統系，足以供專門家參考，而甚不適於教科之用。西洋倫理學，則自培根以後，日月進步，及今已嶄然獨立而爲一科學。學說競優，各有流別，苛難銳討，不見極不止。其大宗派有二。曰直覺說，求端於「良知良能」而要歸於「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也。曰經驗說，求端於「見賾觀通，見動象儀」而要歸於「以美利利天下」者也。在理論界，更勝迭負，尙無以別黑白而定於一。用之於教育，則直覺說便於提醒責備，而恐無以引名教樂地之興味；經驗

說便於誘導指示，而恐無以障放利自營之趨勢；兩者皆不免有所短。迹之於實踐，則甲之所善，乙亦大抵善之，乙之所惡，甲亦大抵惡之；兩者又實有相裨相接之勢。夫專門之學，必求之原理；而普通之學，則注重實踐；是故普通教科，莫善於善采兩者而調和之。日本元良勇次郎氏之倫理講話，則深符此旨者也。是書隱以經驗派之功利主義爲幹，而時時以直覺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凡其說至易衝突者，皆務有以調和之；而又時時引我國儒家之言以相証；又以父子祖孫之關係易宗教之前身來世，尤合於我國祖先教之旨。故是書之適用於我教育界，並時殆無可抗顏行者。順德麥公立氏取而譯述之，又舉元良氏附錄彼國之言，悉易之以國粹；惟國家倫理篇，以我國憲法未立，有無可憑藉

者，則仍援彼國法制，以示取法之義；苦心孤詣，毫髮無憾。吾願我國言教育者亟取而應用之，無徒以四書五經種種參考書擾我學子之思想也。

## 對於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五年八月作）

民誼君選取袁氏歸櫬黎氏繼任兩圖，題爲「官僚之送舊」「國民之迎新，」而各系之以短評，既揭諸本期之雜誌矣。而吾對於此兩圖尚有種種之感想，爲短評所未及，或及之而未詳盡者，敘次於左：

袁氏之爲人，蓋棺論定，似可無事苛求。雖然，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寔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

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此吾所感想者一。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孔子見桓魋爲石槨，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墨子曰，「埋葬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此節葬之義也。」成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墨子曰，「舜道死，葬南紀之市，禹道死，葬會稽之山。」淮南子曰，「禹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皆隨地可葬之義也。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者爲烏鳶食，在下者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則且以葬骨爲多事矣。今日西人雖尙有塋墓之設，而火葬漸興；海舶中偶有死者，例投諸海：合於子高不害之義。疾死者或送其尸於醫院而解剖之，則不惟不害於人，而或且有益於學理。今聞袁氏之死，其棺自河南運至北京，蓋取材於太昊陵旁之古柏，爲袁氏生前所自選定者。此亦足以見吾國人鄭重棺木之一斑。且吾國人尤以歸骨故鄉爲重大之關係。凡商業都市，恆有各省同鄉停柩之舍，預備運回。以遊學生之開通，而偶有不幸，尙必運柩回國。如高子周君之火葬於日本，楊篤生君之長眠於利物浦者，轉爲例外，其他則又何說。至於喪儀，則北京槓房之所承辦，上海大出喪之所衒耀，其猥鄙譎怪之狀，觀送舊圖已可概見。不知此等無意識之舉動，至何時而始能廓淸之也。此吾所感想者二。

中華民國約法，有責任內閣之制；而當時普通心理，乃不以爲然，言統一言集權，言强有力政府。於是爲野心家所利用，而演出總統制，又由總統制而演出帝制。此亦崇拜總統倚賴總統之心理有以養成之。中國古代政論，若道家，若法家，若儒家，皆以無爲爲主道之第一義。道家法家之無爲，尙術，而儒家之無爲尙德，適合於不負責任總統之本分。或喻諸肥豚，乃不安分者不知德化之効力，而妄發牢騷耳。寧以古代學究壓制女子之言，所謂「無才是德」一者兒之，尙可爲謔而不虐。要之總統不必有才，卽有才而亦决不容以才自見，惟德爲其要素耳。總統既無寔權，則所謂一國元首者，不過虛榮，直與勳位無異。世豈有竭寔力以爭虛榮者哉？約法既復，總統無責任之義，不可搖動，則總統者宜不復爲有才有力者之競爭物。而普通心理，庶以掃其崇拜倚賴之污

點乎？此吾所感想者三。

人之生也，呼吸機關無時不有吐故納新之作用；全體細胞，無時不行其推陳出新之作用。非是則病且死。吾國以病夫聞於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此尤感不絕於予心，而願與四百兆同胞共印證之者也。

附民誼君之圖評。

官僚之送舊（袁世凱歸櫬）

可以安安穩穩做終身總統而不足；可以出其機而險之才，用其强有力之能於利國福民而不肯；必冒大不韙，犯衆怒而欲稱帝。帝何物耶？固試之而不能達其目的以致於死。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生而專橫無道，爲國民痛惡；死而出喪不禮，爲外人竊笑。（語本七月二十九日法

國畫報）嗚呼！是亦可以已矣！可已而不已，無已，謚之曰：遺臭萬年。官僚之送之也宜。

國民之迎新（黎元洪繼任）

逝者已矣，而所望於繼之者正多。雖然，今世界立國，必以民爲本，固非恃一人而可興邦也。爲總統者，能聽民意，順民情，是亦不失爲賢總統矣。今黎氏一繼任，卽復舊約法，重開國會，除黨禁，省刑罰，所謂聽民意順民情者已見其端矣。國民之迎之也宜。

## 歐美同學會叢刊發刊詞

古之言競爭者，曰「知彼知己」；言親善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言知之不可不普且深也。而知之程度，見勝於聞，故曰：「百聞不如一見」；或曰，「所見不逮所聞。」海通以來，縮五洲爲一邱；雖以吾數千年閉關自大之中華，事事與歐美諸邦生密切關係。自一縷一針之細，故以至於政治風俗之

大端，無不東嚮西應，速於郵命。以故歐美人之曾來吾國者，率皆分別調察，陳述意見，以報告於其國人，而爲對待吾國之標準。其所生之效果，吾儕固熟睹之而身受之矣。而我國各方面負責任者，乃尚多懵然於歐美之情勢，遇事竭蹶，動失機宜。固由彼輩無集思廣益之度量；而曾遊歐美者不以見聞所及，多方介紹，亦不得不分任其咎也。歐美同學歸國者，漸逾千人，散居各地，勢不能有所發展。近年北京天津上海有同學會之組織，去年更於上海爲全國歐美同學會之組織，於是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不復爲曩昔之散漫，而服務社會之志願，亦以羣策羣力之集中，而稍稍有所藉手。遞於今茲，乃得以會員之所見，爲此叢刊，本補牢顧犬之憂思，爲負暄嗜芹之貢獻。邦人君子，幸省覽焉。

## 在李超女士追悼會的演說

今日爲李超女士開追悼會，在李女士的境遇很可悼，我們[illegible]要有追悼的表示。但我想與李女士同一境遇的，不知道有若干人。也不但是女子，就是男子，有這種悲慘境遇的也很多。我們要借這個會統統追悼他們一番。

胡適之先生所作的李女士傳，與方緩的演說，都是於追悼以外，說到解決不幸問題的方法，都是我所贊成的。但是偏於女子一方面。我的觀察，是覺得男女兩方有同樣問題，所以不得不想出總解決的方法。

第一，是經濟問題的解決。爲了貧富不均，與財產權特別占有，不知犧牲了多少人的權利與生命。李女士不過其中的一人罷了。要是改變了現在經濟組織，實行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再有與李女士一樣好學的人，要求學，便求學，還有什麼障碍呢？

第二，是退一步，單就教育問題解決他。現在各國都有「義務教育，」不管有錢沒錢，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不過限於初等教育就是了。要是改了教育制度，凡有中等高等的教育，都可以隨意聽受，不要花錢，那凡有與李女士一樣好學的人，要求學，便求學，還有什麼障碍呢？

第三，是再退一步，單就教育界的一部分解決他。外國有錢的人，常常捐了學額的基金，把他利息幫助沒錢的學生。近年，北京大學設了一個「成美學會，」捐款雖然不多，却也幫助了好幾個苦學生。若是各學校，都有這一種的組織，遇著李女士這種問題，他家裏不肯接濟款項，自然有接濟他的機關，還有什麼障碍呢？

李女士是已經死了，我們止好追悼一回罷了。我們應當想一個解決的

方法，不要再見無數李女士的悲慘境遇，再來開無數的追悼會，這是我們應當覺悟的。

## 在林德揚君追悼會之演說

今天上午北大學生會在法科大禮堂替林君德揚開追悼會，不過到會的人不多，而蔡先生仍舊在散會前趕到演說。林君的自殺，在晨報上看見，有贊成他的，也有反對他的，如今把蔡先生的意思記出來，給大家看看。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八時陳光楨記。

今天開這個追悼會是大家可憐他的自殺，林君的自殺，是北京大學生第一個自殺的人，我看林君的行略，也覺得可憐。然而中外自殺的人很多，像中國的婦女因爲他的翁姑或夫婿的虐待憤而自殺的也很多；還有許多忠臣不肯事二朝，像明朝的臣子，因明朝亡了，就把自己一家殺光，再自殺的也

不少；外國人也有因境遇不好而自殺的；還有男女的戀愛，因爲不能償他們的願而自殺的；像這種自殺的人外國報紙上時常看見的。不過這像自殺和林君不同罷了。我想到兩位中國人，他們的自殺同林君差不多，我如今先說兩位的事迹。

一位是楊篤生先生，他在中國沒有革命前就想排滿。他到日本去做炸彈來實行暗害，不過殼子做不好，他就焦急起來。前清五大臣出洋的時候，有人放炸彈來暗殺他們，這個炸彈，就是楊先生做的，不過裏面放點炸藥，外面仍舊用藥線引火的。後來楊先生到英國去求學，他一心要造炸彈，所以他專心用功物理化學等科；可惜他從前沒有普通知識，他想從極短時間內一齊補完，是很困難的。因爲他用腦過度，所以他的腦病就很利害；他就買些「補

腦劑」養養他的腦，但是一面又很用功，因此反而加劇起來。有一次英國開展覽會，陳列許多機器，他就很歡喜，想仔細參觀一回，總可以得到點法子；不料裏面的東西太多了，他弄得茫無頭緒。從此他就大失望了。那時楊先生在利佛浦，他同住的人看見他頭上包著布，實在形容枯槁，憔悴得很。他就想到中國殺死幾個滿人，雖然拚了一命，也算盡他的心了！但是他的病實在重得很，從利佛浦到中國也等不及，他絕了回國的念頭。他既然精疲力盡，想活着也無趣味，就投河而死。那時我在德國，幸虧吳稚暉先生在英國，同幾位同志替他料理後事。然而他這一死，倒感動無數同志，去繼續他的事業，後來炸彈也精巧了，辛亥革命也成功，楊先生的志願有人替他達到了！

一位是姚楨先生，對於革命也很出力的，當日本發布取締留學生條件

的時候，留學生多歸國，奔走於革命運動。他就想在中國辦一大學，收留這許多留學生。他想中國的學生何必要到日本去讀書。那時我也在上海，姚先生也來同我商量過，但是經濟困難達於極點，他用盡方法總是無效。他想辦的就是中國公學，然而總沒有能力去開辦，他想絕望了，就投黃浦江而死。他這一死也激動了許多同志，後來居然成功，現在中國公學裏面有大學部，雖停頓一次，幸能重振起來。姚先生的志願，也有人替他達到了！

這兩位先生都是因奮鬥失敗而自殺的，林君也因奮鬥而自殺，所以同楊先生姚先生差不多。林君先習化學，後習法律，他的腦筋也未免過敏。他對於「五四」運動很出力，並且創辦國貨店——抵制日貨根本的方法。這是他的第一層意思。但是他理想的國貨店，規模是很宏大的——這種小賣買算不

得提倡國貨，要自己能夠製造出來。但是現在那裏能做到，他就心急得狠，等不及慢慢的去做了，所以決然自殺，要想刺激他的同志，繼續去實行他的計劃，所以犧牲自己一身，做發展國貨的廣告。我想這是他的第二層意思。現在林君已死，不能再活了！只要我們活着的人努力去振興國貨，達到林君第二層的意思。追悼會雖然已經完了，我們繼續去做是沒有完的。追悼是可惜的意義。我們既然可惜他，就要體諒他的志願去做完林君沒有完的事體。這就是我的希望了！

## 遊保定日記

保定離北京甚邇，有一二故人在彼中學校任事，屢以演說相招，因彼中各校每星期六有演說會也。平日羈於校務，不能往，及年假時踐約，以一月五

日早車行，十二時抵保定，即赴育德中學校，午後參觀省立第六中學校，演說中學校學生，當以科學美術鑄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庶升學後受放任之待遇而不至墮落。晚間在育德中學校演說，提出自由平等友愛爲德之大綱，而所以育之者，仍不外科學美術。又以育德中學校學風尤重勤儉二字，並說勤儉之風與自由平等友愛尤有密切之關係焉。六日午前參觀直隸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演說世界大勢將由都市的工商聯合政策而轉爲鄉村的農工聯合制度，於人類之體魄及品性皆大有關係。故農業學校學生，當知農業爲平民的而非貴族的，實踐的而非理論的，進化的而非保守的。故學生在校時，當注重實習，留意普通農人之習慣，庶畢業後得實地施行，而不至以農商部或各省實業廳職務爲歸宿。是日李石曾君亦演說，大意謂農業之進化與全世

界之進化有重要關係；而中國農業之進化，尤與世界農業進化有重要關係。姑舉兩端言之：一，生理上之關係。人類當以蔬食爲正軌。中國人多蔬食，故農業偏重種植而不尙畜牧，與歐美之務肉食而重畜牧者不同。將來必可推行於世界。二，組織上之關係。農業非用機械不能進步，而機械非大地主不能置，是一困難。今歐洲各國，有農業組合，既得機械之益，又不受大地主之害，爲我國所宜取法云。午後參觀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因校長見告，此校以造就「良妻賢母」爲鵠，以「誠敬勤儉」四字爲校訓，故演說時提出「勤謹」二字。「勤」字分爲勤於學及勤於事兩項；「謹」字則分爲不敢放肆，不敢奢華，不敢驕慢三項：無非申明校訓以堅學生之信而已。晚遊保定公園，卽蓮池書院舊址。在園中晚餐，座間商定在保定設華法敎育會支部。夜回育德中

學校復爲高等留法預備班（中學畢業生所組織）說儉學會及勤工儉學會之概略。七日七時三十分行，十二時抵北京。

鄙人在保定之經歷如此，而七日之民强報所載，有所謂「中央政聞社」者，謂鄙人以秘密事件赴保定，不知參觀與演說何所容其秘密也。謹布右之日記以釋疑。蔡元培誌。

## 與北京大學學生話別（九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大學學生歡送會演說）

魏建功筆記

我到大學校，已有三年，中間因事離校多日，現在又要遠行了。諸君犧牲了許多時間的功課，開會送我，我實在抱歉之至！

我這次出去，若是於本校不免發生困難，我一定不去。但是現在校中組織很周密；職員辦事很能和衷；職員與學生間，也都是開成布公。我沒有什麼

不放心的事了。

我出去的意思有好幾層：——

本校自民國元年到現在，可算是在試驗時代中。近幾年校裏都有些改革了。就是大戰之後，各國大學也有一番改革，大都將少數人所受的高等教育，求他普及，如平民大學勞働大學等。其餘專講「國家主義」的，守舊的大學校，也不能不改革了。我很願意知道他們改革的狀況。我大約先到法國，再到比國，然後再到德意等國。凡有可以參考的材料，臨時由書信傳達。

近幾年，國內學術界覺得人才不足，是無可諱言的。我這次要實在的去攷查專門學問用功研究的留學生，想法幫助他們，預約他們深造，留待將來校中聘請。一方面也想請外國的教習。從前我們請的外國教習，都是隨便由

使館裏私人關係請來的，或者所敎非所學，或者一意敷衍。這次出去，都要請各大學裏大學問家負責替我們介紹。且現代各國學者，如杜威羅素諸先生，大都很願到中國來。因爲他們關於本國本洲材料，已經搜盡了；都覺得遠東風習很有參考的價值。所以有多少名人要到中國考察，住居一二年的，我遇見時都可以預訂行期。

本校儀器尚未完備，本可寫信到外國去買，但我這次親自去採辦，也覺好些。現在全國沒有一樣關於美術的東西，說到美學美術，我們都不敢開講。這些材料，無論眞本或摹本，我都要採集一點。

本校圖書館甚不完全。蔣先生籌劃在第一院空地建築一所大圖書館。但是經費不夠，政府不能應給，只好向各方面募捐。華僑方面，時常有信來要

我到南洋去；並且他們也有好些子弟，到此地來旁聽的。所以我想在回來時到英屬，荷屬……各處去看看，順便募點捐款。

退還庚子賠款，各國都很有此意，不過因經濟關係，他們好多已經列入預算。美國和中國的日親一日，多半因爲退還賠款，開辦清華的緣故。前回李石曾先生，陶孟和先生，和南京高師的郭秉文先生，在各國曾經談起過了。我們倘能收回，一面可以擴充國內的高等教育，一面也可以培植留學的人才。他們教我親自和各國政府再商量商量，這也是我要做的。

里昂中國大學辦宿舍和預科，且預備請章太炎先生出去。內裏一切情形，他們也教我去看看。比國見了法國這樣，也撥了一所房子，給中國人住，與工藝大學甚近；我們正好利用，使一輩勤工儉學的人，又能生活，又能求智識。

其他如魯番大學的恢復，國際大學的建設，都在比國；我也想去考察一番。德國大戰之後，教育很有改革；我想再去一回。英美我尙未到過，這次回來時候，必定從英美經過，打南洋回國。自今天起，至我回來之日止，這個期內，所有職務，已請蔣夢麟先生代理，諸位可以同他接洽。現在要到湖南去，也許還要回到北京一次。

我對諸位的臨行贈言，也不過幾句老生常談。第一，望大家要特別注意體育。我們收了體育費，原望讓大家自由去運動的；可是二年來尙少效果。諸位何必要做成「書癡」相，弄得曲背彎腰呢？這一層願大家各就所好，多多運動。歷年華北運動會通知到我們，都沒有法子。論人數北京大學最多，爲什麼一個都沒有加入呢？雖然我們並不要在比賽場上出風頭，但是有益的運動，

我們決不可不練習。

次之，「五四」而後，大家很熱心羣衆運動，示威運動。那一次大運動，大家雖承認他的效果，但這種驟用興奮劑的時代已過去了。大家應當做脚踏實地的工夫。這時間父兄可以容我們用功，各方面都無牽制；而且現在校中行了選科制，正給諸君自動用功的好機會。那可自己空耗光陰呢？若是錯過，眞對不起自己；過了幾年，要學也沒有機會了。但是並非只管用功，其餘一概可以不管。「五四」後的惟一好結果，是平民教育。乘我們用功的餘暇，辦些學校，教育那些失學的人，就是犧牲光陰，也很值得的。這種事也是脚踏實地的初步。即如現在的調查災區，也是服務社會的要端。此等事很望不斷的做下去！

其次自治。本校學生的自治，近來比從前好多了。但是宿舍裏，公寓裏，也

還免不了鬧笑話。校外說我們的人很多。卽如從前學生會裏鬧意見，往往丟了正文，兩下打筆墨官司；種種揭帖，敎人看了難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們的話，那對面的人幾乎不能做人了！設身處地，又當如何？我們見了別人的過失，總要用憐愛的意思勸告他，不可驟加攻擊。我希望此後諸同學均互相親愛，厚於責己，薄於責人。

我希望在回來時，得見諸位比現在更有進步！並且謝諸位開會送我的盛意！

# 附錄

## 華工學校講義

### 汪精衛先生序

自交通以來，世界之上，隨處皆有華工之足跡。華工之所以能自立者，約有三端：一曰勤，二曰儉，三曰能互相扶助。以是之故，乃能無所往而不宜。然人之所以待華工者，於其國內人口缺乏，工業待興之時，則招徠之惟恐不至；於工業發達，人口增加之後，則擯斥之惟恐不力。此其故由於人之凉薄者半，由於我之有以致之者亦半也。華工之美德，如上所述，然亦自有其缺點。有此缺點，遂不免爲人所乘，且爲人所藉口。然則於招徠華工之始，凜履霜堅冰之戒，而爲防微杜漸之謀，爲華工計，不得不然也。歐戰已起，法國以戰士之驟衆，工人之驟缺，應於需要，招致華工。當時李石曾先生，即深思遠慮，以爲之所。由是有華工學校之組織。而蔡孑民先生手撰華工學校講義，關於德育智育者，凡四十

篇。其精神所注，一在保全華工固有之美德，益發揮而光大之；一在修補華工向來所不免之缺點，曲喻而善導之。以先生平日之人格與學問，所修養者至深，故其所言，簡而深，平而切。工餘讀之，身體而力行之，則道德與智識，不期而日進於光明。此誠華工淑身之本，而自立之源也。愚以爲此講義果普及於華工，則其所得之效果，可約言如下：（一）華工中有少年美材者，以修學之故，益感於學問之必要，必將有積其工資，於工滿之後，更從事於高深之學問，與精良之藝術者。（二）華工既以修學相尙，則於其本業，不但視爲操作，而且藉爲研究；以技藝之嫻熟，習慣之養成，於將來吾國工界，必能多所貢獻。（三）華工以修學之故，道德智識，與時俱進，能使所在國之人民，生其信託，和其感情，而不相歧視，不惟可以久居無猜，且能日事擴充，以發展海外之營業，而舒治國內之經濟。夫法國工黨，近已有不歧視他種人之宣言。愚前所謂人之涼薄者，已可無患；今若更盡其在我，以孳孳而不已，則凡此效果，操券以俟，可不待言也。抑又有進焉者，人類所以高於一切動物者，其最要之原因，一由於有複密

之腦，二由於有手。蓋世間一切精神上物質上之進步，恃有理想，尤恃有實現其理想者。無腦，則理想無自而發生；無手，則理想無自而實現。此二者，不惟相需而又相生。是故腦之與手，其爲重於人類也均：無人不當用手，亦無人不當用腦。由前之說，則盡人皆學也；由後之說，則盡人皆工也。兼工與學，以發達腦與手之本能，而盡人類之天職，——殆華工敎育最終之目的；而凡爲人類者，所皆當努力而不懈者歟。民國八年八月汪兆銘——精衛——謹序。

# 德育三十篇

## 合羣

吾人在此講堂，有四壁以障風塵；有案與椅，可以作而坐書。壁者，積磚而成；案與椅則積板而成者也。使其散而爲各各之磚與板，則不能有壁與案與椅之作用。又吾人皆有衣服以禦寒。衣服者，積絲縷或纖毛而成者也。使其散

而爲各各之縣縷或纖毛，則不能有衣服之作用。又返而觀吾人之身體，實積耳目手足等種種官體而成。此等官體，又積無數之細胞而成。使其散而爲各各之官體，又或且散而爲各各之細胞，則亦焉能有視聽行動之作用哉？

吾人之生活於世界也亦然。孤立而自營，則凍餒且或難免；合衆人之力以營之，而幸福之生涯，文明之事業，始有可言。例如吾等工業社會，其始固一人之手工耳。集夥授徒，而出品較多。合多數之人以爲大工廠，而後能運用機械，擴張利益。合多數工廠之人，組織以爲工會，始能漸脫資本家之壓制，而爲思患預防造福將來之計。豈非合羣之効歟？

吾人最普通之羣，始於一家。有家而後有慈幼養老分勞侍疾之事。及合一鄉之人以爲羣，而後有守望之助，學校之設。合一省或一國之人以爲羣，而

後有便利之交通，高深之教育。使合全世界之人以爲羣，而有無相通，休戚與共，則雖有地力較薄，天災偶行之所，均不難於補救，而兵戰商戰之慘禍，亦得絕跡於世界矣。

## 舍己爲羣

積人而成羣。羣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羣而危險，非羣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羣，而羣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爲羣之義務焉。

舍己爲羣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羣中，羣亡則己隨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羣，羣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卽羣不亡而己先不免於亡，亦較之羣亡俱亡者爲勝。此有己之見存者也。一曰，立於羣之地位，以觀羣中之一人，其價値必小

於衆人所合之羣。犧牲其一而可以濟衆，何憚不爲？一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觀，則得舍己爲羣之衆人。此無己之見存者也。見不同而舍己爲羣之決心則一。請以事實證之。一曰從軍。戰爭，罪惡也，然或受野蠻人之攻擊，而爲防禦之戰，則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於德，比人奮勇而禦敵，雖死無悔，誰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隸於惡政府，則雖生猶死。故不憚流血而爲之。例如法國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國數年來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運動而被拘殺者若干人，臨時奮鬭而死傷者若干人，是皆基於舍己爲羣者也。三曰暗殺。暗殺者，革命之最簡單手段也。殲魁而釋從，懲一以儆百，而流血不過五步。古者如荊軻之刺秦王，近者如蘇斐亞之殺俄帝尼科拉司第二，皆其例也。四曰爲眞理犧牲。眞理者，和平之發見品

也。然或爲教會，君黨，若貴族之所忌，則非有舍己爲羣之精神，不敢公言之。例如蘇革拉底創新哲學，下獄而被酖；哥白尼爲新天文說，見讎於教皇；巴枯寧道無政府主義，而被囚被逐，是也。

其他如試演飛機探險南北極之類，在今日以爲敢死之事業，雖或由好奇競勝者之所爲，而亦有起於利羣之動機者，得附列之。

## 注意公衆衞生

古諺有云，『千里不唾井』，言將有千里之行，雖不復汲此井，而不敢唾之以妨人也。殷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恐其飛揚而眯人目也。孔子曰，『君子敝帷不棄，爲埋馬；敝蓋不棄，爲埋狗。』言己死之狗馬，皆埋之，勿使暴露，以播其惡臭也。蓋古人之注意於公衆衞生者既如此。

今日公衆衛生之設備，較古爲周。誠以衛生條件，本以清潔爲一義。各人所能自營者，身體之澡浴，衣服之更迭，居室之洒掃而已。使其周圍之所，汚水停瀦，廢物塡委，落葉死獸之腐敗者，散布於道周，傳染病之黴菌，彌漫於空氣，則雖人人自潔其身體衣服及居室，而衛生之的仍不達。夫是以有公衆衛生之設備。例如溝渠必在地中，溷厠必有溜水，道路之掃除，棄物之運移，有專職，有定時，傳染病之治療，有特別醫院，皆所以助各人衛生之所不及也。

吾既受此公衆衛生之益，則不可任意妨礙之，以自害而害人。毋唾於地；毋傾垢水於溝渠之外；毋棄擲雜物於公共之道路若川流。不幸而有傳染之疾，則亟自隔離，暫絕交際。其稍重者，寗移居醫院，而勿自溷於稠人廣衆之間。此吾人對於公衆衛生之義務也。

# 愛護公共之建築及器物

往者園亭之勝，花鳥之娛，有力者自營之而自賞之也。今則有公園以供普通之遊散；有植物動物等園，以爲賞鑒及研究之資。往者宏博之圖書，優美之造象與繪畫，歷史之紀念品，遠方之珍異，有力者得收臧之而不輕以示人也。今則有藏書樓，以供公衆之閱覽，有各種博物院，以興美感而助智育。且也，公園之中，大道之旁，植列樹以爲庇蔭，陳坐具以供休憩，間亦注引清水以資飲料。是等公共之建置，皆吾人共享之利益也。

吾人既有此共同享受之利益，則卽有共同愛護之義務；而所以愛護之者，當視一己之住所及器物爲尤甚。以其一有損害，則爽然失望者，不止己一人已也。

是故吾人而行於道路，遊於公園，則勿以花木之可愛，而輕折其枝葉；勿垢汚其坐具，亦勿踐踏而刻畫之；勿引杖以擾猛獸；勿投石以驚魚鳥；入藏書樓而有所誦讀，若抄錄，則當愼護其書，毋使稍有汚損；進博物院，則一切陳列品，皆可以目視而不可手觸。有一於此，雖或幸逃典守者之目，而不遭誚讓，然吾人良心上之訶責，固不能倖免矣。

## 盡力於公益

凡吾人共同享受之利益，有共同愛護之責任，此於「注意公衆衞生」及「愛護公共之建築及器物」等篇，所既言者也。顧公益之既成者，吾人當愛之；其公益之未成者，吾人尤不得不建立之。

自昔吾國人於建橋敷路及義倉義塾之屬，多不待政府之經營，而相與

集資以爲之。近日更有獨立建設學校者，如浙江之葉君澄衷以小販起家，晚年積資至數百萬，則出其十分之一，以建設澄衷學堂。江蘇之楊君錦春以木工起家，晚年積資至十餘萬，則出其十分之三，以建設浦東中學校。其最著者矣。

雖然，公益之舉，非必待既富而後爲之也。山東武君訓丐食以奉母，恨己之失學而流於乞丐也，立志積資以設一校，俾孤貧之子，得受教育，持之十餘年，卒達其志。夫無業之乞丐，尚得盡力於公益，況有業者乎？

英之翰回商人也，自奉甚儉，而勇於爲善；嘗造倫敦大道；又憫其國育嬰院之不善，自至法蘭西荷蘭諸國考查之，歸而著書，述其所見，於是英之育嬰院爲之改良。其歿也，遺財不及二千金，悉以散諸孤貧者。英之沙伯業織麻者

也，後為黴敝書記，立志解放黑奴，嘗因辯護黑奴之故而研究民法，卒得直；又與同志設一放奴公司，黑奴之由此而被釋者甚衆。英之棐伯鐵工也，憫罪人之被赦者，輒因無業而再罹於罪，思有以救助之；其歲入不過百鎊，悉心分配，一家衣食之用者若干，教育子女之費若干，餘者用以救助被赦而無業之人。彼每日作工，自朝六時至晚六時，而以其暇時及安息日，為被赦之人謀職業。行之十年，所救助者凡三百餘人。由此觀之，人苟有志于公益，則無論貧富，未有不達其志者，勉之而已。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於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

人。』舉孔子所告，而申言之也。西方哲學家之言曰：『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其義正同。例如我有思想及言論之自由，不欲受人之干涉也，則我亦勿干涉人之思想及言論；我有保衛身體之自由，不欲受人之毀傷也，則我亦勿毀傷人之身體；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不欲受人之窺探也，則我亦愼勿窺人之秘密；推而我不欲受人之欺詐也，則我愼勿欺詐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也，則我亦愼勿侮慢人。事無大小，一以貫之。

顧我與人之交際，不但有消極之戒律，而又有積極之行爲。使由前者而下一轉語曰：『以己所欲施於人，』其可乎？曰是不盡然。人之所欲，偶有因遺傳及習染之不善，而不軌於正者。使一切施之於人，則亦或無益而有損。例如腐敗之官僚，喜受屬吏之諂媚也，而因以諂媚其上官，可乎？迷信之鄉愚，好聽

敎士之附會也，而因以附會於親族，可乎？至於人所不欲，雖亦間有謬誤，如惡聞直言之類，然使充不欲勿施之義，不敢以直言進人，可以婉言代之，亦未爲害也。

且積極之行爲，孔子固亦言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立身也；達者，道可行於人也。言所施必以立達爲界，言所勿施則以己所不欲概括之。誠終身行之而無弊者矣。

## 責己重而責人輕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韓退之又申明之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其足以反證此義者，孟子言父子責善之非，而述人子之言曰：『夫子敎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原伯及先且居皆以效尤爲罪咎。椒舉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皆言責人而不責己之非也。

準人我平等之義，似乎責己重者，責人亦可以重，責人輕者，責己亦可以輕。例如多聞見者笑人固陋，有能力者斥人無用，意以爲我既能之，彼何以不能也。又如怙過飾非者，每喜引他人同類之過失以自解，意以爲人既爲之，我何獨不可爲也。不知人我固當平等，而既有主觀客觀之別，則觀察之明晦，顯有差池，而責備之度，亦不能不隨之而進退。蓋人之行爲，常含有多數之原因：如遺傳之品性，漸染之習慣，薰受之教育，拘牽之境遇，壓迫之外緣，激刺之感情，皆有左右行爲之勢力。行之也爲我，則一切原因，皆反省而可得。即使當局易迷，而事後必能審定。既得其因，則遷善改過之爲，在在可以致力：其爲前定

之品性，習慣，及教育所馴致耶，將何以矯正之；其爲意外，爲境遇，及環境所直接馴致耶，將何以調節之。既往不可追，我固自怨自艾；而苟有不得已之故，決不慮我之不肯自諒。其在將來，則操縱之權在我，我何餒焉？至於他人，則其馴致與迫成之因，決非我所能深悉。使我任舉推得之一因，而嚴加責備，寧有當乎？況人人各自有其重責之機會，我又何必越俎而代之？故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眞意，否則迹若平而轉爲不平之尤矣。

## 勿畏强而侮弱

崧高之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人類之交際，彼此平等；而古人乃以食物之茹吐爲比例，甚非正當；此仲山甫之所以反之，而自持其不侮弱不畏强之義務也。

畏强與侮弱，其事雖有施受之殊，其作用亦有消極與積極之別。然無論何一方面，皆蔽於强弱不容平等之謬見。蓋我之畏强，以爲我弱於彼，不敢與之平等也。則見有弱於我者，自然以彼爲不敢與我平等而侮之。又我之侮弱，以爲我强於彼，不必與彼平等也。則見有强於我者，自然以彼爲不必與我平等而畏之。跡若異而心則同。矯其一，則其他自隨之而去矣。

我國壯俠義之行有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言見有以强侮弱之事，則亟助弱者以抗强者也。夫强者尚未凂我，而我且進與之抗，則豈其凂我而轉畏之；弱者與我無涉，而我且卽而相助，則豈其近我而轉侮之？彼拔刀相助之舉，雖曰屬之義俠，而抱不平之心，則人所皆有。吾人苟能擴充此心，則畏强侮弱之惡念，自無自而萌芽焉。

## 愛護弱者

前於『勿恃强而侮弱』說，既言抱不平理。此對於强弱有衝突時而言也。實則吾人對於弱者，無論何時，常有惻然不安之感想。蓋人類心理，以平爲安，見有弱於我者，輒感天然之不平，而欲以人力平之。損有餘以益不足，此即愛護弱者之原理也。

在進化較淺之動物，已有實行此事者：例如秘魯之野羊，結隊旅行，遇有獵者，則羊之壯而强者，即停足而當保護之衝，俟全隊畢過，而後殿之以行。鼠類或以食物餉其同類之瞽者。印度之小鳥，於其同類之瞽者，或受傷者，皆以時贍養之。曾是進化之深如人類，而羊鼠小鳥之不如乎？今日普通之人，於舟車登降之際，遇有廢疾者，輒爲讓步，且值其艱於登降而扶持之。坐車中或婦

女至而無空座，則起而讓之；見其所攜之物，有較繁重者，輒爲傳遞而安頓。此皆愛護弱者之一例也。

航行大海之船，猝遇不幸，例必以救生之小舟，先載婦孺。俟有餘地，男子始得而占之。其有不明理之男子，敢與婦孺爭先者，雖鎗斃之，而不爲忍。爲愛護弱者計，急不暇擇故也。

戰爭之不免殺人，無可如何也。然已降及受傷之士卒，敵國之婦孺，例不得加以殘害。德國之飛艇及潛水艇，所加害者衆矣；而輿論攻擊，尤以其加害於婦孺爲口實。亦可以見愛護弱者，爲人類之公意焉。

## 愛物

孟子有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苟有親仁之心，未有不推以

及物者。故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子。傅曰，『夫不忍於麑，又且忍於兒乎？』可以證愛人之心，通於愛物，古人已公認之。自近世科學進步，所以誘導愛物之心者益甚。其略如左：

一　古人多持『神造動物以供人用』之說；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𧏙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

肉者哉？」鮑氏之言進矣。自有生物進化學，而知人爲各種動物之進化者，彼此出於同祖，不過族屬較疏耳。

二　古人又持「動物惟有知覺，人類獨有靈魂」之說。自生理學進步，而知所謂靈魂者，不外意識之總體。又自動物心理學進步，而能言之狗，知算之馬，次第發見，益知動物意識，固亦猶人，特程度較低而已。

三　古人助力之俱，惟賴動物；竭其力而猶以爲未足，則恒以鞭策叱咤臨之；故愛物之心，常爲利己心所抑沮。自機械繁興，轉運工業，耕耘之工，向之利用動物者，漸以機械代之。則虐使動物之舉，爲之漸減。

四　古人食肉爲養生之主要。自衛生發見肉食之害，不特爲微生蟲之傳導，且其强死之時，發生一種毒性，有妨於食之者。於是蔬食主義漸行，而屠

獸之場，可望其日漸淘汰矣。

方今愛護動物之會，流行漸廣，而屠獵之舉，一時未能絕迹；然授之以漸，必有足以完愛物之量者。昔晉翟莊耕而後食，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晚節亦不復釣。全世界愛物心之普及，殆必如翟莊之漸進，無可疑也。

戒失信

失信之別有二：曰食言，曰愆期。

食言之失，有原於變計者，如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是也。有原于善忘者，如衛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是也。有原于輕諾者，如老子所謂『輕諾必寡信』是也。然晉文公聞軍吏之言而答之曰，『得原失信，將焉用之？』見變計之不可也。魏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不敢忘約也。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言季布不輕諾，諾則必踐也。

愆期之失，有先期者，有後期者，有待人者，有見待於人者。漢郭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於野，及期乃入。明不當先期也。漢陳太丘與友期行，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

元方時七歲，戲門外。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不至，則是失信。』友人慚。明不可後期也。唐蕭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豈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衆歎服。待人不愆期也。吳卓恕爲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暴風疾雨冰雪無不至。嘗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時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皆驚。見待於人而不愆期也。

夫人與人之關係，所以能預計將來而一一不失其秩序者，恃有約言。約而不踐，則秩序爲之紊亂，而猜疑之心滋矣。愆期之失，雖若輕於食言，然足以

耗光陰而喪信用，亦不可不亟戒之。

## 戒狎侮

人類本平等也。而或乃自尊而卑人，於是有狎侮。如王曾與楊億同爲侍從。億善談謔，凡寮友無所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非以自曾以外，皆其所卑視故耶？人類有同情也。而或者乃致人於不快以爲快，於是狎侮。如王鳳使人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是也。夫吾人以一時輕忽之故，而致違平等之義，失同情之眞，又豈得不戒之乎？

古人常有因狎侮而得禍者。如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聚坐中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吾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又如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厚，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常醉登

武𩌏，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左右白其母，救得止。夫操武以不堪狎侮而殺人，固爲殘暴；然許攸，杜甫，獨非自取其咎乎？

歷史中有以狎侮而啓國際間之戰爭者。春秋時，晉郤克與魯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齊君之母蕭同姪子，踊於踣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蕭同姪子笑之，聞於客。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蓋狎侮之禍如此。

其狎侮人而不受何種之惡報者，亦非無之。如唐高固久在散位，數爲儔類所輕笑，及被任爲邠寧節度使，衆多懼。固一一釋不問。宋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赴試京師，自詣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來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文懿，恐甚，意其不忘

前日之言也。文懿特差昭言知眉州如斯之類，受狎侮者誠爲大度，而施者已不勝其恐懼矣。然則何樂而爲之乎?

是故按之理論，驗之事實，狎侮之不可不戒也甚明。

## 戒謗毀

人皆有是非之心：是曰是，非曰非，宜也。人皆有善善惡惡之情：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宜也。惟是一事之是非，一人之善惡，其關係至爲複雜，吾人一時之判斷，常不能遽爲定評。吾之所評爲是爲善，而或未當也，其害尚小。吾之所評爲非，爲惡，而或不當，則其害甚大。是以吾人之論人也，苟非公益之所關，責任之所在，恒揚其是與善者，而隱其非與惡者。卽不能隱，則見爲非而非之，見爲惡而惡之，其亦可矣。若本無所謂非與惡，而我虛搆之，或其非與惡之程度本

淺，而我深文周納之，則謂之誹毀。誹毀者，吾人所當戒也。

吾人試一究誹毀之動機，果何在乎？將忌其人之名譽乎？抑以其人之失意爲有利於我乎？抑以其人與我有宿怨，而以是中傷之乎？凡若此者，皆問之良心無一而可者也。

凡誹毀人者，常不能害人，而適以自害。漢中咸毀薛宣不孝，宣子況賕客揚明遮斫咸於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鬭論，宜棄市。朝廷直以爲遇人不以義而見痏者，宜與痏人同罪，竟減死。今日文明國法律，或無故而毀人名譽，則被毀者得爲賠償損失之要求，足以證誹毀者之適以自害矣。

古之被誹毀者，亦多持不校之義，所謂止謗莫如自修也。漢班超在西域，衛尉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章帝怒，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

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北齊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劭。劭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劭字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皆是實事,劭不爲癡。」皆其例也。雖然,受而不校,固不失爲盛德;而自施者一方面觀之,不更將無地自容耶?吾人不必問受者之爲何如人,而不可不以施爲戒。

## 戒罵詈

吾國人最易犯之過失,其罵詈乎?素不相識之人,於無意之中,偶相觸迕,或驅車負擔之時,小不經意,彼此相撞,可以互相謝過了之者,輒矢口罵詈,經時不休。又或朋友戚族之間,論事不合,輒以罵詈繼之。或斥以畜類,或辱其家

族。此北自幽燕南至吳粵大略相等者也。

夫均是人也，而忽以畜類相斥，此何義乎？据生物進化史，人類不過哺乳動物之較爲進化者；而爬蟲實哺乳動物之祖先。故二十八日之人胎，與日數相等之狗胎龜胎，甚爲類似。然則斥以畜類，其程度較低之義耶？而普通之人，所見初不如是。漢劉寬嘗坐有客，遣蒼頭沽酒。遲久之。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我懼其死也。』又苻秦時王墮性剛峻，疾董榮如仇讎，略不與言，嘗曰，『董龍是何雞狗者，令國士與之言乎？』（龍爲董榮之小字。）榮聞而慚憾，遂勸苻生殺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夫或恐自殺，或且殺人，其激刺之烈如此。而今之人，乃以是相詈，恬不爲怪，何歟？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怒一人而辱及其家族，又何義乎？昔衞孫蒯飮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詬之曰，『爾父爲厲。』齊威王之見責於周安王也，詈之曰，『咄，嗟，爾母婢也。』此古人之詬及父母者也。其加以穢辭者，惟嘲戲則有之。抱朴子疾謬篇曰，『嘲戲之談，或及祖考，下逮婦女。』既斥爲謬而疾之。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飮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靈公卒以是爲徵舒所殺。而今之人乃以是相詈，恬不爲怪，何歟？

無他，口耳習熟，則雖至不合理之詞，亦復不求其故，而人云亦云，如歎詞之暗嗚咄咤云耳。說苑曰，『孔子家兒不知罵，生而善敎也。』願明理之人，注意於陋習而矯正之。

# 文明與奢侈

讀人類進化之歷史：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刳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滊車及滊舟，無遠弗屆；其他一切應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單簡而今複雜，大都如是。故以今較昔，器物之價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萬倍億倍者亦有之；一若昔節儉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隨文明而俱進。是以厭疾奢侈者，至於幷一切之物質文明而屏棄之，如法之盧梭，俄之託爾斯泰是也。

雖然，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於人人者也。敷道如砥，夫人而行之；漉水使潔，夫人而飲之；廣衢之

燈，夫人而利其明；公園之音樂，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學，夫人而可以受之；藏書樓之書，其數鉅萬，夫人而可以讀之；博物院之美術品，其價不貲，夫人而可以賞鑒之；夫是以謂之文明。且此等設施，或以衛生，或以益智，或以進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萬億於所費者。故所費雖多，而不得以奢侈論。

奢侈者，一人之費逾於普通人所費之均數，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轉以發生惡影響。如呂氏春秋所謂『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疆，命之曰爛腸之食』是也。此等惡習，本酋長時代所留遺。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時，凡所謂峻宇雕牆，玉杯象箸，長夜之飲，游畋之樂，其超越均數之費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漸高其度，卽有貴族富豪以窮奢極侈著，而其超越均數之度，决不如酋長時代之甚。故知文明益進，則奢侈益

殺。謂今日之文明，尚未能劃滅奢侈則可；以奢侈爲文明之產物，則大不可也。吾人當詳觀文明與奢侈之別，尙其前者，而戒其後者，則折衷之道也。

## 理信與迷信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而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爲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賴之。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不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顧信之，是迷信也。

礎潤而雨，徵諸溼也；履霜堅冰至，驗諸寒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符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儌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蓍，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果之眞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顧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

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爲生物進化中之一級，以其觀察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物爲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而日有進步矣。

## 循理與畏威

人生而有愛己愛他之心象，因發爲利己利他之行爲。行爲之己他兩利，或利他而不暇利己者爲善。利己之過，而不惜害他人者爲惡。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也。

蒙昧之世，人類心象尚隘，見己而不及見他，因而利己害他之行爲，所在

多有。有知覺較先者，見其事之有害於人羣，而思所以防止之，於是有賞罰：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是法律之所記始也。是謂酋長之威。酋長之賞罰，不能公平無私也；而其監視之作用，所以爲賞罰標準者，又不能周密而無遺。於是隸屬於酋長者，又得趨避之術，而不憚於惡，而酋長之威窮。

有濟其窮者曰：『人之行爲，監視之者，不獨酋長也，又有神。吾人卽獨居一室，而不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爲善則神賜之福，爲惡則神降之罰。神之賞罰，不獨於其生前，而又及其死後：善者登天堂，而惡者入地獄。』或又爲之說曰：『神之賞罰，不獨於其身，而又及其子孫：善者子孫多且賢，而惡者子孫不肖，甚者絕其嗣。』或又爲之說曰：『神之賞罰，不惟於其今生也，而又及其來世：善者來世爲幸福之人，而惡者則轉生爲貧苦殘廢之人，甚者爲獸畜。』是

皆宗教家之所傳說也。是謂神之威。

雖然，神之賞罰，其果如斯響應乎？其未來之苦樂，果足以抑現世之刺衝乎？故有所謂神之威，而人之不能免於惡如故。

且君主也，官吏也，教主也，輒利用酋長之威，及神之威，以強人去善而爲惡。其最著者，政治之戰，宗教之戰是也。於是乎威者不但無成效，而且有流弊。

人智既進，乃有科學。科學者，舍威以求理者也。其理奈何？曰，我之所謂己，人之所謂他也。我之所謂他，人之所謂己也。故觀其通，則無所謂己與他，而同謂之人。人之於人，無所不愛，則無所不利。不得已而不能普利，則犧牲其最少數者，以利其最大多數者，初不必問其所犧牲者之爲何人也。如是，則爲善最樂，而又何苦爲惡耶？

吾人之所爲，既以理爲準則，自然無恃乎威；且於流弊滋章之威，務相率而廓淸之，以造成自由平等之世界：是則吾人之天責也。

## 堅忍與頑固

漢書律歷云：『凡律度量衡用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考工記曰：『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賈疏曰：『金謂銅也。』然則銅之質，可由兩方面觀察之：一則對於外界儻來之境遇，不爲所侵蝕也；二則應用於器物之製造，又能調合他金屬之長，以自成爲種種之品格

也。所謂有似於士君子之行者，亦當合兩方面而觀之。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猶夫銅之不變而有常乎？是謂堅忍。孔子曰：『見賢思齊焉。』又曰：『多聞擇善者而從之。』孟子曰：『樂取於人以爲善。』荀子曰：『君子之學如蛻。』非猶夫銅之資錫以爲齊乎？是謂不頑固。

堅忍者，有一定之宗旨以標準行爲，而不爲反對宗旨之外緣所憧擾，故遇有適合宗旨之新知識，必所歡迎。頑固者本無宗旨，徒對於不習慣之革新，而爲無意識之反動；苟外力遇其墮性，則一轉而不之返。是故堅忍者必不頑固，而頑固者轉不堅忍也。

不觀有清之季世乎？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以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

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然一經庚子聯軍之壓迫，則向之排外者，一轉而反爲媚外：凡爲外人，不問賢否，悉崇拜之；凡爲外俗，不問是非，悉仿效之。其不堅忍爲何如耶？革命之士，慨政俗之不良，欲輸入歐化以救之，可謂不頑固矣。經政府之反對，放逐囚殺，終不能奪其志。其堅忍爲何如耶？堅忍與頑固之別，觀夫此而益信。

## 自由與放縱

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體，若言論，若居處，若職業，若集會，無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壓制，而不及其度，則盡力以爭之，雖流血亦所不顧，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也。然若過於其度，而有愧於己，有害於人，則不復爲自由，而謂之放縱。放縱者，自由之敵也。

人之思想不縛於宗教，不牽於俗尚，而一以良心爲準。此眞自由也。若偶有惡劣之思想，爲良心所不許，而我故縱容之，使積漸擴張，而勢力遂駕於良心之上，則放縱之思想而已。

飢而食，渴而飲，倦而眠，衛生之自由也。然使飲食不節，興寐無常，養成不良之習慣，則因放縱而轉有害於衛生矣。

喜而歌，悲而哭，感情之自由也。然而里有殯，不巷歌，寡婦不夜哭，不敢放縱也。

言論可以自由也，而或乃訐發陰私，指揮淫盜；居處可以自由也，而或於其間爲危險之製造，作長夜之喧囂；職業可以自由也，而或乃造作僞品，販賣毒物；集會可以自由也，而或以流布迷信，恣行奸邪；諸如此類，皆逞一方面極

端之自由，而不以他人之自由爲界，皆放縱之咎也。

昔法國之大革命，爭自由也，吾人所崇拜也。然其時如羅伯士比及但丁之流，以過度之激烈，恣殺貴族，釀成恐怖時代，則由放縱而流於殘忍矣。近者英國婦女之爭選舉權，亦爭自由也，吾人所不敢菲薄也。然其脅迫政府之策，至於燒燬郵件，破壞美術品，則由放縱而流於粗暴矣。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縱，則且流於粗暴或殘忍之行爲而不覺，可不愼歟？

## 鎭定與冷淡

世界蕃變，常有一時突起之現象，非意料所及者。普通人當之，恒不免張皇無措。而弘毅之才，獨能不動聲色，應機立斷，有以掃衆人之疑慮，而免其紛亂，是之謂鎭定。

昔諸葛亮屯軍於陽平；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垂至，將士失色，莫之爲計。而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西城門，掃地却灑。懿疑有伏，引軍趨北山。宋劉几知保州；方大會賓客；夜分，忽告有卒爲亂；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客。几已密令人分捕，有頃禽至。几復極飲達旦。宋李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眞宗詰之，曰，『兵機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是皆不媿爲鎭定矣。

鎭定者，行所無事，而實大有爲者也。若目擊世變之亟，而曾不稍受其激刺，轉以淸靜無爲之說自遣，則不得謂之鎭定，而謂之冷淡。

晉之叔世，五胡雲擾。王衍居宰輔之任，不以經國爲念，而雅詠玄虛。後進

之士，景慕倣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事若近乎鎭定。然不及爲備，俄而擧軍爲石勒所破。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不至今日。』此冷淡之失也。

宋富弼致政於家，爲長生之術，呂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敎於鄕，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歲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心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此極言冷淡之不可也。

觀衍之臨死而悔弼之得書而謝，知冷淡之弊，不獨政治家，即在野者，亦不可不深以爲戒焉。

## 熱心與野心

孟子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二者孳孳以爲之同，而前者以義務爲的，謂之『熱心；』後者以權利爲的，謂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此熱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敎稼穡，有功於民。項羽觀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觀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當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旣滅，劉項爭爲天子，血戰五年。羽嘗曰：『天下洶洶數歲者，徒爲吾兩人耳。』野心家之貽害於世蓋如此。

美利堅之獨立也，華盛頓盡瘁軍事，及七年之久。立國以後，革世襲君主之制，而爲選舉之總統。其被舉爲總統也，綜理政務，至公無私。再任而退職，躬治農圃，不復投入政治之旋渦。及其將死，以家產之一部分，捐助公共教育及其他慈善事業。可謂有熱心而無野心者矣。

世固有無野心而并熄其熱心者。如長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馬少遊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是也。凡隱遯之士，多有此失；不知人爲社會之一分子，其所以生存者，無一非社會之賜。顧對於社會之所需要，漠然置之，而不一盡其力之所能及乎？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李燔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

功業矣。』諒哉言乎！

且熱心者，非必直接於社會之事業也。科學家閉戶自精，若無與世事，而一有發明，則利用厚生之道，輒受其莫大之影響。高上之文學，優越之美術，初若無關於實利，而陶鑄性情之力，莫之與京。故孳孳學術之士不失爲熱心家。其或恃才傲物，驚智驚愚，則又爲學術界之野心，亦不可不戒也。

## 英銳與浮躁

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呂氏春秋曰：『力重突，知貴卒。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此言英銳之要也。周人之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諸葛亮之評劉繇王郎曰：『羣疑滿腹，衆難塞胸。』言不英銳之害也。

楚丘先生年七十。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曰，『使逐獸麋而搏虎豹，吾已老矣；使出正詞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吾始壯矣。』此老而英銳者也。范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此少而英銳者也。

少年英銳之氣，常遠勝於老人。然縱之太過，則流爲浮躁。蘇軾論賈誼晁錯曰：『賈生天下奇才，所言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兵，凶事也，尙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倶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矣。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至於晁錯尤號刻薄，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窮矣。』韓愈論柳宗元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使子厚在臺省時，已能

自持其身，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皆惜其英銳之過，涉於浮躁也。夫以賈晁柳三氏之才，而一涉浮躁，則一蹶不振，無以伸其志而盡其材。況其才不如三氏者，又安得不兢兢焉以浮躁爲戒乎？

## 果敢與鹵莽

人生於世，非僅僅安常而處順也，恒遇有艱難之境。艱難之境，又非可畏懼而卻走也，於是乎尙果敢。雖然，果敢非盲進之謂。盲進者，鹵莽也。果敢者，有計畫有次第，持定見以進行，而不屈不撓，非貿然從事者也。

禹之治水也，當洪水滔天之際，而其父方以無功見殛，其艱難可知矣。禹於時毅然受任而不辭。鑿龍門，闢伊闕，疏九江，決江淮，九年而水土平。彼蓋鑒於其父之恃隄防而逆水性以致敗也，一以順水性爲主義。其疏鑿排導之功，

悉循地勢而分別行之，是以奏績。

墨翟之救宋也，百舍重繭而至楚，以竊疾說楚王。王旣無詞以對矣，乃託詞於公輸般之旣爲雲梯，非攻宋不可。墨子乃解帶爲城，以褋爲械，使公輸般攻之。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夫以五千里之楚，欲攻五百里之宋，而又在攻機新成，躍躍欲試之際，乃欲以一處士之口舌阻之，其果敢爲何如？雖然，

使墨子無守圍之具，又使有其具而無代爲守圍之弟子，則墨子亦徒喪其身，而何救於國哉？藺相如之奉璧於秦也，挾數從者，齎價值十二連城之重寶，而入虎狼不測之秦，自相如以外，無敢往者。相如既至秦，見秦王無意償城，則嚴詞責之，且以頭璧俱碎之激舉脅之。雖貪橫無信之秦王，亦不能不爲之屈也。非洞明敵人之心理，而預定制御之道，烏能從容如此耶？

夫果敢者，求有濟於事，非沾沾然以此自矜也。觀於三子之功，足以知果敢之不同於鹵莽，而且惟不鹵莽者，始得爲眞果敢矣。

## 精細與多疑

呂氏春秋曰：「物多類，然而不然。」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

亂信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淮南子曰：『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夫物之類似者，大都如此，故人不可以不精細。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莊子曰：『人者厚貌深情，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之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皆觀人之精細者也。不惟觀人而已，律己亦然。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蓋君子之律己，其精細亦如是。

精細非他，視心力所能及而省察之云爾。若不事省察，而妄用顧慮，則謂之多疑。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視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皆言多疑之弊也。

其他若韓昭侯恐泄夢言於妻子而獨臥；五代張允家貲萬計，日攜衆鑰於衣下：多疑如此，皆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者也。其與精細，豈可同日語哉？

## 尙潔與太潔

華人素以不潔聞於世界；體不常浴，衣不時澣，略痰於地，拭涕以袖，道路不加洒掃，厠所任其熏蒸，飲用之水，不經滲漉，傳染之病，不知隔離；小之損一身之康强，大之釀一方之疫癘。此吾儕之所痛心疾首，而願以尙潔互相勸勉者也。

雖然，尙潔亦有分際。沐浴洒掃，一人所能自盡也；公共之淸潔，可互約而行之者也；若乃不循常軌，矯枉而過於正，則其弊亦多。南宋何佟之，一日洗濯十餘遍，猶恨不足；元倪瓚盥頮頻易水，冠服拂拭，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淸洪景融每靧面，輒自旦達午不休：此太潔而廢時者也。

南齊王思遠，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拂其坐處；庾炳之，士大夫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宋米芾不與人共巾器：此太潔而妨人者也。

若乃探訪風土，化導夷蠻，挽救孤貧，療護疾病，勢不得不入不潔之地，而接不潔之人。使皆以好潔之故，而裹足不前，則文明無自流布，而人道亦將歇絕矣。漢蘇武之在匈奴也，居窟室中，嚙雪與旃而吞之。宋洪皓之在金也，以馬糞燃火烘麪而食之。宋趙善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瑞士沛斯泰洛齊集五十餘乞兒於一室而教育之。此其人視王思遠庾炳之輩爲何如耶？

且尚潔之道，亦必推己而及人。秦苻朗與朝士宴會，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謂之肉唾壺。此其昧良，不待言矣。南宋謝景仁居室極淨麗，每唾，輒唾

左右之衣。事畢，聽一日澣濯。雖不似苻朗之忍，然亦縱己而蔑人者也。漢郭泰，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斯則可以爲法者矣。

## 互助與倚賴

西人之寓言曰：『有至不幸之甲乙二人。甲生而瞽，乙有殘疾不能行。二人相依爲命甲負乙而行，而乙則指示其方向，遂得互減其苦狀。』甲不能視而乙助之，乙不能行而甲助之，互助之義也。

互相之義如此。甲之義務，卽乙之權利，而同時乙之義務，亦卽甲之權利；互相消，卽互相益也。推之而分工之制，一人之所需，恒出於多數人之所爲，而此一人之所爲，亦還以供多數人之所需。是亦一種複雜之互助云爾。

若乃不盡義務，而惟攫他人義務之產業以爲權利，是謂倚賴。

我國舊社會倚賴之風最盛。如乞丐，固人人所賤視矣。然而紈袴子弟也，官親也，幫閑之淸客也，各官署之冗員也，凡無所事事而倚人以生活者，何一非乞丐之流亞乎？

禮王制記曰：『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晉胥臣曰：『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廢疾之人，且以一藝自贍如此，顧康强無恙而不以倚賴爲恥乎？

往昔慈善家，好賑施貧人，其意甚美，而其事則足以助長倚賴之心。今則出貲設貧民工藝廠以代之。飢饉之年，以工代賑。監禁之犯，課以工藝，而代蓄贏利，以爲出獄後營生之貲本。皆所以絕倚賴之弊也。

幼稚之年，不能不倚人以生，然苟能勤於學業，則壯歲之所致力，足償宿負而有餘。平日勤工節用，蓄其所餘，以備不時之需，則雖衰老疾病之時，其力尙足自給，而不至累人。此又自助之義，不背於互助者也。

## 愛情與淫慾

盡世界人類而愛之，此普通之愛，純然倫理學性質者也。而又有特別之愛，專行於男女之間者，謂之愛情：愛情則以倫理之愛，而兼生理之愛者也。生理之愛，常因人而有專泛久暫之殊。自有夫婦之制，而愛情乃貞固。此以倫理之愛，範圍生理之愛，而始有純潔之愛情也。

純潔之愛情，何必限於夫婦？曰，既有所愛，則必爲所愛者保其康健，甯其心情，完其品格，芳其聞譽，而準備其未來之幸福。凡此諸端，準今日社會之制

度，惟夫婦足以當之。若於夫婦關係以外，縱生理之愛，而於所愛者之運命，恝然不顧，是不得謂之愛情，而謂之淫慾。其例如下：

一曰納妾。　妾者，多由貧人之女，賣身爲之。均是人也，而儕諸商品，於心安乎？均是人也，使不得與見愛者敵體，而視爲奴隸，於心安乎？一納妾而夫婦之間，猜嫌迭起，家庭之平和爲之破壞；或縱妻以虐妾，或寵妾而疏妻，種種罪惡，相緣以起。稍有人心，何忍出此？

二曰狎妓。　妓者，大抵靑年貧女，受人誘惑，被人壓制，皆不得已而業此。社會上均以無人格視之。吾人方哀矜之不暇，而何忍褻視之。其有爲妓脫籍者，固亦救拔之一法；然使不爲之愼擇佳偶，而占以爲妾，則爲德不卒，而重自陷於罪惡矣。

三曰姦通。凡曾犯姦通之罪者，無論男女，恒爲普通社會所鄙視，而在女子爲尤甚，往往以是而摧滅其終身之幸福：甚者自殺，又甚者被殺。吾人與念及此，有不爲之慄慄危懼，而懸爲厲禁者乎？

其他不純潔之愛情，其不可犯之理，大率類是，可推而得之。

## 方正與拘泥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人苟無所不爲，則是無主宰，無標準，而一隨外界之誘導或壓制以行動。是烏足以立身而任事哉？故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言無論外境如何，而決不爲違反良心之事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謂視聽言動，無不循乎規則也。是皆方正之義也。

昔梁明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取還錢。唐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一則寧失利而不肯欺人，一則既不誣友，又不畏勢，皆方正之例也。

然亦有方正之故，而涉於拘泥者。梁劉進，兄獻每隔壁呼進，進束帶而後語。吳顧愷疾篤，妻出省之；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趣令妻還。雖皆出于敬禮之意，然以兄弟夫婦之親，而尙此煩文，亦太過矣。子從父令，正也。然而孝經曰：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不義。」然則從令之說，未可拘泥也。官吏當守法令，正也。然漢汲黯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萬餘家，遂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伏矯制之罪。武帝賢而釋之。宋程師孟提點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卽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飢者盡死矣。」竟發之。此可爲不拘泥者矣。

## 謹愼與畏葸

果敢之反對爲畏葸；而鹵莽之反對爲謹愼。知果敢之不同於鹵莽，則謹愼之不同於畏葸，蓋可知矣。今再以事實證明之。

孔子，吾國至謹愼之人也，嘗曰，「謹而信。」又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

多見闕殆，愼行其餘。』然而孔子欲行其道，歷聘諸侯。其至匡也，匡人誤以爲陽虎帶甲圍之數匝，而孔子弦歌不輟。既去匡，又適衞；適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陳；諸國而適蔡。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不火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圍既解，乃適楚，適衞，應魯哀公之聘而始返魯。初不以匡宋陳蔡之厄而輟其行也。其作春秋也，以傳指口授弟子，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是其謹愼也。然而筆則筆，削則削。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晉侯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初無所畏也。故曰，『愼而無禮則葸。』言謹愼與畏葸之別也。人有恒言曰：『諸葛一生惟謹愼。』蓋諸葛亮亦吾國至謹愼之人也。其出師表有曰：『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然而亮南征諸郡，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伐魏也，六出祁山，患糧不繼，則分兵屯田以濟之。初不因謹愼而怯戰。惟敵軍之司馬懿，一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再則於鹵城之前，又登山掘營不肯戰，斯賈詡魏平所謂畏蜀如虎者耳。

且危險之機，何地蔑有。試驗化電，有爆裂之虞，運動機械，有軋轢之慮，車行或遇傾覆；舟行或値風濤；救火則涉於焦爛；侍疫則防其傳染。若一切畏縮而不前，不將與木偶等乎？要在諳其理性，預爲防範。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漢諺曰，『前車覆，後車戒。』斯則謹愼之道，而初非畏葸者之所得而託也。

## 有恆與保守

有人於此，初習法語，未幾而改習英語，又未幾而改習俄語，如是者可以通一國之言語乎？不能也。有人於此，初習木工，未幾而改習金工，又未幾而改習製革之工，如是而可以成良工乎？不能也。事無大小，器無精粗，欲其得手而應心，必經若干次之練習。苟旋作旋輟，則所習者，旋去而無遺。例如吾人幼稚之時，手口無多能力，積二三年之練習，而後能言語，能把握。況其他學術之較爲複雜者乎？故人不可以不有恆。

昔巴律西之製造瓷器也，積十八年之試驗而後成。蒲豐之著自然史也，歷五十年而後成。布申之習圖畫也，自十餘歲以至於老死。使三子者，不久而遷其業，亦烏足以成名哉。

雖然，三字之不遷其業，非保守而不求進步之謂也。巴氏取土器數百，屢

改新窰，屢傳新藥，以試驗之。三試而栗色之土器皆白，宜以自爲告成矣；又復試驗八年，而始成佳品。又精繪花卉蟲鳥之形於其上，而後見重於時。蒲氏所著，十一易其稿，而後公諸世。布氏初學於其鄉之畫工，盡其技，師無以爲敎；猶不自足，乃赴巴黎得縱目於美術界之大觀；猶不自足，立志赴羅馬，以貧故，初至佛稜斯而返，繼止於里昂，及第三次之行，始達羅馬，得縱觀古人名作，習解剖學，以古造象爲模範而繪之，假繪術書於朋友而讀之，技乃大進。晚年法王召之，供奉於巴黎之畫院。未二年，卽辭職，復赴羅馬。及其老而病也，曰，『吾年雖老，吾精進之志乃益奮，吾必使吾技達於最高之一境。』向使巴氏以三試之成績自畫，蒲氏以初稿自畫，布氏以鄉師之所受，巴黎之所得自畫，則其著作之價値，又烏能煊赫如是？是則有恒而又不涉於保守之前例也。無恒者，東

馳西騖，而無一定之軌道也。保守者，躑躅於容足之地，而常循其故步者也。有恒者，向一定之鵠的，而又無時不進行者也。此三者之別也。

# 智育十篇

## 文字

人類之思想，所以能高出於其他動物，而且進步不已者，由其有複雜之語言，而又有畫一之文字以記載之。蓋語言雖足爲思想之表識，而不得文字以爲之記載，則記憶至艱，不能不限於單簡；且傳達至近，亦不能有集思廣益之作用。自有文字以爲記憶及傳達之助，則一切已往之思想，均足留以爲將來之導線；而交換知識之範圍，可以無遠弗屆。此思想之所以日進於高深，而未有已也。

中國象形爲文，積文成字，或以會意，或以諧聲，而一字常止一聲。西洋各國，以字母記聲，合聲成字，而一字多不止一聲。此中西文字不同之大略也。

積字而成句，積句而成節，積節而成篇，是謂文章，亦或單謂之文。文有三類：一曰，敍述之文。二曰，描寫之文。三曰，辨論之文。敍述之文，或敍自然現象，或敍古今之人事，自然科學之記載，及歷史等屬之。描寫之文，所以寫人類之感情，詩賦詞曲等屬之。辨論之文，所以證明眞理，糾正謬誤，孔孟老莊之著書，古文中之論說辨難等屬之。三類之中，中間亦互有出入，加歷史常參論斷，詩歌或敍故事是也。吾人通信，或敍事，或言情，或辨理，三類之文，隨時採用。今之報紙，有論說，有新聞，有詩歌，則兼三類之文而寫之。

## 圖畫

吾人視覺之所得，皆面也。賴膚覺之助，而後見爲體。建築，彫刻，體面互見之美術也。其有舍體而取面，而於面之中，仍含有體之感覺者，爲圖畫。體之感覺何自起？曰，起於遠近之比例，明暗之掩映。西人更益以繪影寫光之法，而景狀益近於自然。

圖畫之內容：曰人，曰動物，曰植物，曰宮室，曰山水，曰宗教，曰歷史，曰風俗。既視建築彫刻爲繁複，而又含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感人尤深。

圖畫之設色者，用水彩，中外所同也。而西人更有油畫，始於「文藝中興」時代之意大利，迄今盛行。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爲濃淡之烘染者也。曰白描，以細筆鈎勒形廓者也。不設色之畫，其感人也純以形式及筆勢。設色之畫，其感人也，於形式筆勢以外，兼用激刺。

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象而外，多以意搆，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記憶所得者爲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概範，山水必有實景，雖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損而潤色之。

中國之畫，與書法爲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築彫刻爲緣，而佐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義蘊勝，善畫者或兼建築圖畫二術。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圖畫術，記始於虞夏，備於唐，而極盛於宋，其後爲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輩出。西洋之圖畫術，記始於希臘，發展於十四十五世紀，極盛於十六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夥頤，而標新領異之才，亦時出於其間焉。

## 音樂

音樂者，合多數聲音，爲有法之組織，以娛耳而移情者也。其所託有二：一曰人聲，歌曲是也。二曰音器，自昔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爲之；今所常用者，爲金，革，絲，竹，四種。音樂中所用之聲，以一秒中三十二顫者爲最低，八千二百七十六顫者爲最高。其間又各自爲階，如二百五十顫至五百十七顫之聲爲一階，五百十七顫至千有三十四顫之聲又自爲一階等。謂之音階是也。一音階之中，吾國古人選取其五聲以作樂。其後增爲七及九。而西人今日之所用，則有正聲七，半聲五，凡十二聲。

聲與聲相續，而每聲所占之時價，得量爲申縮。以最長者爲單位。由是而縮之，爲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及六十四

分之一焉。同一聲也，因樂器之不同，而同中有異，是爲音色。

不同之聲，有可以相諧者，或隔八位，或隔五位，或隔三位，是爲諧音。

合各種高下之聲，而調之以時價，文之以諧音，和之以音色，組之而爲調，爲曲：是爲音樂。故音樂者，以有節奏之變動爲系統，而又不稍滯於迹象者也。其在生理上，有節宣呼吸，動盪血脈之功。而在心理上，則人生之通式，社會之變態，宇宙之大觀，皆得緣是而領會之。此其所以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易也。

## 戲劇

於閎麗建築之中，有彫刻，裝飾，及圖畫，以代表自然之景物，而又演之以歌舞，和之以音樂，集各種美術之長，使觀者心領神會，油然與之同化者，非戲劇之功用乎？我國戲劇，託始於古代之歌舞及徘優；至唐而始有專門之敎育；

至宋元而始有完備之曲本；至於今日，戲曲之較爲雅馴，聲調之較爲沈鬱者，惟有「崑曲」而不投時人之好，於是「漢調」及「秦腔」起而代之。漢調亦謂之皮黃，謂西皮及二黃也。秦腔亦謂之梆子。

西人之戲劇，託始於希臘，其時已分爲悲劇喜劇兩種，各有著名之戲曲。今之戲劇，則大別爲歌舞及科白二種。歌舞戲又有三別：一曰正式歌舞劇（Opera），全體皆用歌曲，而性質常傾於悲劇一方面者也。二曰雜體歌舞劇（Opera-Comique），於歌曲之外，兼用說白而參雜悲劇以喜劇之性質者也。三曰小品歌舞劇（Opérette），全爲喜劇之性質，亦歌曲與說白並行，而結體較爲輕佻者也。科白劇又別爲二：一曰悲劇（Tragique），二曰喜劇（Comédie），皆不歌不舞，不和以音樂，而言語行動，一如社會之習慣。今我國之所謂新劇，

卽仿此而爲之。西人以戲劇爲社會教育之一端，故設備甚周。其曲詞及說白，皆爲著名之文學家所編；學校中或以是爲國文教科書。其音譜，則爲著名之音樂家所製。其演劇之人，皆因其性之所近，而研究於專門之學校，能洞悉劇本之精意，而以適當之神情寫達之。故感人甚深，而有功於社會也。其由戲劇而演出者，又有影戲：有象無聲，其感化力雖不及戲劇之巨，然名手所編，亦能以種種動作，寫達意境；而自然之勝景，科學之成蹟，尤能畫其層累曲折之狀態，補圖書之所未及。亦社會教育之所利賴也。

## 詩歌

人皆有情。若喜，若怒，若哀，若樂，若愛，若懼，若怨望，若急迫，凡一切心理上之狀態，皆情也。情動於中，則聲發於外，於是有都，俞，噫，咨，吁，嗟，烏呼，咄咄，荷荷，

等詞。是謂歎詞。

雖然，情之動也，心與事物爲緣。若者爲其發動之因，若者爲其希望之果。且情之程度，或由弱而强，或由强而弱，或由甲種之情而嬗爲乙種或合數種之情而冶諸一爐，有決非簡單之歎詞所能寫者，於是以抑揚之聲調，複雜之語言，形容之。而詩歌作焉。

聲調者，韻也，平側聲也。「平」者，聲之位於長短疾徐之間者也。其最長最徐之聲曰「去」，較短較徐之聲曰「上」，最短最徐之聲曰「入」。三者皆爲側聲。

語言者，詞句也。古者每句多四言，而其後多五言及七言。以八句爲一首者，曰律詩。十二句以上，曰排律。四句者，曰絕句。（絕句偶有六言者。）古體詩

則句數無定。詩之字句有定數，而歌者或不能不延一字爲數聲，或疊數字爲一聲，於是有準歌聲之延疊以爲詩者。古者謂之樂府。後世則謂之詞。詞之複雜而通俗者謂之曲。詞所用之字，不惟辨平側，而又別淸濁，所以諧於歌也。古者別詩之性質爲三；曰風，曰雅，曰頌。風，純乎言情者也，雅，言情而兼敍事者也，頌，所以讚美功德者也。後世之詩，亦不外乎此三者。

與詩相類者有賦，有駢文。其聲調皆不如詩之謹嚴。賦有韻，而駢文則不必有韻。

## 歷史

歷史者，記載已往社會之現象，以垂示將來者也。吾人讀歷史而得古人之知識，據以爲基本，而益加研究，此人類知識之所以進步也。吾人讀歷史而

知古人之行爲，辨其是非，究其成敗，法是與成者，而戒其非與敗者，此人類道德與事業之所以進步也。是歷史之益也。

我國歷史舊分三體：一曰記傳體。爲君主作本記，爲其他重要之人物作列傳，又作表以記世系及大事，作志以記典章：如史記，漢書二十四史等是也。二曰編年體。循事記事，便於稽前後之關係，如左氏春秋傳及資治通鑑等是也。三曰記事本末體。每紀一事，自爲首尾，便於索相承之因果：如尙書，及通鑑紀事本末等是也。三者皆以政治爲主，而其他諸事附屬之。

新體之歷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於人文進化之軌轍。凡夫風俗之變遷，實業之發展，學術之盛衰，皆分治其條流，而又綜論其統系。是謂文明史。

又有專門記載，如哲學史，文學史，科學史，美術史之類。是爲文明史之一

部分，我國紀傳史中之儒林，文苑，諸傳，及其他宋元學案，疇人傳，畫人傳，等書皆其類也。

附注　疇人傳清阮元著，所傳皆算學家。

## 地理

地理者所以考地球之位置區畫，及其與人生之關係者也，可別爲三部。

一曰數學地理：如地球與日球及他行星之關係，及其自轉公轉之規則等是也。此吾人所以有晝夜之分，與夫春夏秋冬之別，

二曰天然地理：如土壤之性質，山脈河流之形勢，動植鑛各物之分布，氣候之遞變，雨量風向之比例等是也。吾人之狀貌，性情，習尙，及職業，往往隨所居之地，而互相差別者，以此。

三曰人文地理，又別爲二：其一，關於政治，如大地分爲若干國，有中華民國及法國等。一國之中，又分爲若干省，如中華民國有二十四省，法國有八十六省是。其不編爲省者曰屬地，如中華民國有蒙古西藏，法國有安南及美非澳諸洲屬地是。其一關於生計，如物產之豐嗇，鐵道運河之交通，農林漁牧之區域，工商之都會等是。二者，皆地理與人生有直接之關係者也。故謂之人文地理。

凡記載此等各部之現狀者，謂之地理志，亦曰地志。合全地球而記載之，是謂世界地志。其限於一國者，爲某國地志，如中華民國地志，及法國地志等是也。地理非圖不明，故志必有圖，而圖不必皆附於志。

## 建築

人之生也，不能無衣食與宮室。而此三者，常於實用以外，又參以美術之意味。如食物本以適口腹也，而裝置又求其悅目；衣服本以禦寒暑也，而花樣常見其翻新；宮室本以庇風雨也，而建築之術，尤於美學上有獨立之價值焉。

建築者，集衆材而成者也。凡材品質之精粗，形式之曲直，皆有影響於吾人之感情。及其集多數之材，而成爲有機體之組織，則尤有以代表一種之人生觀。而容體氣韻，與吾人息息相通焉。

吾國建築之中，具美術性質者，略有七種：一曰宮殿。古代帝王之居處與陵寢，及其他佛寺道觀等是也。率皆四阿而重簷，上有飛甍，下有崇階，朱門碧瓦，所以表尊嚴富麗之觀者也。二曰別墅。蕭齋邃館，曲榭回廊，間之以亭臺，映之以泉石，甯樸毋華，寧疏毋密，大抵極淸幽瀟洒之致焉。三曰橋。疊石爲穹窿

式，與羅馬建築相類。惟羅馬人廣行此式，而我國則自橋以外罕用之。四曰城疊磚石爲之，環以雉堞，隆以譙門，所以環衞都邑也。而堅整之概，有可觀者，以萬里長城爲最著。五曰華表。樹於陵墓之前，間用六面形，而圓者特多，冠以柱頭，承以文礎，頗似希臘神祠之列柱；而兩相對立，則又若埃及之方尖塔然。六曰坊。所以旌表名譽，樹於康衢或陵墓之前，頗似歐洲之凱旋門，惟彼用穹形，而我用平構，斯其異點也。七曰塔。本諸印度，而參以我國固有之風味，有七級九級十三級之別，恒附於佛寺，與歐洲教堂之塔相類。惟常於佛殿以外，呈獨立之觀，與彼方之組入全堂結構者不同。要之，我國建築，既不如埃及式之闊大，亦不類峨特式之高騫，而秩序謹嚴，配置精巧，爲吾族數千年來守禮法尙實際之精神所表示焉。

## 彫刻

音樂建築皆足以表示人生觀；而表示之最直接者爲彫刻。彫刻者，以木石金土之屬，刻之範之，爲種種人物之形象者也。其所取材，率在歷史之事實，現今之風俗，卽有推本神話敎宗者，亦猶是人生觀之代表云爾。

彫刻之術，大別爲二類：一淺彫凸彫之屬，象不離璞，僅以圻堮起伏之文寫示之者也。如山東嘉祥之漢武梁祠畫象，及山西大名之北魏造象等屬之。一具體之造象，彫刻之工，面面俱到者也。如商武乙爲偶人以象天神，秦始皇鑄金人十二，及後世一切神祠佛寺之象皆屬之。

彫刻之精者：一曰勻稱，各部分之長短肥瘠，互相比例，不違天然之狀態也。二曰緻密，琢磨之工，無懈可擊也。三曰渾成，無斧鑿痕也。四曰生動，儀態萬

方，合於力學之公例，神情活現，合於心理學之公例也。吾國之以彫刻名者，爲晉之戴逵，嘗刻一佛象，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十年，厥工方就。然其象不傳。其後以塑象名者，唐有楊惠之，元有劉元。西方則古代希臘之彫刻，優美絕倫；而十五世紀以來，意法德英諸國，亦復名家輩出。吾人試一遊巴黎之魯佛爾及盧克遜堡博物院，則希臘及法國之彫刻術，可略見一斑矣。相傳越王句踐嘗以金鑄范蠡之象，是爲我國鑄造肖象之始。然後世鮮用之。西方則自羅馬時競尚彫鑄肖象，今至末沫。或以石，或以銅，無不面目逼眞焉。

我國尙儀式，而西人尙自然，故我國造象，自如來袒胸，觀音赤足，仍印度舊式外，鮮不具冠服者。西方則自希臘以來，喜爲倮象；其爲骨骼之修廣，筋肉

之張弛，悉以解剖術爲準。作者固不能不先有所研究，觀者亦得爲練達身體之一助焉。

## 裝飾(Art Décoratif)

裝飾者，最普通之美術也。其所取之材，曰石類，曰金類，曰陶土，此取諸礦物者也；曰木，曰草，曰藤，曰棉，曰麻，曰果核，曰漆，此取諸植物者也；曰介，曰角，曰骨，曰牙，曰皮，曰毛羽，曰絲，此取諸動物者也。其所施之技，曰刻，曰鑄，曰陶，曰鑲，曰編，曰織，曰繡，曰繪。其所寫象者，曰幾何學之線，而曰動植物及人類之形狀，曰神話宗教及社會之事變。其所附麗者，曰身體，曰被服，曰器用，曰宮室，曰都市。

身體之裝飾，一曰文身，二曰虧體。文身之飾，或繪或刺，爲未開化所常有。

我國今惟演劇時，或以粉墨塗面而臂上花繡；則惟我國之拳棒家，外國之航海家，間或有之。虧體之飾，如野蠻人穿鼻懸環，鑿唇安木之屬。我國婦女舊有纏足穿耳之習，亦其類也。

被服之裝飾，如冠服，帶，佩，及一切金，鑽，珠，玉，之飾皆是。近世文明民族，已日趨簡素；惟帝王，貴族，及軍人，猶有特別之制服；而婦女冠服，尙喜翻新。巴黎新式女服，常爲全歐模範。德法開戰以後，德政府嘗欲創日耳曼式以代之，而德之婦女，未能從焉。

器用之裝飾，大之如坐臥具，小之如陳設品皆是。我國如商周之鐘鼎，漢之鑪鏡，宋以後之瓷器，皆其選也。

宮室之裝飾，如簷楣柱頭，多有刻文；承塵及壁，或施繪畫；集色彩之玻板

以爲窗,綴斑駁之石片以敷地皆是。其他若窗幕地氈之類,亦附屬之。

部市之裝飾,如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所以求均稱而表莊嚴也。巴黎一市,攬森河左右,緯以長橋,界爲馳道,間以廣場,文以崇閎之建築,疏以廣大之園林,積漸布置,蔚成大觀;而馳道之旁,蔭以列樹,芬以花塍;廣塲及公園之中,古木雜花,噴泉造象,分合錯綜,悉具意匠。是皆所以饜公衆之美感,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而私也。

由是觀之,人智進步,則裝飾之道,漸異其範圍。身體之裝飾,爲未開化時代所尚;都市之裝飾,則非文化發達之國,不能注意。由近而遠,由私而公,可以觀世運矣。

# 北京大學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提出討論之問題

（六年十月）

（一）關於大學組織之問題

（甲）採用選科制

民國六年十月，教育部召集在京各高級學校代表會議，修改大學規程，時北京大學文科曾提出大學廢去年級制，採用選科制議案，當經與會諸代表通過。其後教育部徵集改訂大學課程，卽本此計畫。今各科改革草案，均已彙送部中，似宜提出此次會議，參酌下文（乙）項之議案，重行修正，議決後由教育部頒布明令施行。

（乙）大學本科與分科大學

(1)大學本科　本舊規程中文理兩科所列之科目，而益以其他各科之基礎科學，（例如醫科之解剖學，組織學等，編入生物學門；法科之國家學，法理學等，編入社會學門。）為大學本科。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習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如習史學者，兼習地質學；習哲學者，兼習生物學之類。）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之某種。（如哲學史，文明史之類。）變通現有文理兩科各設學長之制。大學本科祇設學長一人，由大學教授會開全體大會選舉三人，由校長擇一人任之，任期為二年，但可以連任。（附大學本科學科編制法草案從畧。

(2)分科大學　於舊規程中所列舉之法，商，醫，農，工外，增設美術一門，兼授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美術。法科大學可專授法律；其政治學及經濟學各門，可并入大學本科。

又第（八）條問已成立之各大學所設各專門，應如何使適合需要，不使重複。現北京大學之工科幷入北洋大學；而北洋大學之法科，幷入北京大學，即以此故。（下畧）

## 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七年一月）（幷錄北京大學啓事全文）

大學改制之議，發端於本年一月二十七日之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其時由北京大學蔡校長提出議案，其文如左。

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敎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爲最善。其法科醫科既設於大學，故高等學校中無之。理工科，商科，農科，既有高等專門學校，則不復爲大學之一科。而專門學校之畢業生，更爲學理之研究者，所得學位，與大學畢業生同。普通之大學學生會，常合高等學校之生徒而組織之。是德之高等專門

學校，實卽增設之分科大學，特不欲破大學四科之舊例，故別列一門而已。我國高等教育之制，規仿日本既設法醫農工商各科於大學，而又別設此諸科之高等專門學校，雖程度稍別淺深，而科目無多差別。同時幷立，義近駢贅。且兩種學校之畢業生，服務社會，恆有互相齟齬之點。殷鑑不遠，卽在日本。特我國此制行之未久，其弊尙未著耳。今改圖尙無何等困難，爰參合現行之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制而改編大學制如左：

(一)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別爲獨立之大學。其名爲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

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實驗室，圖書館，植物園，動物院等種種之設備，合爲一區，已非容易。若

遍設各科，而又加以醫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場，農科之試驗場等，則範圍過大，不能各擇適宜之地點：一也。

(二)大學均分爲三級：(一)預科一年，(二)本科三年，(三)研究科二年，凡六年。

右案經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陳校長，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吳校長，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湯校長，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洪校長一致贊同，卽於同月三十日由各校長公呈教育部請核准。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開會議，列席者總次長，參事，專門司司長，北洋大學校長及具呈各校長。第一條無異議。於第二條，則多以預科一年之期爲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爲不必設者。乃再付校務討論會覆議。二月五日校務討論會開會議決大學均分爲二級，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復以三月五日在教育部會議一次，無異議；乃由教育部於三月十四日發指令曰：『改編大學制年限辦法，經本部迭次開會

討論，應定爲預科二年本科四年」云云。此改制案成立之歷史也。

依右案，則農工醫等專門學校，均當爲改組大學之準備。而設備既需經費，教員尙待養成，非再歷數年不能進行。而北京大學則適有改革之機會，於是由評議會議決而實行者如左：

(一)文理兩科之擴張　大學號有五科，而每科所設，少者或止一門，多者亦不過三門。欲以有限之經費，博多科之體面，其流弊必至如此。今既以文理爲主要，則自然以擴張此兩科，使漸臻完備，爲第一義。然爲經費所限，暑假後僅能每科增設一門，卽史學門及地質學門是也。

(二)法科獨立之預備　北京大學各科以法科爲較完備，學生人數亦最多，具有獨立的法科大學之資格。惟現在尙爲新舊章並行之時，獨立之預算案，尙未有機會可以提出，故暫從緩議。惟於暑假後，先移設於預科校舍，以爲獨立之試驗。

(三)商科之歸併　商科依部令宜設銀行保險等專門，而北京大學現有之商科，則不設專門，而授

普通商業，實不足以副商科之名；而又無擴張之經費。故於五月十五日呈請教育部略謂『本校自本學年始設商科，因經費不敷，不能按部定規程分設銀行學保險學等門，而講授普通商業學，頗有名實不敷之失。現值各科改組之期，擬仿美日等國大學法科兼設商業學之例，即以現有商科改爲商業學，而隸於法科。俟鈞部籌有的款，創立商科大學時，再將法科之商業專門定期截止』云云。旋即二十三日奉教育部指令曰：『該校請將現有商科改爲商業學門，隸於法科一節，尚屬可行，應即照準』云云。

(四)工科之截止　北京大學之工科，僅設土木工門及採礦冶金門。北洋大學亦國立大學也，設在天津，去北京甚近，其工科所設之門，與北京大學同，且皆用英語教授，設備儀器，延聘教員，彼此重複，而受教之學生合兩校之工科計之，不及千人，納之一校，猶病其寡，徒縻國家之欵，以爲增設他門之障碍而已。故與教育部及北洋大學商議，以本校預科畢業生之願入工科者，送入北洋大學

而本校則俟已有之工科兩班畢業後，即停辦工科，（其北洋大學之法科，亦以畢業之預科生送入本校法科，俟其原有之法科生畢業後，即停辦法科；而以其費供擴張工科之用。）

（五）預科之改革　大學預科由舊制之入高等學堂嬗蛻而來。所以停辦高等學堂，而於大學中自設預科者，因各省所立高等學堂程度不齊，咨送大學後，種種困難也。不意以五年來經驗，預科一部二部等編制及年限，亦尚未盡善。舉一部爲例，既兼爲文法商三科預備，於是文科所必須預備，而爲法商科所不必設者，或法商科所必須預備，而爲文科所不必設者，不得不一切課之。多費學生之時間及心力於非要之課，而重要之課，反爲所妨。此一弊也。預科既不直隸各科，含有半獨立性質；一切課程，並不與本科銜接，而與本科競勝；取本科第一年應授之課，而於預科之第三年授之，使學生入本科後，以第一年之課程爲無聊，遂挫折其對於學問上之興趣。且以六年之久，而所受之課，實不過五年有奇，寧不可惜。此二弊也。此亦促進大學改制之一原因。改制以後，預科既減

爲二年，而又分隸於各科，則前舉二弊可去。或有以外國語程度太低爲言者，不知新章預科，止用一種外國語，即中學所已習者。習外國語積六年之久，而尚不能讀參考書，有是理乎？

大學改制，有種種不得已之原因，如上所述，惟未經宣布。又新舊兩章同時並行，易滋回惑。故外間頗多誤會，如前數日北京日報之法律冶金并入北洋大學之說，其實毫無影響。又八月三日四日之晨鐘報揭載余以智君之『北京大學改制商榷』，其對於本校之熱誠，深可感佩，惟所舉事實，均有傳聞之誤。即如引蔡元培氏之言，謂『文科一科，可以包法商等科而言也。理科一科，可以包醫工等科而言也』詢之蔡君，並不如是。蔡君不過謂法商各科之學理，必原於文科；醫農工各科之學理，必原於理科耳。若如余君所引之言，則蔡君第主張設文理二科足矣，何必再爲法醫農工商各爲獨立大學之提議乎？其他類此者尚多，故述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以告研究大學制者。如承据此等正榷之事實而加以針砭，則固本校同人之所歡迎也。八月五日北京大學啓。